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19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19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聖經直解　十四卷目錄一卷（卷九至卷十四）……〔葡〕陽瑪諾譯　一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七卷（卷一）……〔意〕高一志述　五八三

聖經直解

十四卷目錄一卷
（卷九至卷十四）

〔葡〕陽瑪諾譯

聖經直解

卷之九
之十

14i. Volum:
Tom: 6. Ev. Evangel.
Dominicis

Ⅲ. 215
vol. 6

耶穌會

後學 瑪諾陽

孟儒望

譯

訂

同會 費奇規

賈宜睦

值會 艾儒畧

准

聖經直解週年瞻禮第九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聖而公會諸主日外另立多日。以謝吾主。慶聖母賀聖母聖人。謂之禮日。當日教友。皆可罷工。躬詣聖殿。與祭聽道。策怠加勤。師聖人之德。助益本功焉。

瞻禮日。有上中下。三品。上品約有十七。吾主聖誕。三王來朝耶穌。耶穌復活。復活前連三日。復活後連二日。耶穌昇天。聖神降臨。降臨後連二日。耶穌聖體。聖母昇天。聖若翰保弟斯大誕日。聖伯鐸羅聖葆祿二位宗徒。諸聖瞻禮。是也。

中品約有十。天主聖三。立耶穌聖名。聖母聖誕。聖母領報。聖母往獻耶穌。聖宗

徒昇天本日。聖史昇天本日。尋得十字聖架。建聖彌額爾大天神殿。聖勞楞佐致命者。是也。

下品約有九。聖母始胎。聖母往見聖婦依撒伯爾。建聖母雪地殿。聖母望耶穌聖誕。耶穌復活後現慰聖母。諸聖嬰孩致命者。思念教中先人。聖枝禮儀。聖灰禮儀。是也。除主日。及瞻禮日。其餘俱謂當日。任意詣聖堂加工可耳。

吾主耶穌瞻禮。

聖母領報瞻禮。

天主者。萬民之父。至慈無限。因世祖亞黨敗壞人類。豫定降世。以救世人。定

期既至。遣天神降告聖母。論天主降世歲次庚申西漢哀帝元壽二年。至今崇禎十五年。相去一千六百四十二年。

經。聖路加第一篇

維時天主遣天神嘉必爾。譯言天主之能勇。主詣加理勒亞地。納匝肋得府。加理即天主降生地名。納匝即天主降孕府名。朝報童女。既適達未宗人名若瑟。達未。古教大王。先牧羊。天主愛其良性高德。拔之民上爲王。爲吾主祖。若瑟。聖母之淨配也。當時蓋世一大聖人。其德具至。卒世童身。因主選。賜陟聖母淨配之高位。

或問。聖母。吾主降雅前。淨潔童身。既產之後一然。有配者何。曰。一。護聖母之名。其無夫而有生子。人不知其故。必疑其淨。依國主天主律以石擊殺之。二。示人夫婦配偶。乃天立定之禮。三。輕聖母之勞。其聖配同肩寒家重任。四。聖母因免惡王之害。徙移本國久住異地。無配同往同居。聖母出入無五。得備供給主需。聖母雖多王裔。因便精助。脩棄財。時乏多需。獨一不能自養吾主。若瑟。大益于德。七。蔽掩魔鬼以吾主降生之繇。魔知經云。將來天主果借童女之胎。成人贖人。若見聖母無夫生子。易測吾主必乃拯世之主。而有計阻遏其贖人之恩也。

童貞之名瑪利亞 譯言。海星。即北辰。

神入室朝

曰。亞物禮拜祝願之辭。滿被額辣濟亞者。譯言。天主聖寵。主與爾偕焉。女中爾爲讚美。渠聞驚異。天神現時。裝人容。聖母不習見人。見之則驚。又。聖母至謙。神稱其德。聞之則異。默思來繇。天神復告曰。瑪利亞勿驚。幸獲天主聖寵。適將懷孕生子。立名時。稱之耶穌。耶穌譯言。救世者。厥位大位。厥稱至高者之子。至高者。天主聖父也。天主將賜以達未厥父御座。永王雅各伯家。達未雅各。皆古大聖。皆吾主宗祖。吾主雖萬國之眞主。但在日。汉便

受苦贖世。歛戢聖威。甘居貧約。其御座。其王。聖而公會。及天堂上國。是也。厥國永無疆之國。瑪利亞應曰。我既童身。爾言曷行。聖母矢志卒世童貞。因言如是。神答曰。聖神將降臨。安息爾上。更至上之能。將陰庇爾。緣彼產子。誕時厥聖純備。人人生時。悉染原罪。吾主竟無。大別于衆。或疑曰。聖母及聖若翰。生時純聖。何云。吾主以其生時純聖別於衆。曰。世人皆受父母交感而生。因盡爲首祖之子。而染原罪。聖若翰亦如此。但出世之先。天主賦以聖寵。滌其汚染。乃生時有聖。聖母依其本生亦當如是。但主殊愛。預選爲母。其始胎時。聖寵

彌滿其靈。原罪罪無隙可進。弗能汚衊其靈。吾主大異。因爲天主。因其降孕。弗繇人道。自無原罪。又自不能有之。經云。生時其聖純備故也。

其稱天主之子是也。且爾親依撒伯爾即聖若翰保弟斯大母。乃聖母姨表姊妹。**雖年老胎荒。今猶雉有六月。天主無有莫能行之行。**言。天主欲年老石婦產育。即產育。欲童女產子何難。聖女既知天主定旨。不敢復問。乃俯身歛手。

曰。主之婢女在茲。希惟如汝之言。至成於我。諾既出口。天主第二位聖子投胎。而童女始稱始爲天主眞母。天神朝訖。伏拜辭別。天神。魔鬼。何能現人。解見封齋後第

一主日。

今日。第一瞻禮可慶吾主。其未臨之前。惟一體一位也。既降始備天主三位一體奇像。天主一體。其包三位。吾主一位。共包三體。天主一。靈魂一。肉軀一。聖俱爾納曰。高矣幽矣天主三位一體之妙。吾筆不詳何一而三。何三而一。何三不分其一。何一不協其三。可信也。不能解也。高矣幽矣吾主一位三體之妙。體不分位。位不合體。奇哉。天主聖三。竭能盡知。罄善而成吾主一位三體之妙。可信也。不能解也。

今日。亦第一瞻禮。可慶聖母。今日天主賜之登聖母高位。其貴尊奇妙。皆繇于

天主聖母之稱。若江若河皆出大海焉。
因爲天主聖母。天神人物獄鬼。皆屬其
權。無一能脫。奇哉其貴。天主人性。雖在
萬有之上。甘受其命。若孝子受仁母之
命。比之帝王。其位雖至。猶仰國母。而不
敢違命。聖盎色曰。國王之位。居首。國母
之位。居次。可知聖母之妙。總天神。聖人。
萬物之妙。較擬聖母。皆爲無妙。雖天神
之衆。萬有之森。變而成古。揚其妙。不及
萬一。奇哉。其貴無極。其奇其妙。皆應其
貴。烏能罄誦。聖奧斯定曰。天主聖母之
稱。心不測。舌不解。獨天主在聖母之上。
其餘萬有。皆在聖母之下。聖賢恒云。欲
丕揚聖母。稱之天神之后。不足也。稱之
聖人之主母。不足也。惟天主聖母一稱
共包其妙。而對其貴。稱之聖母。則知其

貴必次天主之貴。或疑曰。若然。吾主之貴。亦在聖母之下。曰。否。吾主雖人。兼天主也。聖人曰。獨天主在上。吾主亦在其中。

箴。

聖賢皆曰。右經大顯聖母二德。使騰天主聖母高位。童身一。謙遜一。聖伯爾納曰。其潔其謙。若二寶珍。潔德飾身。謙德飾心。內外既飾。大樂天主聖子。令降借胎。而爲其子。

我既童身。爾言曷行。顯聖母淨德之詞。聖賢解聖母貞滌。舉譬

曰。人設大宴邀客。急務器皿宴堂。皆淨。容愈尊貴。其務越急。請王請帝。即罄其淨。猶恐不及也。聖母高德。若大豐宴。各德。各珍味也。器皿。其心也。宴堂。其胎也。難矣盡詳。其心身之淨。無物能擬。天若無淨也。日若無潔也。天神猶無及遠也。天主因樂入胎。而宴其內也。

經記。達未聖王。謀剏大聖殿。盡力。窮智。罄官。以極其淨。答故曰。吾工。大工也。斯殿無人之居。天主之居也。聖母之軀。乃天主聖殿。主借其胎。安居九月。何淨如哉。

聖人解右經曰。上文大顯聖母所愛童身之情。益普世首矢守淨者。聖母也。聖

伯爾納曰。童身之聖母。無表可法。無師可效。而首立守淨之矣。天主默示。先爲爾師。後降爲子。聖人恒云。聖母。諸童身之童身者也。母也。師也。炤鏡也。其潔大勝衆童身之潔。若母若師在先發矢。而樹潔淨之幟。餘俱在後。而隨其踪。諸童身男女。對聖母之潔。以脩其淨。若人對鏡。以脩其容。

或問。聖母何時發童身之矢。曰。始胎末生之時。即知天主極愛其淨。即時發矢而獻。

主之婢女在茲。顯聖母謙德之詞。聖益博削嘆曰。深哉聖母之謙。天主降之爲母。聖母自抑爲婢。榮中自傲。人之常情。傲惡入心。即備魔所。聖母於

榮中自謙。謙德入心。卽備主居。至哉其謙也。天主取聖母。爲衆女之首。聖母自甘衆女之末。可知其空。天主愛其謙。盛滿其空。又曰。盍視大海之容。江河之窄。雨作降。江河自滿。江河入海。而海不溢。江河常人也。大海聖母也。常人聞譽。若江若河。心溢發傲。聖母受天神讚美。將騰聖母之高位。自抑爲婢。其容大海信乎。

代疑。

或曰。曾聞聖教。若裝麗宮殿。實信天主降世成人。乃其基也。耳聞斯端。心必多疑。倘有穩憑以証請示。曰。夫疑。不知天主之疑也。凡知天主本性極慈至慈。或

聞棄人。而不救。乃爲可疑。聞憐而救。猶心生疑。此不知天主之疑也。另有多據可憑。以爲實信。

第一。千年前。天主親許躬降贖人。明指降期。確示降後何言何行。及降期。所言所行。質所先許。一一符應。信否。

第二。降生前。代代默示本國先知聖人。示其定意。命注之冊。而傳於世。彼預先所書。及天主降後所行。確然合一。信否。

第三。另有異國童身多女。天主篤愛其淨。賜知來情。多年前。書天主必降生。其行。其言。其教。聖母之潔。高德奇妙。等情。彼之所書。後來之情。同符無異。信否。

另有一理爲証。人罪衆矣。其惡無極。惟極功德得對得赦。天神世人。皆有限際。其功無及賠盡。非天主自來救人。孰能救哉。

或問。曷證人罪無極。曰。罪惡輕重。係于受辱之勢。勢高。罪重。勢卑。罪輕。如凌侮庶人。辱小罰輕。微價可稱。凌侮大臣。辱大罰重。厚價難償。凌侮國主。辱至罰極。罄家之富。不能賠竟。天主尊貴無極。人力其命。其惡無極。其罰亦然。惟無極功勞能賠。可信惟天主能救贖人也。

疑一。或曰。天主極善至慈。自貰人罪何弗便乎。解見第五卷。受難經後代疑小論。

疑二。次疑曰。天主盍命天神成人。在世立功。代人賠償。似亦無妨。解見第五卷。受難經後代疑小論。

疑三。又次疑曰。吾主若兼天主。其微行之價無窮。一動靜。一呼吸。足償人債有餘。何必多功多苦耶。解見第五卷。封齋後第六主日。

疑四。或曰。人性卑賤。勢弱屬非。天神貴高。罪惡盡無。天主借性。合之于巳。愈爲宜乎。曰。取人性。乃其宜也。宜有多故。

一。人性自傲。自犯主命。自負罪債。天神何與。人自負債。强他性償。理乎。天主取人性。乃人得罪。乃人亦折。理也。

一。魔攻人性。奈何人負。而魔得勝。天神攻魔卽勝。榮矣。人性先負。人性後勝。更知人性之榮。

二。始祖之罪。傲也。過分也。謀與天主同等也。天主爲人。於人同等。乃罪乃折。止對正應。

四。人罪槩繇於樂。以苦可補。天神不能受苦。天主不取其性。

五。天主降世。立諸德之表。天神之性無形。人不能師法。又齋素克巳等德。天神不行。天主取其性。而不爲人法。何取之哉。

六。天主之行。愈發其奇。愈得其宜。取天神之性。其行奇矣。取人之性。行皆更奇。

取之更宜。比之。天主初造萬有。賜之本妙微分。天神之知及能。一滴天主之知能。日月星辰之美。一滴天主之美。取人性罄其無窮之海。則知其奇。則知其宜。又。大顯本性之善。人愛朋友。平情也。受恩而謝。常善也。加仇多恩。至良至善也。天神似天主之朋。恒守其命。人犯而爲仇。天主借神性。至善也。借人性。至善之至善也。

又。大顯其知。取人性。以捄萬人。葢亞黨一人敗人。吾主一人贖人。一人引身死入世。一人引神生入世。一人出人于地堂。一人入人于天堂。全知哉。

又。大顯其能。主性人性。彼此懸絕。彼强此弱。彼無始有始。無疆。此有始有限。彼不能

受苦受死。此皆能也。天主彼此結合。全能也。聖多瑪曰。四行。地燥氣濕。水冷火熱。各性相悖。天主命合。以廣物類。則顯其能。天主之性。吾人之性。其悖無算。合之成人。以便贖人。更顯無窮之能也。擐甲勝仇。非勇。單身制敵。大勇哉。天主取天神之性攻魔。以猛攻猛。勝之何異。取人之弱。伏柳魔猛。而取大勝。能勇何如。若云。人性卑賤。又屬罪。未知吾主之人性。其質雖在天神之下。其貴其妙。遠遠出上。神性若金。無工。無巧。無飾。吾主人性。正若銀具。工精巧奇。多飾。乃天主聖神。親手爲工。而殫其工。天神之萬一難比。卑賤貴尊。於此可見。若云。屬罪。亦未知吾主之人性。其德皆備。而渾全。吾欲之偏。行善如

溯行惡如沿。皆繇原罪。吾主悉無斜偏無繇而至。又天主降世。以贖世罪。若已有罪。能贖罪乎。濁水不能洗汚衣。惟清則能。主闢其伅日。汝衆之間。孰能誣我以罪。又天主惡罪至甚。所取人性。無罪可知。聖盎博削曰。吾主捄世。無損其聖成人而人性之汚。莫汚其清。躬交惡人而不染人惡。亦不能染之。葆祿聖徒所云。天主取人性。其苦勞。其乏倦。其飢渴。其等患。于人同一。惟論罪。于人甚異。是也。

疑五。或曰。天主一體。既包三位。何故但指第二位降生爲人。葆祿聖徒深嘆曰。天主奧意淵乎其淵。其意莫測。其路無迹。雖然。聖賢廣述多宜。

一。人人能爲天主義子。行善則宜承受天堂眞福。得罪失宜。天主聖子。使之復得。宜也。

二。聖子者。聖父無始無造者像也。人性。受始受造者像也。得罪像毀。聖子降世。令仍復美。宜也。

三。人父受辱。孝子出身。百計圖雪。人逆聖父之命。輕忽深辱。聖子出身。敬揚聖父。受苦補辱。宜也。

四。僕方主命。主怒欲罰。求子釋怒。恃愛免笞。斯必上計。聖父。世人。聖子。一然。

五。葆祿聖徒曰。聖子者。聖父之知也。勇也。世祖妄謀天主同等。可知其癡。既方

主命。即失超性多恩。可知其弱。聖父賜世聖子降來。以解其癡。以扶其劣。理乎。

六。聖伯爾納曰。依經所書。人祖之罪。傲也。過分也。欲肖天主也。聖子自肖聖父。乃人祖妄念肖似聖子。聖子之美。擊傲使落。聖子自降提之。宜也。

疑六。或曰。吾主以無盡之功。全賠人罪。已往。現在。將來之人。俱在其功之內。罪人何必又苦而償。曰。聖父聖子互約。子許獻功。父許受功。吾功並入約內。吾功靠于主功。而主功大提吾功也。

或曰。吾功在約內。何爲。曰。爲主也。爲吾也。吾主降世。因滅世罪。不欲其再復萌。但使憑人多犯。不必謹慎。不必克己。不必善功。不必受罰。而定昇天。世惡日長。

贖罪若然。大悖降世之意。惜夫。人知得罪。可痛。可補。可改。不然。必當難當地獄之罰。其行猶醜如是。使不必躬補。不懼刑罰。醜乎其醜。乃吾主降世之功。不引人爲善。反廸爲惡。宜乎。

聖誕前第一主日有論。

又。無功昇天。何榮哉。比之十人。敏黽攻書。進場高捷。後得重位厚祿。人皆仰重。若倚父勢。而獲恩宦。人仰見虐。畧異。因此則知。主欲吾功之意。可感可謝其意。

疑七。或曰。天神違命多落。天主何不拯。徒曰。天主持人。不持大神。

解曰。比客航海。舟載多寶。偶落其二。浮水幾沉。客持一放一。比之主人。家特二僕。愛之如子。僕負愛。逆主而走。主憐其一。追持以歸。噫。人性頑石。主重之如寶。

卑賤如僕。愛之如子。落罪之海。離主而走。主躬持捄。天神之性。寶石也。貴臣也。主棄不捄。吾輩可謝厚恩。可感至慈。何遑他問。

雖然。聖賢廣述多義。一。天神純神。無物引誘。罪出于固。不釋不捄者故。人有形質。被引方命。罪出于劣。主憐捄者故。二。天神無魔引推。自甘下落。可起之乎。魔推引人。憐之則可。三。落神雖衆。不落者尤衆。天神之數。大全小缺。天主不補其缺。無大妨矣。人祖方命。人性全敗。可棄而不捄乎。四。人得昇天。得補落神之缺。世間無物。得補人缺。蓋人之下。無物得享眞福。天主棄彼捄此。故也。五。釋犯之罪。惟今世之恩。天神既犯。速下地獄。而不爲今世之物。莫可捄矣。人在世得罪。

猶爲世人。捄之何異。

疑八。或曰。天主干無始之始。定降贖人。何延年之多期。聖奧斯定曰。富人濟貧。多寡在彼。早遲在彼。貧人莫問。何多何寡。何早何遲。受濟感謝而已。吾輩可法。聖基所曰。人問。天主何爲某時現世。危問也。閑問也。天主奧意。人當畏敬。究之不宜。雖然。姑明幾端。

一。人祖之罪。傲也。傲惡迷心。傲人難伏。難以自知。既久。既當多苦。乃知而求捄。

經云。苦患致知。是也。病雖至劇。一日發一日瘥。病人不覺其害。不重復瘥之善。不知神劑之妙。不謝善醫之恩。久病多苦。知重知謝。而謹於將來。始祖之罪。天

主延久。其意一然。註曰。人落而主不急以提。大哉。高哉。智哉主意。欲人知病。切祈降來

治醫。

二。國君幸遊。多臣先行治路。天主萬王之王也。降臨之先。宜有多聖。及多前知之人。先出示人。勸洗心。恭迓。異哉。多聖先來。多言勸人。猶主降時。信從者。如許而已。若早現世。信從者有幾。聖基所曰。天主降世贖世。善事也。初時速降。不善也。不視珍味乎。嬰兒食之。受害傷生。長人食之。受益存生。天主降世。謂之珍味。以養吾靈。初時之人。皆若孩提。德脆信薄。難明降來奧旨。益乎損乎。必待德長信固。超光漸明。乃其降有益。

三。初造世時。主降不宜。直待末時。亦不便。中時宜且便也。何也。曰。降來中時。已去未來。皆受益。比之太陽。麗下難炤其下。麗天之中。上下皆炤。麗上難炤其上。麗上難炤其光。

疑九。或曰。天主降臨。約一千六百餘年。但教入中。僅歷五十。惜乎其遲。西年士盍早至茲。乃吾先祖。亦得沐恩。曰。太陽一出。未炤普地。隨升隨炤。先炤近地。以至于遠。中離西遠。至遲何異。又。西士地猶少。使有早來。信者多乎。

又。何惜其遲。盍謝其早。曾不聞景教入唐。其來已久。聞之則知。教已千載。自當時在君王禮重。臣庶多受。奈何。瞻目忌光。後乃漸厭。惜哉。

又設有善師多徒。其中少勤。餘則怠惰。勤者日進。師亦日勤。以勉其進。惰者。豈勤加以後訓。天主善師也。人皆其徒也。性教其先訓也。聖教其後訓也。中人不勤于彼。天主緩于此。何異。

又。嫌聖教來遲。而不捄祖先。無益之務也。負大恩之嫌也。有人貧微。幸獲王寵。賜之重任。加之厚祿。乃異王曰。遲哉王寵。何獨吾受寵耶。何不早而寵吾先人耶。斯人不亦狂哉。今汝幸聞天主教。弗異其遲。受從而謝可也。

吾主耶穌聖誕瞻禮。

今日聖而公會三祭。一在子時。一在昧爽。一在天明。其故有二。一。慶賀吾主三生之奇。第一爲無始無終。蓋無始之始。受生于父。而延乎無終之終。斯生之理幽深奧微。神人莫測。經指聖子者云。奇哉其生。誰能書述之乎。因子時之祭。慶賀斯生。而祭之首句。舉聖子之言。曰。天主聖父。謂吾曰。爾實爲吾子。我今日生爾也。

第二。有始無終。生諸義人之內。是也。人犯大罪。主離其心。幸改就義。主仍入心。若從新再生。經內主所云。義人乃吾母也。斯之謂歟。

或疑曰。義人恒犯。而失夙義。主亦再出。詎謂無終之生。曰。論人斯生頻有終盡。論主之意。永生也。主生人心。意欲恒住。謂無終者故。又。義人沒時。幸存其義。昇天受福。主居其心。于無窮弗離。因謂之無終也。

或又問。昧爽之祭。指主生于義人之內何。曰。昧爽。微明之時也。義人在時。雖得聖寵。不得明決其是。惟畧揣驗。而莫能無疑。正若人居微明之室。經云。孰能定知。其屬愛乎。其屬惡乎。幸哉主生義人之內。恒炤其人。經首句云。今日大光普炤吾人。

第三。有始有終。生于聖母。是也。天明之祭。指主顯世。若太陽然。大散世暗。大炤

人心。令知信從之也。主也。生時外國三王。齊至恭慶。國內牧童。齊至致禮。又嬰童者。老年者。配耦者。娶婦者。各等人類。知識吾主。愛慕恭敬。因祭之首句云。小嬰爲吾臨世。而聖父付吾其子也。

二。感謝天主。賜世性。書。聖寵。三教之恩。引世識主。三教有殊。太古性教時。知主僅僅。如許而已。其餘昏迷。因子時之祭指謝斯教也。中古書教時。有經書典籍有預知聖人著言。世人畧明。知主畧衆。因昧爽之祭。指謝斯教也。近古寵教時主親訓人。宗徒衍教。多聖多賢。嗣繼。世人明明。知主者衆。因天明之祭。指謝斯教也。

天主降生時。世人太平。時落瑪王大統多國。欲知屬人之數。下令各詣所屬原府。報名上冊。聖母及聖若瑟。時住加理肋亞地。納匝肋德府。聞令偕至宗鄉。名自令。約離本府四百八十里。在茲吾主降生。經言如左。

子時之經。聖路加第二篇。

維時責撒肋落瑪國王之共號。奧吾斯多王之本名。當時國發令。命厥攸屬邦人。報名籍上。當時祭利諾統理西利亞國。而兼掌冊名事。國人俱歸故土以報。乃若瑟達未枝派人。欲往

報名。携瑪利亞新婦。自納匝肋加理肋亞府。偕詣白冷。如德亞郡。白冷達未國王本地也。瑪利亞時懷孕。適滿產期。產厥首子。襁褓置馬槽。白冷城外。靠城有洞。或茅室。或旅人避雨避暑廊亭。其內有馬槽以便旅人喂獸。白冷本小郡。店少。人歸報名雲集。聖母聖若瑟甚貧。不得投宿。乃出城。下落卑所。及產主置之馬槽。時子時郊外城外五里牧童三人未眠。守夜護羊。乍見異光四射。各生震怖。天神嘉必爾倏見。謂曰。勿驚。予來報爾福音。足樂衆

心。救世主。爲爾適誕于達未郡。但見襁褓小嬰。卧馬棧。斯其然。告畢多神俄見。誦聲滿空。曰。天主受享榮福于天。良人受享太平于地。

箴。

產厥首子。太陽未出。地面暗黑。物色不分。物別人醒。典工。經舉吾主生時。日。義日出顯于世。大益普世。生前世人昏迷。若坐暗地。槩履邪岐。主誕炤世。世人始醒。始踐正道也。

人。吾主原有無始之生。今日再生。示人每當再生。棄舊復新。再生也。吾主曾示司教一士。曰。弗再生不能入天。士曰。異哉師言。老人焉能再生。焉能再入母胎。再生。焉能再入天。士曰。國師猶不明哉。再生復出復生乎。主曰。國師猶不明哉。再生欲罪生靈魂之生也。聖神者之工也。聖神欲人死靈。復獲聖寵。如復再生。詎難乎。

聖盎博削。勸友棄舊復新再生曰。史記姪婦引誘後生以落。落後痛改。欲避其孫。離國遊外。越年返歸。婦姪過戶。後生不顧。婦止曰。弗識我乎。我也乃我。答曰我也非我。惜夫。汝宿惡婦。今惡不往汝今乃一。汝實乃汝。幸夫。吾夙惡變如人既死。痛改大變。如人再生。論吾惡人。汝往人。可時。論吾現時。吾異乎吾。如死活二人。

知我今非乃我也。聖人長嘆繼曰。大哉後生之變。智哉其答。可思其死。以師其活。以使吾

靈再生也。

或曰。請示善工。使主再生于靈。聖額我畧答曰。善工有三。願一。行一。恒一。願使主始胎。行使降誕。恒使養長。願在心。如種埋田。行發乎外。如稺發萌。行恒無輟。如種長熟。種播不萌生。萌生不長熟。勞也無利也。吾當推斯。作善工以益其生。

襁褓置馬槽。

聖賢皆嘆吾主深意。能棟溫時而棟隆寒。能擇帝宮而擇獸槽。能選錦服而選敝袽。何哉。聖伯爾納答曰。責世甚迷故也。輕世榮福故也。示吾可遁可避故也。噫。主之馬槽。謙德神貧。苦已。等德之公肆也。噫。洞亭馬槽

褫裼高聲大呼。勸人輕樂貴苦。人猶慕富貪樂。不受主訓。悖逆甚哉。主世人之師也。世亦世人之師也。彼此之教。矛楯懸絕。可思誰是誰非。主智也。世痴也。何循何棄明矣。

牧童未眠。守夜護羊。聖盎博制解曰。在上者。理民。理家。皆牧也。可寤而守。可護而安屬人。以稱牧職。何云寤守。曰。以避民害。斯第一理事者之分也。經比之二云。皆守烟墩人也。其職守夜窺寇。若寐而寇侵域害人。人害歸已。不免受刑。可醒乎。可眠乎。

聖伯爾納曾聞國臣自逞其貴。驚之曰。詎伐爾任。盍驚爾任。爾任。烟墩也。當勤。

當懼。當備百目。預視民利而致。預視民病而避。古賢繪豎枝。上繪人目。問故曰。仕之正像也。當事當直如枝。不必畏高輕卑。而致枉義。上目。其勤斂。而不怠緩。是也。

雅歌古聖。善牧民之表也。多年躬牧外父之羊。謂之曰。恒孜孜于舅羊。晝間日蒸。而未嘗避。夜間暴露。而未嘗忌。防賊禦獸。而未嘗眠。聖額我畧解曰。雅歌牧羊。盡勤如是。牧人者。何如當竭其勤。可思天主必將嚴察吾勤吾怠焉。

何云護安。曰。以就民利。斯理事之次分也。皆宜盡盡。而盡者寡。聖伯爾納嘆其寡曰。醜哉今時醜態焉。何尋得勤牧。寧謂之勤賊。損已因益屬民。十分僅一。罄

民之囊。因實其袋。十分之九。經責之云。良可憐吾國。其牧者之罰近矣。善牧牧羊。牧民者牧已。可見其惡。善牧愛羊。恒謀其益。牧民者念已忘民。沸乳而吸。剪絨而衣。殺肥而食。可見其惡。其罰近矣。

天神見牧童。時有帝王。國主。世家。教主。等貴。天神獨告朴質牧童。示吾天主惡傲愛謙焉。葆祿聖徒所云。主擇世弱。以羞世勇。是也。主曾訓衆。揚美聖父曰。父也。韜隱天上奧旨諸世之智而發明諸世之朴者。謝父秘意也。聖額我畧解曰。入上智之精。超性之微。謙德其門也。謙在。門開。傲在。其闔。奈何。主生爲衆。欲衆受恩。傲人塞路。自滿無空。主何能進居哉。

報爾福音。足樂衆心。

聖良解曰。主誕。衆人主誕以廸其步。携之入眞道也。罪人可之公樂也。異教可樂。樂。主誕以釋其罪。得免眞苦也。善人可樂。主誕以報其績。得享眞福也。天神可樂。主誕以滿天國空位也。古聖可樂。主誕以提昇天也。可知天神之報。天地之樂也。

聖路加第二篇。

昧爽之經。

維時牧童胥言。往也亟至白冷。往視天主今攸爲奇。而示于吾。急行。乃見瑪利亞。暨若瑟。暨臥于馬槽嬰孩。視之則識。聞見皆相應。牧童欣喜。弗能禁口。隨道隨遇人傳報主誕。聞者驚愕。惟瑪利亞。乃懷于內。乃符于心。茲牧童之言。牧者聞見多奇。揚天主以歸。

聖若翰第一篇。

天明之經。

厥始物爾朋已有。始字有三解。一。指天主第一位聖父。其造天地萬物。因謂之物始。又。聖父實生聖子。而實爲其始。經文若云。恒有聖子。恒居于聖父。即萬物。及其有之始。二。指永永無始之始。已有其有。三。指天地萬物之始。猶云。聖子非受造者物。蓋聖父創造物始。已有聖子。遠遠在先。而非並生于物者矣。

物爾朋。內言也。內像也。即天主聖子也。謂之聖父內言內像何。曰。天主奇妙高幽。人見陋淺。焉能罄焉。今舉喻畧推。人想某物。內生某物像。謂之物爾朋。謂之內言。謂之內像。天主聖父。于無始之始。恒想其無窮之體。無盡之能。無竟之知。等奇。而生于內

本體。本情。完全像。謂之物爾朋。謂之內言。
謂之內像。其精妙。于天主聖父無異。斯乃
第二位聖子。經常
稱之物爾朋故也。
夫天主之物爾朋。擬較于吾內像。多同多
異。其同有六。一。人內像。其明司之產也。若
明司之子也。聖父內像。並爲其明炤之產。
因實爲聖父之聖子也。二。人內像。受生受
存。于明司之內。竟不能頃離。聖子。生聖父
明炤之內。不能相離。因雖降地成人。仍居
聖父之懷。主曾規衆曰。吾就在地。兼在天
堂。若翰宗徒又曰。聖子。恒居聖父之懷。是
也。三。人內像。受想物之像也。鏡也。聖父明
視本體無窮之奇。萬物之妙。生聖子。其爲
全體全像也。萬物之明鏡也。四。人內像。外
工之繇也。因內有某物之像。能造某物于

外。視之以神目。則能下手作工。無有無視。若孩無模。而不能動筆。聖子。萬物之緣繇也。自含萬物之妙。聖父視而造萬物。左經所云。萬物繇彼受造。是也。五。人內像。不視之像也。以唇。舌。口。言。顯于外。人向不知聖子。降世取身。乃始知之也。六。無內像。外工不與于外。而像不係于物。葢人雖有內像。不必行工。世物皆係于聖子。而聖子不係于物。有物自在。無物仍亦自在也。

其異亦有六。一。人內像。有始終。聖子皆無。二。人之明司在先。所發之像在後。聖父聖子無先無後。皆無始終也。三。吾內像之性。吾明司之性。皆異。聖父聖子之性。同一。四。吾內像。倚賴不能自立。聖子自立之像也。五。吾內像。死也。自不能造物。聖子。自活自

造萬物。六。吾內像。或多或寡。或生或滅。聖子惟一。常存無滅。其精無窮。奚必多。奚能多。

或疑曰。夫生者。必在先。受生者。必在後。聖父若生聖子。聖子焉能無始。曰。比之太陽。比之火。比之靈魂。太陽生光。火生熱。靈魂發記。明。愛。三司。而彼此無先後異。一有日。火。靈性。光。熱。三司。同時亦在。使日無光。必亦然。火于其熱亦然。靈性于其三司亦然。聖父無始。一有聖父。即生聖子。子者無始。無後于父。信矣。**斯物爾朋實在天主。實即天主。**上天主二字。天主聖父也。下天主二字。天主聖子也。蓋言。天主聖父生子于無始之始。而恒懷諸內。無頃胥離。彼此之性體惟

一。彼此一天主。斯實在天主。子無始之始。萬物繇之受造。匪斯無一物。蓋言。凡受生造之物。莫不從聖子受生受造者。蓋無聖子。則無可爲。無可成也。或疑曰。信經首條。云。全能者聖父。造成天地萬物。今云。聖子造之何。曰。聖父造之。聖子兼造之。物受造成。皆係天主之能。天主之知。天主之善。聖父聖子。一能也。一知也。一善也。因經或彼或此推歸造物之工。又人將成物。先視內像。依像成物。聖子無窮之體。全備萬物之像。聖父依之造物。歸彼造物之工。故也。凡諸受造。向在彼者。壹是生活。蓋言。物不拘靈蠢。未造之先。悉皆生活者也。彼時皆聖子無窮活體。能造成萬物也。譬國主之

位。統包國內諸位。雖然。不爲國相。不爲天官。地官等。在國臣。必爲某位某位而已。但在君位內。必爲君之位。自能立諸等位。然也。論物受造之後。皆爲某物某物。靈者爲靈。蠢者爲蠢。論未造之先。皆爲天主純體能造諸物。天主之體。常生恒活。萬物在彼。安能莫生活耶。**夫生活者。爲人光。**解有二。一。光者。吾主也。主曾指已。示衆曰。吾普世之光也。從我者。不囿暗中。且有神命之光。二。靈性之神光也。神光有二。本性一。超性一。皆聖子之恩也。蓋生人而賦本性之光。能識善惡。可遁可避。人善用性光。必賦超光。能信。望。愛。能昇天堂。二。光出于聖子。而加于人。謂之人光。故也。**光照暗冥。暗冥弗識**暗冥。惡人也。其靈昏迷無光。謂之暗冥。弗

識。有兩意。一。弗識光恩。猶云。主恒炤惡人之靈。未降賜之性光。降後訓諭廣宣。如太陽普炤。惡人蒙蒙不覺。大負主恩。比之人盲。行日光內。而不覩其光。二。弗識光能。猶云。主實普地大光也。其德靈迹耀炫。其仇妬恨。正如瞶目。不勝太陽。反恨其光。因圖泯滅。而加百千詬厲苦難。以至于殺。於戲。不知斯光之能。愈。爆壓。愈丕著。茲爲眞光大能哉。

主遣一人。名若翰。斯來爲証。証。証茲眞光。俾咸實信厥証。渠非光。惟光眞証。

天主聖父遣若翰大聖。先來作証。引人信敬吾主。聖史明戒國人。繼日。勿欺自已。若翰位德雖高。其非眞光。其非救世之主。惟救世之証也。迷哉。夫聖史明戒如是。而時人尚有多

疑。問之實爲救世者否。自又明証。曰。否。否。吾且不堪近解其履帶。不敢爲其役使也。

惜大。聖史明示吾主眞光也。天主也。聖若翰明証也。人猶不信。迷哉。**眞光普照入世諸人。居世造世。世莫之知。**先述吾主三恩也。照世一。居世一。造世一。以顯其實天主之善也。實經文若云。照普世之迷。惟天主之能也。主照滿造實爲天主明滿普地。莫際天主之廣也。于盡無命出天地。惟天主之能也。主照滿造實爲天主明也。次責世迷。大負多恩。蒙不識恩主。聖祭利曰。知謝小恩。人之常情。受造之恩。諸恩之基。世受造于主。而乃貿貿。**來入厥地。厥不求知主。**報主。亦獨何哉。**民猶罔迓。**來者。降生也。厥地。槩有二解。曰世間。曰如德亞本國。主造世人。

恒爲之宰制。保護開引等恩。地謂其地。人謂其民。又。如德亞國。主初生人類。原在茲地。茲地人民。知敬眞主。精脩成聖者衆。厥後吾主降生。身居此地。甚加寵愛于國人。國謂之其地。人謂之其民。噫。國人大變初風。受主降國特恩。漫不經心。不加迎敬。大失所以爲主之本民者矣。是則負恩之罪。較之他方。尤可痛恨悲哉

諸向迓信厥名。錫與之能得爲天主子。此言。人幸主名。天主賜之寵愛。使得陟天主義子之位。偕主承受天上眞福也。

凡茲諸人。匪繇血氣。匪繇肉情。匪繇男慾生。獨繇天主生。解世人何繇能爲天主之子。蓋言。人生而爲天主義子。迥絕世人之

生此卑彼高此汚彼清此繇人慾彼繇天主親愛也物爾朋已降爲人已居吾內解劣信之疑或疑曰人之卑馬能騰陟天主義子之高位聖史曰天主之子下而爲人之子故也聖基所曰人爲天主之子難也天主之子爲人更難也若信天主爲人之子則人爲天主之子何難信哉吾已覲厥榮光皆儼然若聖父眞子厥靈充盈以聖寵以眞實斯本復叮嚀聖子雖降居人實與聖父同性同體而實爲其子也奇矣其天主之性隱匿乎內而天主之榮光宣著乎外其盛德無比眞實無謬苟非聖父之聖子孰能與斯

箴。

萬物繇之受造

解曰。聖父造物者。前視其無窮內像。依像造物。因物皆美。皆全也。伯爾納聖人曰。吾像。吾想也。當法聖父。將行外事。可前內想其是其非。其可其否。事乃全也。

思想。吾靈性之目也。前思。靈視事勢。視事始末。事皆得成。弗思。靈盲。焉得成事。人弗思何來何生。奚得正生路耶。奚免多錯耶。想思之工。淨靈。御情。引行。斂外。潤內。排事。決疑。明指善惡。使遁使避。憐哉世人。不想靈事。輕忽多富。虛度光影。經喻曰。世人若海魚也。頷我器聖人解曰。魚凡二等。一會善浮。時躍而上。時下

而沉。一恒泥海底。弗知浮上。人有二等。一。善分時。時偷閑而想靈事。時閑而理世務。若魚脫泥。而浮清水也。一恒想身事。而忘其靈。因靈穢若魚恒泥。天主鳥擇是人。吾友曾讀經否。經內天主警戒古人。曰。齡禽。淨禽也。弗齡。穢禽也。汝將奉祭。執彼而祭。此者勿祭。吾友齡禽。想思者人也。恒入靈內。再三裁酌。以淨厥靈。而奉若祭。主愛而享之。莫齡之禽。莫想思者人也。其靈多垢。天主愛乎厭乎。基所聖人又喻曰。人或久冗忙。心煩不舒。或久居暗。及多烟之處。必暫時停務。喜遊清適。世務煩心。而神目之烟也。人暫罷。習思靈事。心舒目明。得視天樂以重。世樂以輔。家務以理。吾兄。禽獸無時定思。天神無時無思。吾人居中。當有定時

以思。設蒙然竟日不思。異于禽獸幾希。

經曰。善人前視道勢後行。惡人之路迷冥。僅進幾步。不覺而倒。伯爾納聖人解曰。人道。其生也。行世之務。其行也。前思道勢。前思務勢也。蓋思。靈性之燈也。善人前思事務。有夷有蹇耶。可進可退耶。惡人。若人夜行。跌倒何異。

匪斯無一物。或曰。世物森森。其彙不一。有物。人莫能用。莫能取利。反取多害。主造利人者。主造之理也。中有多之何。另有二等之惡。罪一若一。主造之乎。曰。世物無一弗受造成。人或謂之閑。或謂之惡。實不識其用其善。

今問。害人獸蟲用何。奧斯定聖人答曰。愚哉汝問汝疑。比人入肆。見多器具。不

知其用。曰。餘也。閒也。免也。匠人必晒汝痴。智者入肆。不敢輕異。不知何用。而知各有用。宇宙。天主大肆也。各物各具也。智人入肆。不敢輕匠人之器。以爲無用。汝敢異主。若爲多閒。愚哉。可知世物。無一餘閒也。

其用有四。一。顯天主知能。世物愈衆。其類愈廣。其情愈殊。愈引世人。得知天主知能。國君善理一國。大知也。仕臣善治一府。大知也。家主善齊一家。大知也。天主不勞心。不勞力。制御萬有。命各守識。物皆受命。毫髮不爽。大矣天主大知。庶庶天神。即齊力盡能。一根草。一小蟲。不能造成。天主憖然。晏然。發命命物于全無始出。物如命即顯也。大矣天主大能。

二。加宇宙之美。物類愈繁。宇宙愈富愈美。比之大成。清濁相濟。高下相宣。乃盈耳可聽。世物。大成也。有大用大利。清及高聲也。毒禽小蟲。濁及下聲也。設大成皆清高。何悅耳哉。宇宙無多物類。即謂美。弗謂甚美。

奧斯定聖人又比曰。古時二文。間雜潤章。光影白黑。成絕美畫。萬有之森。飾美宇宙也。以大受飾。以小受美。善物者。白色也。醜物者。黑色也。而皆助世之美。試惡人之惡。使顯善人之善。暗夜之暗。使顯光晝之光。弱人之弱。使顯勇人之勇。辛味之辛。使顯飴味之飴。等物同然。奚有一無用哉。

三。因討人罪。厥始世祖未罪前。莫受物害。反受多利。其逆主。物乃逆彼。以罪其

異。已有。

本論。

四。使傲人自謙。奧斯定聖人曰。天主欲伏傲人。生多微蟲。命之苦人。異矣傲人。天主屈之蟻虾微蟲之下。猶欲上衆人之上。經記。天主欲伏倨王。多命蚊蝱苦嚙國人。王晝不寧。夜不寢。深嘆曰。天主重手也。重罰也。奧斯定聖人問曰。天主盍命獅象。熊羆等獸伏王。答曰。欲王易知其弱。易抑傲心。猛獸入宮。攻王而勝。王云。猛力特甚。吾何能當。猶存傲心。微蟲攻勝。必知其弱。降氣乃易。熟落尼聖人又解曰。微蟲。天主之能。傲人之謙也。天主以一微蟲。伏傲人包含宇宙之心。大能也。大謙傲人之繇也。聖人終謂傲者曰。若莫能對蟲微何倨哉。盍謙哉。

至于罪惡。天主莫造也。又。莫實物得受造也。可比之影。其無實物。特無光而已。罪獨無正而已。人行宜正。有時失正。其無正罪也。天主之行恒正。又竟不能失正。竟莫行。又莫得行罪者故。人之行得正得歪。能行德行罪者故。聖人常云。主不能有罪。人能莫有罪。皆是也。

曾賢規人。曰。天主莫能得罪。或聞異曰。天主無所不能。奚云有所不能。人人能行。天主不能。則弱也。賢答曰。罪。極至甚惡也。天主極至甚善也。彼此相反至甚。焉能同合。同住于天主之性。白黑相背難合。光冥正對難同。乃天主于罪。更難也。烏能行哉。若云。不能行則弱。奧斯定聖人答曰。斯天主之不能。正全能也。因

爲全能。莫能得罪。蓋得行罪。繇于弱也。設有二人。一居瘴氣內。而不能身染。入火而不能受傷。一易得染。易得受傷。二者孰奇。彼之不能。强也。此之能。劣也。今推喻。則知主不能行惡。大能也。人能行。不能也。

若乃苦惡。天主皆造。皆繇彼也。經記。天主曾罰惡城。先知警戒城人。曰。斯城之惡。天主招致。無一莫繇于其。斯惡。雖槩惡人所致。累及善人。但惡人遭以罰其罪。善人遭以煉鳳非。以增善功。以加來報。第二卷三王後第四主日已有本論。

凡諸受造。向在彼者。壹是生活。 盎博削聖降生之前。物在其天主之性。皆活物也。降生之後。事在其人者之性。而皆活事也。吾主人曰。

也。貧在其身。而活也。苦在其身。而活也。辱在其身。而活也。死在其身。而活也。蓋皆使吾得享常生。而免常死焉。

善人在世。法師吾主。受順逆事。而皆活事也。受富。善用厚濟。富活也。受位善理。位活也。落貧安分。貧活也。遭辱若患心恐甘受。時日加功。皆活也。葡萄聖徒所云。人愛天主。事事助益其功。是也。

奈何。惡人迥絕。順逆皆死也。受財奢侈。受位賊民。體壯枉費光陰。受患失恐。其順其逆。何不死哉。

光焰暗冥。暗冥弗識。光。吾主也。善人也。暗冥。罪人也。吾主出世。

正若太陽。生東漸昇。遍炤普地。主曾謂衆曰。吾普地太陽。人從其靈在世恒光。逝世恒享常生之光。其光悠不滅也。經指主未降之前。曰若太陽其來也。世人皆居冥。久坐暗所。弗視正路。幸哉其來。來而炤世冥。令人視道。勵之得起。引之使入正也。迷矣主仇之迷。多計以滅主光。終莫能得計。多言多誣。以潛英名。英名多孔愈出愈炤。多謀埋沒聖教之光。聖教愈燿國內國外。以至炤滿普地。善人亦光也。其靈恒光。惡人之暗弗掩。伯鐸羅宗徒謂弟曰。巨光就在墨黑恒光。吾弟今居異教惡人之中。弟之光灼然彰著。惡黨欲遮。而罔能及也。若伯。古大聖也。經美德光。曰。若伯。生長惡人之間。猶卒世守存赤嬰之純性也。

若瑟亦古大聖也。久住敗國。而德盛全。盎博削聖人曰。奇異若瑟大光。國人身黑。其靈愈黑。若瑟恒白。靈性恒光。地勢人風不變其白。其德憲憲。恒鮮如一也。

吾友可法。若居惡黨間。宜授汝光。勿受其冥。勿使惡人得叱聖教清名。

罪人恒冥。靈無聖寵。明悟無超性之光。弗識正路。若盲多跌。經指之曰。夜中行路。在世不覺其冥。去世啟目。痛哭其迷。奈何不及。經述其言曰。惡人既落地獄。痛醜其迷。涕泣而云。差矣謬矣。在世恒履邪岐。不行正路。神光不透吾內。超性太陽。弗炤吾靈。夙日內冥。今日多冥。稠黑羅布內外。永不能開也。差矣謬矣。人欲免內外暗冥。必近吾主。主也。太陽也。神光也。其外莫有他路。他光也。

眞光普炤入世諸人

或問。人人生前無人。入世乃始有人。何得自別處來入世。曰。有人云。從後世復來。前在今世。死至而去。過期輪廻再來。斯謬已闢。不必贅。祭利聖人答曰。人人生前來于本地。而入今世。若問。本地之名。本地之勢。本地之路。吾曰。全無。地名也。無根草芥。無株樹木。無粒穀米。無大禽羽。無小蜆蟲。至窮至乏。地勢也。萬萬億億。兆兆。終莫能盡數之里。地路也。無人無神。能拔人于全無。携之入世。獨主全能手。能拔能携。引之入世。又。人既入茲獨主之手能存。設畧放手而棄。人即回于本地。而歸于全無也。聖人謂傲人。深責之曰。何不思從何地來。怎不思生前孰爲。奚不思生後本弱。汝于等人本全

無也。焉敢自傲。而妄謀登人之上。愚夫迷夫。

居世造世。世莫之知。來入厥地。厥民猶罔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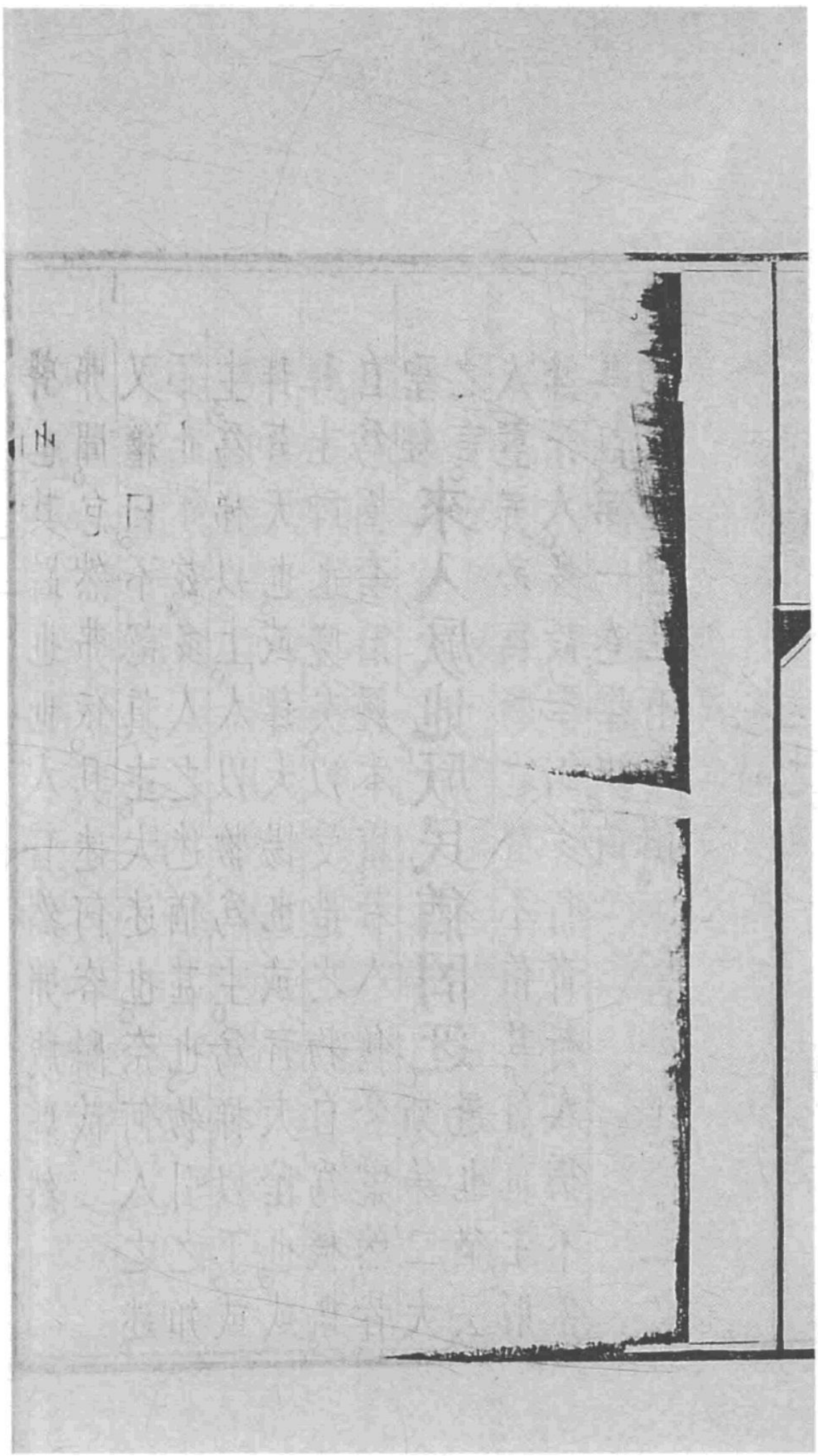
聖史深責世人負恩之甚。葢有多路。得至認主。乃蒙然弗行。終不到而認焉。道路雖衆而廣。聖史獨舉其二。第一。

居世造世。

猶云。受造者物。足矣。餘矣。得知造物者眞主。物不能造已。前有造者。明也。達未聖王曰。萬物互胥發聲而云。來矣來矣。齊揚眞主。其也造吾。吾莫能造吾也。其也。若牧牧吾。吾若羊受牧也。經異人愚曰。天地之大且美。萬有之森且奇。明指造物主之美奇。明引人得知之焉。造物者。無形可視。無聲可聆。無踪可依。受造者物。其形也。其

聲也。其踪也。世人盲然弗視。聾然弗聞。怠然弗依。其迷何容辭哉。

又繼曰。不認眞主。大迷也。奈何。人之迷。不止于茲。多人之迷。猶甚也。物引之知主。爲梯以上。人以物爲主。爲梯以下。或拜蒼天也。或拜太陽也。或拜太陰也。或拜土神也。嗟矣。以受造之物。自爲機檻。自爲圈套。陷羅本靈。若人無含靈然。皆聖經之言。**來入厥地。厥民猶罔迓。**斯第二大道也。猶云。人聾弗聆萬物之聲。不信其証。眞主躬降示人。多設聖訓。多行奇行。人猶不信其証。第一卷聖誕前第二主日已有本論。



立耶穌聖名瞻禮。

經。聖路加第二篇。

維時既彌八日期。嬰孩受割。受割者。古時天主所立之禮也。經記。天主造物之後二千七十七年。降前一千九百二十三年。按長曆爲夏第十一王不降五十六年丙辰。時有大聖。名亞巴郎。天主欲酬其善。示以將來果降成人。選之爲祖。命其。偕後裔男人。皆行割損之禮。一以洗原罪。一以爲記號。皆爲天主之民。吾主降時。斯禮尚存。因亦行之。今寵教時。代以領聖水之禮。若人仍割損者。其謬甚矣。當時依天主之命。男嬰生後第八日行茲禮。且取名

名以耶穌。

譯言救世者。即渠降胎前。天神攸報名。

箴。

嬰孩受割。或疑曰。受割之禮。意以洗原罪。主若無斯。烏必行彼。曰。故多也。

一。國人弗知吾主生者之鮮。視之如等。不行割禮。責其大悖天主嚴命。二。舉國企望救世者來。救世者。本國人也。國人悉行割禮。主若無行。而勸人信其爲救世者。烏得乎。三。欲人明知。其肉軀之實。而非幻。四。厥時受割。天主初立美禮也。主自立表。示人但逢主誡。必當遵守。五。欲與救世之功。不忍延待三十三年之期。八日肇流寶血。起償吾債。譬客市物。其值未便齊酬。先出些價。約期既至。悉

全償之。六。示吾當法。而行更貴。更要割禮。

貴要割禮何。曰。割克內外惡情。是也。古教割禮一時也。一肢也。外禮也。新教之禮。卒世也。全人也。內禮也。

人靈及身。比之惡地。惟產荊棘惡草。今日割拔。翌日又然。使農厭勞再萌。後日又然。使農厭勞停工。惜乎茲地。茨蔡叢生。毒蟲萃出。何利哉。吾不恒割邪情野草。亦且如是。

昔師勸弟神割之工。弟嘆曰。於戲。難哉苦哉神割之工。怒割以忍。縱割以節。怨割以怨。傲割以遜。何時得得歇得安。師叱之云。若嘆其難苦。奚不嘆其利益。弗視樹木。農不割餘枝。特茂無菓。割之則結。弟子盡然。嫌割難苦。靈蕪無德。割之。不

覺德實爭先勃發。弗視武士。忌敵冠勞。且不得賞。且不享太平也。今世靈富。後世安樂。皆隨神割之神工。

名以耶穌。

耶穌聖名。多妙多奇。聊提其二。尊一。能一。其尊。天主聖父。親立之名也。聖母。天神。世人。果不能立也。葆祿聖徒曰。耶穌聖名。貴矣尊矣。聖父自立。而畀于主。天地諸名。皆不及。居上天神。居中世人。居下惡鬼。悉跽而敬之。聖額我畧勸吾曰。吾友毋或聞。或自念耶穌聖名。首俛。膝屈。心懷。以致內外之敬。耶穌聖號尊矣聖矣。無尊聖能比之也。其能。聖教行始。宗徒及他聖人。皆倚耶穌聖名。多行聖迹。經記。跛者一人。恒居

聖殿門前討吃。伯鐸羅宗徒。偶入默祈。跛人求濟。答曰。金錢無也。有神藥可濟。倚耶穌聖號起行。應命脛固。即起安行。視者奇異。齊稱其能。宗徒曰。弗吾能也。耶穌聖號之能也。主命宗徒走四地敷教。曰。赴教世。欲驅魔。痊各病。伏猛獸。解毒力。等奇。念吾名。皆立應。聖奧斯定解曰。耶穌聖號。魔鬼之敗。諸患公藥。是也。或問。魔悉大驚。聖號何。曰。耶穌聖號。救世之意也。主降攻魔。大勝救世。魔負躲避。不敢仰對。今聞聖名。思念夙敗。心驚速退。聖奧斯定曰。魔若犬然。人持樹枝。打驅使出。翌日不必再打。視枝自出而去。邪魔如是也。經舉吾主曰。其名。聖名也。嚇名也。以聖贖世。以嚇敗魔。伯爾納聖人。廣述其能曰。奇哉其利。大哉其能。

耶穌聖名。口之餘味。耳之音樂。心之快樂。是也。危之望。驚之勇。誘之佑。是也。病之藥。劣之强。患之慰。是也。逆之退。順之進。魔之降。是也。吾友居室。出戶。在市。行工。閑時。食時。夙夕。時時。聖號不停乎口。不離乎心。可也。

次問。吾主受割。取名二禮。何必同日。曰。一以示聖父不白授聖號于主。主市而出寶血無竟之價也。一以示教友。何如貴重耶穌教人之名。不必白受。葢守誡。遵教等工。其價也。聖基所曰。難詳吾教人之貴。其公名耶穌教人也。茲名天主親立。賜畀于吾。何其重乎。

史記。聖人幾乎致命。虐于問。曰。何國人哉。答曰。耶穌教人也。再三多問。何勢何

職等。聖人如仍。竟無他應。可知耶穌敎人貴名之重。聖納西盎曰。異敎之人。以富爵。以尊氏爲貴。吾以耶穌敎爲貴。但必思實貴何在。貴以虛聖名。而不務善行。莫貴也。

羞貴也。

36

三王來朝耶穌瞻禮

若主降誕本日。新星倏現于東。時東方有三王。各理小國。各精天文。視星依古教預知之書。又依天主默示。知救世之主。今已降生。共議來朝。降生後十三日乃至。

經。聖瑪竇第二篇。

耶穌既降誕如大白冷郡。國內有二白冷。一謂如大。一謂加理。聖史書如大白冷以解聖誕之處。

阨落德王時。瑪日東來。瑪日。三王公稱。譯言。知者。東方諸國。通達性理。天文。等學者。俱謂之瑪日。三王

各學盡備。因稱之。其國東去離如德亞國二千餘里。槩用駱駝疾行。十三日得至。

入都曰。適生國王安在。吾見厥星于東。來敬。國王舉城。心皆不寧。王集解經諸司。問究捄世將生何處。對曰。如大白冷。聖誕處。預知者書曰。美哉如大白冷。國內諸城之間。莫爲末城。厥大將。總督義獵阨爾吾民。且出于爾。預知者。彌格聖人也。其在吾主聖誕前。約有八百年。而明指聖誕之處。義獵。上古聖人也。爲本國之宗祖。因取其稱。而稱本國。國王聽畢。恨懼交作。

作計殺主。以保國位。王乃密請三王。詳諮新星從現至今。經幾歲月。後命之曰。赴至白冷。勤究嬰孩虛實。尋旋報吾欲奉朝。三王聽畢。辭君出復見新星。飛空引導。至嬰孩降生處方止。見星忻喜異甚。入室見孩。偕瑪利亞厥母。跽伏地。啓笈獻黃金。乳香。沒藥三禮。

三禮皆合奇意。黃金。五金之王也。貢世王者物也。三王信主。實萬王之王而獻。乳香人燒天主前。以致心敬。三王信主。實爲天主而獻。沒藥。塗尸令存不朽。三王信主雖

天主。兼實眞人。異日受死。而聖夢闢天主尸。未久復活。不至腐朽而獻。

阻復報王。乃自別道歸。

箴。

瑪日東來。勤哉三王之勤。天主默炤。請往朝拜。國事雖煩。視星皆棄輿程。

可師其勤。天主無人不請。奈何多人塞耳。佯爲不聽。虺。毒蛇也。巫人妒念咒語解毒。虺急緊塞耳。弗許人聲。經責罪人。輕忽主請。曰。正若虺蛇。假聾莫聽。

或曰。新星代天主之聲請王。從之宜矣。維吾終身無聞天主之聲。無視其星。不從何異。聖額我畧答曰。天主多般招人。各般天主之星也。蓋本性之光。星也。默

炤人心。星也。巳往聖人之行實星也。神父之懋勵。星也。善友之王言。星也。世逆順事。星也。善惡後報。星也。多星炤人。猶托無請。迷人之辭哉。

解又曰。天主請人。殺品既備。差僕往速。設辭莫來。主人發書又請。或容再辭。奈何躬往。費詞若邀。不必又辭。天主初造人類。賜之性光。所謂性教。是也。此光。天主僕人也。擊卯人心。世人固迷。若聾不聽。輕忽僕請。天主寫書再請。所謂書教。是也。蓋親指勸牌。親銘多誡。授之聖人。命授乎世。迷乎世人。再辭不遵。噫矣。天主出戶。躬降入世。所謂聖寵聖教。是也。在世隨處隨時。親口誨人。備敘天堂之美。地獄之醜。諸德之妙。等多呼多請。猶多不聽不從。聾迷兼甚焉。

吾見厥星于東來敬。解曰。茲星。信德之像前。三王皆寐。無務覓主。既出急醒而尋。人未信之前。皆若深寐。不入眞道。信德入心。提人令寤。始覩正道也。

聖人恒云。斯星若天口大呼。引三王知主也。若普地明目。使視主而敬也。信德天之口舌也。明解天國之奇。諸德之妙。等。靈性睫目也。使視肉目所不及。使信已過。現在。未至諸情。若在目前。猶更切也。惜夫。世人無信。盲人也。不知從來。不識何往。錯路而不思其歸也。信德入世。人始啓盲。知主識已。視正道而履之焉。

奇哉。信德若明鏡。使靈對焰。務滌夙汚。而復得本美也。

夫鏡有兩等。玻璃一銅一。彼脆易損。斯堅難敗。信德有堅弱。處順向主而信。遇變背主而逆。脆弱玻璃鏡之信也。時變而心不變。堅固銅鏡之信也。

啓笈獻三禮。

人既受信德之恩。既識眞主。不宜空手。可獻善行。以致乃眞信眞敬之禮。經曰。寡行之信。若醜臭尸。天主不馨其信。比之樹葉茂無實。豈樂農心。主曾遊郊外。門徒偕行。空腹無餉。道畔遇樹。皆近摘菓充飢。樹茂甚。惟菓悉無。主罰之云。永不及結實也。應命遂槁。解曰。樹茂無實。有信無德之人。是也。不免受刑。

獻黃金。

黃金。愛德之像也。彼五金之首。此百德之皇。是也。天主勸人務愛曰。

鬻百煉之金。因富汝靈。解曰。金飾外容。愛飾內靈。金加物之值美。萬德值美皆係于愛。愛在德重而妍。無愛。德輕而媸。葆祿聖徒曰。雖厚捄貧乏。以至罄財。使靈無愛。吾救空虛。聖神降臨後第十二主日已有本論。

乳香

乳香。默想禱祈。是也。香焚芬馥上快人。默祈達天。大樂主心。若翰宗徒。神目見天主高座。座前香几。香爐等具。以便恭主。天神侍立。其一執各品異香。焚于座前。宗徒自解曰。香品。聖人之或問。焚之何意。曰。顯聖人之禱祈。皆出于熱心。緣天主愛重。恒諾其祈。香材雖異。無焚弗香。燔則馥郁發噴。心冷而祈。不動主心。心熱。天主易諾也。聖伯爾納曰。靈中心心也。心之熱。大聲也。百求百得。

心冷。靈性若瘖。百求必無得一。

沒藥。沒藥。若已克慾。是也。聖額我略曰。沒藥存尸。使不腐朽。肆慾腐靈。苦外克內。使靈永全。常存鮮美。聖人深嘆曰。奇哉。若克之大禮。人獻天主定受。古時之禮。不及萬一。古禮殺犢牛羊等獸而祭。俱爲外禮。天主猶愛受。人若已克慾而祭。俱爲內禮。天主愈愛受也。

自別道歸。聖額我略示吾曰。三王既見吾主。不履古道。取新而回本地。吾友。本鄉天堂也。得罪離彼。尚幸天主動心。改歸于善。勿復履惡道。可進。可繼。可追天堂。終德之新路。乃法三王。乃可望本鄉也。經責人既善又惡。曰。嗟夫。昔履

正道善行。今復入諸惡邪岐。惜哉汝痴。正若犬。先生後吞。正若豕。先淨後墊于泥。耻哉汝甲。聖熱羅勉勵知人。曰。羽禽雖無靈。脫套再不落是套。人每含靈。可不如鳥。幸脫魔機。不必再落。可法義人。經美其毅。曰。義人之路若日。漸陟漸加光。以至于頂。義人徐上。徐加善。以至天堂。惡人逆行。復履惡道。徐下徐加惡。以至地獄也。

聖母獻耶穌于主堂瞻禮。

聖燭之理。

祭先司祭行聖燭之禮。示吾主如淨蠟聖燭。降光烙世。而開世冥。今日主入聖殿。時有聖人。名西默完。捧抱之曰。茲眞捄世者也。眞乃萬民之光也。

或問。今日敎友。每迨聖殿。各執燎燭。何意。曰。聖燭。信德之像也。執而顯其信之實。又燭烙暗夜。日出不必燭光。吾人在世。卽暗冥處。天主妙義。超性奧理。不能明見。惟若探摸畧測。因必用信當燭。聖人旣入天境。天主烙靈如日。不用信德之燭。

又。勸吾輩。當務行善燎信。人有聖寵。有德。其信燎然活信也。無寵及德。其信冥然死信也。經云。寡行之信。死信也。緣教友。臨終之時。執燎聖燭。指到終不移其信。而望天主神光。引導其路。得到天堂永無滅之光。

經。

聖路加第二篇。

今日兼包古教二禮。一謂取潔之禮。一謂獻主首胎男子之禮。二禮見經如左。

維時瑪利亞既滿取潔期。即吾主聖誕後四十日。**遵每瑟教令。**每瑟教者。即今所謂古教。書教。是也。天主于今三千餘年前。默賞爲天主教。因常謂每瑟教也。

教人之中。有一。曰取潔之令。命婦受孕生子。其身若汚。勿入聖殿。生男待日四何。生女待日八旬。限期既盡。親迨聖殿。親獻禮物。司祭者代祈。後聽意得入聖殿。獻或疑。聖母懷孕。其身極淨。何行取潔之禮。曰。然。但行之故有二。一。人見聖母生子。不知其繇。倘不行斯禮。則異。度之若犯天主嚴令。二。欲法聖子。原不屬割損之禮。但為人甘當其苦。聖母不屬取潔之禮。而甘恐其辱。

捧嬰之京。獻聖父。先時天主蓋命。獻首胎男子。並獻或班鳩。或鴿二翼。

茲乃第二禮。上古國人。居日多國。天主命之遷徙。而往先宗本地。幾出惡王禁阻。天主盡殺逼國長子。乃教人。

自此後。各獻長男子。因記往恩。既獻。二親獻定禮物。贖子以歸。時都有德義欽畏士。名西默完。篤望天主將慰本國。即望天主命救世者降。而慰國民。聖神恒居厥心。許厥終先必躬覩救世者。是日聖神牖。令詣聖殿。適二親即聖母及聖若瑟懷嬰入。欲行定禮。伊默西完聖人迓捧懷嬰。頌揚天主。懷包吾主。而聖神大滿其內。不勝忻喜。編聖曲。高聲永唱。曰。請主如昔許兮。命僕安謝世兮。目覩救世者兮。其來如光。因炤異教

人兮。因榮福本國民兮。

箴。

瑪利亞取潔。今日本稱。取潔之瞻禮也。天主古時。立淨肉軀之禮。示吾恒求靈性之潔。尤爲至急。葢婦身汚。禁入聖殿。人靈不淨。必不能入天堂也。若翰宗徒。神目見天國眞福。長嘆曰。奇矣美矣天堂奇美。其城。其街。其市。皆寶珍。百煉赤金。是府。潔人之處也。汚穢雖微。不能進門。撒落滿古王。備剏大聖殿。鑄銅巨甕。盛水而置之殿前。司祭者。將入奉祭。先盥後進。聖殿。天堂像也。人先當濯其靈。否。焉能入哉。

44

或問。濯靈何泉。曰。泉有三。能洗靈汚。使復鮮美。主寶血之一。聖洗之一。心痛之一。主寶血。若湧決泉。滴獨一能瀝萬世。經所云。主愛世人。以至罄傾寶血。洗滌世罪。是也。或曰。何謂湧決。曰。湧發而上。決流而下。主寶血。大利地上罪人。大益地下煉靈。故也。

古教時。人持穢物。不許入殿。司祭者。殺犧取血洒人。乃身仍淨。得仍進殿也。葆祿聖徒解曰。皆吾主聖血大能之像。夫犧血。能洗身皺。主寶血。能瀝靈汚。令復得夙白也。又嘆曰。大哉主心之惻隱。受難傾血。若恒流無息之泉。以滌世穢。若恒備無盡之價。以贖世債。使魔之甲役。大變而爲天主義子也

聖洗之禮。猶泉能洗往非。能去靈醜。而致聖寵之美飾。經記。西利亞國。有倖臣。久苦于癩。天主默炤先知聖人。命謂之云。欲癩愈。詣若爾當河濯身。依命入河。而癩頓除。身淨若孩提之淨。解曰。此聖洗之像也。癩臣。罪人也。河。聖洗之水也。人未領之前。靈雖多醜。倘深痛誠信而受。醜退美至。其靈若嬰領聖洗之後。更無猜疑。因伯鐸羅宗徒擬之洪水。惟洪水滅罪人。而聖洗滅人罪也。心痛涕泣。猶泉。外濕人形。內洗人靈。達利聖王。卒世泣一時之罪。謂已曰。可痛可涕。朝暮不息。以至洗滌吾惱。聖基所解曰。曰洗。示吾目淚正若泉。能洗諸靈之穢。

賢解右經。問答曰。婦人取淨。先奉鳩駕何恩。曰。鳩駕二鳥。不知欣鳴。其聲如哭。不遊茂景。飛遇槁木枯枝。乃止而棲。緣痛哭罪人像也。天主命歸先奉後淨。示吾罪人。先當痛涕。後潔自至。

既滿取潔期。舉美聖母之勤。遵守古教規令。定期一至。不遠多里。興程迄京。依敎奉禮。示吾求淨當速。不容少遲。聖盎博削曰。世祖得罪。天主催促其改。一違命逐之地堂。衣之皮衣。引之痛哭。背歸。皆在一日。迷矣羞矣。吾法其背。盍師其歸之急。不觀無靈。鹿或受傷。或食毒味。速免藥草。醫傷吐毒。罪人之靈。傷矣毒矣。痛泣。神劑也。靈服。立得醫吐。可急可遲耶。

聖納西盎深異罪人之怠。曰。醜哉爾怠得機集財。急乘得劑療病。急服。而緩于靈貧病。便知爾痴。

客渡海。倘舟壞溺。蕩漾幾沉。急尋碎板朽篷。操之不拾。以拯已難。奈何。罪人之靈。幾溺地獄深海。痛悔其板也。涕泣其篷也。可急操乎。可緩拾乎。經勸罪人勤改。曰。勿遲向主。勿延又延。其聖怒速至。嚴罰爾緩也。葆祿聖徒警弟曰。不必宿怒也。若發怒言。觸傷昆心。不待日昃。一發速滅。一背疾歸。解曰。聖徒舉怒一情。示弟等情皆然。不必宿怒。不必宿讐。不必宿慾等。落起之期。必當同日也。

或問。靈淨之工。急也。另有他淨。請示。曰。內靈之淨。可達于外。乃得渾全。外人不

潔。內人必汚。聖額我畧曰。外人。其五司也。人欲靈淨。必務五司之淨。五司。器具也。靈性。工匠也。器鈍。工拙。器利。工巧。司淨。靈行皆淨。司皭。靈行皆皭。聖人繼曰。外司。皆魔之武器。魔用刺殺吾靈。皆靈性之盜賊。刼罄吾德。皆靈性之牖。引出遊于外。使忘已忘主。獨念世物。宜急淨之信乎。封齋前第二主日有本論。

獻或班鳩。或鴛二翼。

古經解獻物之理。曰。等。獻物可異。羊羔。富者之獻也。貧者或班鳩或雛鴛一雙。可也。聖母無業無資。進貧者之獻故。

或疑曰。三王獻主黃金多斤。聖母雖侈干用。莫能盡盡。市羊羔以獻。曰。乍受

即授。三王甫去。盡分于貧。毫釐無遺。其窮如故。此示仁人。忻然損已。以益貧人。聖人恒云。富人弗識捨施之妙。濟貧之益。倘識之。弗待窮人哀聲。自覓貧人。求其受濟。奇夫。富人授貧者以地。地入貧者之手。即大變爲天堂焉。奚勿奇妙。奚弗至益耶。

主曾勸人濟貧。曰。濟也濟也。以濟尋覓善朋。爾逝之時。彼出天戶。引之同進。額我畧聖人解曰。依主言。人濟窮時。可思非救貧人。惟贈主臣。求爲吾之主保。吾之先容。以得天國。可知窮人受濟。而濟者反受窮人之恩也。基所落聖人。又解曰。貧者之手。天主之帑也。貧者受。而主者收。存之若寶。汝授時。勿想授人。宜思

47

授已。蓋所授者物。汝物也。所收者物。他人者之物也。天主借貧尸而求。其求非爲益已。獨爲益汝。爲寬審判汝非耳。汝到聽審判之時。幸有哀矜之行同行。勿慮審判之嚴。否。必大懼焉。蓋主已云。無哀矜之人。必當無哀矜之審。哀矜之人。必受哀矜之判。依主斯言。施者受報。無施者受殃。第七卷聖神降臨後第八十日已有本論。

耶穌建定聖體瞻禮。

今日聖而公會立大瞻禮。卸凶服衣吉衣。固有大爲。比之國后。國主崩時。泣痛服喪。設適痛泣。倏起去制用綺。視者必異。度有大爲也。主受難時。聖會若甚。聖臺香几。等具俱皂。以顯心痛。今日去皂衣白。不勝心樂。何耶。曰。今日吾主。幾乎逝世。不忍離世。而遣吾人。新建聖體大禮。厚贈聖會。表其至愛。聖會因立今日瞻禮。以謝宏恩。惟因不宜全棄受難本等禮儀。未能盡心慶賀。故聖三瞻禮後四日。另立聖體大瞻禮也。主將舉定聖體。先濯門徒之足。示吾領聖體之前。可潔吾心。可法其謙也。經言如左。

經。聖若翰第十三篇

巴斯卦大瞻禮前一日。解已見封齋後第四第六主日。耶穌知其謝世歸父。定期已至。雖向愛厥世人。指其門徒。主選爲徒加遣使之位。恒誨薰陶。謂愛之故。臨終尤特愛。終。死之時也。言在時切愛門人。死時愈切愛。茲時降威濯足。多言安慰。賜之聖體。俱爲實愛之表。夕飧畢。魔既入茹答西滿狹斯加畧大心。引付厥師。茹答。第十二宗徒之名。西滿其姓。狹斯加畧大。其鄉本名。譯言。殺人之人。其地名。于其兇行甚符。蓋魔入心。引之售師。而付于

仇。因足貪情親手殺之何異。知天主聖父託掌萬有柄。更知厥昔出于天主。即降世之時。今將復歸。即將死。將復活。將昇天。而歸于天主聖父。因起離席。卸表衣。白帨纏腰。持盆盛水。濯拭徒足。首及西滿伯鐸羅。第一位宗徒之名。徒曰。主爾乃欲滿吾足。惶悚謙退之言。深思主尊已卑。驚駭退却。而言如是。爾。吾。二字之意。奧矣玄矣。爾字之意。公包天主無盡之妙。吾字之意。公包吾人無限之卑。蓋言。爾眞天主也。爾高無比。爾尊無等。爾極無倂。爾廣無際。爾能無量。爾知無窮。爾爲萬物之原。萬有之向。諸善之根。衆

119

聖之福等吾甲無極吾賤無底猶欲洗吾足乎聖奧斯定曰爾吾二字之解難矣心僅能至筆不能及耶穌語之云予茲攸行爾今莫知然後乃知對曰無竟于今弗諾師瀚弟足曰儻予蔑濯汝竟弗能享予主言如雷聽徒之耳恐異日不昇天不享主福俛首露足服行主命曰若茲奚翅弟足手首憑師欲洗不敢方命耶穌曰潔人但須濯足爾已淨甚暨列弟偕淨嗟惟一弗淨者主因知將付之徒厥言如是濯徒畢

更衣表衣。復席而二云。爾其知予茲攸行爾。皆稱予爾師。暨主。是予主暨師。猶洗爾足。爾然宜相洗足。予今監表爾視以師。

箴。

天主諸情之妙。一一無窮。但愈顯其妙有三。知一。愛一。能一。經云。宇宙萬有。悉繫天主三指。解曰。三指。知。愛。能。天主三德。是也。今論吾主人性。其情一一奇妙。惟其在世時。知。愛。能之用。超越諸情之上。右經舉其知。曰。知其謝世歸父。云云。舉其愛。曰。向愛厥世人。云云。舉其能。曰。

聖父託掌萬有柄。今依次畧解。

知其謝世歸父定期已至。皆美主知之詞。經曰。太陽知西其沒之處。葢言。太陽無靈無知。每日生于東。漸上漸炤。漸降澤富地。後漸落而沒于西。路程迢遞。幾微不爽。如含靈備知者然。吾主之像也。主指已以示人云。吾普地太陽也。入世漸炤世人。漸布教大富人靈。後明知其沒之所。其死之時。其至不避。聖奥斯定曰。主。世之眞主也。自無始之始。定限其死之時刻。恒知如在目前。定期既至。自出而迓。佗奚能强之乎。知哉。猛將勇士。偶入險地。心悚身顫。步不敢前。主知死期。毅然出迓勇哉。

向愛厭世人。皆美主愛之詞。愛德如金。行其鏐石也。人極親至愛之行。擬之主行。擬不能萬一。則其愛無比也。主示門徒曰。人至輕身。隕命爲人。乃罄其愛。吾輕而隕。吾愛人之甚信矣。經曰。水弗得滅火。江弗得溺愛。解曰。水。江。世之苦難是也。彼雖疊至。主愛恒炎恒浮。不至滅沒。

夫金。于古爲貴。夫愛。愈久爲美。主之愛無始無終。盡重謝報乎。經內天主謂人曰。永矣吾愛。無始之愛也。右經解其無終曰。臨終尤特愛其徒。聖奧斯定解曰。主至終至死愛人。是也。惟其愛不止于死。其命有終。主雖暫死。未幾其愛無終。主生。因其愛復活。而享常生。因其愛常存。竟不能有終也

聖伯爾納嘆美主愛。以勸吾人。曰。可視主愛。以學愛主。其愛至毅。逢難不屈。至恒。永終不倦。奈何。吾愛劣弱。遇難局抑。中道乏倦。槩不至于終也。

聖父託掌萬有柄。皆美主能之詞。主謂門用。經揭其位。徒曰。聖父與我萬物聽王主之位。銘曰。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其奪。無時能朽。因主在時。物雖無靈。守從鈞命。毫髮不逆。若皆令靈者然。另有別論。

卸表衣。白帨纏腰。持盆盛水。濯拭徒足。皆美主謙之詞。聖史首舉主尊。次揭濯足之工。意愈顯揚其謙也。聖伯爾納曰。卑夫

自卑。多矣。高士自下。罕矣。榮福之中。心虛無盈。謙至級也。焉能多哉。猛獸輕忽微蟲。而敵猛獸。傲惡。猛獸也。高位。厚爵。其數也。伏藏位爵內。伺隙突出。而翕高人。嗟夫。有高位厚爵。而不受其害。十之僅一。因經警之曰。爾位愈高。心宜愈謙。乃天主愛爾也。主高無比。其謙無比。聖父何如寶重之哉。

聖賢恒云。謙德。天堂之梯也。階有三。第一近地。伏于高者中。伏于等者。是也。第三近天。伏于下者。是也。吾主人性。惟天主在上。恒伏恒敬。恒從其命。至于同等。不能伏謙。蓋天神世人。悉在其下。竟無物同等。至于下者。大發其聽其命。以謙恒伏于人。恒聽人之足。何謙可比。

或問。主將逝世。自謙至甚何。曰。意吾同謙也。因謂門徒曰。吾立謙表。爾視以師。又曾規衆曰。可法吾謙。聖奧斯定解曰。吾主全備多奇。有極知至能等。莫云。法吾造物之能。治物之知。行異之奇。惟云。法遜之甚。可識其要。乃爲天堂正道也。可識其貴。乃爲天主至親之德也。可識謙人之幸。乃爲天主義子也。吾主以謙出于聖父。以謙歸于聖父。示吾謙人始出于天主。終歸于天主。傚人始出于邪鬼。而終歸于邪鬼。如惡父惡種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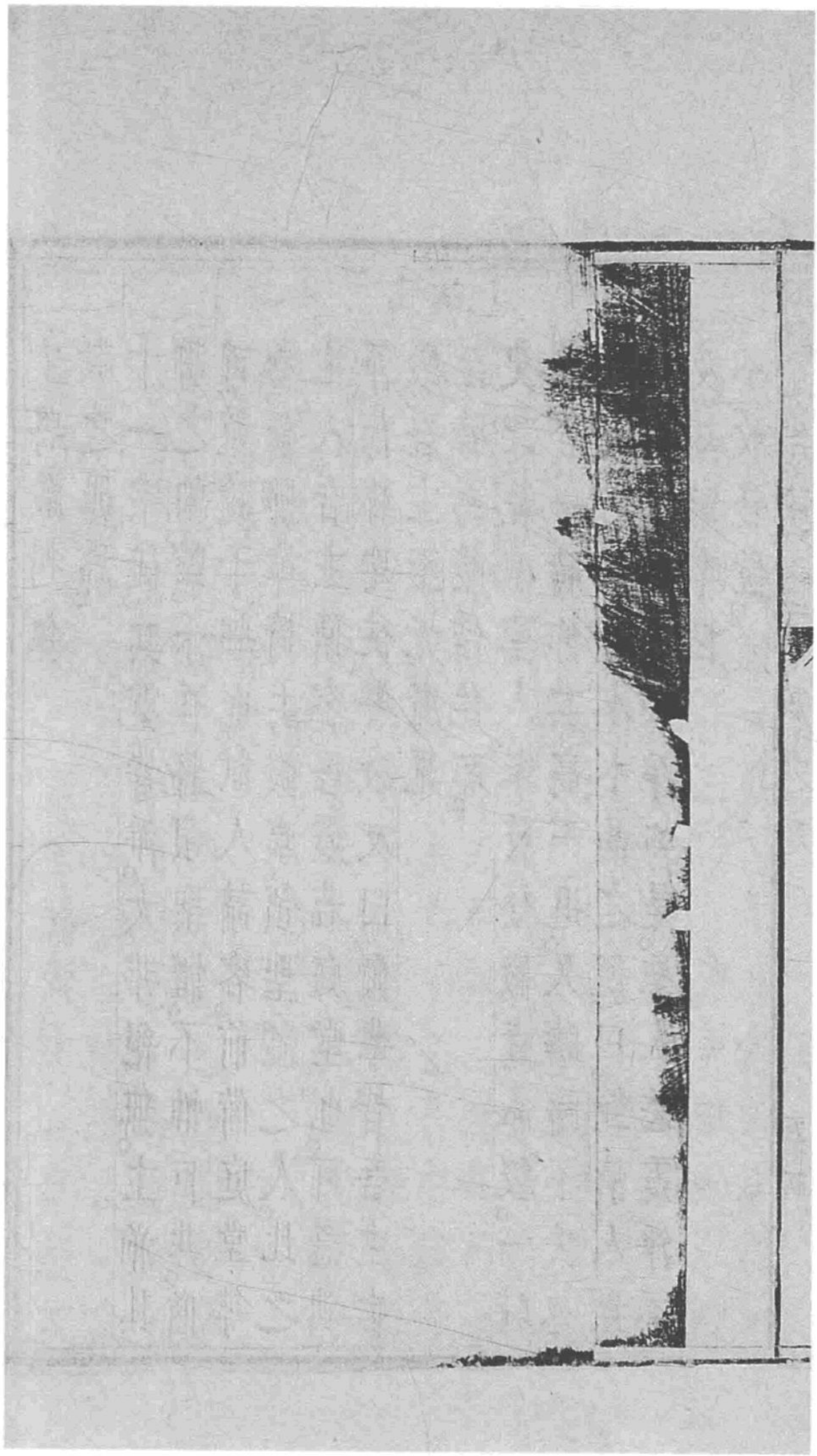
濯拭徒足。

主將立聖體大禮。先濯徒足。示教友。將領聖體。必先務靈性之淨。乃可。無淨。則否。葆祿聖徒。警吾曰。欲領聖體。嚴審已靈。精鞫有大非。有爾近。

主將嚴判無敬之罪焉。

十一宗徒。其靈皆淨。大非絕無。主湔其脚之細塵。示吾將領聖體。不惟巨非。猶可兢兢于細也。試人請客。前備庭堂等物。勤拂棹椅去微塵。領聖體之人。比之主人。吾主猶客。吾靈若庭堂也。可急其淨。葆祿聖徒。警敎反曰。爾輩皆吾主宮殿。吾主至光。魔鬼至暗。焉能偕住耶。

史記。範濟聖人。未曾登撒責品級。一時慕登。一時仰其高而退。久躊躇不決。忽見天神。執盛水晶之瓶。曰。範濟。人欲登撒責高位。必淨如是。聖人恐靈淨不及。却辭。卒世不敢登位。



吾主耶穌受難之瞻禮。見第五卷。封齋後第六主日。

吾主耶穌復活瞻禮。兼第一第二第三副復活之瞻禮。見第六卷。

吾主耶穌昇天瞻禮。

主既復活不速離世。俟日四旬。乃昇天。其故有二。固諸門徒復活之信。一。聖良曰。四旬不徒過也。主恒現宗徒。借論同殮。而堅其信。奈何。主復活多效之後。猶多不信其實。一。復活遂昇天。信者幾何。指宗徒逆多情。二。路加聖史曰。主四旬之期。恒現恒論天國之情。解曰。天國聖而公教會也。情。可信諸端也。蓋茲時主

論宗徒。當政治聖會如何。七聖迹質模如何。聖體巨祭儀肯如何。等事。宗徒既詳。主携之出城。偕上高山。午正當面騰空。漸上昇天。經言如左。

經。聖瑪爾訥第十六篇。

維時門徒十一。是時宗徒獨有十一。蓋茹答已自絕。又瑪弟亞聖徒來補其位。饗膳時。耶穌倏現。正責厥不信之非。迷心之錮。以多目視復活之實而証于彼。

彼猶弗信。繼云。遊遍地。敷教於萬有。萬有者。人也。人雖一物。兼含萬物。蓋具天神之靈。禽獸之覺。草木之長。天地之有。此一身內。全

備萬有之妙。稱之萬有者故。古賢稱人小天地。信矣。人信兼領聖洗。必昇。不信者必墮。或疑曰。教人皆有信。皆信有活死之殊。活信。兼愛備望。統包諸德之聚。人有必昇天。死信。大不然。吾主舉彼置此。信者。倚寻名。便行多奇。能驅惡神。能談異語。命龍及蛇。遠人藏林。應命遠藏。食藥味無被其毒。撫病人立痊。或疑曰。今實信者多。行奇者少。何。曰。現有多行。恒見盛德之人。代代不絕。命死者甦。病者愈。瞽者視。旱潦止消。諸等種種疾患。皆隨命隨應也。又曰。聖迹。有有形無形之別。彼小此大。有形雖少。無形者

多。何猜彼寡。盍重此衆。無形者何。曰。履岐諸人。魔居其心。吾力勸。引入正道。可訂馬魔。又。人夙惡口。利舌。觸人穢名。幸變口舌。美揚人名。可謂興言天堂異域語。又。罪藏人心。若龍及蛇藏藪。痛悔吐告。可謂遠去。又。善人交惡友。而不染其惡。可謂飲毒。而不受其害。又。吾友力綿。自局不能。吾勉以行。可謂撫病人而愈其病。茲神聖迹教人當行。而皆奇異。何云今無聖迹。

聖額我畧又答曰。主指當時進教之人。當時聖教初興。教人寡弱。主以聖迹固信。理也。今信堅。數衆。聖迹鮮罕何妨。視樹木乎。嫩稚之時。農夫密灌漑。密壅培。根幹既深固。工夫止息。

耶穌言畢。

聖母。宗徒等。約一百二十人之前。昇天。

坐天主右。寓言。以表吾主高位。蓋天主純神無形。無左右手。但西方以右爲尊。吾主之位。卓越衆神聖之位。緣聖史借右爲喻。凡坐者。乏倦之狀也。因享眞福之聖。恒立不坐。此云坐者。安穩泰定不易不動之謂是也。聖史云。主坐天主右。猶言其位其權穩定。伊即宗徒。永不能移也。門弟等。偏行敷教。倚主能多行奇異。証眞教之眞。

箴。

耶穌言畢昇天。達未先知聖王。多年前預書吾主昇天榮福。曰。主駕彩雲騰空。天神擁護。撫樂忻甚。比之世王出征逆寇。既獲大勝。以收簡珍奇。飾

美輦轂。乘之而歸。臣庶齊隨凱歌。偕王入朝。魔向如寇背主。奪刼世人。主降親征。獲勝歸天。雲霞其輦也。古教聖靈。收簡珍奇也。携之同上。天神國臣也。齊出大樂。大聲凱歌。偕主入天馬。

或問。主將昇天。昇在何處。何日何時。曰阿理瓦山。昇處也。山在郊外。離京五里。吾主向擇茲山。因典難苦。今揀因起榮福。示吾眞福之蹊。苦難也。主月第五。其日也。第五日建定聖體大禮。以留于世。因第五日昇天離世。午正。其時侯也。亞黨世祖犯命。天主午後降罰。逐之地也。主但體聖父之命。聖父午時酌功。受之堂。天堂也。

次問。設使主恒在人間。主世。其便難於人必奉敬。服命守訓。遺世昇天何。曰。去世多宜。

一。聖多瑪曰。世物愈貴。本所愈高。氣貴于地。火貴于氣。天貴于火。各依貴賤。自居本位。天神之貴。對主之貴。皆懸絕。其或居地。或居天。最高之座。宜乎。

二。吾主居地。爲其不可。爲吾不宜。居地而仍貧乏。不稱其貴。享世榮富。何得立諸德之表。且引人取法。使迷榮富。縱弛于惡。奈何。現所躬行。擬向所示。必互大反。

三。享天堂眞福之人。今世貨賄食飲。幣帛車馬。宮殿等資。一槩不用。主居世。弗

用世物何居。四。固人之信。立人之望。篤人之愛。主離人故。信。物弗見之德也。人目視主。弗信有主。則失信德之大功。信德之隆報。主謂多默宗徒云。不見我而信。眞福者之人。是也。

望。物未得之德也。吾望昇天。主既先昇。開路啓門。吾望得隨得昇。聖良曰。主。吾教人之首也。吾皆若肢。首先已昇。百肢必望得昇。而隨其首。主幾逝世。慰徒曰。勿憂吾逝。吾今先往備宮。既備又來携汝。宗徒聞言固望。吾聞可固。彼也吾也。皆在主言之中。

愛拔心于地。置之于天。人愛主。而見其上。心必同上。必輕世物也。葆祿聖徒勸弟曰。弟心勿麗于地。勿垂于下。可慕天堂而上。蓋主先上而坐聖父之右。多便如是。吾主遺人昇天。其理明矣。

聖體瞻禮。

聖體者何。曰。吾主兼天主吾人二性。其尊高。全知。至能等奇。是也。其受難前一晚。將歸天離人。以餅酒二物。化成尊體。寶血。畀付于人。奇矣。愛矣。雖離世昇天。實留此世。以養人靈。因今撒責祭時。既念定經。餅酒二物之體。竟然盡無。惟主聖軀代餅。聖血代酒。又當知。聖軀爲活。有靈有血。有天主之性。聖血一然。但人止領聖體。而撒責兼領聖血。此無異。皆全領吾主也。又當知。聖體論其全。全在各餅形之內。論其分。雖分爲百。爲千。爲萬。各分有全聖體。而不受微損也。比之鏡。全炤人面。兩分兩炤。百分百炤。比之靈性。全在一身。全在身之各肢。斯聖體

之概。

古今多人疑聖體一端。弗信其實。曰。難信。天主至廣至貴。詎能自縮。而藏細物之內。奚甘自屑而入人身。曰。信其廣且貴。弁信其愛且能。因愛願體人。因能得遂其願。雖然。是端深微。天神罄其睿知。果不能及。剏人之鈍乎。因聖體一端本稱。信德之端也。奧斯定聖人曰。信德之光。可先性光如主。勿隨如僕。有主言。性光雖不及。可服可信。不必他問。不必更疑而云。天主焉能。既有全能。焉有不能乎。聖體一端。天主之愛也。天主之火也。汝服而信。降愛汝。固執弗信。降火熾汝。

昔異端一人。詆信者曰。爾主以一短句。一片言之微。奚能大變世物。聖盍博削闢之曰。天主之言。行也。出口而效隨。厥始無天。天主命出而出。無地。天主申命。地乃始顯。餘物皆然。先無聖體。主命始有。如命則有。汝倘信彼。固弗信此。理乎。聖伯爾納嘆曰。信德。盲也。睫也。人明悟不達聖體之奧理。信德命服而篤信。可知其盲。目視餅酒外形。信目通進。實信聖體藏內。可識其睫。

經。聖若翰第六篇

維時耶穌謂衆曰。予體眞食。予血眞飲。領予體。飲予血。伊懷予。予懷伊。生活聖父命

子。言。吾天主聖父。自本常有生活。而命我降世成人。子生繇父。指其無始之始。生于天主聖父。蓋云。使無第一位天主吾父。吾必無繇。無能有生。領子一然。厥神生繇子。猶云。我實聖寵之原。聖寵在靈。則生。弗在則死。領我兼領聖寵。謂神生繇子故。此指其聖體。乃自天降食。若云。我自天降成人。將軀血。立定聖體大禮。因養人靈。汝等父者。向過曠野。皆食瑪納。瑪納。譯言。斯何物。昔古教衆人。居異國。天主命之徙地。路途曠野。食飲悉乏。天主自空降味。衆嘗其飴。不知其名。互顧相問曰。瑪納。猶言。斯何物哉。彼味謂之瑪納故。而皆死亡。領子弗爾。咸存

生命。以迨無窮。猶云。領聖體。並領聖寵。即靈性之神命。幸存無失。必昇天永生之處。果不能再死。

箴。

予體眞食。予血眞飲。聖體。靈性之食飲也。比之肉軀。飲食多故。一。飲食充解飢渴。性理家曰。飢渴。飲食之欲是也。內熱恒延如火。令內空乾。空則飢。乾則渴。食充內空。飲潤內乾。飢渴乃止。但食飲有眞假。繪味雖滿。不能充解飢渴。得眞者。飢渴則止。靈性亦然。惟所冀。或僞或眞。僞。世物也。雖笈盛庫實。不能充解。惟聖體眞實飲食。充解靈性之飢渴焉。聖奧斯定解右經曰。主舉聖

體之時。弗云。爲靈之食飲。惟云。爲眞食飲。必示其眞。必示世物。悉爲假之飲食。必示不能充解靈性之飢渴也。

二。飲食長大人身。無則癯羸瘦弱。未幾致亡。聖體。靈性之强。衆德之健是也。人領。神力漸長。無領。則漸消也。經記厄理亞逆知聖人。欲避仇害。謀離仇地。而徙故土。路遥。力弱。資乏。難行。與程未幾疲困。蔭樹而寐。天神携麵一餅。清水一瓶。呼之曰。起食。路途猶迢。聖人如命。倏然力增。精神甚健。連四旬弗飢弗乏。晝夜弗間其程。終及故土。皆聖體之像。大增神力。大補靈劣。以致人子天堂。

三。飲食養存生命。內熱如火如燈。加薪油燒光。減則滅也。聖體存延神命于無

窮也。厥始天主剏造住景。名之地堂。菓樹諸品全備。其中第一。永生之樹也。其實極奇。人食延生。而不致死亡。亦聖體之像也。靈性得潔而領。偕領聖寵。如實能延神生于無窮。聖依納爵曰。聖體永生之藥也。世上何人弗勤延生。弗勤避死。而獨怠于聖體靈性之永生焉。惜哉。

爾等父者食瑪納。

經內聖體之像衆矣。其第一瑪納也。妙雖難罄。姑提其槩。一。非世之常味。天神親備。自空而降。經曰。瑪納。天神之味。故也。二。其味甚異。物雖一。包諸珍味。經曰。敎衆者遊曠野之時。弗勞而食奇味。斯味全備諸味。人愛其味。瑪納遂應。而發其味。三。天主命衆出收。定限多寡。或有人貪味

而過。或遲而不及。歸家各量所收皆均。經云。收多無餘。收寡無減。四。節味未降。白霜先降滿地。地面既淨。瑪納始降。五。教衆旅時遊野曠。恒用斯味。既入本地。食飲皆備。飴味止息。不復再降也。

皆聖體切像也。其奇異非嘗珍味。瑪納不及遠也。斯降于空中。以養人身。彼出于天堂。以養人靈。天神備斯。調和其味。吾主親手調和聖體也。

又其味甚異。篤瑪聖人譬曰。水始出于泉。勢清味美。既流于地。清味弗若。聖體諸淨清泉源也。諸德之深。其流也。世之味。詎可比哉。且聖體一妙。吾主諸妙之味。其愛一味。其知一味。其謙一味。多味之衆。聖體全備。瑪納得

豈比。

又。人領聖體。有別。或領聖體。或兼領聖血。司祭領大。與祭領小。但所領均也。而果無多寡之分。

又。白霜先落滿地。示吾領前。必當淨靈。既淨可領。聖奧斯定曰。客赴人筵。卸袒穿朝衣。不敢輕褻主人。聖體豐筵也。吾主。主人也。請人赴享。靈性之淨。其朝服也。弗淨。若跣若裸。奚可輕易大主之甚乎。人有鮮衣。先備淨處以收。先淨靈性。以領天主理哉。

聖基所深警教友曰。經記。茹荅惡徒。汚靈領主。魔入其心。身縊而亡。靈下地獄。

皆其罪之罰。又記。國王設筵宣衆。其中有一。濁衣敢赴。王怒。命卒繫投暗囚加刑。顯戮輕易之罪。吾友鑒戒。勿肖二人。勿效其罪。因免其刑。可警戒甚。蓋靈不潔。而領聖體。比人深藏利劍于腹。偕藏其死也。聖人繼曰。吾國現存美風。教友或逢主日。或大瞻禮。齊集聖堂。將領聖體。副祭巨聲曰。淨主在茲。淨者近領。濁者弗近。可見在昔教人。何重勤慎滌淨其靈。聖體之大禮。何食飲也。在時得領。既詣又。聖體。吾旅人食飲也。在時得領。既詣天堂本國。諸珍味全備。神無苦。形無倦。力無乏。弗須聖體之資。

尋得十字聖架瞻禮

十字聖架小論。

人弗識聖架貴能。見吾叩拜。嗤哂而問。何貴耶。何能耶。門。吾教人之榮也。吾貴也。吾富也。主選聖木。爲人寶帑。內藏萬恩。時時出厚富世人。葆祿聖徒曰。卜之苦木。吾榮也。吾貴也。吾樂也。其外不欲他福。惟衍于世聖架之奇。吾職也。世人或誚吾如狂。或度如痴多矣。心從而信其奇罕矣。聖奧斯定解曰。聖架。吾主柄權也。可知其貴。惡人皆輕。善人皆重。其也。惡徒之羞。聖徒之榮也。其也。吾主受苦。而贖萬民之罪。具也。因爲吾主受難正像也。萬只當敬畧酹主恩。

或曰。主受苦之本架。因懸主體。塗以寶血。必取聖可敬。但今教人。不論物料。削木而製。鑄金而銘。立拜木金。何理。曰。木金既有聖架之形。皆吾主受苦之像也。吾拜彼原木。意拜被釘主像。而謝主恩。拜此木金之像。意亦同然。彼此所想同一。所敬同一。所謝同一。何必分敬耶。此之皇帝二像。畫工視帝本容。畫第一。視斯而畫第二。可謂像之像。彼此皆皇帝像也。可均拜敬。拜彼褻此。並褻帝躬。並屬褻帝罪。

至問其敬之故。曰。故有二。其能以益世人一。謝主受苦之恩一。聖奧斯定示吾。聖架之能。其奇之衆。曰。世昔暗迷。因聖木受光也。世昔多痴。因聖木始智也。世

昔魔奴因聖主不至魔也。世昔主仇。因聖木復合也。世昔如旅。流竄于地。聖木備理天堂之路。引人得進。何必多言哉。聖架諸善之源也。聖良又答曰。聖架。衆人超本二性之恩湧泉也。天主所降施恩。皆聖架泉之派也。其派難盡。今汲數勺。解異教之渴。

其一。恨伏魔猛。使弗肆弗加多害。聖基所曰。吾主降世敵魔。聖架其鎗其劍也。主持之刺所。大敗魔軍。魔今視被敗之具。心慄急避也。聖益博削曰。夫魔勇猛至極。能力大甚。何怖怯哉。答曰。懼聖架也。向聖架攻敗諸魔。剪能消力。今視其像大驚。弗敢正對也。比之犬。入室被叩。次來視枝。速速自退。而不敢再進。魔。地

獄猛獒也。入害人。主執聖架如枝。即逐使出。今欲再入謀害。吾友急畫聖號額上。貼之門前。奉之宅內。魔必退也。奇矣。聖架。固城也。魔雖力攻。弗能破頹。吾神形堅鎧也。魔器雖利。弗能攻透。吾披。靈身皆全也。

其二。摧折敵冠銳英。增益義軍志氣。史書古王出征逆臣。彼此各統嚴部。惟冠兵壯精王師弱而未練。不敢應戰。王久踟躕未定。出寨祈主。忽見於空大光。中有聖架形。金字環遶。曰。倚茲必勝。入寨急製聖架之形。命一勇臣揭諸竿。首行而引前鋒。敵視聖號。或戰而死。或怖而走。王連三戰。三剿冠兵。另有一奇。始者人擎聖架。懼而謀避。付之侍人。僅離數步。被冠一箭而死。次擎之士。屢次出入

冠軍。竟弗得微傷也。

其三。衆患之解也。聖基所曰。聖架之奇不一。昔今恒顯其奇。使病者痊。死者復活。解毒伏獸。拆破地獄。平夷天路。伏抑魔恨。皆其奇異也。夫天堂正鑰。闔戶于善也。試。古教聖人。其聖雖甚。惡。闔戶于善也。試。古教聖人。其聖雖甚。弗能入天。既有聖木。天門大啟。皆入也。

聖熱羅書記曰。主降生後約二百餘載。天主欲罰世罪。諸災疊起。海沸出域。多城連人沉沒。時有大聖。名依臘良。鄉人倚仗其德。强之迨岸。而命海平。聖人對海印聖號于沙。命海勿過定限。奇夫。波濤湧至。一見聖號。如皆含靈。厲聲猛鬨而退。未時海仍平息。

聖架能得如是。宜輕棄不常用乎。聖額弗冷勸教友曰。宜畫于額。于口。于胸。于百肢上。得避魔害。聖號神死之甦。世人之望。普地之光。上國之鑰。信德之基。教人之榮。是也。各晝各夜。各時各務。室內室外。將寐既寤。典繼畢程。水陸之間。飲食之時。居動之際。忽念聖架。爾生皆安。爾事皆福。諸善皆至。諸惡皆避也。聖基所且勸且責。罕用聖號曰。愧哉爾怠也。未入教之前。勤勤窺星測象。圖吉俗務。今不必。分心于衆。聖架獨一。衆吉之根也。諸福之泉也。天國之星也。爾視而稼德善。必穡常生之實。視之而典今世之程。必到天堂也。焉怠于其用哉。又繼曰。主受難之前。十字可驚可輕之難之後。可愛可重之架也。因教友不論

庶民。世家。國臣。帝王。主僕。男女。皆跽叩奉。樹之屋內。市上。道中。岐間。高山。深谷。以顯爾敬。又海舟。衣裳。家器。當有聖號。以福其用也。聖人深嘆繼曰。異矣。贖世之原罪。釋本身之非。償所負之債。享無窮真福。免真若之永。皆聖號聖樹之美實也。宜時時弗用乎。宜時時弗用乎。宜時時弗敬乎。宜時時弗謝乎。

昔天主預備聖架多像。因顯其奇。一。若翰宗徒。天主賜之神目。得見多奇。曾見一木奇異。終年茂盛。其實無斷。以充衆飢。實之品共十有二。各月各品。今年如是。翌年一然。時時不絕。皆聖架聖木之像。其木天上茂樹也。其實相繼。常存于無窮。其實之類。十有二。洗滌人原罪也。釋宥本身之非也。逆魔于世也。棄土神

之敬也。使入世聖教也。令人篤信。固望。心愛也。童身之潔。致命之勇。苦脩之恒。

限魔之力。啟天堂之門。閉地獄之戶。

二。上古世人姪甚。天主罰以洪水。先呼諾阨聖人曰。造舟免患。舟工既畢。諾阨也。家親也。共有八人。進舟而存。其餘盡沒。無一得免。聖盎博削解曰。舟。聖架像也。其世人之舟也。人進安登天堂之岸。免沉永苦之海。不進必沒也。

三。經記雅歌古聖。夢見高梯。其脚安地。其首靠天。其中多神。且上且下。無時斷絕。聖良解曰。梯聖架之像也。主執而爲騰上之階。其爲主之死。而吾之生。爲主之苦。而吾之安。爲主之憂。而吾之樂。爲主之下。而吾之上。聖奧斯定又曰。吾主

削木爲梯。令人昇天。木。聖架之木也。梯久已備。皆得安登。勿懼其窄。勿厭其長。勿恐弗穩。主手足之釘。預穩其上其下也。

四。每瑟古聖之枝。聖架像也。經記。教衆被虜若甚。天主命每瑟執樹枝往救。引出敵國。而入福地。王怒弗諾。每瑟倚枝行異多般。虛王無奈許出。僅行幾程。王悔急募精兵。追衆謀殺。奈。前海阻道。後軍又追。不利進退。命在呼吸。每瑟持枝叩海。海水大開。衆人徒脚履沙安涉。忻然繼程。以享福地。此異枝。即聖架之像也。吾皆原魔虜。主執聖架無盡之值贖吾。大開天堂之路。令人得進。

又每瑟之枝。其棒也。倚而不倦。靠而不蹶。世人在世。行人也。道勢巖澁。倦而倒。

十分之九。安行不跌。十分之一。聖架。若杖扶翼其行也。

五。經又記。教衆行際渴甚。水皆苦難飲。天主命毋瑟。取苦木浸水。木入。水立飽。解曰。彼木。性苦而解諸苦。正聖架之像也。爲主之苦。而飽世苦。人遭世患。難當其苦。瞻主聖架。深默主苦。苦變爲飽。聖奧斯定曰。飽甘聖架苦木。飽甘其念。人憂而思。心踴而喜。嗟夫。吾愛惡吾。加恩佗吾。祈爲害吾。皆苦誡也。但視聖架之木。念主苦時。憐愛其仇。祈禱爲彼。覺諸誡無苦。反有多飽。

六。右經立聖架之像曰。毋瑟植木。懸銅蛇。被毒者視。立痊也。經示吾輩。聖架之木。諸罪之赦。神病之藥也。銅蛇之解。見左經。

七。昔教人槩酬。其中幾善。主將滅彼存此。命天神印號善之額上。勿害有號。無者盡剿。解曰。號有十字之形。而爲聖架之像。示吾有人自迷。輕棄吾主受苦之恩。不免永苦之死。自悟從教。篤信善行。印心聖架。得存而享無窮之生。

八。厄日多。大名之國。古時多賢多字。字中有一。有聖架之形。其意來生之常生是也。字之形及意。奚偶然哉。天主引人。預知後世之常生。聖架之效也。因此國人互相授受聖架之德。企望其來。來後多賢奉敬。而進聖教也。右論足解教外之疑。足知吾奉敬聖架。當嗤吾痴耶。當揚吾智耶

尋得聖架之禮。

今日聖而公會。欲顯心喜。立尋得聖架瞻禮。聖架。其寶珍也。久失久覓。弗得而憂。今日尋得。可識其忻。經記。有人掘地。偶遇重貝。心喜急藏。盡售家產往市是地。又記。婦人失銀一星。心憂不寧。掃室細覓。得之大喜。出戶集隣女告曰。來矣慶吾。已尋得夙失之銀。然矣。聖架。教人之寶。金銀之星。無盡之富。普地之榮。神死之甦。諸罪之死。靈性之福。是也。宜乎大聚大喜。感謝天主。若斯衆恩。尋得來歷列如左。

主受苦。復活。昇天之後。遐邇教人。感謝贖恩。多往瞻禮受苦之具。踪影不絕。主仇恨甚。深瘞聖架。立土神之寺。意滅聖名。初時知聖所者俱亡。後繼者不知。

漸稀。拜拜敬。而聖架之迹。久已盡泯。教人奈何。惟憂而已。既去二期之期。吾主欽慰世憂。賜世善王。名官旦定。國母。名阿勒納。德賢甚盛。恒慕恒望。恒祈天主。使世復見聖木。天主篤愛后慕。滿望諸祈。賜之異夢。命過海。迨受苦之國。受苦之府。受苦之山。必得聖木。皇后如命。拆寺掘地。尋得三具。心不勝喜。惟具有三。不知聖具爲何。時有病婦。幾乎垂命。無藥可治。命模第一。而病如仍。命模第二。而仍。模第三。而立痊。則知聖架是是。皇后拜敬。分作二分。大造麗殿。內置其一。鑄雕金銀。藏一歸國。大贈王子。王者多拜屢叩。即下令曰。罪人以後。勿當十字架之刑。從是以來。教人大敬聖架也。

聖若翰第三篇。

經。

維時有宦臣名倪閣夜造耶穌或問夜時請上求示何意曰意有二懼司教之衆一羞衆之目一司教者衆仇主不許城人聆訓劉從之爲弟又倪閣國師也衆共仰之彼雖仰主而慕爲弟羞耻人知緣乘夜詣上而求教曰師予識天主命爾降世因爲世師孰克行師攸行而天主弗與偕焉耶穌答曰我實語爾人弗次生弗爲新人弗克上天次生爲新領聖洗者是也倪閣欲識何得自脩而入天堂上曰聖洗天國之門也修工之

首工也。人出母胎。始爲世人。始爲人子。既領聖洗。始爲天堂之人。始爲天主義子。聖洗謂次生者故。倪閣曰。既生既老。詎得次生。克乎次入母胎。次出而生。曰。予確云爾。人倘弗繇水。弗繇聖神。天主第三位。是也。自新再生。弗克入天。倪閣未達主言。特知有繇父母之肉生。未聞有繇天主之神生。因主明解聖洗之要。洗滌舊汚。乃爲天主之子。受生於人。人也。受生於神。神也。蓋言。世物各生其類。人生人。禽生禽。各彙一然。神亦生神。因聖神居人內。得生聖寵。聖愛。聖望。聖信。等德。俱爲神物也。勿疑予言爾。爾

輩當自新次生。盍視風乎。任起任發。汝聞其聲。固莫測何來何往。人繇聖神而生。一然。猶云。人之神生。依人之力則難。依聖神之能則易。比之風。任意而發。任意而息。聖神欲人新生。即生人識短矣。微矣。不能盡測聖神化人若何。如不知風氣從何發。何往也。倪閣曰。夫俱奚能爲乎。曰。爾爲國師。尚懵茲理。予誨人。惟言攸明。知惟証攸明。見爾輩猶輕吾証。今將目前淺理示人。人猶弗信。使將天上奧理信者幾乎。蓋言。我揣爾曹

器識。以淺近者喻。引導國人。人嫌其高遠。弗信。若將天上奧深之端。伏心而信耶。從來弗人昇天。獨子從彼而降。亦恒居于彼。言。世之人。孰識天堂之奇。孰已昇天。後降示人。無人也。獨吾自天降。又吾身雖居地。吾靈恒居天。恒覩聖父。精知天上奧情。因獨吾能解。能爲證見也。嗟夫。世人猶不從。而棄吾證。且若每瑟舉銅龍於曠野。子然當被舉。舉。被釘十字架上是也。銅龍。吾主被釘聖架像也。經記。昔教衆徙異地。而往本國。每瑟如帥統衆。途澁而遙。衆厭。無心前齊。詣每瑟大呼曰。烏强斯衆向出美地。引入曠野。似欲殺吾。飲食絕無。竟日。竟月。竟年。所食之味。至薄至輕。弗得補力。厭哉斯

味。憐哉吾衆。渴飢倦悴。困煩勞苦。齊集吾身。宜歸夙地。不宜進前。天主欲罰背罪。引毒蛇孽龍。出藪入營。墜殺逆衆。龍蛇之狀。猛烈驚人。口吐火。鼻噴烟。被傷無藥可治。未久立死。幸存者。始覺其非。深痛誓改。詣每瑟哀啼曰。得罪于主。得罪于爾。憐視衆苦。求主退龍。而免酷刑。每瑟求主。主允曰。化銅雕龍形。梟之竿首。被毒者望。毒止而不死也。每瑟如命。病者皆瘥。蛇龍仍遯山。衆謝恩。忻然前進。不敢復逆也。聖盎博削解曰。銅龍懸于木。吾主被釘明像也。銅龍有龍之形。無龍之毒。又能解諸毒。吾主被釘。似有罪之形。無纖罪之實。反可以解衆人之罪也。

信者。且無隕。且存厥命於無窮永。

若云。人信。有死有活之殊。依信善行。必免地獄

永苦。必享天堂永福也。

箴。

夜造耶穌。倪閣。上畏尊。下羞民。因諱其爲主弟。竟不知主弟之高位焉。世家國臣。以從國君爲榮。以從天地眞主爲報。迷矣。聖基所驚吾曰。敎友。或受人辱。而固不肯。或辱人。而羞請釋。則敎倪閣也。宜敎葆祿聖徒。其謂門弟曰。吾衍敎于世。吾言吾行。皆明顯爲主之弟。吾主聖架。凌死寶傷。皆銘于身。皆吾榮福也。主曾規徒曰。人在地而羞吾。吾在天而羞彼。解曰。人羞事主。而爲其奴。戒哉。又事魔。而爲其奴。必始見第八卷。第十四主日。

夜造耶穌

倪閣夕時迨主受業。示主之勤于教人。其門晝夜恒啓。人至叩入。主心願也。經曰。天主聖子。或郊外。路首。道中。岐間。或城內。大街小巷。市上。高聲呼人。請近受教而云。世人來矣近矣。吾也。聖父之至知也。可聆吾言。吾教。大也。急也。聖也。其眞無謬。其純無滓。其粹無雜。吾訓皆聖父之訓。來矣近矣。此皆吾主之言。使知何欲教導世人。

主曾規衆。勸時刻受教。喻曰。有富人。深夜闔牖穩寐。其友至戶。大呼急叩曰。吾故人適到。身倦力乏。腹枵。奈何無餉。請借膳。答曰。遲也。非時也。牖戶已閉。子女已寐。勿叩勿呼。友人愈厲聲。愈緊擊。富人叱之曰。煩數人哉。急起而諾其求。聖

盎博削解曰。富人。天主也。其友。吾人也。喻示不惟晝時。夜時亦可祈。主也。晝夜恒寤。吾恒祈而不倦。終不負吾求也。

人倘弗次生。弗爲新人。弗克上天。主示俱閣聖洗之效。聖洗之益。次生而爲新人。其效也。開天堂之門。令人得進。其益也。可識其急。聖基所曰。聖洗。教人之母也。世母猶不及。嬰出于胎。則爲人子。出于聖洗。則爲天主義子。胚居母胎漸成。既成乃出。而謂之人。奇矣。聖水如胎。人入時。胚也。弗成也。出時。得成得聖也。奇矣。人次生于聖洗。主初生于聖母。彼此二生。畧似。聖神賜聖母。得生天主真子。聖神賜聖水。得生天主義子。奇矣。

聖經直解卷之九終

聖經直解第十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聖母瞻禮。

聖母。

或問。聖母。如何。曰。美矣。難矣。爾問。因美可喜以對。因難可驚以退。聖伯爾納將美聖母。而書其奇。深嘆曰。噫。噫。揚美聖母吾樂也。吾心也。吾願也。奈何。幾執筆心驚。吾結。言之。其奇無名可指。無言可詳也。聖達瑪曰。世人之口。天神之言。即極其精。揚美聖母。其精竟鈍竟拙。聖母奇妙。卓然自立。超邁衆有之上。聖母深

廣洋也。神人欲度。得進也。弗得到中。矧能到岸。而極其奇。雖然。聖母又海星也。可望可求指路。賜得入海。克汲一蠡以對爾問焉。

問聖母者何。曰。天主降世成人托胎之母也。見天主聖母之高稱。則知聖母之高位。盛德隆功等奇。皆應天主聖母之稱。如國人一知某婦爲帝之母。何必他問。高位尊富等妙。自西國母大稱之內。爾推畧得擿埴索塗。求聖母之妙。何云擿埴索塗。曰。世上譬喻。不及萬一。世上帝王高位榮光。擬主高位榮光。無似遠。國母聖母之二位。豈近似乎。篤瑪聖人曰。天主聖母之稱。其貴尊皆無窮。蓋世上無子得勝吾主之貴尊。則亦無母得勝聖母之貴尊。夜望月星光。即以

爲大。太陽既現。細矣微矣獨思聖母之位。且高且榮。倘對聖母之位。細矣微矣經指吾主曰。萬帝之帝。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是也。斯其名其號也。則識聖母萬皇后之皇后者是也。斯其名其號也。

另有他名以顯其貴。瑪利亞聖名第一也。其亦不出于雙親私臆。乃天主自立。遣天神告其親以稱。名共包多意。若云。皇后也。帶光也。炤光也。大海也。辛海也。海星也。渠既騰天主聖母高位。即騰萬有之上。天神雖位甚高。世人雖極聖。悉居其下。竟莫能及也。聖達瑪曰。聖母以主母爲號。蓋造物者之母。必爲受造物者之主。古時賢皇后。曾入見帝。召婢二女以隨。皇后。聖母之像也。十婢。天神世

人也。葢皆受命如婢。聖母發命如后也。

渠也。帶光也。其靈恒光。大罪之冥。小非之影竟無。若翰宗徒曰。神目達天。倏視婦女。其光奇異。三光皆罄其光以飾。太陽飾身。太陰飾履。星辰飾首。解曰。婦女。聖母也。其外其內。無物無光。身軀甚淨而光。下情極純而光。思念至潔而光。以帶光爲稱之故。

渠也。在地宗徒之明師也。口傳多奇。使傳于世。以言引人。以德廸衆。在天恒祈。恒拯世人。經指之曰。滿月也。太陽也。月炤夜。太陽炤晝。聖母炤善惡。善人受炤。以得加善。惡人受炤。以得減惡。復得風光。蒲炤光之故。

渠也。大海也。聖人曰。天主初創天地。諸水之滙。名之大海。聖母諸德之聚。多奇之會。謂之海故。又曰。海水之滴。幾乎無數。聖母奇妙。幾乎無盡。惟天主得計而盡。聖伯爾納曰。衆流所鍾。海也。其容深廣也。大中小流欲進海收。聖母恒開慈悲之懷。虜人求贖而贖。善人求進而進。罪人求赦而赦。病人求痊而痊。憂人求慰而慰。謂之海故。

渠也。辛海也。在時甚愛天主。知世之罪。念天主之辱而苦。至愛聖子。視子之苦而苦。聖熱羅曰。欲知聖母之苦。謂之致命者。猶不及。蓋視聖子之苦。其苦大踰諸致命者之合苦。斯之苦。外苦也。內苦也。靈苦也。極愛世人。恒

念多落于非。多墮地獄而苦。謂之辛海故。

聖博納另舉他故曰。聖母爲子之苦。苦海也。爲庇世人甘海也。爲敗衆魔。辛海也。昔教衆徒地。幾將渡海。海水大開。安然履地而渡。虐王追襲謀殺。海水復合。虐王也。王師也。皆沉也。聖母。若甘海浮人。若辛海沉而敗。

爾納聖人曰。聖母聖名。魔鬼之驚。魔鬼之敗是也。聖名如火甚烈。黃蠟近火而化。魔聞聖名而魔不敢聞其名。因伯謂魔鬼辛海者故。

渠也。光星也。或問。何謂之星。伯爾納聖人答曰。星射光而體無損。聖母生子普地之光。而身潔恒存。謂之星故。又問。天備多星。聖母比之星。何星耶。曰。比南北

二極定辰也。定不動不移之名也。諸星麗天。依天運旋。或生或沒。或升或沉。弗克正度海之路。南北二極之星。其位恒一。客望正道。得至本鄉。世人度生。若客度海。聖母在天若星。其悲心恒定無變。可望可祈可念可法。乃路不爽。得至天堂也。聖伯爾納曰。聖母高立世海之上。其光德。其光也。其明功。其明也。度海可望以免其沉。

聖盎博削又曰。瑪利亞聖號。何云偶然耶。天主特立。預示聖母本職。預告可望可祈。其名意。海星也。吾靈若舟。載德若貝。吾望聖母。求引正路。傲風雖發。靈必不覆。世逆疊來而不裂。魔計攻敵而不溺。典程則吉。繕程則樂。終程則安。順到

天堂福岸。奇哉瑪利亞奇號焉。

聖母始胎瞻禮之理。

聖而公會。惟吾主。及聖母立始胎之瞻禮。聖母聖子偕無原罪。恒滿聖寵。而無時無聖也。聖子無而無能有。聖母能有而無。天主愛之至隆。選之爲母。聖寵頒滿其靈。既滿無空。原罪無隙可進。

上古天主欲以洪水罰人。先使諾阨聖人。急造大舟而入。以免沒沉。洪水。原罪也。廣溢淹地。無一莫溺。舟。聖母母之胎也。諾阨義人。聖母之像也。天主重愛。穩閉罪路。無縫可透。而免溺也。

若翰宗徒曰。曾見天堂多奇。美女在彼。首身足甚光。毒龍突出謀害。時女生翅高飛而免。解曰婦女。聖母也。其首。其始胎也。其身。其卒世也。其足。其終末也。毒龍。邪魔也。翅翼。天主覆庇也。始胎之始。以至于終。魔雖謀害。終不能遂也。

經記亞鮮古帝。降禁令曰。一統屬人。若無帝宣。勿敢入廷。抗令。無論高卑立斫。皇后偶遇緊情。奈何入宮。視帝心慄幾倒。帝臨急扶。慰曰。宿令爲國人也。后不屬公令。何慄乎。皆聖母之像。世祖方命。天主發令。子孫借染。借屬原罪之刑。聖母本性。必當同染同屬。天主異寵。幾乎將落。先扶勿許其落。勉慰曰。公令不爲母也。惟爲他人也。母不屬公令。不必屬罰。聖而公會立今日之瞻禮。慶聖母始

79

胎之時。無原罪之恩。

經聖瑪竇第一篇

耶穌基利斯督。達未及亞巴郎之子。生歷之譜。聖史始書吾主宗族之譜。首于達未及亞巴郎二大古聖。葢按古經。天主恒許降世。而爲斯二聖之裔。亞巴郎生依撒。是生雅各。是生如達。及其昆仲。是生發勒。及匝郎。母名達瑪。是生厄斯鸞。是生亞郎。是生亞米納答。是生納算。是生撒滿。是生博阿斯。母

名臘亞是生阿白。母名露德。是生葉瑟。是生達未國王。是娶于烏利亞妻。妻名白撒白。先嫁國臣。名烏利亞。夫逝。乃達未國王立之爲后而生撒落滿。是生羅薄益。是生亞彼亞。是生亞撒。是生藥撒法。是生藥郎。是生阿西亞。是生若亞當。是生亞加斯。是生厄瑟加。是生瑪納色。是生亞滿。是生若細亞。是生葉各尼亞。及其兄弟。時皆被虜。而徙于巴彼羅。巴彼羅。敵國大名京都。當時如

德亞國衰微。敵王戰服。國王宗室臣庶盡被虜掠。因皆徙地。而移于巴。彼羅。年七旬居彼。天主憐苦釋虜。賜回本國。厥後是生撒臘低額。是生速羅罷。是生亞彼迂。是生厄理亞精。是生亞作。是生撒鐸。是生亞境。是生厄旅。是生厄肋亞撒。是生瑪丹。是生雅各。是生若瑟。瑪利亞。淨配。瑪利亞生耶穌。渠以基利斯督爲號。

聖賢舉多喻解。右經曰。吾主宗族若漁線也。亞巴郎。聖母。其二端也。吾主天主

之性若鈎。其人性若餌。漁人以餌隱鈎。放海納魚。主以其人性。隱天主之性。入世之海。顯魔以人性。魔貪引仇加害。主未幾復活。敗魔負討。

二。上古雅各古聖。神目見梯自地達天。雅各靠近地第一級。中間多神下上。天主凭倚梯上。皆右經之像。亞巴郎近地。離主遠。中間聖王若神往上。惡王若神往下。吾主居後。而凭最高級也。

三。宇宙內。物等有三。下者。四大也。中者。運動諸天也。上者。天堂也。右經惡王。此之諸行。聖王等聖。比之諸天。聖母居高天堂也。天堂天主安居也。

或問吾主至惡惡人其宗族之內多王甚惡主爲其子者何聖額我畧答曰示吾其降因救惡人其外莫他故也主曾規衆設譬曰設有牧童牧羊百頭其一失路姑置他羣往覓失羊吾主下吾同然人失天路主降尋人使再入正道又曰人健無病何必請醫病人則必也禍禍聖徒謂弟指主降來之故曰爲救罪人也爾云天主至惡惡人否也奧斯定聖人曰倘主惡世之惡人何降哉何救哉惡人惡是也惡惡人否也

四右經若地堂也各聖各樹聖盎博削曰亞巴郎達未等聖皆茂盛木其德其實也可視而效以養吾靈地堂樹木皆奇第一極奇爲常生樹木而聖母切像

也。其生吾主常生之實。聖奧斯定曰。厄
穢世母。常死之枯樹。引形神之死入世。
聖母常生之茂樹。吾主其實。令人得延
形神之命于無窮也。視樹之實。便識樹
木之美。今將畧提始胎之美。得
謝天主之恩。得慶賀聖母之幸。

聖母出世。若天主之殿。以始胎爲基。天
主大發寶帑以富其基。諸天神之富。較
擬聖母之富。乏也。經舉聖母曰。國
主公女。各集多珍以富。爾獨一大勝其
富。國主之女。天神也。聖人也。其珍。其善
德聖寵也。各得多美而富。惟聖母獨一。
始胎之時。所受美奇。天神聖人之衆。不
及遠也。伯爾納聖人曰。使出愚人。而疑
曰。獨一焉克勝衆。吾弗
信其疑。而嗤其愚也。

天主開闢之時。造物多類。因其貴賤。居當居之所。水族賤。藏之海內。羽禽畧貴。置之于空。天神尊貴。命居于天。天主何置自已。聖母胎其所也。天神無比吾主天堂無比聖母。可見始胎之始。其奇其妙。天堂之淨難擬。聖盎色立譬將幸。預備多器。多工多費。一宿之宮也。九月之宮也。始精至麗。天主將幸入世。聖母其宮也。弗胎之時。預備其工。其奇可知。

撒落滿國王。欲造天主聖殿。先備先王所聚寶珍。發罄外庫內帑。且請鄰王並力以助。曰斯殿。天主之殿也。天主之居也。盡力竭富以極其美。安能對天主之貴。衆料既備。方興工。命琢多玉實基。聖母。天主聖殿也。始胎之時。興開其址。天

主大發無盡庫帑。以實殿址。內富其靈。外飾其身。天神聖人能比之乎。

若翰宗徒曰。神目見天堂。態若廣城。城基約十有二。各基各無值之珍。聖賢解右經曰。聖母。若天堂廣城。始胎時。受十有二天主大恩。若奇寶珍。以飾其始胎之基。一。生于年老荒胎之母。斯恩有三妙。一。開路引人易得信吾主之生。人見聖母得生于枯瘠之胎。易信主得生于童身之女。二。聖母及吾主之生。畧有似。三。引人貴聖母之生。歸之天主之恩。弗獨歸雙親之工。

二。聖母雙親大聖。路加聖史書若翰聖人之聖生。曰。其父母義人也。府人美其聖也。聖史欲稱若翰。首于親聖。蓋世人以親之貴。皆爲本貴。地爵

貴人。天爵貴聖。可識聖母二親之聖。亦爲聖母之恩。

三。天主遣天神。先告二親以聖母之始胎。聖生。聖名。大聖將出于世。天主先告其親。先定其名。以顯其聖。以慰世人。以重其生。聖母之生。至聖也。普世之大慰也。萬民者可重也。天主先告二親者故。

四。始胎時。即得明愛二司全用。他嬰在母胎。雖備靈性。其具至鈍。出胎之後。必待漸成。既成得用。方覺世事。聖母大異。既領聖靈。明愛之司。一時同成。用而無滯也。

五。始胎時。其靈廣滿聖寵。諸德之聚。斯恩于他聖人大異。他聖必待出胎。先領

聖洗以聖。在母胎而聖。僅有一二而已。猶比聖母絕不同也。論時早遲。不同也。論滿多寡。不同也。彼滿小河小溪也。聖母大海廣洋也。

六。始胎時。無染原罪。斯恩獨聖母之恩也。他聖既落。天主伸手扶起。聖母恒立。蓋主弗許其落。恩之可知。比二人近泥。一溺而汚。吾伸手扶起而洗。一未及溺。卽扶而免其汚。二扶之大恩也。惟恩大不同也。達未聖王曰。主不待天曉。天色未明。扶救聖母也。他聖既落。天主扶起。可謂之遲。若人作工。而待日出。扶救聖母。未落之前。可謂之早。若人作工。而不待昧爽也。

七。定固靈覔。終身弗落。弗得微罪之塵。經曰。天主自造自居麗宮。內樹七楹。以

定其固。宮。聖母也。七楹。聖神也。七恩也。聖母恒備。匡扶聖靈。常正無側。則何有圮頹乎。

八。始胎時。即認真主。深達其妙。所受之恩。盡心以謝。盡力以愛。此諸天神甚甚。九。既受明愛之用。恒繼其用。無時間斷。聖人恒云。奇矣異矣。聖母有時身寐。惟繼其靈恒醒。晝夜繼工。晝夜加功也。

十。聖母即時典工。奇矣其功。他聖漸漸行。徐徐加功。聖母每呼吸盡力以工。主酌而倍其力。並倍聖寵。聖母再倍其力。再倍其功。時時如是。其功及如海。汪洋亦不及。

十一。始胎時。即獻天主其身之貞。益知天主甚愛貞淨。即立誓順意。

十二。始胎時。即受正性之恩。若元祖未落之前。因靈下分。恒承其上分之命。些微莫逆。七情恒平。恒中其中。無外乎理。靈之上分。自然甘然順受天主之命。而不待勉强。多寶集于基。天神世人難測聖母始胎基之奇。

箴。

耶穌生歷之譜。

右經吾主生歷之譜也。聖母亦普世之譜也。天主親手書寫多奇。多妙。多德。欲世人習覽習玩。視之若師。而師其德。經內逆知聖人曰。曾見天主。手持大書。字滿其內。以達于外。竟無寸無字焉。解曰。書。聖母也。天

主手持。以常扶庇。以常視奇。以常樂心。聖母大書也。聖而公會深嘆目。大乎聖母之大。天廣不限主廣。聖母之胎。得囿也。又聖母內外多字多奇。內靈至聖。外軀至貞。又其德雖充集諸中。而光輝著顯乎外。引吾取法。畧得肖。聖盎博削日。聖母行實。吾書也。可對可讀。可法其德。不必心分多書。習看聖母獨一。吾學日進。吾德日廣。未久得精。

聖母聖誕瞻禮。

經見聖母始胎之瞻禮。

今日天上之樂。世人之喜瞻禮也。聖母。聖父之女。聖子之母。聖神之殿。天神之后。善人之祐。罪人之托。是也。天地偕喜。共樂宜矣。聖人恒云。聖母出世。正若曉明之星。亮星未出。黑翳羅地。人皆穩寐。無務世事。既顯于東。太陽嗣繼。始炤普地。人寤皆興百工。因謂聖母。美揚聖誕曰。福哉爾聖誕也。爾普地黎明。黎明往夜之終。來日之始。爾出世時。去向世之苦。招現世之安。去暗而帶聖光。爾未出之前。天主未降。未顯于世。既出。天主則繼。而興救世之工。福哉爾聖誕焉。

達未聖王。謂國人曰。新月始生。肇顯于東。諧和八音。偕奏出迓。篤瑪聖人解曰。

新月。聖母聖誕也。新月之光。時加時增。以至于望。聖母在時。時加時增其德。以至于至。其生。新月也。其終。望月也。世人可喜。可迓可慶。

聖母領報瞻禮。經見第九卷吾主瞻禮。

聖母往見聖婦依撒伯爾瞻禮。

天神降報聖母。並報聖戚時懷孕以有六月。聖母雖離四百餘里。亟之慶賀。今日瞻禮。大矣異矣。他瞻或獨吾主。或獨聖母。或獨一二位聖人。今日。共包吾主。聖母。聖若翰。二親聖人之瞻禮。可見其大其異。今日吾主首顯于世。首與救世救罪之工。世人始知其貴其能。謂吾主瞻禮。今日人首知聖母之高位。首傳于世天主聖母之高稱。謂聖母瞻禮。今日若翰聖嬰免原罪之汚。受聖寵之淨。謂若翰瞻禮。今日二親皆受多恩。聖神滿靈。可謂二親之瞻禮。瞻禮之經如左。

經。

聖路加第一篇。

維時瑪利亞急起。興程騰山之如達府。府坐山上。人赴必上。入匝加利亞室。匝加。依撒伯聖婦之夫。若翰聖孩之父。拜依撒伯爾。伊即依撒伯。聆拜言。覺胎嬰喜悅踴躍。時聖神滿靈。蒙聖神默炤。知天主降臨。而居聖母淨胎。向聖母巨聲曰。女中爾爲讚美爾胎實並爲讚美。實者。吾主是也。聖婦借樹爲譬。比聖母茂盛之木。而生吾主常生之實。於戲。辱蒙吾主聖母降臨入室。斯大幸何繇至予。奇矣爾拜。一言擊耳。胎子若舞若

踴甚喜。爾心之信。眞乃爾福之緣。主向攸許爾。一一將成。瑪利亞既聆美言。聖神滿內。倏編聖曲。屈巳揚主。曰。予靈丕顯主兮。主乃予心忻愉兮。主乃予靈眞福者兮。蓋云。天主吾福之始。吾難量。其多難罄。心美之緣。所加神恩。其大向悉出于主。吾今悉歸于主。

箴。

瑪利亞急起興程。勤哉聖母之勤。得主命。博削聖人曰。聖神火也。居聖母之內。熾烈其靈。行時必盡其勤。竟無物得滯也。

經舉聖母曰。太陰其履也。經借太陰。因狀聖母之勤。六政本動皆遲。獨月至速。塡星年三十一周。歲星十有二。熒星二。太陽一。太白亦然。辰星亦然。惟太陰未滿一期。可識其速。聖母勤者之像信矣。

聖賢恒云。勤緩。善惡人之別也。天主欲人善。並欲其勤。並惡其緩。美彼醜此。曰勤人能立于側。能任高任。天主愛寵勤人。託之重責。賜之多恩。人事天主。手懶足遲。眞禍者之人也。人事天主而勤。主愛其勤。忻受其事。否。則其事皆醜而棄。莫愛其怠。莫享其事。

經記。昔教衆出異國。徙本地。路迢而曠。乏食。大主每夜降飴。味養衆。味勢細膩。

日出盡化。天主戒衆曰。勿遲。勿待日躬。先出收。味。聖經自解曰。主欲勉勵教衆神勤。飾味。靈性之德像也。人怠神工。靈癯無食。黽黽不懈。德善必至。而養靈性也。

西方自古迄今。現存美風。謂之報勤。每年定日。理事者臣。預備或金銀花幣。或金具寶器。懸諸竿。民人欲得。離竿多步。齊出齊跑。先至獨得。以報其勤。後至者空走。赧面而歸。葆祿聖徒勉弟曰。噫夫。彼人勤勤。因獲世報。其報薄矣。朽矣。未定矣。吾報篤厚。無朽定準。因吾必宜勤勤。死期既至。天主必授也。

可師亞巴郎古聖。天主命出本地。聖人速速離家離親。命獻愛子。勿待天明。未

聯急起以獻。卒世行善至勤。憐乏者。舍旅者。恒極其切。盍博削聖人廣述曰。亞巴郎年耆。血氣衰倦。尚不惜步。不忌日烈。亭午出戶。企望有旅人以舍。幸遭。不待求我授宿。自先求其受宿。手爲瀹足。躬之羊柵。取羔躬肩躬宰。躬爨躬烹。躬進躬酌。躬立如僕。蓋知天主雖受善行。以勤爲尚。厚報人勤。若怠于功。靡有不罰焉。

急起騰山。

聖母既領天主洪恩。不坐而閑。勤急興工。以謝首恩。以招次恩。聖母普世之善師。吾當善弟。而體善訓。畧得肖焉。其急。示吾不宜空受天主恩澤。當急興善。他恩乃繼不絕。否。首恩必上刑戮必至也。天主授恩于人。若主人

交付本錢于僕。僕勤而倍。受賞。懶心而敗。受殃。

主曾規徒。立喻曰。昔有王將之他國。宣召十人。分資而託。各受一星。謂之曰。勤治吾業。勤益吾財。回嚴算帳。依勤怠賞一罰。歸時詔臣。問星何如。第一曰。臣受一而加十。王美其勤。賜理十城。第二曰。臣九而加五。王美其勤。賜理五城。皆然。王賞彼此相應。第十臣。慢然縱步。至前曰。無理甚哉。前無稼而今欲穡。昨日無收。今日欲抽。無理甚哉。王授一臣收之穩。王得本星足矣。不必責多。王震怒曰。可誅醜僕。人善使財。以財加一星。一皆然。惟爾何獨不然。理乎。無理乎。財乎。急呼侍人。命受本星。而加酷刑。聖額我行善。

乃主必增多恩。國王。吾主也。離地升天。以享本國。將昇昇後。賜人多恩。嗟夫。主就離地。不必放心而閑。異日必來嚴稽人日勤。而日加德。厚賞。若虛受恩。且奪首恩。且罰怠心。又深可思。惡臣不不奢靡。獨虛受星。不務加利。猶不免王怒王刑。設或敗喪。或奢靡。王何怒之乎。何罰之乎。吾輩生命。養存健壯。財賄等皆天主之恩。虛費不善用。不加德功。天主嚴查以罰。爛貲醜用。日加惡德。其嚴審嚴罰必矣。

依古新二經。天主置人于世。若農蓺樹播田。農灌溉壅土。秊蒔引渠。望漸生長。以至結實稔熟。樹田空受多工。不結不稔。農夫罷工。伐刈投火而焚。人也。天主

樹田也。天主甚勤以工。吾輩必應以勤。否。必當枯木乾草之殃。

或異問曰。聖母一則不久妊主。一則切愛私處。罕出戶。可靜默思謝恩。不可遊外散心。今出而行超路。竟有大故。請示何意。曰。聖賢恒云。聖母若天神然。天神在天堂。恒見真主。恒享真福。天主命降利人。甘心應諾而降。在地恒見真主。真福無損。聖母出戶遊于外。其愛。其內默工。無減無損。汝云出戶散心。果不知聖母神妙也。

若欲知出戶之意。曰。愛主愛人。其意也。吾主欲釋若翰原罪。默啓命往。又知親婦懷孕。產期已近。之慶之慰之事。其故也。示吾人有患憂。可速急以救以慰。不

惜費時。乃不謂費時。反謂惜其隱。以益時也。愛主愛人之時也。

奧斯定聖人。曾謂隱士。勸勿爾出。出林益他人。曰。主愛爾隱。而不惡爾出。出林也。入衆也。則愛主愛人也。吾言。皆天主之詞也。經內謂人曰。勿憚出戶。以顧以救病人。乃爾德加增。爾愛之根加固也。

史記古有隱士。年久絕人。遯于山林。夙夕體道默工。偶聞惡王賊民。謀引背教。遂忘靜出林入城。救勵困民。人視其出。莫知其故。譏嗤曰。厭林也。初甘林靜。久則厭而出。隱士舉喻曰。設有富人。賊謀潛入放火。貨賄寶珍。已已燬燼。其女可愛其閨。而不出救耶。或可棄閨。而出以救耶。人視其出。可云厭其閨。或可云愛

共貝乎。國民。天主財賄也。寶珍也。虐王謀賊。吾出救振。厭乎愛乎。

爾胎實並爲讚美。俱稱聖母之詞。戚婦將端。因庇聖母。借樹以發端。茂盛。其祐也。

之木有茂盛。有飾實。茂盛。其祐也。

人身。飾實。吾主也。因給人靈。廣哉聖記右寶

之祐。人托庇至廕下。形神皆全。經盛。寶

王。夢見異樹。高至天。廣滿地。葉茂之人

飾而蕃。枝下宿獸。枝間棲羽。普地之

皆吃實。而實不盡。聖母正像。雖居地

德之峻達天。其慈之廣滿地。獸宿者。其

人也。羽棲者。善人也。惡人近則庇。善人罪

近則抱。伯爾納聖人曰。聖母懷。廣也。仁

也。恒開也。善人惡人欲進。伸手引入。無

一不容。

古教時。主憐國人。立避害二等之所。一在堂內。名憐苦人之所。每瑟聖人。將被衆害。人所而免。一在國內。名托罪人之城。聖母共包二所之妙。善人罪人之憐托也。善人以免魔害。罪人以免罰害。因聖人謂聖母曰。天主之母。既入天國。普世之共托也。

又。聖母聖戚之喻。示吾皆猶樹。樹等有三。有實以養人人一。有影以庇人人二。有茨以刺人三。人投第一充飢。投第二解熱。投第三受害。奈何。人等惟二而已。善一反一。弗有善反之間。一出于善。就入于惡焉。曾有欺已曰。何必多苦進前。無心行善。無心行惡。罷休矣足矣。伯爾納聖人責之

曰。差矣。謬矣。不進即退。焉不視雅各古聖之梯。其中多神。或上或下。無一停住。梯。天上之路也。該上而進。莫上必落。天神不能停住。汝詎能哉。焉不視日月海等。日既亭無上。漸落以至于沒。月既望而滿。漸暗以至于虧。海潮既長。漸退以至于乾。世物皆然。汝獨不然。差矣。謬矣。

胎子若舞若踴甚喜。若翰聖嬰居母胎。主滿聖寵。躍舞若不勝心喜。大顯其樂之釋原罪。既覺靈淨。而眞。噫。夫靈性之樂。繇于德。于主聖寵。而爲眞樂。其外皆僞也。人樂繇于物。若孤繇于源。源清飾。孤然。源濁苦。孤然。德善聖寵。自天而降。無地之塵。因皆清飾。所生之樂。眞樂也。爵祿富名。皆流乎地多

生

塵。因皆濁辛。所分簡。猶云。善人稼德以曰。善人之樂。若農得歲之樂。眞乎偽乎。

經舉善人之樂曰。天主而樂。天主牧穡。若帥得勝而樂。穡殃苦。穡報而喜。敵魔以勞。受賞而樂。天主之樂也。可識其眞。惡人稼惡以樂。穡殃而苦。魔鬼之喜樂也。可識其偽。撒落滿古王。視世樂之偽曰。世人之唾。狂人之虛唾也。世樂。愚世之樂也。得欺愚人。莫得欺吾。迷乎。世樂何在。或在行惡而穢。或在飲食富爵而虛。得欺狂愚。弗欺哲人。德肋聖女。規會友女。明別善惡之樂。曰。吾女。勿欺勿慕世樂。人有而不知何在。蓋皆居外。不能達內。世樂若食粘臚。得養人乎。行善而樂。若食入胃。分于百肢。以至達髓。不養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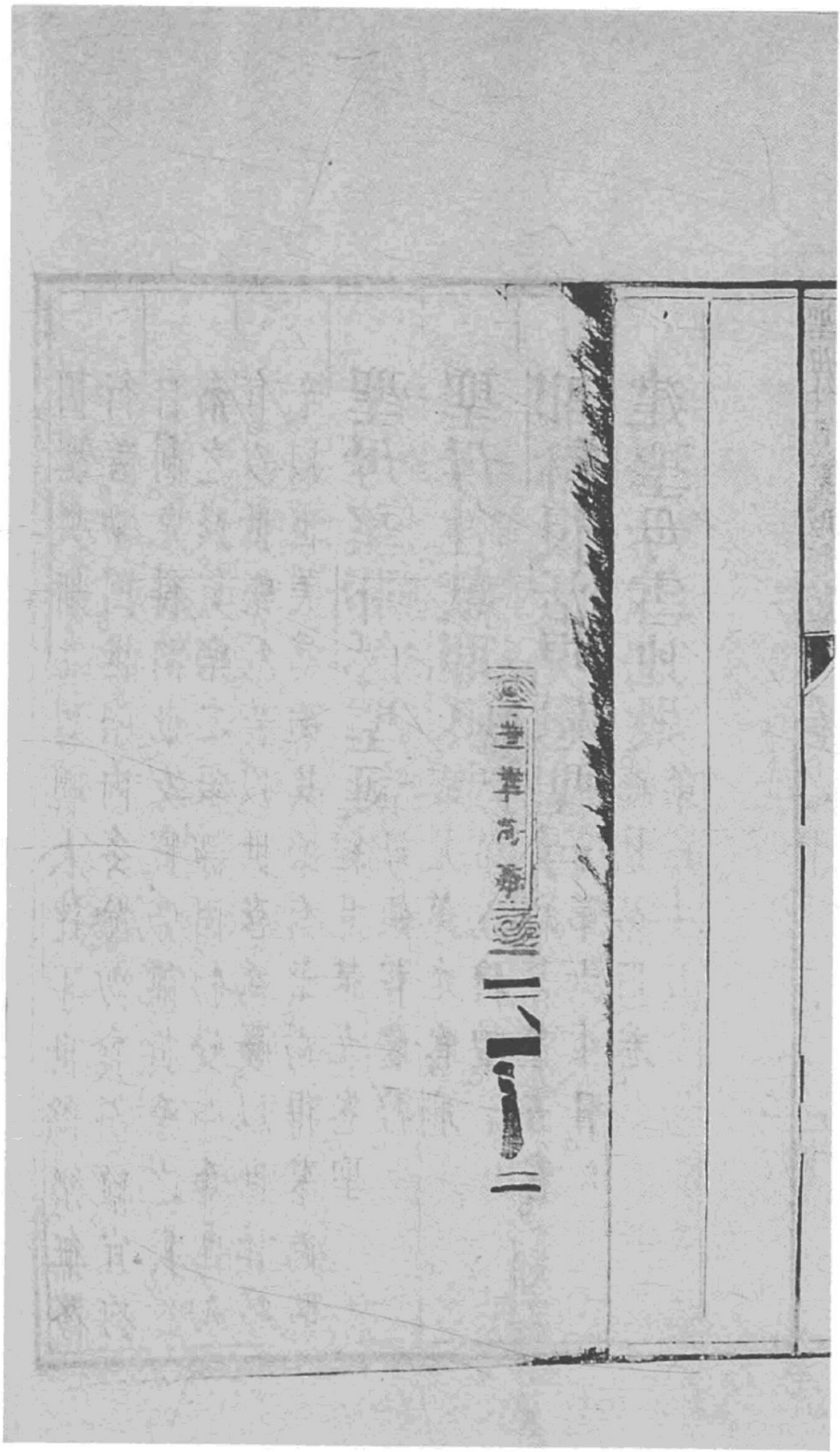
因聖奧斯定。曾視人迷于世偽樂。無務行善。勸曰。世樂內多險。勿貪而縱。宜拘自制。免得陷也。友實弗識眞樂之貴。世樂之賤。眞樂之根深固。物變弗奪也。人有。以世樂爲苦。以世喜爲憂。以世甘爲辛。以世美爲醜。其心有眞。焉得慕偽耶。

聖母望耶穌聖誕。經見第九卷。聖母領報瞻禮。

聖母往獻耶穌。經見第九卷。耶穌第五瞻禮。

耶穌復活。現慰聖母。經見第六主日。五卷。

建聖母雪地殿。經見第四卷。第三主日



聖母昇天瞻禮。

聖母昇天瞻禮之理。

今日瞻禮必爲聖母純全眞福瞻禮。其他瞻禮。雖多福祉。因主苦難恒在目前。緊雜多苦。莫能純而全。昇天本日。世苦皆離。天福皆至。吾可盡心以慶。解今日瞻禮。可知共包聖母三瞻禮之理。死亡一。復活一。晃旒一。其死亡。或問。死原罪之罰也。聖母無此。屬彼而乃連累。靡寃罰乎。曰。葆祿聖徒解世祖之罪云。世祖之罪。開世之門。使二惡入世。罪惡一。苦惡一。罪惡。原罪也。苦惡。死亡也。因世祖之罪。人染原罪。而屬乎死。罪惡。大害也。人有。則爲天主之

仇。則屬天主之怒。則可當天主之罰。若惡輕害也。人有。得爲天主之子。得受天主之愛。得有理宜以享天堂眞福。聖母論本性之勢。本生之道。可屬罪若二惡。天主隆愛。始胎之時。大破公格。脫之于凡。使免大害。屬死之輕害何妨。罪惡大違天主聖母高位。苦惡莫逆。免彼屬此之故。

次問。人死槩或繇于病。或繇于老。聖母內平調。卒世無疾。年期未邁。死之何故。曰。死繇于愛。愛。比之火于薪。薪居地。火結在地。薪上。火隨同上。吾主在世。聖母恒覩尊面。恒聆聖訓。而養心愛。主離地而昇天。恒慕得昇以見。他人卽聖。未免世上垢塵。死至思判已已。驚怖何異。斯皆世人常情。若大大聖之聖人。其愛至

熾。忌生慕死。死至應迓甚喜。彼之愛。交擬聖母之愛。無愛也。彼之慕。交擬聖母之慕。無慕也。其愛及慕。在世漸長。以至于至。心不勝其熾而亡。斯其死之故。幸哉其死。

死期既至。吾主先命天神伏報福音。告亡之期。時宗徒分散普地。主使一時皆至。以領末訓。以受終福。以禮行喪儀之情。乃躬降臨。諸品天神同臨。神靈出尸。主携引昇。天神八面翼衛。各執樂器。美音滿空。漸上而入天。安坐最高之座。諸天神聖人。遠遠不及也。斯聖母吉死之槩。

其復活。或問。天主已定世之末日死人復活。因全聖人神形之福。聖母盍待末

日同全其福。曰。末日人人復活。公法也。天主欲免脫某聖。權在彼。不必他問。天主多賜聖母法外之恩。因榮其生。必當並榮其死。聖人槩云。聖母死後第一日。即復活。第九卷。吾主昇天瞻禮。另有多故。皆移于此。

次問。若不待末日。同主同去宜乎。留之何故。曰。故有二。一。因慰宗徒。因誨當世之士。聖母在時。多言慰徒。多訓引人。不同昇愈宜。天主造成天地。並造太陽太陰。太陽主晝。太陰主夜。日落月曈。而相遞光。使人晝夜得安。有時日沒。而月朔魄虛虧。地狀明見焉。推譬得識聖母不同昇之故。二。吾主欲榮光聖母之昇。聖逹瑪責謂主曰。主心何忍先昇。而享本國。而留聖母十斯涕泣之谷。夫矣善矣

主意。聖母同昇。天神奈何可分。一半從主。若已之王。一半從母。若已之后。寧主先昇。寧母後昇。乃神者莫分而皆從母。美矣善矣主意。

其冕旒。或問。聖母冕旒何。曰。聖母隆績。高德。最位之報。是也。經稱其冕旒之貴。曰。十二星飾首也。經揚聖人之旒曰。貴寶珍其旒也。聖母之旒天星也。蓋言寶珍雖貴。比之星皆賤。聖人之旒。聖母之旒。相比異甚。比不能萬一。或訊十二星者何。聖賢答曰。明見天主貴體。達其奇妙。比諸神聖愈深。一。愛天主比諸神聖愈熱。二。其神及形之樂。大過諸神聖之樂。三。明見已往。現在。未至之物。比諸神樂。四。身體異光。五。恒健莫能受傷。六。輕快之恩。七。得透堅實。物莫能

阻礙。八。座安諸神聖之上。九。實爲天國之后。十。天主聖母之位。十一。諸教師之榮。諸致命之功。諸童身之光。皆備而加身上。十二。

次問。聖母在天多奇多福。猶記念世人乎。曰。恒記恒念恒救。聖母之本情本職也。右箴云。聖母若太陰也。若太星辰也。三光在天。降施滋潤普地。五金寶珍百穀。皆三光之清施。聖母在天。若三光然。無時莫求。使主恒降恩施。聖賢恒舉多譬以試。曰。宇宙大身也。吾主爲首。聖母爲領。世人爲肢。主恩爲食。聖母比領。其故有三。一。領近首。而居百肢之高。聖母在天。切近吾主。座在主下。諸神聖之上。二。領在首百肢之間。聖母若中人。立天主世人之中。代人進言。祈主降

恩免罰。三。飲食必過吭領。以養百體。主恩皆過聖母。以養人靈。又云。聖母。天主之手也。天主將恩世人。付恩聖母。置之手裡。聽意分散。又云。聖母天主寶帑之鑰也。憑闔憑啓。寬哉其寬。寶帑恒闔。恩澤恒流。無須息也。伯爾納聖人曰。聖母尊面溫和。慈懷恒開。渠太陽也。炤善炤惡。善近而加其善。惡近而免其惡。隨近隨受應恩。

又繼曰。聖母之容。長也寬也。自出世到世之末。恒救世人。斯其長也。八際之人。或遐邇。或智愚。借受其恩。斯其寬也。聖母或居地。或在天。以救世人爲職。惟二時之勢有異。居地救人如月。在天救人如日。日大勝月。今其救愈廣也。

又次問。吾等祈罪之赦。等恩。先可祈求聖母耶。或先可祈求吾主耶。聖牆色爾答曰。先祈求聖母可也。蓋主。義主也。吾罪士師也。吾無功而先祈。無獲所祈何異。先祈聖母。求爲主保。主看尊面易諾。試。國人無功可恃。欲得欽賜。先尋幸臣。恃寵而獲。聖伯爾納曰。主之權至公。聖母亦屬。惟主雖乃至慈。並乃至義。罪人畏威。焉敢先到祈赦。聖母全仁也。全節也。依依無畏。近而先祈。求萬莫有負一。

經。聖路加第十篇。

維時耶穌入小郡。離京二十五里。有女名瑪爾大。館之家。厥妹名瑪利亞。坐伏主足聆訓。瑪

爾大迫急治席。視妹休坐。莫務辨味。向主告曰。妹留我獨勞。主無顧。請命起以佐。主曰。瑪爾大瑪爾大。重名以深警之大迫諸衆。須者惟一。解有二。一。爾務備飲食。務備調味。務備棹椅等。爾務多而皆輕。務備心味獨一。乃須乃重。一。何必忙忙多味。口胃之給。惟一味也足也餘也。瑪利亞攸選至極美務也。竟無物能奪厥務以至於無窮。蓋云。爾務于身。身終。務亦偕終。彼務于靈。身存務存。身終務存。而無物能奪。

或問。右經于聖母昇天之經。聖會借姊妹經之內。無聖母昇天之經。古新二

二聖之經。形容聖母。瑪爾大。急勤外膳因給主身。瑪利亞。急勤于內。供養本靈聖母卒世甚乏。無資以養吾主。成日作工。而繼以夜。猶難得給。然其內工。無時停輟。德至精。而日進于精。共包姊妹二聖之妙。因今日念右經。

聖伯爾納又曰。吾視二聖女之勤。以館吾主。可騰畧測聖母何館何待主降世之時。又可高騰畧測主何館何待聖母昇天之時。蓋彼此二待畧似畧應。普地無處比得聖母之淨胎。天堂無所比得聖母之高座。吾主之座。第一也。聖母之座。其次也。

箴。

耶穌入小郡

聖盎色爾解曰。小郡聖母像也。小因遜。郡因固。論其遜。聖母因位高。因德隆。天主天神。世人。視之如大。渠因遜深。因謙之至。視之如小。聖伯爾納嘆曰。人居榮光之中。無傲。自謙。稀矣。聖母陟天地皇后高位。自稱爲婢。何謙似肖聖母之謙。吾就遊天以尋。必不能得。就遊地以尋。必不能得。入天即視天神之首。因多奇妙。心傲而逆。遊地即視萬民之祖。因多美異。頭眩而落。稀矣難矣聖母之謙也。

經記。昔有賢婺。達未謀取爲妻。賢婦奉旨伏跽曰。斯高位于婺之微。稱乎。應乎。居宮箕箒。執炊。湔主僕足。足矣。賢婦畧似聖母。惟不能及遠。可知天主如何愛

其謙。聖伯爾納曰。聖母極貞至遜。天主就愛其貞。愈愛其遜。因貞受愛。因遜受孕。而爲天主之母。聖奧斯定又曰。聖母高位繇于遜。吾謙德。必乃受恩之路。葢謙第一第二第三道也。第百第千道也。其外無他道善。謙德可先。行善可伴。終善可隨。勿行善而不謙。無謙。爾心則虛。爾手則空。爾工則負。爾善則僞。妄望天主之報。

論其固。舌筆難詳。天主恒庇。天神恒衛可識其固。經指之謂吾曰。視之視之。其固。其勢。其嚴。其整。正若雄師旅焉。昔逵未聖王。因避寇害。都內立造敵樓。濠深城峻。備飾戎具。掛懸于外。寇望心驚而退。聖母正像。各德各兵。天主覆靈平內。

天神蕃屏乎外。魔敢近敢攻焉。聖人謂聖母恒云。爾實達未敵樓故也。

有女名瑪爾大館之家。

嗟戲。吾主普地眞主。猶居地若旅。無產無室。借室以宿。曾謂門徒曰。豺有穴。鳥有巢。吾無安首地焉。深責吾愚。居地如旅。而又謀居如主。伯爾納聖人聞人曰。我主某田。主羊某羣。問曰。逝時能携眞主也。果乎。曰否。聖人微嗤曰。果弗爲田羊眞主。聖奧斯定又有他主。實爲汝而云。汝財莫乃汝之財。曰。設吾勸富人克信吾。弗克信吾。可怨也。不欲信渠實不信吾。可怨乎。主規衆曰。勿欺自己。勿迷財主。可善用他主之物。解曰。他主之物。本田本業也。汝似爲主。實非爲主。天主乃爲眞主。付財于汝。因得暫用。無付安爲

主也。不主汝財。不主汝室。不主土地。烏不是旅人哉。視而效亞巴郎古聖。金銀如堆。畜產滿野。家僕數百。經美曰亞巴郎若旅無室。設帳以居。今日住茲。翌日移處。獨望逝後得至天堂無移之本所焉。或問。旅人何。古賢答曰。離本鄉遊異地人也。恒行不息。行際視美景不戀。視人財不慕。身遊異地。心居本鄉。有事不延遲。務速速而歸。吾輩可法。而肖吾主焉。

瑪爾大館之家。

聖女示吾可依力行哀矜之行。可食可飲可舍飢渴旅人也。聖女不待主先請宿。而先請主視已若受恩。不視若施恩焉。斯仁人之情。經記。主有二徒。行際主狀旅形同行。近暮至店。二徒强之同留同吃同宿。聖

額我畧嘆曰。悽悽二徒之心。不請而强。示吾幸遇旅人。請之好也。强之愈好也。昔天神三位。狀旅到亞巴郎居過戶。彼出跽叩曰。請主勿嫌卑室。賜進一宿。亞巴郎私臆乃人。而實天神。因盍博制聖人勸友曰。友可勸舍旅。蓋汝意舍人。而或舍主。設旅眞實乃人。汝功必若舍主。蓋主曰。有人舍旅爲吾。受恩人也。吾報若躬受也。吾友。汝功汝報。若舍天主無異。何必慮吾主躬舍之乎。

館之家 主入小郡。瑪爾大聖女置宴厚待。聖母正像也。主降。聖母收胎。大排豐筵以待。經記亞穌古帝設御宴。詔都臣民。當日皇后朝內厚宴居京婦人。主曾訓衆曰。國嗣取親本日。父王備宴請人。國嗣。聖子也。父王。聖父也。取親本日。

102

聖子降世。取人性之目也。是目聖父大備天堂宴。請人以享。當日聖母胎內張宴收主欵待。詳筵之品。其品之數。其數之珍。其珍之味。天神之睿鈍甚。不及遠也。宴堂。聖母淨胎也。珍味。其德也。各德各味。進膳之具。其心也。可識吾主。何嗜其味。何重其筵。又見第九卷聖母領報瞻禮。

太迫諸衆。須者惟一。上文有二解。依第一。主責聖女。亦並示吾。養存肉軀之務。不必太緊過節。靈性之務。就似太緊。可恐猶不及。本論已備第三卷封齋前第二主日。

又第八卷第十四主日。

依第二。吾主欲人皆樽節。不必過度。不過之善。筆舌難詳。過之害難罄。先述彼

梵帝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善。後排此害。

樽節之善。加神力。人愈節度食飲。身力愈減。神力愈增。魔能攻。莫能勝也。曾賢規友曰。人將敵人。先可食飲補力。以力可對力。吾仇弗人。魔鬼也。彼神而以神力攻靈。吾以神力可禦其攻。葆祿聖徒曰。吾仇。惡神也。可備神兵。加神力以防。吾神器神力。乃伏身强令弱。吾身愈弱。吾靈愈强也。聖益博削解曰。魔驚節儉人。視席品味。罕稀澹泊。則知劣身之內。有健靈。靡敢近而攻敵。聖人嘆繼曰。異矣奇矣。强繇于弱矣。味稀而菲。令身得癯。令靈得肥。令惡自止。令善始至。令身純理世事。令神睿達神情。蓋儉德拘身守靈之德也。在心若闌。不許善出空心。

不許惡進迷心。斯蔔飲食之德本職也。欲席衆以大麥數餅。小經記。主居曠野。欲魚數尾充飢。賢異問曰。主能全。寬廣。欲進奇味珍膳甚易。進至少至糲者何。答曰。示吾取法。而從其儉。示吾可備養身之需。勿從饕欲之命。需者。就少而糲。足也。餘也。從饕。就多而珍。皆少而不及。何必從命。

過節之害。約有三。外二。內一。夫首外害。害身也。經曰。竟夜弗寐。耕延稠痰。腹腸翻攪。饕人之恒苦也。莊旦穩寢。卒世體健。忻度其生。節人之報也。昔饕人交一士。曾投謁曰。憐哉吾生。各肢各疾。一城名醫罄知。吾囊已空。吾口已忌。多劑之

辛。身疾如仍。寧早亡得免多苦。友寺得神劑。乞望弗吝以示。士哂曰。神哉吾劑。友欲服。不必延醫。不慮口辛。不懼囊之福空。爾愈服。爾囊愈實。而愈得享壽考。吾藥節也。飲食得節。萬病之靈劑。上古之人。僅有二藥草之用。得一。得敷其傷一。其外弗用他劑。其止流也。試料。無勞于熬彙之工。隨食可以育生。味生。生恒安。其體恒健。烏必制劑。嗟夫。現生時。其無血體。特謀甘嗜。作料萬般。而萬病隨之。謀養時。其膏體人之病。舌筆難罄。臉荒。體癯。筋鬆。首之。饕顫。弗舌澁。心悸。足弱。皆食飲之甘海。入體內。透骨透髓。發若孤熱孤入。漸斯孤廣流。深入。止。或忽發難退。或忽進忽止。或忽發難退。或忽進忽止。或忽發難退。或忽進忽止。早亡焉。而饕人終自招其咎。無法可治。

疾多如是。人奈何用多劑。友比侗愚農夫。理田耘草。獨勤割莖。弗拔其根。百割百萌。勞而無益。愚哉。吾友百疾之根。無節也。欲無疾。宜有節也。聞畢謝方而退。其次外害。喪家敗產也。古賢曾責饕人曰。友恃多富以饕。吾恃友饕以云。友未久必貧也。盍視阨撒烏哉。經曰。其獵人也。汝若弋到處覓野味。而效其獵。未幾必售業。而效其貧。憐哉。汝胃。汝主也。其政酷虐。其勢莫知飽。剜厭乎。必致罄囊。喪家敗當。莫奈何乃止。

人胃如蜞。經解蜞勢曰。蜞生二子。恒吃恒飢。恒呼曰。先味已竟。再進再進。饕胃齊入胃。皆得容。饕人雖衆。從早至晚急之像。恒吃恒飢。恒呼。空羽林禽海鱗。就

勤。不足足其食慾。色搦加嘆曰。百步小林。足牧百象之巨。普地之廣。不足飽寸胃之微。騰空拿羽。泳海拿鱗。異哉。饕人喪家敗當何異內。敗靈喪德也。聖基所深責饕人曰。從胃惡意。而大負天主與人胃腔。因養百體。弗與因制若主。弗與因事若役。噫。胃腔既實。若海出域。其害猶甚。海溢淹地。胃滿溺靈。盍師天主。天主限海以溢。禁泛害地。汝限餚味。禁勿踰令。免溺靈。人肥犧以祭。肥羽以吃。吾不要祭汝。不要吃汝。何肥之哉。宜深思葆祿聖徒玉規。謂弟曰。勿聆勿從胃腔之欲。其欲無盡。道人養命。不至于死。莫養以至于肆。

聖賢廣述珍味。過度之害。聖巴西曰。烟散蜂。飲食喪德。過節。衆惡逕道也。人入早至地獄冥境。嗟夫。饕習靈性之桎梏也。綁縛手足。使降衆惡。蓋人既屈胃腔虐政。婬熾。傲萌。忿起。等惡一擁突至。而隨饕惡。聖人後勸繼曰。吾輩神形。若天平二盤。斯重而下。彼輕而上。胃腔愈重。靈性愈鈍。焉得典行德之精工。剏繼剏終之乎。過數之味。靈性荆棘也。人入蒺林。受傷被纏。步不能前。多味傷身羈靈身恒多疾。靈恒多迷。善工皆止。居身內。若尸于塚也。

脩士規弟設喻曰。吾宿默時脩見醜鄙老婦。其右三孩。其左三女。近吾曰。士識吾乎。曰否。曰。吾乃饕嗜之惡也。世人愛吾。士何獨惡。曰。諸罪之門。汝諸惡之師。

諸衍之帥。惡之理也。吾異其老而頗壯。問曰。汝齡幾何。答曰。年雖高力尚健。同世入世。吾齡高矣。世存吾存。吾力健哉。蓋世人愈貴愈富。愈愛吾。愈厚養。而增吾力。奈何。脩士者吾之仇。以四終之念爲兵。恒敵恒攻。恒務力殺。而莫能盡伏。蓋人不嗜諸德之味。必嗜珍品之味。因愛吾者衆。惡吾者希。吾慕識其詳。終問曰。左右之孩與女爲誰。曰。吾子吾女也。吾原嫁一人名胃。後生斯子女。長子名邪淫。次名固迷。又次名怠寐。其餘三女。廢敗家當第一。閑暇諱囂戲謔第二。忿怒爭競第三。言畢不見。脩士嘆息謂弟曰。饕惡鄙醜。禽獸之本情也。饕人不遐于禽。而賂之。吾弟可邇于神。而惡之焉。

聖賢嚴禁味過數。尤切嚴禁酒之過度。余依其禁畧述其醜其害。或問賢曰。奈何吾常暢飲。無覺而酣。請賢示法改習。賢嘆曰。難矣尋得善法焉。習酣惡風。地獄之井也。易入難出。進若下。退若上。易難可知。雖然。友有心改。或目視。或心思。酔人之醜。斯必尚法。盍思蠟責名國之人。欲子自幼忌飲。偶遇市上奴僕飲。携子令視。子視醜醜。自少忌酒。因國人皆甚節。而美名廣于外也。聖基所曾遇酣夫。請侍者曰。衆人之也。衆人之滓也。可醜可憐斯人。年青身壯。能敵國冦。今孩童皆嗤其弱。若尸臥地。一步不移。而須他人肩負入室。嗟乎。驢犬等獸。大勝斯人。彼飲解渴。渴止。人跛強之多飲。能得乎。人飲靡圖止渴。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圖口樂。酒過口。樂並過。再貪口樂。再飲。
如是晝夜。以至于不息。嗟乎。人性至貴。
可上萬有。因酒自置
萬有之下。陋哉醜哉。
斯皆外形之醜也。內靈之醜更也。聖巴
西曰。水滅火。酒滅德。海水沉舟。貪盃沉
靈。聖經深戒多飲。廣述酒害曰。人飲過
節。良可憐。天明急起。排席即飲。天暮不
息。酒熾靈身。猶不覺其熾。斯人玷辱
親之子也。生事者夫也。無故而爭。無因二
而傷。目婬心穢。噫矣。酒味入口而飴。入
胃倏變成龍。肆毒毒靈。噫矣。將借譬以
比斯人。正若人穩寐海波之中。正若而
師風濤猛極丟舵投寐。待舟沉溺死。
迷矣斯人。聖巴西解曰。酒。靈性之熾
衆惡者乾薪也。烘炭也。酒入胃。而衆惡也。

107

之流。蜂湧入心。宜乘狂馬之車。宜載爛朽之舟。弗宜同酣人居。乘載之害。或得免。酣人之害。孰得乎。坐席痛飲。未幾酒火熾隅。倏起厲聲。詈辱客人。袒臂起鬬。孰得同居。而免其害。

昔古友問賢曰。酣人。何人也。答曰。負魔者人。俱惡之母。諸德之仇。死水之藪。是也。彼也。穢猛如魔。愛惡如母。讐德如仇。神形臭爛如死濁水之藪。藪匪生美魚可食。惟生醜蛙穢蟲可醜。酣人之內。醜惡之肆也。其惡雖衆。其第一穢婬也。因穢婬而淫料葆禍。聖徒戒吾曰。勿飲過度。酒奸人心若也。酒灌溉婬根也。聖熱羅解曰。酒如地。婬慾若種。無酒地乾。婬種不萌。酒如水灌溉。婬慾發長。以至于成也。戒之宜

乎。

聖奧斯定又解曰。過節之飲。諸罪之行惡之料。內司之亂。外司之肆。貞德之敗。寶時之賊。靈性之狂。難理之病。平生之辱。往善之滅。現善之沒。來善之阻。天主之敵。惡神之友。善神之仇。世人之嗔。是也。吾友烏必多言詳其狀。諸惡之招。諸善之遠是也。

或問。酒過節害靈。不及害身。當何如。曰。友若知。不該過度。不宜不及。取中得了善法也。葆祿聖徒曰。酒藥也。依胃病弱。可用。聖賢解曰。醫士治疾。執等稱藥。弗敢差失。人等人理也。以理可限多寡。乃身得養受益。靈存德無害也。酒得中。劑

也。過中毒也。天主生酒。以養人身。若雨以養禾草。雨或連綿多日。或飄驟淩蕩禾草偃倒。根敗莖萎。澍雨而淋。根幹滋益。酒亦然也。得時得節。靈身受益。否。皆受害焉。

聖經直解第十卷終

109

聖經直解 卷之十一 之十二

14.i Volum.
Tom: 7. Ee. Euangel:
Dominicis
III. 215
ind. 7

耶穌會

後學 陽瑪諾 譯

郭居靜

同會 傅汎際 訂

伏若望

值會 傅汎際 准

聖經直解諸天神兼諸位宗徒瞻禮第十

一卷上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建聖彌額爾大天神殿瞻禮

諸天神瞻禮之理。

今日聖教立諸天神瞻禮。故有二。一。欲吾恒思恒謝多恒受天神之恩。蓋恒降臨示引保守護顧。欲慶諸天神高尊巨福。隆德。大能。廣知。等奇。解今日之理可解三端。天神者何一。彌額爾天神者何二。護守天神者何三。

天神者。

西土原文曰諳若。天主造成萬有初。即造一無形之體。極其靈明。有始無終。而能借氣成形以見于人。以傳主命。非人死能變爲者。每稱天神倣此。

解本性之高尊。則宇宙無高尊可比。其眞福全備。恒視天主貴容。時刻不離。其德純粹。無虧無缺。其能無等。或日運宗動之天。而不倦。或震地動海。而不費力。其知盛靈。大超世傑。弗若思慮。而物理之所以然。物理之固然。一炤即徹。毫髮不爽。其衆之數。無人能解焉。按經典分其數。有上。中。下。三大部。每部有三品。其品益高。其福益深。其德益精。其能益大。其知益明。其數益廣。

上部最上之神。以熾爲名。其愛天主。比諸天神更尤切。凝之火故。夫火奇妙有三。恒騰。至本所纔止一。力大易燃近物二。物近受炤三。此最上九品之神。其愛且熱且炤常騰。既至天主。即安而止。又。下品之神。令愛天主。令知其指。而傳于人。上部次上之神。以知爲名。斯神愈近眞主。愈其知精。知識既滿。諭下品之神。使知當知之事情。上部又次上之神。以座爲名。天主安居斯神。若皇安于御座。又。皇將宣令。以示國民。坐御座乃發。天主時有大事。前示斯神。命示世人。

中部上神。以權爲名。天主將決世上急事。恒用斯神。其權大廣。下品之神。及世人等物。皆伏其權。聽命弗逆。中部次神。以主爲名。斯神掌管下品之神。使從其

命。聽之若主。又。引導示諭世上國主。亦爲本職。中部又次神。以能爲名。天主欲伏抑魔猛。恒用斯神之强。魔驚而伏。若悍奴驚懼嚴主之威。驚

下部上神。以力爲名。下部之神。力雖大。比斯神之力。不及遠也。天主欲行異事。行大聖迹。大變世物。顯罰世人。恒用斯神之力。又。守國。守省。守王。兼爲斯神之職。下部次神。以遣使之首者爲名。斯神若首。主下品之神。天主欲默祐聖人。賜知前事。恒遣斯神。若使之首使者然。又。守府。守縣。守臣。守鳥獸草木之類。兼爲斯神之本職。下部又次神。以遣使者爲名。天主欲示世人。令知常事。恒用斯神另亦以守人爲職。

彌額爾天神。

聖彌額爾。諸天神之首也。天神各爲天主之卒。各品各枝。各部各隊。公成天主大師。彌額爾天神。統領如帥。因聖賢廣述其奇。曰。宇內時有急緊大事。天主托之命平。厥始有大神。傲心背主。拒抗不伏。引誘多神。同背同拒。彌額爾挺然出征得勝。伏傲討拒。世沒之時。惡人出世。謀篡主位。彌額爾臨討。殺投地獄。昔天神護守古教諸人。即斯神也。常顯多異。占教衆。被虜甚苦。彌額爾發現于每瑟。命往慰救。虐王迷固。無心放釋。彌額爾率領屬神。刑罰王民。一晚盡滅舉國長子。强王解虜。衆出。年有四旬遊曠野。彌額爾引導。日日降味以養。晝備密雲蔭

蔭。夜備火炬炤明。親鑄十誡付每瑟。命布于衆。異國惡王。舉兵侵地。彌額爾一夜殺十八萬寇兵。大救國人。今護守聖教聖會。皆斯巨天神之功也。

護守天神。

凡人一出母胎。各有護守天神。卒世晝夜不離。其所授恩。舌筆弗詳。約數其槩。阻遏魔力。禁之肆毒。如牧守羊。禁狠近害一。庇護常遠。忽死之繇二。吾遇患代求天主。賜力能當三。人行善。則爲之慶急昇獻主。求加神力以繼四。吾心憂愁。憚于善。且慰且勵五。人蒙聖教眞理。炤其明悟。令能透達。令剖疑實信六。人迷諸罪。無意改悛。引至聖堂。求主動心七。使人入行善之繇。速出行惡之機八。人

北遊外守神作伴。扶倦慰憂。使安得歸九。吾命將終。驅魔保靈。勉勵能敵能勝十。靈出無罪滓可煉。同昇獻之眞主。一有滓可淨。偕之煉所。慰苦立望。罪滓既淨。引出昇天。永愛若伴。猶更切十二。

或問。恩多且隆。何得酬謝。聖伯爾納答曰。勿行惡以致其憂。行善致樂。善謝上道也。烏烟散蜂。惡臭散駕。惡德遠守神也。

經。聖瑪竇第十八篇。

維時門徒詢耶穌曰。天國諸聖人中孰大乎。耶穌携孩。置弟間曰。確於爾云。弗變而

爲若孩。天國靡入。蓋二云。汝輩各欲勝衆。而而謙。茂得入天。矧爲大耶。卑細者若孩。則大於天國。人爲子館舍孩童之一。館舍子然。言。人視一童之飢寒。爲吾食衣。其功顧吾同等。若誘信子孩童之一。使陷於尤宜繫磨石厭頸。沉諸海。嗟世態。人弗能弗招人尤。良可惜斯人。子云爾。爾乎足引爾於惡。斫之可。遠之可。寧無手足而入常生域。無寧手足全。入永無滅之火。爾目引

爾爲愆剔之可遠之可寧進常生之境而耿一目無寧當永火之罰而目全所肢剔目喻也。

士欲人嚴割棄諸罪之繇。借身肢以解。猶云。或親友。或財名。等。使陷于罪。即重之如手。需之如足。愛之如目。必割遠。以免靈害。

爾勿忽斯童之一。寸雖微。汝不可輕慢。其性雖弱。莫能報復。其護守天神。常立天主前。代催報罰焉。

於爾云。厥天神恒覩在天子父之面。蓋言。孩童

箴。

天國諸聖人中孰大乎。門徒之問。各欲先衆弟。而騰其上。僑

而過分之欲也。有問賢曰。愚哉世人。世位高峻。危險。難到。人貪勉進。或卜道滑落。或幾伸手而攀。位忽上飛。得之僅有十一。幸得。多計以存。若失多慮復得。苦也如是。人猶貪位何故。賢微嘆曰。人之尊其故也。尊。則嫌居卑慕高。主生人時心內備火。其薪爵位也。爵位不至。以養心火。心上尋之何愚哉。嗟夫斯賢之答正不知天主之答也。以此歸天主之偏乎。天主初造人性。造以至正。毫髮無偏。安分而弗慕分外。今慕分外。而强謀得。乃人自曲其性耳。于天主何干。門弟之慕。不正性之慕也。主責之故本卷雅各伯宗徒瞻禮有本論。

弗變而爲若孩。天國靡入。 喜獵聖人解曰。難行天堂滋路。

難入其門。伏抑心傲。令人頫首。弗敢仰視。經惟獨斯句足矣餘矣。人既壯老。既耄耄。宜變本性。宜復孩提之性。否。則不能入天堂焉。吾友視孩乎。竅未鑿。恒存渾沌之朴。隨父愛母。無怨無傲。無憎無詈。無偽無詐。無逐世務。無營世財。吾友如是。天路則平。若弗再新。而效孺子。天路則窒。果不能通進。吾主明戒世人。信乎。友勿忌變性急緊之工。工難成是也。不能成否也。先聖已行。在前開路。可隨其踪。若伯古聖。天主美之曰。美哉若伯吾僕。年高而性純一也。素朴也。尚存初禀赤子之性。至老不變焉。吾友失純。而勤復得。難也。自幼至老穩守緊存。更難也。若伯已行。汝可勉勵而師。

或問。孺子就備衰性之具。內濕塞路。其情不出何異。人既長路通。邪性欲出。孰能住滯。曰。能住滯者。天理也。人性避惡之具。無一不備。童竅既鑿。天理並顯。在靈若闇。憑闇憑闔。憑情稍萌。幾乎欲發。天理宜先閉戶。弗許出外。斯變本性。而體孩之純性也。

聖益博削。又解曰。門徒各謀先衆。互相爭位。實弗識善爭。爭謙善爭也。吾主及聖人之爭也。主曾近河。命若翰授洗。若翰逡巡却辭。欲受洗。主謙也。辭授。聖若翰謙也。善爭哉。又。主將湔弟足。命伯鐸羅露脚以洗。宗徒惶謝而退。皆爭謙之爭。美爭也。爭位乃魔爭。魔徒之爭也。傲諸謀天主之位。大爭大亂多神。又。經云。

有人排筵請主。主仇入堂。各欲高位。競爭不靜。主設訓。勸罷其傲爭。而爭以謙焉。禦禦聖徒。勸門弟和睦曰。勿貪高位。勿慕先衆。宜居于末位。宜安于卑。斯乎翕于衆之上法也。主知聖徒失斯翕契上法。携孩置于其間。孩提之卑。謙德像也。

人意入天。傲塞其路。獨謙開塞。平道啓門。主曾規衆。深嘆曰。狹矣卑矣天路門焉。稀哉欲卑。卑乃得便行入。欲行欲入。可師吾謙。吾路也。吾門也。聖奧斯定解曰。門矮低。屈身得進。昂頂受傷。終弗得也。吾主。以謙卑門也。人謙得進。人傲受罰。而終不能入也。

卑細者若孩。則大於天國。

門徒欲騰于高而不知正路。主指曰。騰于高謙德也。汝輩心傲猶欲上。差路也。聖奧斯定曰。奇矣謙德之奇。令人自下以上。謙置之人下。天主拔起。置之人上。視巳若小。主視之若大。謙路。下路也。而止于高。傲道。上道也。而止于底。奇矣。聖人喻曰。比人造宮。前開宮址。宮工往上。址宮往下。址工既下。宮工得上。吾輩亦然。欲高而大。先卑而小。于謙德作基。正道也。主預示法曰。屈巳受揚。揚巳受屈。恃傲以上。正若人欲升高。而恃朽梯。僅蹶數級。忽倒而下。穩梯第一級。謙德也。人始躐。天主伸手而扶。何慮跌仆乎。若翰聖人。人問爲誰。弗云。吾巨家人。大聖人。前知之人。惟云。收世微聲也

自下至深。吾主上之日。世人之間。無高此其高也。無聖此其聖也。先知者不及。天神同等也。天神又謂其父曰。將生之子。其位。德功。皆高也。慕得其高。弗忌其謙。

何但聖人。吾主且爲表。其謙至深。因謙至高。葆祿聖徒曰。深矣主謙之深。不憚爲吾躬當聖架辱死。天主父躋之萬有之上。以旌其謙之功。伯爾納聖人。且解且勸。且異吾傲曰。主請衆人法謙。可聆其請。可視踪而從迹。異哉。主之畢世。謙德之肆也。初生馬房。臥于馬槽。微褓裹體。其口雖無言。而房槽襁大聲深責吾傲。引法其謙。可叱哉人述也。天地眞主。自謙自卑。人之細微。自矜自尊。愧矣

酬矣。

人弗能弗招人尤。艮可憐惜斯人。或問。招人尤何。曰。人落。而引人同落。是也。聖經解斯罪之象。借譬謂之欄阻之罪。蓋人既犯。誘人並犯。比人道中滑落。後乃集人蹴撞而倒。謂欄阻平路。使行者故。人知其罰。則知其重。聖賢恒云。各等之罪。雖重。皆如疾。獨敗罪人本身。天主畧寬罰期。招人之罪若毒。天主速降嚴戮。不容廣延敗衆。

經記。有司聖殿貪饕二人。國人入殿奉祭。二人弗顧規儀。强奪祭物。以爲私用。國人心悖。無法得止。來祭者漸稀。被招失祭之罪。天主甚惡二人。謂前知者曰。

可誅可勦。不必寬恕其罪。未幾敵兵入國。二人齊出。被鋒刃而死。又記。教衆既出異地。惡人作叛。引衆同叛。天主速速罰刑。地面大開。吞翕首惡。火降而燼一萬七百行叛之人。

嚴忌招人之罪。諸人本分也。惟教友愈可忌。其罪大。敗衆人。大汚聖教清名。達未聖王偶落。異教近人怪異。欺王輕教。而咒主名。主呼聖人。曰。入朝責王。其罪出境。夷人輕忽吾名。王罰已已。未幾定至。後王患疊起。葆祿聖徒所云。教人行善。令人美教重主。行惡。令人醜教輕主。是也。聖額我畧解曰。吾主不容不誅。教人以罪招人之罪。蓋當善行。當引他人者善行。若行醜。而招他人者之醜。恕之

可乎。誅之可乎。

聖基所曰。教中之罪。不止于已。廣流于外。而害教外之人。聖人喻曰。人手受傷。足猶得行。口言。目視等。足受傷。他肢猶然行工。身不受大害。使或首運。或目眩。首目受害。渾身並受。百肢無力。不能作工。吾友。人人若軀。教外者。其手也。其足也。彼者行惡。惡止于已。教人者。其首也。其目也。居于高。人皆視望。其惡。多人之惡也。招多人之尤也。可謹禀。不可少縱。

爾手足引爾於惡。斫之可。遠之可。云云解云上句當知所繇有二。附一。落一。第一阻我加善、第二引我加惡。宜割不惜。宜思其

害。弗念其利。阻繇似輕。稀覺其重。奈何。阻人不進。則令易退。葢不進。退也。而近于落。謂之輕乎。謂之重乎。

曾有幼童。私謀離家。入脩道會。兩親偶知。多言多計。盡力以阻。熱羅聖人發書。勉勵曰。毅然割阻。剛然解礙。儻父母伏倒戶前當路。無門可出。插翼飛上。翼。汝毅意也。汝篤志也。聖盎博削記曰。有巨家閨女。合族謀嫁。女弗諾曰。已獻淨身吾主。何能再奪。而獻他人。家叔大怒曰。汝考適在。必强以嫁。曰。天主早絕。以免阻我。爾戒勿阻。以免早亡。果如言未幾而死。親族皆驚不强。

主曾多訓規弟。并指受難定期而已。伯鐸羅宗徒。愛主曰。弟心弗忍聞師之死。請師延命不死。奈何。宗徒之言。就出于愛。惟眞出于不知。眞爲多來善之阻。蓋主不死。天門不啓。人罪不贖。而塞窒多恩之路。因主責之曰。魔借汝口。汝言魔言。速退吾後。勿立吾前。嚴哉切哉主責。賢解主言。勸教友曰。吾友。但有惡朋。謀阻善之繇。不輟如是。行惡之繇。可識其重。而急斫割。嗟夫。人性本劣。卽無所繇。尚有多落。況有而不落乎。比人近火。不欲受熱。痴人也。比人行滑濕地。不穩幾陷。設有人踵後而推。住步不陷難哉。因主曰。斫可。遠可。蓋斫而近。雖今不落。翌

比不良之幹樹。農急斫其幹。非急拔根。異日再萌。若仍成樹。比之庸醫。理病之外。不治內病。名醫之工。攻根也。

經記。落德古聖。曾與惡人同居。天神逼離曰。急出惡人之城。勿回首以視。勿居四面近地。聖益博削解曰。皆遠惡孫寶言。必出而離。必無回首以念。必無就近以免再入。卒入戰場。驚進而退。弱辱也。人驚落遠舜。勇榮也。

古教時。或有人。自幼獻身奉主。主欲其心之淨。命勿飲酒。又命葡萄。或熟或乾。皆忌勿食。欲拔飲根。示人欲全其德。必當緊塞敗德之源也。

可法古賢。史記。有世家之賢。兼抱多奇。但性急迫易發。每寃刑家人。曾客投謁。

送玻璃幾具。形工巧美。賢受謝厚。客出賢私想曰。吾性燥急。玻璃勢脆。從者偶破。吾怒必罰。宜割怒罰之繇。執杆盡碎。賢從主言。吾宜從其行焉。

有士規弟。勸勿入罪之繇。弟之一叱規。微嗤曰。辱矣劣矣。無入而不落。何勇何榮。入繇而勝。勇榮矣。師曰。弟差甚矣。妄恃本力而人。痴也。倨也。天主嗤痴。伏倨許落。使弟知痴致謙畏落。棄繇智也。謙也。天主美智保謙。不許弟落。入乎棄乎。人將敵仇。先較擬本身之力。仇人之勇。後定進退。力不及而進。痴人也。退則智人也。宜退而全。不宜進而傷。盍視若灵古貞。姪婦謀誘。彼急出戶而走。古今聖賢。皆榮光其貞。其勇其智。弟猶敢云。辱矣劣矣。吾敢云。謬矣迷矣。若瑟示人。各

當急于各等罪之所繇。惟于婬。更宜也。
葆祿聖徒。警戒門弟曰。婬慾攻心。逃走
利也。求勝而對害也。蓋婬慾猛敵也。毒
龍也。躬敵難勝。奔走正法也。人近欲無
毒身。痢
人也。

聖賢又立箴曰。割所繇。衆人之本分也。
惟幼童更當加意以割。其德稱賦。人繇。
難脫。魔攻易勝。幼童之德。若火始燃。微
風則滅。若舴艋入海。微濤則溺。若種始
萌。微霜則枯。
可避所繇哉。

主曾教衆曰。家主。種種。僅萌生。家僕放
心穩寐。仇人入田種稗。以敗善種。解曰。
家主。吾主也。美種。幼德也。仇人。魔鬼也。
惡稗。惡友也。魔種幼童之中。以敗嫩德。

可寐耶。可寤耶。

經記。教衆庶居異國。惡王忌其廣。令曰。教人生子。速速淹殺。生婆心惻謀藏。藏者存。莫藏者亡。魔鬼狡計。幼德始生。急引惡友。淹之勿長。惟幼謹藏。稀遊。毅割惡友。稱德乃存。弗割必亡也。

古賢示父養子善法。曰。嚴禁惡友入室。入而交。爾子無覺而染。視生婆乎。嬰孺出胎。急收。直信稱肢。莫信。既長恒曲也。汝于汝子宜然。稱時信之以善。長時必存其信。曲之以惡。終身存曲。欲直則遲。稱樹易挽受直。柔蠟易撚受印。王印貴蠟。賊印醜蠟。善友。天主印也。匪友。魔鬼印也。汝子屋外。懸禁牌曰。孺言。姪歌勿

入。老成入時。言行宜整。勿失威儀。嬰孩在內。可敬其稚。

或異古賢之題。幼童敬齒。至誠也。年長老成。敬尊孩提。何理哉。曰。眞理也。聖教誡也。右經所云。勿忽斯童之一。是也。賢云可敬。主云勿忽。意同也。皆若云。在孩童前。可善言行。勿敢行惡。引之行而招其罪。其歲愈稚。老人愈當謹持嚴緊也。

古諺又戒童。曰。勿易交手。解曰。古時交手。結交生死友之禮也。諺若云。少年交友。先當熟思。久試友人何人。引之爲惡開手而棄。廸之爲善。緊手而交。吾性有偏。友善言務正。去德之滯。障惡之源。善友也。

史書。古有幸臣。性躁易悻。酷罰屬人。王愛其忠。惡其狠性。一日出幸。過戶入室。

幸臣甚忻。盛排御筵。膳器皆金銀寶珍。器中有一極佳。進膳一人。失謹落手而碎。幸臣忘在王前。怒甚。厲呼侍人。命繫手足。投魚池。任魚食之。幸得脫手。伏抱王足求救。王命釋。持杖破碎諸器。命塡魚池。曰。善友可正惡友之偏。朕今破器塞池。欲破狠性。欲塞怒門。朕善友哉。

諸聖宗徒之理

諸位宗徒。其聖德。其行實。其功績。其靈異迹。等奇。皆見聖人行實。

或問。宗徒者何。曰。吾主聖弟。兼遣使者。是也。吾主在世選之爲弟。而陟遣使之位。因門弟。恒近吾主。恒受聖業。涵濡聖訓。可識其聖。篤瑪聖人。解示其聖曰。宗徒之聖。超越童身之聖。致命之聖。先知之聖。太師之聖。其聖克對其位。乃位卓然邁乎衆位之位。聖越乎衆聖之聖。因遣使。多勤勞導人。可識其功。

聖賢廣迷其所曰。宗徒。聖會高固敵樓。聖宮楹棟。神疾神醫。迷人之光。愚人之師。主師之師。是也。何必一一述計宗徒之奇。其位共包衆聖

之奇。主去留之代巳。以繼救世本工。其能克對其聖。能治諸難治之病。能驅諸魔。能伏其猛。能易空中之變。地苦乾。命雨降潤。患澇。命止而止。命活者死。命死者活。生死應諸。而受其命。宗徒。聖會美身之首。是也。首居最高。而備五司之具。宗徒之位。最高聖會之位。若世目。令人得視可循可避。若世耳。令人得聆聖教而從。若諸德之馨。令人得嗅而法。若神料。令人貪嗜聖教之味。若神覺。令人固信莫視之端。如親手探觸。又且更堅更固也。

宗徒。普地明師也。未行世之前。世人多謬多迷。拜魔供神。不知正路。既行世。廣布聖教以示。人乃改謬棄迷。履聖教正道也。

宗徒。教人父母也。異教諸人。受人生而爲人子。宗徒訓導。使正衰性。從新再生而爲天主之子。葆祿聖徒。謂教友曰。汝有多師多友。廸引以善。親父獨一而已。我是也。又曰。吾小子皆在吾心若胚在胎。吾漸教以養。未幾必成。而爲天主之子。宗徒皆然。謂教人父母者故。

宗徒。聖教之種也。聖額我畧曰。主散宗徒于地。若農播種于田。稼少穡多。惟稼十二粒。穡歛萬民。奇矣。當時領教者。及現時所領。將來所領。皆宗徒十二粒之種也。良聖人曰。伯鐸羅葆祿二位。吾主美種二粒也。主萊人中。若靈明之田。異哉二粒之德。致命爲主。被瘞于地。而致命之億。從教之兆。發出如穗。其數無盡

數也。二位聖會之帥也。昔人槩背眞主。向邪神。主謀抑伏。大統神旅以歸。二位帥神旅。使萬民伏降眞主焉。

聖會。若極麗之高宮。宗徒其址。其門也。主在世將立聖會聖宮。選宗徒以創其基。吾輩若墻。皆恃以繼。教人雖衆。宮墻雖高。無慮得把。宗徒之址。至固至實也。若翰宗徒。曾見眞福之境。嘆曰。其城至峻至廣。城門十二。城基亦然。其上銘鐫十二位宗徒之名。各基各名。逮未聖王。曾視眞福亦然。深嘆亦然。曰。異哉其基。他宮之基皆深。深埋地內。天堂之基皆高。出立高山之上。麗哉其門。主愛他宮。斯宮之門愛甚。聖奧斯定解曰。皆美宗徒之言也。吾恃其信以信。恃其固以固。

因謂之基。吾恃其教以入天堂。因謂之門。宗徒爲基。而上高山之上。蓋其德功在他聖人德功之上。天主大愛聖人。惟愛宗徒愈盛。聖王達未所云。主愛他宮斯宮之門愛甚。是也。

主謂宗徒曰。爾皆普地神鹽也。解曰。主借鹽形容宗徒之奇。鹽奇有二。一各味之珍。無鹽必餲。二鮮味無敗。久存鮮氣。宗徒皆然。

以衆德。以多異。使世嗜聖教之味。入敗爛世。使新而存其鮮也。

主又繼曰。爾皆普地太陽也。聖巴西解曰。太陽未出。地面冥暗。物色弗辨。人寐無工。皆若死屍者然。太陽既杲。人醒興工。振羽噪鳴。惡獸入穴。稀出害人。宗徒

太陽也。其光炤世。人典善行。知揚正主。惡神廻避。而不能知意害人。又。古教時。多先知聖人出世。示引國民。但皆若燭。若炬而已。其光槩圍本國內。稀達于外。宗徒若普地之光。則爲太陽也。主謂之曰。散矣。廣遊普地。廣衍吾教。而教萬民。達未聖王。神目視宗徒。指之曰。其廣。天廣也。四面包地。無分寸外遺。宗徒之聲。大通延垓。無人弗聞。人居極東極西。皆受其光其熱。謂之太陽信乎。

聖伯鐸羅聖葆祿二位宗徒瞻禮

經記天主厥始造佳景。謂地堂。各品齊木盡備。木中有二更奇。知善惡之木一。常生之木一。並造湧泉引出。其流潤澤普地解司。聖會天主地堂也。各聖各禾也內德若實。以養本靈。外善若葉。以蔭他人。惟二宗徒知善惡之木也。常生之木也。敷教啓世之蒙。使知善惡之別。使知可遁可避。使離永死之岐。而履常生之正路。彼也又若地堂二江也。伯鐸羅宗徒。流沃本國之地。葆祿聖徒流飲異教之地。二地先曠。經此其勢。謂之荆棘之地。二位若江潤澤。後叢生多聖也。二位宗徒之德。其功其妙。聖賢盡力罄筆。而不能萬一。良聖人。謂羅瑪京都。即

二位聖尸之所。曰主降二位之光。命炤爾迷。未降之前。爾爲謬僞之師。降後。則爲眞實之弟。二位爾神父也。神牧也。神目也。榮光也。爾神權之廣。名聞之馨。皆二位之功也。聖瑪是莫又曰。二位。吾主寶庫也。各藏各珍。以富人心。伯鐸羅引人實信。其珍也。葆祿解經引明。其珍也。彼宣可信。此解所信。此啓心蒙。令人入教。彼啓天門。令人得進。彼先務漁魚。後務漁人。不棄先務。但改夙務。此先伐主。後變愛主。不棄先心。但改夙心。彼先駕舴艋。後駕聖會舶航。此先上昇。而爲主弟。後下而爲人師。二位何翅致命者哉。俱致命者之首。致命者之師。致命者之率。致命者之表。致命者之父。是也。二位之教。聖會之光也。古教時。有逆知聖人。

主投神夢。忽視兼金盤燈。其上巨光。左右取膏油茂盛二樹。解曰。盤燈聖會也。巨光聖教也。取膏油茂盛之樹。二位宗徒也。其教訓。若聖會之膏油。恒存其光。使到末世。而不滅也。

聖伯鐸羅宗徒。

伯鐸羅。譯言盤石。良聖人解名義曰。十二位宗徒。皆聖會聖基。惟伯鐸羅第一也。主謂之云汝石也。基也。天闢也。多名多號。明顯吾主何如重愛。石指其固。基指其位。闢指其識。三者皆奇也。

聖基所落又曰。吾友。何舌何筆能詳倒鐸羅宗徒之奇。吾皆恃仗其信以信。而

實爲吾信之師。其言令知眞教。其行令受。其死令固。經記。古時天主命石。潰湧甘泉。因解教衆之渴。伯鐸羅。似是石也。其口泉也。昔人皆若乾燥之地。伯鐸羅宗徒。潤澤人心。其靈囿肉內。信目得視吾主天主之性。而首傳于世。先飲本靈。後溢飲人。比之古石突湧甘泉。因解衆渴。信乎。

聖葆祿聖徒。

葆祿譯言奇人。名義指解其奇。聖瑪是莫曰。葆祿聖徒之位。及所傳教。皆奇也。身在地靈昇天。主親選爲徒。可知位奇。在天神之間。受教于主。下而授于人。可知教奇。其謂門弟。勸實信弗疑。曰吾教非出于吾私臆。亦不遊人門。受教爲弟

主。吾師也。吾證非所聞之證。親視之實證也。人猶弗信吾證。異矣迷矣。

聖基所又曰。何尋得善譬。得比禦祐大聖人之聖。比之大海。猶不及。其言行。其功績。更廣長高深也。斯海之風。聖神之順風也。斯海恒平。人法其德。必正其路。必到天岸也。比之太陽。猶不及。其舌太陽之光射也。其路。其捷。其澤。太陽同等。普地何人而弗受其施耶。其教衆之師。聖會之極。聖神之舌。吾主之寶器。是也。其地上之神。天上之人。是也。

伯爾納聖人終曰。聖會匝年。多立聖人之瞻禮。吾皆宜謝。宜慶。宜法。因求爲吾宜慶。因爲德表宜法。惟宜謝。因享眞福宜慶。宜謝。宜慶。宜法。更切一位宗徒之禮日。

也。他聖。天國之朝臣耳。惟二位。天主之良臣。故萬求而萬得也。他聖之福。應其功。其功不及二位之功。其福不及二位之福。他聖各各爲德之表耳。惟二位諸德之聚。諸德之表也。宜謝。宜慶。宜法。聖賢揚美二位宗徒。皆云然。

經。聖瑪竇第十一篇。

維時耶穌入斐理伯。責匝勒亞境。斐理王名。責匝府名。猶云。到某王某府之境。問徒曰。國人擬予如何。對曰。或曰。師乃若翰葆弟斯大。或曰。乃阨理亞。或曰。乃日理米亞。或曰。乃已亡前知聖

人之一。諸先大聖。在世時。德高峻行。奇異。國人或目擊。或耳聞吾主隆聖。所行奇迹。而不知何人。各從其臆。某聖人回世。因各論不一。

耶穌次問曰。爾輩擬予如何。伯鐸羅曰。師實乃基利斯督。生活天主聖父之子。

解曰。主活二字。明指眞偽天主之殊。蓋眞主。活主也。恒活恒王。恒理世事。恒視人行。以褒賞。以貶罰。偽主。死主也。似主。而非主也。經內天主謂人曰。土神。皆或邪魔。或木偶。或泥臺。備目而不視。備耳而不聆。備鼻而不嗅。備足而不行。眞主惟一。我是也。我欲傷人。無神能醫。欲殺。無神能活。獨我能醫能活。獨我握生死之柄。奧斯定聖人解曰。敬僞土神。易見其主。但其主

不能見彼。蓋皆盲主死主。眞主之目。明目也。生活也。宗徒指眞主。加生活二字者故。耶穌曰西滿巴爾若納。西滿。伯鐸羅宗徒原名。巴爾子也。若納。宗徒之父名。言。某人某人之子。實乃眞福。肉血弗示汝。第在天予父默牖。言汝答汝信。超越本性之光。非肉目能及。惟出于天主吾父默啓。予亦語汝。汝稱伯鐸羅。譯言盤石。斯石上將立予聖教聖宮。地獄之門有二。衆多一。能力一。當時理門。雖力攻。不至頹圮。地獄之事諸官。欲夾民事。不居公堂。赴城門以斷。因闔府之人。欲解某物之衆。集城門。人

曰。多若城門。主意若云。魔衆就攻吾教。終不能得勝。又。城門至。冏。兵卒圍守。當時人欲解固物。曰。固若城門。主意亦若云。魔衆就併力。來攻吾教。終不能勝。

畀付汝天門鑰匙。爾在地擬人罪。或繫或釋。寻同在天繫釋。主云將畀付。蓋當日第許。異日托彼釋罪之權。復活後。昇天前。乃踐信而托。

箴。

斯石上將立寻聖教聖宮。聖會。神宮也。其址至固。到末世恒存不頹。主欲經營聖會長遠之宮。以固石爲基。宮則並固。不慮頹倒。世人各

經營後世之宮。奈何不知安基哉。

主曾訓衆曰。人聆吾訓。心納勤行。比人造宮。先安固基。雨風突至。而宮不頹。智人也。聆訓怠行。比人造宮沙土之上。遇雨風而圮。痴人也。聖奧斯定解曰。以聆立宮。以行固宮。立而不固。虛勞工。終不能成功。何不痴乎。

葆祿聖徒深戒教友曰。吾友細思何立靈宮。宮址何劣何固。固址。吾主也。聖教也。其上可立諸德金銀。諸善寶珍。勿立惡德朽木。醜行枯草。末世巨火降試人行。金銀寶珍。愈純愈精。受賞天國之福。朽木枯草。被焚地獄之火。吾友可戒勿欺。

地獄之門雖力攻不至頽圮聖賢解曰地獄門恒攻聖會不一第一魔鬼也第二虐王也第三異端也聖會一起三者並起力攻到今不息世末既至乃止固哉聖會之固三者盡計攻擊而不能下焉經內聖會嘆美其固嗤仇之劣曰我自幼受攻吾仇之箭孩提之箭其劣穉草之劣夙苦夕夢仇齊加攻未幾力乏終不能加害也聖良曰何獨云不能加害宜云加益蓋三仇之攻意阻意滅反助使加益使教人數愈盛也異夫三仇之攻若人事圍除枝似害而益使樹結實若風鼓舟似害而益使疾到岸聖盎博削曰聖會若舟渡海吾主立中守桅聖父立後掌舵聖神立首引道何

慮沉纓。止若諾阨之舟。上雨盤傾。中風猛鼓。下濤驚蕩。舟安行穩。歇峻山之上。上雨。魔鬼也。中風。虐王也。下濤。異端也。三面夾攻。聖會安行。以至天堂高山。固乎其固。

聖額我畧曰。聖會堅宮。固舟。是也。尚喻不及。堅固若地也。他行恒動。無止息。獨地穩安。而不移。定位。經美其安曰。人人或往或來。不能停留。地毬無往無來。恒定恒住。聖人且解且嘆。繼曰。異矣。某某虐王。昔時謀害聖會。已過時皆亡。某某異端。謀然亡然。現在。過時亦然。將來。過時亦然。聖會若地。恒存而不亡焉。又人人出胎。地毬若母抱懷。若父食飲。而無一不沐其恩。聖會若地。人入從規。世母

之親。世父之主右之言。深嘆曰。何必恩。不及萬一。

聖對所廣解吾聖迹。因信其眞。右主言待人問聖教之明證其眞。明顯吾主眞主也。葢預明指聖教之攻。預明知言其固。預明知其攻之勝。獨天主之能。人雖甚敏。奚能及哉。有人預言。自已于將來之攸行。斯奇人也。若預言。他人將來之攸行。特天主之甚奇也。吾主預告門徒聖會之若。預告其攻預告其勝。前告後事一一甚符。奚蔑天主哉。可異尚有異教迷人。敢云。眞教弗眞。余思聖教之若以解。思其固以書。舌筆所弗能詳。噫。普地帝王。統起萬賦以攻。萬計以滅聖人。或備沸鼎以烹。或置峻嶺以投。或以熬。或烈窑爐以焚。或猛獸

以噬。或磨利刃以劚。等等虐刑盡備。弗克少搖其固焉。噫。聖會之苦。弗翅敵國。弗翅本國之蹠屬。以父而呈其子。以昆而送其仲。以朋而詰其友。皆棄其親情。視教人如仇。逐之逆之。弗許同處。若毒疫人者焉。奇矣異矣。多等之苦。弗少損之史恒教人之數。猶漸增其數焉。多國人齊聲記。虐王殺戮聖人之一。當時百人也。可比高呼云。聖教眞實也。吾輩求進也。被埋爛死。過時。種一而麥粒。獨一落地。百起也。比之樹木。園夫所枝。似害而益。蓋木反因之而更盛也。奇矣異矣。設斯若患遲起。而待聖會根深。聖教人廣。乃當得多苦。猶聖迹也。奈何。其若早起。其根尚淺。教人尚希。已當而不退。時時前行。時時愈廣。聖迹之聖迹焉。世上之固。

奚克擬聖會之固吾主預告其苦預示其圖。預明云。地獄之門。雖力攻。不至滅地。實乃天主信乎。

聖諳德肋宗徒瞻禮。

經。

聖瑪竇第四篇。

維時耶穌遊加理肋亞海濱。解見第四卷封齋後第四主日。視西滿伯鐸羅。及諳德肋昆仲二人。渠時張罟。蓋以漁爲業。語之曰。從予。予使漁人。言。汝今以漁爲業。今後我使汝化人。引入吾教。伊即應命棄網而從。行前視雅各伯。責伯德阿子。及若翰厥仲。偕父居艇修網。召命同從。即捐網謝

爻而從。

箴。

耶穌遊海濱。

聖人解右經皆曰。斯海。今世之像也。世人。過海之客也。人漂海不等。或在異地。而歸本鄉。或在本鄉。而往異地。善人惡人。攸渡之海雖一。惟攸止之岸甚異。今世乃善人之異地。居僑寓。渡生時同主下舟。同歸天堂本府。知哉。今世乃惡人之本地。蒙蒙下舟。不知何往。愚哉。今提三端。畧廣聖人之解。人渡生。比客渡海何殊一。人生之險。擬海之險。同等二。人宜預備以避其險三。

有弟問師曰。依聖經聖典。聖人之訓。今世若海。赤子出胎。若客下舟。漸長漸老繕程。死至登岸而止。請師示今世比海之故。曰。其故甚衆甚明。汝宜虛心聆解吾約提數端。

第一。客人渡海。晝夜常行。飲食坐歇。身似恒停。而實恒行。弗覺而倏然到岸焉。吾生。行住坐臥。時刻行。漸近死岸。而弗覺。色搦加問答曰。人生何物乎。曰。若流水之爲物也。水流入海。生流入死。何物乎。曰。似住生。而過生也。異矣。曰。長似加。而實日減短。厥初人祖。方命之前。人生恒流。而弗盡流。方命之後。流也。盡流也。當時。人之資性漸進嬰漸長而童。童漸長而壯。而老。如今亦然。因同謂之流。但

有常生之實。補其劣弱。返老成壯。不能得終。因謂之不能盡流。奈何。既方嚴命禁用其實。人也。其生。其年。相繼。相流。相入死海焉。未得罪之先。比舟順流而下。幾乎入海。舟人力挽。使泝洄而上。得罪之後。恒流。恒近諸海。無力得挽而返。無計得禁其入也。

第二。海多變無常。風發浪湧。風息浪平。風順舟進。風逆舟退。倏安倏危。百時百變。故爲客者弗信其順。恒備其逆。人生之變。不啻千萬。紀西盎聖人曰。異哉世物之狀。何物朝夕如一。一日之內。各各萬變。正若發百變。人人一晷之內。各各萬變。正若發軔之車。時上時下。若無定之旗。時南時北。可信之哉。色溺加曰。廣。地。戲臺也。人

人。俳優也。先喜扮王。侯憂倣乞。人隨時更變。隨學或某或某也。嗚呼。人生多變。謂之戲人生信乎。

海險雖多。猶有定數。過者得悉焉。經曰。人既渡海。得述海險。是也。人生之險。弗勝其數。人人渡生。無一得詳其危。主曰。人生之日。惡日也。奧斯定聖人解曰。人生之日。其樂皆偽。其喜無常。其憂害靈。其懼刺心。謂之惡者故。聖人深嘆人迷。繼曰。生日之態。如是之惡。汝尤愛慕。而求長生。長生者何哉。長惡之長惡也。汝尋吉日。而遇惡日。猶貪長日。迷哉。熱羅聖人親友曰。吾友勿忽吾規。今吾齒高。過吾生海之久。歷試入旬之危。吾今如人已過大海。過時遇風濤。舟溺而蕩漾

幾沉。既久浮于瀕岸。哀聲警人生之海之險。吾友。聆吾言。勿輕渡汝生之海。勿忽其險。遇順勿以爲安。毋穩寐。毋高帆。逆風倏至。難救汝命。汝生愈順。汝宜愈謹。世之順風。逆風也。世之順物。阻汝進。助汝退。可寐乎。可寤乎。第一海險。逆風也。發時舟人不能進。奈何後退。而空負多程。順風雖猛。落帆安行。噫。人過生海。可驚順逆。蓋皆不利于生也。逆順二風何。曰。世之苦之困。等患。逆風也。世之樂之貴之富。等福。順風也。發時霎時上時下。得中甚難。經曰。猛風驟起。波濤時上滔天。時下至底。舟人嚇懼。無引舟。無救命。若不諦海法者然。解曰。人渡生海。順逆可驚。順者。使靈自保而上。逆者。使靈自固而下。

順使過當。逆使不及。二者。皆靈性之阻也。

第二海險。寇也。寇等有二。刼空舟財放客一。刼空而殺舟人二。二者。或伏海濱。或挨海島。乘機突出。舟人不覺。而罹其害。人渡生海。必當勤戒二等之寇。許德一。魔鬼一。第一。刼空靈財。蓋行善爲名。其善無善。其工無功。靈行似實。而實空虛。斯惡謂靈寇之故。第二。其意恒惡。其謀恒深。其害不淺。人落其手。刼空靈德而殺其靈。其害焉。明矣。可謹避焉。

第三海險。海峽也。海內峻險嶼磯當路。僅留狹道可行。舟人小心得中。而得安過。使一失慎。或左或右。舟壞人溺。無法得救矣。篤瑪聖人曰。人行德道。必當仔

細求中。夫德之路。狹也。左右險也。往右德變爲惡。徂左亦然。可兢兢業業。而得中哉。試舉濟德。侈與吝其二險也。濟時過當。則侈。不及。則吝。得中。則中德也。義德之險。剛與柔也。偏剛偏柔。皆惡也。彼此相合。眞德也。比之畫工繪人容。皆白醜。皆黑醜。黑白調合。美像焉。凡德皆然。

第四海險。失火也。斯險至甚。蓋舟內備火藥。以避寇害。又。外加瀝清多層。火發難滅。奈何。舟火也。人也。皆爲煨燼。人在時若舟。內欲若火藥。外司若瀝清。不克其內。不禁其外。靈險可知。克之禁之妙法也。

第五海險。乏糧也。海程弗定。風定其期。順者則速。逆者則遲。孰能預知風熱智

人備足備餘。程終而糧未竭。愚人少備不餘不足。中道糧絕。海內無措。腹餒而死。憐哉。斯怠人之險也。蓋行德之工。靈性之糧也。有工。則飽。無之。則餒。美矣善人之智。在時勤敏。死至其功足也。餘也。醜矣狂人之愚。在時泄泄。死至其功無餘無足。險矣。

第六海險。隱礁也。有險皆甚。斯險甚之甚也。蓋海面平夷。礁藏水內。舟人雖精。難免其害。幸有經過熟人。畧得免焉。斯險善人之險也。其心厭惡。其意向善。魔弗敢明引之違理。狡哉魔計。以善爲名。引之爲惡。正若漁人。藏鈎顯餌。魚吞彼餌。同吞其死。比。富人曰。養妻子吾首務。乃義德也。濟貧儉者。次務也。寧藏財過

緊乃于合義。不必賙濟。其義實虛。其吝實實。魔不敢引之以吝。假義以引。迷哉。又曰。家屬之罪。其邪歸我。可責可正。魔鬼得機。引之怒嗔。罰之過當。詈罵穢言不絕乎口。惜夫。欲信屬人。而先曲已。魔之感哉。

師既列爲右箴。弟聞而深嘆曰。險哉世海。師但指其險。不指何免。猶醫指病。不下善劑。謂憂病人。不瘳人病。知險當急。知免更急。師曰。經云。天主務制煖纊以禦人寒。猶云。天主置人多險中。預備多法以避。吾弟兢兢善用。安然得渡生海。無慮險焉。

夫人過海第一急務。選固舟。精巧舵師者。是也。固舟。天主聖會也。人入。同主下

舟同行。必得登岸。固哉其固。風浪雖猛。能鼓而不能溺。他舟脆薄。無風自沉。經喻曰。天主將降洪水。罰世罪人。預告聖人。命制大舟避患。人入皆存。不入者皆死。解曰。舟。聖會像也。人入。得存靈魂神命。得騰天堂樂岸。不入。必沉其靈于地獄永苦之海矣。又。精巧舵師者。吾主也。自天降臨。精熟天堂之路。世人欲上。弗依其踪。必墜下焉。主謂門徒曰。吾正道也。吾眞實也。吾眞福也。從者不差。信者不謬。而終至享眞福。是也。

第二急務。緊窒舟縫。禁水漸入。舟人汲汲于固。弗業業于縫。舟漸沉。人忽溺。吾靈之縫。五司也。瀝青油灰。十誡也。主誡嚴禁外司。弗許惡像入內。勿致靈魂之

死也。異夫。舟人雖勤于百縫。而失其一。舟必溺。人雖緊守十誡之九。而犯十誡之一。靈必沉。雅各伯宗徒所云。守九犯一。猶犯十。是也。

第三急務。舟中以綷立桅。是也。桅綷相依。綷定之禁動。桅緊之禁縱。桅愛德也。綷他德之集也。愛在諸德從節。弗肆弗遊于外。諸德在愛德則穩。不慮其傾矣。

第四急務。桅上懸帆。是也。舟人掛帆。風發舟行。無帆舟止。帆吾心之勤也。天主默啓勤人。若風鼓帆。推舟使迅。引之到岸。默啓怠人。若風鼓林。枝搖而根不動。主提怠人。引之行工。初典善工。中厭罷工。終不至成工。解曰。怠靈性之矸也。矸泥于泥舟定。撑之弗動。推之弗行。怠惡在心泥心。不許行善。

第五急務。海程之圖。是也。海程之圖。至廣至急。蓋指山礁。淺灘。一路之險。渡海者而不携海程。若盲者欲行新路。而無人引步。俗云。海程爲舟人之師。是也。吾生之海程者何。曰。聖經之言。聖人之訓。是也。斯皆明指天堂之路。明解吾心之疑。魔鬼之計。善德之美。惡德之醜。等事。可知其廣其急。

第六急務。星盤之羅經也。晝夜指南。使人一路仰天。吾之羅經也。蓋吾行時。不宜俛視。貪人之譽。必宜昂目仰視。美哉正意。人正其意。正其路焉。

師畢謂弟曰。有人問主愛人之詳。吾主多言以示。後謂之云。依言可行。必得享

常生。余云。弟亦然。依右箴行。必得正路。勿慮生海之險。

視西滿伯鐸羅及諳德肋昆仲二人。聖㙐所曰。

主目明睫。肉目視兄弟之外。神目達內。愛其朴素請爲弟。主目若艮玉工之目。寶玉藏璞。愚人不識其貴而棄。玉工識之。加工以理。玉始明顯其貴。二位昆仲。勢卑業漁。人視如賤。主視其內而貴。先治琢光。後命遊世。琢光世人。或問。主將立聖會麗宮。興工于昆仲二人何。曰。欲其固其久故也。兄弟互愛相合。愛合在心。存久則易。石匠構室。以灰合石。乃固。風發雨臨。不慮其傾。累石之室。無風無雨。自裂自頹。安得久哉。聖會若宮。教人乃石。愛德石灰。愛無則教友

虛得教人之名。愛在。則實爲教人。魔不敢近攻。不壞其信也。

經曰。聖會嚴整軍師。魔驚其伍行之列。聖額我畧解曰。兵旅。以相連爲尚。敵兵難衝。見空則易突破。聖會爲師。會人其旅也。魔將攻敗。先窺吾輩何合何連。心連則退。心離則進。經記。撒落滿國王。創天主聖堂。欲善而遠。備金板盡益其內金。久存之物也。火不燼。蟲不齧。愛德之像。在心。諸德美堅。世若之火。惡輩之蟲。不能毀敗也。第七卷聖神臨後第十二主日有本論

從予。使漁人。

主請兄弟二人。命委家務恒從。生死不離。難命也。惟並許報。平夷難命。比之良醫。藥苦難吞。調之以飴。病人愛飴服苦。而病痊焉。天主之

命。每如是。上古命亞巴郎移鄉旅異地。命極難行。即飴以報。曰。出矣旅矣。我後而立吾民之上。吉禧汝裔。榮光汝名。使不朽于萬世。聖盎搏削解曰。奇異天主之計。其命難而易。其誡苦而飴。難苦出口。易飴自隨。加命以試。加報以勵。奇異天主之計。

經內天主勸人曰。人嚴克己。毅敵世俗。勇破魔計。天宮棟楹也。天朝良臣也。吾立新名以名。銘他額上。一以旌表其德。一以衆視。而偕稱奇其忠。經內天主常常如是。

或曰。主詔兄弟二人。只以化人爲報。斯報小矣。何奇妙矣。曰。化人至善也。若善

報自然在其內。又主語宗徒曰。爾輩爲我棄世而從。異日我降審世。爾皆高座同判。又曰。天國。吾國也。憑意與人。爾從我者弟。勿憂勿疑。各有定位。我先去備。再降而携。吾主恒慰宗徒如是。恒許後世之報。

汝又云。化人之報。細報也。則匪知化人之職。何職也。何貴也。天主降世本職也。可識其貴。聖額我畧曰。化人之職。衆職中至貴。他職雖高。皆不及。經奇化人之士者曰。皆天神也。天主遣使也。貴耶賤耶。

或嘆曰。恨弗得師吾師。而登化人高位。屬人阻。家務羈。奈何。與其定聖人答曰。吾友勿嘆勿憂。內有家屬。可先爲表。美報其善。竭責其惡。則登化人之位。外有

進教之友。時履錯犯誡。勸之以守。有未進者。引之以進。則登化人之位。何嘆何憂哉。

應命棄網而從。

兄弟四人。家務雖羈。主詔有主命。弗延日時。今日主命。我固不聽。竟棄。不歸料理。示吾宜勤。焉知翌日再命。經內天主謂人曰。我立心門擊呼。人闖我進。人闖我去。又曰。今日幸聆天主之聲。勿固勿迷。勿師古教惡輩。輕忽吾聲。吾惡其錮而絕。勿法其錮。得免其絕。

吾主曾召一人相從。人曰。父適謝世。請師容弟歸理喪事。既葬乃受業。主曰。死者葬死者宜也。蓋言。罪人似死人者。彼死于靈。此死于身。彼喪此理也。吾今召

汝。明日弗召。可急順命。何延遲遲。已有本論。

謝父而從。或問上句。異見仲二人薄情。速謝父母。而從吾主。並異會中之友。輕易離家棄親。曰。愛親之情。禽獸有之。矧人哉。敢問。來時告親乎。親許乎。來而不告。無親也。不許而來。無孝也。吾師皆云。愛人指之正道。來故也。善哉吾師之意。惟正道分別親疎。若兼愛人。無分遐邇。天主道乎。墨翟道乎。余曰。天主聖教。以愛爲尚。而且叮嚀其序。排定宜前宜後。嚴禁踰等。經內善人曰。天主排列吾愛。吾愛有次序也。若然。可知第一大而公恩主。天主也。其次雙親也。又其次他人也。因天主十誡。前命愛主。次命愛親。又次命愛疏人。墨翟道乎。天主道乎。

中人所異。約二端。無親一。無孝一。夫親在心。弗繫于境。恒見家子。終身不離于親。而莫親其親。反有多子。多年身離。而心常念若躬視之然。會中之友。身雖離心愛不離。時時求主福祐。在世解世患。逝世賜享眞福。愛乎否乎。

至謂無孝。曰。來無告。告無待諾。倘也。但爲天主行教。承天主公親之公諾。何拘拘私親之私諾乎。今使皇帝差臣命往遐方。臣辭奏曰。前告二親。允諾奉命。弗允辭命。皇帝許耶怒耶。

聖賢曰。德善愈公。愈致衆善。愈美也。會中之友。在家惟安雙親之身。離親廣遊以益衆靈。不愈美哉。如禹得舜命。弗前告親。無俟親許。八年于外。三過門不入。

志孰何歟。爲利于衆也。中人異乎褒乎。又。其利。身利也。吾利。神利也。人異而貶。不亦過乎。

異而貶者。不知人靈之尊貴。聖瑟所曰。海地之富。齊聚以市靈魂。不及其價萬一。一人罄竭萬金。盡散濟貧。一人獨化一靈。彼此功績大異。蓋人靈愈貴人身。濟靈之功。愈厚于濟身。

天主的知靈貴。乃降世而出無盡之價以市。葆祿聖徒曰。吾友。主出厚價。而贖汝靈。伯鐸羅宗徒。解價曰。主價不是易朽金銀。吾主無價寶血。其價也。主曾謂門徒曰。吾食飲。即救人之靈。是也。斯言。一則示人。主所慕。及所務。全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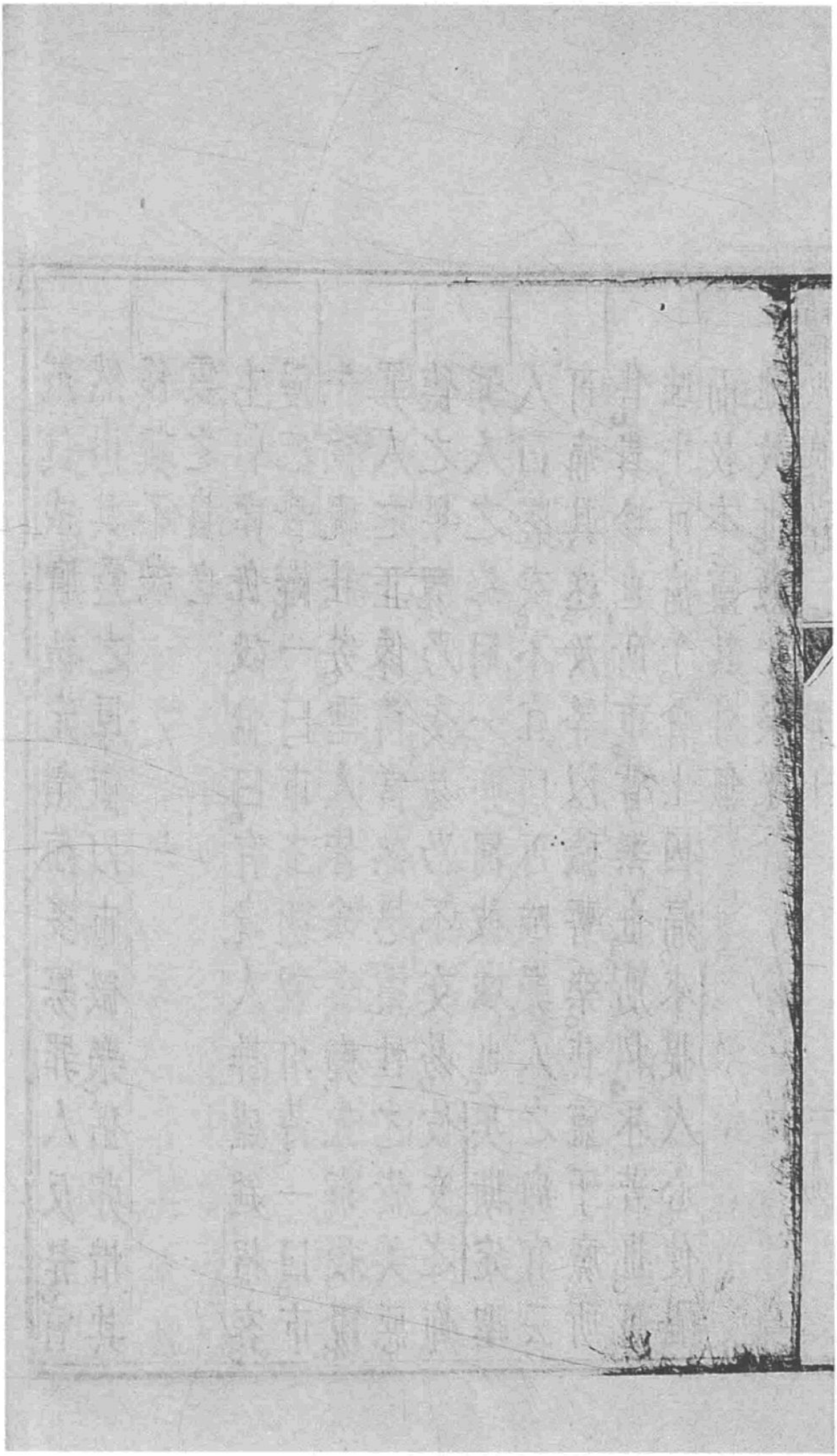
救人之靈。一則示修士。當法此慕務。猶云。人終身務討。悉求飲食。脩士勿偷安避身。以救人靈。在會之友。有主表。有主命。遠來而當跋涉之苦。不必爲異。潛身不來。乃可怪也。

基所聖人曰。客人渡海。使一失謹。而溺幾沉。客人何亟以救。急落收帆。無討不盡。既救乃止。戲吁。衆人皇皇因救一人軀命。三四會士。離家謝親。因救多人神命。可異乎。可褒乎。

賢解經。深嘆深責罪人。曰。脩士多苦。以救汝靈。汝安坐穩寐。而嫌微苦。以救自己。愧哉。主盡出寶血而市。汝因小利獄樂而售。愚哉。盍師智客。將市貨物。審視

或真或贋。後定價值多寡。罪人反是。言然出其靈之厚值。以市微樂。猶弗惜其侈。真不識靈之貴也

主曾語伪。設喻曰。有貴人排盛筵招客。漫然皆辭。一曰。市主欲視坦薄。一曰。市牛欲視壯劣。聖人皆嗤容痴。先市後視。罪人之正像。前當熟思靈性之貴美。惡德之卑醜。乃交易。乃不交易。彼交之痴。罪人之痴同一。亦同被嗤也。奥斯定聖人曰。嗟矣。不宜曰。可嗤罪人之痴。宜云。可痛其迷。汝等以穢暫樂。售靈于魔。所售。貴珍也。所市。暫樂也。所招。永苦也。可嗤乎。可痛乎。會士因痛。來提人心。使醒而救本靈。其外無他故也。貶乎褒乎。



雅各伯宗徒瞻禮。

經。聖瑪竇第二十篇。

維時責伯德阿雅各伯及若翰二子之母。暨厥子。子者雅各伯及若翰兄弟也。近耶穌跽稽求錫。主問曰。求何。答曰。主既即本國之位。賜予二子。一予右。一予左同坐耶穌知求原不出于母私臆。惟出于子。不答母。向二子曰。胡弗識攸求。克飲予將飲之爵乎。爵。死也。主借譬。指其死謂之爵。故有四。一。當時病人。服藥用爵

而飲。主死甚苦。若苦藥。但療萬世神病。二人飲酒一盞。飲不難。時不久。吾主因愛世人。易至死地。死苦速過。死利恒存。而延于無窮。主言所示。不必懼爲主受苦。蓋多年之苦。暫苦也。三。本國風俗。人將受刑。先飲藥一巵。身麻不覺刑苦。國人欲指某人幾受刑。曰。某人將飲爵。主指其死。謂之爵也。四。酒引人寐。過晷再醒。而仍行工。主之死若寐。過三日復活若寤。因其死。謂之爵。經內主所云。吾寐後醒。是也。

主語之曰。異日固飲。主今預告二徒。畢竟受苦。後來虐王。拘擒雅各伯受刑。又羅瑪帝監若翰。投沸油鼎命酷笞。命逆夷地。斯皆苦爵未難飲也。乃至吾主受苦時。侍立視師之苦。雖萬死亦擬不及矣。主告之明如是也。惟與

汝予左右之座。罔係予。予父已定斯座。匪能再改。或疑曰。聖父托付吾主萬有之權憑意制御。今云。與汝予左右之座。罔係于予。疑解有四。一。係字之意。于當。該可。二字同意。猶曰。不可允爾求。蓋爾求出于傲。我諾則助。引其心傲。可諾之哉。聖劄博削曰。主答若云。吾謙之師。引人以遜。弗可諾其妄求。

一。基所聖人曰。二徒之求。弗能爲之事也。吾主不能爲何異。主座高甚。非神聖者能及。何有左右之座。經指主曰。其座穩安。但至高天神之上。二徒何得登之。又主坐聖父之右。人得其左。則居聖父吾主之間。能爲之乎。

三。主指其人性。若云。天上之位。天主聖父已定。吾人性確不可移。爾所求。實不係于我也。

四。主指其天主之性。猶云。實係于吾與人以吾左右之座。但于無始之始。欲係于人之聖。善。則得。惡。則失。善隆。位高。善薄。位低斯則極理也。爾兄弟之聖不及。求乃恃親不恃善德。過分而悖理。吾天主之性。至公至義。實不能逆理也。聖基所設。喻曰。設國王。欲分國位。曰。人立某功。即登首相高位。立某功。登冢宰之位。等。若有幸臣。無立某功。但恃王寵。敢求或相位。或冢宰位。王答曰。汝求弗係于我。不能允汝求。某位乃立定功之位也。斯答不顯王之不能。正大顯王之公義。吾推聖人之喻。即知主所云之

意

箴。

賜予二子。一于左。一于右同坐。額我畧聖人解曰。可與二昆弟之求。可責其貪。其貪也。大得主寵。他宗徒皆在其後。惟伯鐸羅一位僅在其前。其貪猶不知止。求主左右之座。以先衆徒。宜與宜責之焉。色搦加嘆曰。醜哉貪情。入心牽引。使恒謀進。弗至先衆弗已。貪人蔑知廻視。以足其貪。乃恒望其前。以疾其步。以占其先焉。憐哉貪人。衆在其後。心弗厭足弗忻。一在其前。心弗平足弗忻。然則何時得忻。憐哉其心。醜哉其貪。

二徒貪慕高位。主責其痴。蓋人貪位。痴人也。弗知高位之態。何態也。必察其惡。其名。其實。其來。其去。便識其態。

貪位惡之何。曰。魔鬼本惡也。惡可識矣。聖巴西曰。貪高之惡。魔鬼本惡。魔鬼疫病也。人同鬼同貪。同魔同病同疫。痴疫易流。人不謹而近疫人。奈何同染。試。天神之首。謀主高位。貪疫。即發。他神近之。多同貪。同被染痴。同敗天神美性。同變爲魔。魔後入地。近亞黨世祖。渠即染。而貪天主同等。今常遊地近人。地人無染。無貪世位。萬中僅一。謂之魔疫信乎

聖伯爾納責怪人迷曰。罕矣稀矣弗效魔鬼。弗依踪形。弗慕登亢。迷哉。魔鬼欲

登而隕。世祖謀陟而隤。爾尤貪丁。妄冀不墜。尤或美爾貪。謂之大志。吾則謂之大痴焉。先車覆亡。後車隨軌。不以爲鑒戒。汝美其至志耶。或唾其至痴耶。

名位者何。曰。位。卽任也。任。卽重載也。嗟。人貪尊位。而不知弁貪重任。重載焉。旅人行路。減輕其任。則智人矣。加重行裝。則愚人矣。單身行路尚難。荷載何易。噫。世人俱旅人也。天路。上路也。滑道也。滋地也。人謝職閒居。猶難穩行。乃欲覓位何易。

聖額我畧曰。世之位。重載也。實非爲行路之資。反實爲行路之阻。貪位者。惟想位光。不思位冥。思。必莫貪。葢恐身連任並倒。貪位在心。若舟在海。四方風鼓。八

面波動。無時安寧。何貪之乎。

史記。昔賢王即位時。侍臣奉旒請戴。王持展轉。周視良久。深嘆向左右。指旒語之曰。斯之貴贋貴也。斯之禍。眞禍也。人知其禍。靡貪其貴。視此在地。無心伸手而取。矧戴之乎。其表美矣。飾矣。輕矣。其裏醜矣。辛矣。重矣。言罷長嘆而戴。

貪位者聞而笑曰。大過之言也。勢賤卑人俱輕欺。凌辱慢忽。勢高位隆。人皆尊貴。從順美諛。何所不妙。曰。爾視位外。不視位內。識其一。弗識其二。視識位險位危。不敢謂之善。矧稱妙乎。人居高位。若居高頂。地勢尖窄。難穩。使風大吹。難保不隕。使天烱雷。其危愈甚。蓋霹靂多擊高山也。居位者穩難。隕易。常有排擠。若

風大吹。必致位失。帝怒若雷。命且亡焉。

噫。斯俱小害也。外失也。身損也。現虧也。其大必在于神。必在後世。蓋人治理獨已且難。治理衆人何如難哉。善已固重。善衆奚輕。主將來審判吾之本惡。必甚嚴也。審判吾惡。又歸屬吾之惡。當何如嚴乎。

伯爾納聖人會內。有一高名峻德之士。教皇欲登之司教之位。士驚固辭。教皇請伯爾納聖人立勸使允。聖人如命篤求。終不得。教皇乃止。不欲强。厥後士逝顯現于會友。曰。吾今厚享眞福矣。在世倘受司教之位。必改善心。而下地獄。言畢不見。聖人心驚。深嘆曰。安得智人。克視貪惡之危。克知貪惡之惡。貪惡何若

盤石藏水內。其勢上平。而下多險。明目者視焉。瞶目詎視哉。噫夫。高位之光。易溺人目。視若多福之坦途。而實爲諸惡之藪澤。可識其危。噫。貪惡何如。又若易透之箭。螫心之毒。難治之疫。多誑之肆。實善之蛀。僞善之母。嫉妬之父。驕傲之女。謙遜之仇。神目之迷。諸患之生。諸德之死。是也。可識其惡。噫。貪高之人。惟慕吞普世之位。因憎普世之人。視彼若賊。以謀刼所有焉。嫉上者。欺並者。輕下者。特慮其膺位。弗慮其當否焉。

因此大聖大賢。一知國人。謀置之高位。多言力辭。人許則止。弗則避。入山泯迹。辭避而不得免。乃常苦泣。不敢仰視。若人荷重任也。

聖奧斯定。德廣過衆。名聞充溢四外。司教强之登主祭之品。不得已受命。惟容愁慼。痛苦不已。又。聞某處偶乏司教。雖有急事。不敢近處。恐其城之人。强之登位。後天主竟陟以斯任焉。但聖人時常深嘆。悲咷曰。痛哉。任馬者。先揣馬力强弱。行裝輕重。道勢溢平。後任。痛哉。任舟者。先察舟板薄厚。海波猛靜。貨物多寡。後任。痛哉。吾也。力弱德薄。乃任司教重任。奈何。世上可畏之間。位爵第一也。天主使吾膺位。必將罰吾罪焉。

又額我畧聖人。衆教友仰其大聖。欲加以教皇尊位。聖人更衣。竊逃入洞。教友隨處覓之。不遇而歸。忽有火柱。自空降。懸聖人首上。教友怪異。喜甚。强登位。聖

人無奈伏命。惟終身欷歔涕泣。日。向日避世獨居。不勝心悅。今日居位不勝心憂。一日之異。吾心明析。吾吾不能詳焉。

史記。古王戰敵被敗。幸脫入林。邂逅隱居三士。王改名諱位。請乞同脩同隱。數年。如是。將逝謂之曰。到今三士不知吾何人也。何位也。吾某國某王。惜乎人迷。貪位弗知。吾已試王位之勞。已試獨居之安。國王高位。擬不得山林卑賤萬一。國王之餼。就是美珍。皆苦無味。隱居之食。就是粗糲。皆飴多味。國王之心。若運沸海。不晏不寧。多慮紛擾。不許穩寐。隱居之心。若停清水。恒冽恒靜。偷寐無慮。噫。吾居王位之年。皆凶位之年也。居隱脩之時。皆福慶之時也。惜乎貪位之迷

言畢瞑目安逝。因古賢曰。使有道路二岐。一引于死。一引于位。憑吾意選一。必竟進死道。以逝安然。弗入位路。免苦險也。聖賢驚位如是之甚。汝貪慕如是之急。猶誚吾言。迷哉愚哉。

或曰。然。倘國內無位。無上下尊卑之別。何云國哉。蠻夷亦有。禽蟲亦有。若無位。庶民任意。將行不軌。爭亂何止。論理國內必當有位。必當有人登位。若聖賢有善法。得免于位危耳。

曰。尋得善法難哉。登高易下難上。聖人曰。朽梯不利也。人恃以上。近危也。世位朽位也。恃之而謀昇天。其危不覺。欲免危。務德聚善。斯必上則也。居高者。恒遇

大風。身輕必傾。身重則穩。居位者。心輕無德必危。重之以德則穩。位風不能害也。

蜜蜂輕蟲。出箭時怕風飄。掖小石鎮身。身重乃無傷。在位可法微蟲之智。重心以德。若無。不必登位。昔有會友。勸聖人受位。聖人不辨可否。求主默示。忽見天神。手持玻璃一餅。滿注清水。謂之云。爾心如此乃可。不爾乃否。聖人力辭不受聖賢又云。國主將分國位。必察臣情。慕者。棄之。惡者。升之。惡位而得。必務利民

斯第二

善法也。

位實者何。曰。虛物無實也。位勢僞勢也。其實何在。世之榮光如影。影無物也。無

光而已。夫貴不在于吾。惟在于人。人念吾貴。吾乃貴尊。他人不念。吾乃無有貴尊。物不在吾。惟在他人。烏謂之吾物耶。

色榻加日。世位世爵。無物可仰。蓋隨人之念移動。人念則在。不念則無。正若水漚。外似充實。內則虛空也。

聖諭色爾借譬曰。何尋切譬。以比干世位之人。正若孩戲。曾見孩童放風箏。既登空中。竟不得正路。又不得久住一處。隨風隨飄。牽扯欲止。不可喚乎。孩望箏否。多陷以傷。既起繼戲。路乃忘足履平。欲持風箏倏去。辜負孩緊牽就下。伸手伸手。欲多晷。多時。多勞。多計之後。幸得在手。相慶相喜。若獲美禽。實惟薄紙而已。可

唯其愚。索位者何異。位居乎空。隨風而移。索者率位。忘得之路。直乎曲乎。恒陷諸非。設既費時。多勞多計。幸而得之。只得偽位虛名。猶自慶自喜。正孩慶喜也。孩之愚痴也。

古賢笑人之愚。弗識眞位何在。但視人外。弗顧人內。曰人有高位。正若馬有文飾。人欲市。先卸其飾。遍視馬體如何。醜如何。健羸如何。馴悍如何。乃或重而市。或輕而棄。愚哉人愚。欲知居位之貴。只視外飾。其才能。其威權。其從之衆。等乃重其位。不視其內貴與否。心德備否。差矣愚矣。蓋人有位無德。吾矜而揚其貴。惟揚虛貴虛名也。

聖凡貴又喻曰。世人登位。若優人登臺而扮尊人脚色。優人之尊。無實也。尊人偽像也。倘以虛爲實。視巳如尊。狂矣。愚人重位如眞。智人藐之如戲矣。噫。愚人畫圖愈巧偽。愈媒人目。似眞物。而實幻物也。愚人視之若眞。智人視之乃眞微影虛像耳。世位眞福之畫形。眞善之也。人欲明位之實。可于空虛。于無實爲其實也。

或曰。位惡。位名。位實。既明。請示其去何如。曰。艱難窮苦。其來也。速馳如飛。其去也。葢人無苦。位必不至。惟若有先後次序。昕夕苦攻。伏請嚴師。遵考定規。逆其無時得晏。無計不盡。無人不求。不敢苦主也。

上。下耻屈躬。侍立如僕。俱位先之卑。因爲人

聖史一揭劇曰。卑哉貪位之卑。

先爲人奴。試觀經中。二子之母。欲請高位。先叩伏地。示貪位之卑。或問賢目。貪位者。何人也。曰。非人也。獼猴也。獼猴倣人。貪人倣愛。愛人恐人。以得天位。貪人恐人。以得地爵。愛人。施下者。爲主。貪位。購上者爲巳。愛人。耐人之煩數。爲得眞福。貪位。耐官之苛刻。爲得虛福。謂之愛德之獼猴非乎。後若吏其。試觀國臣。得位理庶。何時身休心寧。希陟而諛。恐黜而賄。太直被刺。太寬被欺。種種諸苦。畢集乎心。晨昏刺觸。而貪人猶慕之哉。其去。如風如電也。聖奢博削曰。世位之勢。如玻璃之脆。進成速毀。其久頃刻而巳。僅至而飛。世位靠世。世勢速飛。世位同飛。得存久乎。魔曾欲引吾主。因探爲

誰。經云。于恍惚間使視萬國之榮光解曰。似魔之太痴也。欲主愛貪世光。可許久視。以動其心。頃刻之內。何視何動答曰。魔鬼之太智也。是世位之才態也。魔知人若久。而探思世位之苦。其裏之虛。必輕而棄。須臾間。僅視其表。烱爍榮光。誘人更易。何不智哉。解世位者之態曰。人恍惚之內。得視世位。明知爵位之久。頃刻霎時耳。聖盎傳削曰。世位之久。比之呼吸。譬亦不及。僅到而去。其勢也。聖人深嘆繼曰。何尋得智人。能知位勢。孰知明別偽虛于眞實。夫世位。輕虛易動。易運也。今人得位在上。未幾失位在下。如水車之筒。一上一下。如速發速散之風。何慕之乎。何望之乎。何信之乎。

胡弗識攸求克飲于將飲之爵乎。或異曰。天堂眞福。美求也。主責若不智者何。聖額我畧答曰。欲昇天。美欲也。但不宜差昇之路。先苦于世。正路也。因主且責其痴。且引之曰。克飲于將飲之爵乎。蓋求望眞福。美善也。不先立功。空求空望。痴求也。妄望也。比人欲市寶物。不欲移步。欲獲渠魁。不欲出值。欲至本鄉。不欲入戰。皆痴欲也。第四卷封齋後第二主日已有本論。又第十二卷諸聖人瞻禮。

聖經直解第十一卷上終

聖經直解第十二卷。宗徒下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聖若翰宗徒兼聖史瞻禮

經。聖若翰第二十一篇。

維時耶穌語伯鐸羅曰。從予。即效吾死。猶一云。吾先爲汝被釘聖架而死。汝當依迹而從。爲吾被釘聖架而死。伯鐸羅回顧。見耶穌攸愛徒。即晚膳之時。倒憩主懷而問負爾者誰。是也。斯聊鮒所愛之徒。若翰宗徒也。葢主受難前夕。告徒

其間有一將付之于仇。徒不知何人。若問翰密問吾主。惡徒爲誰。主亦密告之。問耶穌曰。若斯者何。蓋言。弟將從師而死。若翰亦同從死否。曰。尚欲留之于世。待予復來。于汝何與。汝弟從予。皆責伯鐸羅宗徒之詞。若云。可惜急于汝之事。好察他徒。于汝何與。時門徒中乃流言曰。若斯者必存莫死。因主之言。古今有多。固執私臆曰。若翰宗徒未卒。活存待主再降判世方死。若翰明闢斯說曰。耶穌弗云。不死。惟云。尚欲留之于世。待予復來。于汝何與。斯徒証右經。而錄于冊。吾

知其証皆眞實。

箴。

從子。士托伯鐸羅宗徒理治教衆高位。爲聖會之首。並命視其行。而依其踪。意欲理民之士。可視吾主。法德效行。若宜致命爲民。不必避身而辭。基所聖人曰。治民者。牧夫也。受治者。羊也。牧羊二姓甚異。出命。受命之德。必當甚異。奈何上之德。卽至于上。下民之德。僅至于中。上之德。使至于中。民之德。必在于下。彼德得下。此之德何在耶。設彼無上中下德。反有多惡多醜。良可憐惜所屬之民。其惡德醜行。將何止哉。

史記。西方古王。付臣高位。托治民權。先列多規。終警之目。爾今登高。若日麗天。所行之事。或美或醜。民皆明視。弗得微隱。可思汝宮之墻。卽高而固。皆爲玻璃宮門縱厚而閉。皆爲明透。屬民四面窺伺。因爲行法。臣善。庶民懼罰。而畏不善。若否。庶民同否。而無所畏。蓋惡者見汝同惡。慚乎驚乎。汝先有邪。何自納人以正。如界尺之曲。欲線之直。得半。賢王規畢。臣受印而辭。

葆祿聖徒勸理民者門弟曰。可寤勿寐。可勤以盡職。可先屬民爲德善表。聖基所釋曰。警戒理民者之詞。其位在上。在下仰之。以取行法。乃屬民之鏡也。有德明鏡也。民炤。有汚速洗。而皆同明。有惡昏鏡也。民炤。不覺其垢。而皆同昏也。

經記。前知聖人。神日仰天。見四異禽各備四面。人一。鳳一。獅一。牛一。解曰。禽在于高。高位之像也。有人面。示理民之士。當猶人理民以休。弗理以休。以足私欲。弗理以怒。以復宿仇。有鳳面。示當有高志。飛騰離地。勿謀地利。勿吮民膏。有獅面。示當毅然決事。勿骫法因徇情。勿柔于貴。勿剛于卑。有牛面。示當勞苦以養屬民。理事者有四美。乃宜居上。以致民利。若無。寧居于下。以免民害。

作俾納聖人。曾規友以理民者。深嘆曰。稀有滿斯職。職包二端。利神者爲最。利身者其次也。今滿斯二者。十之僅一。虧損者。緊十之九也。稀有從主。而依其踪。主降世時。聖父托以萬民之權。主之急務。何務耶。勤于利身。愈勤于利靈。出寶

血寶死之值。謂有市歟。匪市金銀。寶珍田屋也。民譽空名也。出價赦屬衆之神形耳。孰從撒莫先知古聖。多年理衆。曾謂之曰。理衆久矣。孰能誣吾干贓。吾政至清。無嗜財帛。終身無賕。無受獄貨。衆聆允乎。孰從葆祿聖徒。謂門弟曰。理汝已經三年。貪汝之金之銀乎。之物乎。利益汝靈吾之貪也。聖人又繼曰。噫。善仕惡仕大異。善仕切若牧人。惡仕正若饕饕夫。彼視瘦瘠羊以肥。斯視肥羊以食。惜夫惡仕之迷。得位將平民亂。又亂萬物定位。使地在上。使天在下。置足于首。置首于足。彼也念身忘靈。念己忘民。從主者乎。從魔者乎。大亂世物者矣。已見第九卷。吾主聖誕瞻禮。又見本卷。聖巴爾多祿茂宗徒瞻禮。

若斯者何。聖額我略解曰。主弗允伽鐸羅宗徒之請。反責其問。欲示宗徒可務細審已身之事。不必好察他人之情。人察他人。其害似輕。而實爲重。蓋人察人。無暇察已。愈明知人。愈迷知已。聖伯爾納異曰。念已。知已。察已。大工也。廣工也。難工也。人即竟日嗣工。一生期短。僅足以脩其半。竟日察人。其工何時成乎。經記。天主將降火罰燼滅姪城。內居隆德一聖。天神預告。曰。汝妻二女。女壻六人速出城。其勿回顧。其妻欲知城熱回顧而犯其禁。天主立罰。以肉身爲鹽身。立于道。解者問曰。變身爲鹽者何。答曰。鹽鹵性緊。禁物勿敗。天主欲警人。緊禁好察人情。

聖基所曰。閒惡。衆惡之源也。好究人事。其派也。觀之孩童。時時多問。頻聒親耳。何故。閒故也。可責好察人者。天主賜人日時。以察乎已。嚴考進退。乃竟日安閒察人。迷乎。

與斯定聖人。明指此等之害。曰。靈之毒疾也。毒氣在身。身痺若斃。近亡而不覺。人究人事。必忘已事。蓋靈遊外審人。難入其內審已。其靈毒矣痺矣。內多病而不覺矣。此等人魔鬼之囿也。魔令以獲他人。彼問他應。魔鬼今獲其一。未幾獲衆魔者之囿焉。

昔有賢者著作。內責好察人之非。曰。汝異人哉。蓋明日者哉。瞽目者哉。精視他

人。而盲于巳。厥視無益。厥盲有害。寧盲于人。而精于巳。乃彼此皆利也。若云。察宛人非。欲成薄冊。以警後人。吾曰。善哉汝意。惟汝內尚有多非。奚暇宛外。且深入汝內。細察巳靈。搜精隱匿。察念。察言。察行。乃必成一巨部。奚啻薄冊。余今將借古儒之寓言。因狀汝明。汝暫彼喻其人。曰。昔有愚婦。忌視家人。自剜其目。收之櫃內。將出門再插。得視外人。嗟夫。在家暫出外明。汝暗于巳。而明于人。愚痴何異。汝過街市。偶遇二人。互論密事。傾耳竊聽。非理也。過人戶。身在外。而目進內。竊視其何人。何言何行。非理也。禮義之人。欲進人家。前叩門待應。士應乃敢否則退。汝弗叩弗待。肆目突進。恒言曰。足進目進。其無理一也。汝弗顧理乎。遊

城無所不窺。閑坐無所不問。耳所收。口
卽吐。收時有非。吐時有非。憐哉汝靈。盍
思路客名邦之律。律衆而美。其中一款
曰。國人或遊外。旣歸本城。勿問城情。犯
斯令者。士師立擒。汝弗是路客之人。汝
之大幸。若是。日日時時。必被其擒焉。

若斯者何。

右箴責人。好宛人。非。斯箴勸人。
好宛若翰宗徒之奇。蓋斯好美
好也。斯宛美宛也。伯鐸羅宗徒。問主曰。
若斯者何。若翰代主答曰。吾耶穌至愛
者徒也。斯若翰宗徒一奇。其包多奇。主
愛海也。降恩于人。其江也。愛隆恩厚。愛
薄恩小。吾主愛若朝甚
至。孰能盡詳受恩之衆。
聖賢解右經。係伯鐸羅宗徒之問。同問
若斯者何。且答曰。主所愛之弟也。宗徒

也。聖史也。先知也。童身也。致命者也。聖會聖師也。天國無位無兼于若斯者也。

或問。宗徒之間有備右奇。聖若翰何異于彼。曰。大異也。右奇如金。價雖貴。百鍊十鍊不同。若翰鏐金也。

至于主愛之奇。伯爾納及奧斯定聖人曰。主愛伯鐸羅若翰二位。擬別宗徒甚異。後問。二位之愛。孰更甚。答曰。愛伯鐸羅比若翰更甚。愛若翰比伯鐸羅更甚。愛有剛柔。勇嫩之別。剛勇。父愛也。柔嫩。母愛也。主愛伯鐸羅如父。愛若翰如母。

伯鐸羅。愈聖也。

若翰。愈幸也。

史記。亞勒山帝王。有厚幸寵二臣。或問王曰。二者陛下誰愛更甚。答曰。朕躬雖

一。備具二人。帝王。亞勒山。論帝愛某更甚。葢渠多智多計。精理國民。使朕安心。論亞勒愛某更甚。葢渠美性美論使朕樂心。吾主亦然。論爲聖會之首。愛伯鐸羅更甚。彼也。性直志毅。年老經事。主托理會安心。愛之更甚。者故。論主人性。愛若翰更甚彼也。性至温和。極良善身神潔淨。大樂主心。愛之更甚者故。至于宗徒之奇。彼亦有大過于等弟。青齡絕世從主。爲主恐割親愛之親。主固愛人。或壯或老而從。但尤愛其從自幼童之時。經云。人自幼伏領肩背主軛。貞福者之

童也。

至于聖史之奇。他聖史不及遠也。其經甚不同也。他聖史槩記主之人性。其訓

行。若翰聖史槩記吾主天主之性。其無始之始。其于聖父同體同能。同知等妙。他聖史何比之哉。

經記。前知聖人。神目曾見四禽。似人。似獅一。似牛一。似鳳一。後曰。三者同居。同住。獨鳳離衆。高飛其上。聖與斯定解曰。奇異四禽。四聖史者之像也。三禽之本所。地也。鳳凰則之空中也。三者聖史同主居地。傳記吾主在地所行。若翰若鳳離地翔天。其飛高矣。不止于空。不止于青霄。不止于天神。飛而至聖父之懷乃止。若鳳直視吾主天主之光。而目不瞬。後下示世。以其奇。四聖史之經。若宇宙四大行。火高貴于三。聖史之經也。

若翰聖經。高貴于

至于先知之奇。聖巴西曰。先知古聖。不及遠也。彼古教。斯新教先知也。新者勝古。互相不如。若翰勝彼。彼不能如斯也。彼也。天主槩遣天神來示。斯也。吾主親口恒示。彼之經。一句一奇。斯之一句百奇。大異于彼。信乎。

至于童身之奇。熱祿聖人問曰。若翰焉得若鳳高飛戾天。答曰。其羽長輕。故也。二翅身神之淨貞。是也。過等乎貞。過等乎飛。又解其貞之至。曰。終身無容不淨之念。因主愛之至甚。因賜代巴騰聖母子者之位。因不許淨身腐朽于地。既亡復活。并靈上天也。

至于致命之奇。其若無比。約有六狀。飲毒爲主一。受痛笞擊二。入沸油鼎三。被

屏諸夷四。上四者皆輕。第五至重。即年七旬之期。居世離主。第六更甚愈重。即主受苦之時也。解經者恒云。吾主諸致命者之首也。聖母其次也。聖若翰又其次也。主受死時。愛徒侍立。見所深愛之師。慘苦而亡。萬致命者之苦萬萬難擬較其苦。彼之苦。身苦也。斯之苦。靈苦也。後嘆曰。其苦大過他聖之苦。其苦之榮。大過彼苦之榮。他聖以劍失命。若翰之劍。吾主也。榮矣其苦之榮。

史記。有聖女。深愛若翰宗徒。以顯心愛以效其苦。請賜得試主之死時。聖徒之苦。聖徒允求。一晷之期。後曰。若翰宗徒。焉獨致命者哉。多致命者之苦。大集一身。不及遠也。

至于聖會師之奇。十二宗徒。皆師也。但
槩誨現世人以口。少有遺書。以訓後世。
若翰口教當人。遺書垂教于無窮世。又
諸宗徒布教幾年。早致命而昇天。若翰
宗徒年七旬。廣布聖教。其言如雷醒人。
其書如劍割疑。其聖如光開迷。廣遊多
國。而化衆人。與斯定聖人美之曰。諸天
學之師。首師也。基所聖人又加曰。何獨
聖會之師。天
神之師也。

聖多默宗徒瞻禮。經已見第六卷吾主復活後第一主日

聖斐理伯聖雅各伯二位宗徒瞻禮。

經。

聖若翰第十四篇。

維時耶穌語門徒曰。汝心勿悤。勿惶。汝信天主乎。兼可信予。勉勵宗徒之信。蓋云。吾實天主也。爾信天主之言。並可信吾之語。吾于聖父同性。同體。彼此無分。爾輩不必分。信。予父宮內多處。予語爾。今逝預備爾處。既備再臨接携爾。同昇同居。予攸已居。勉勵宗徒之望。主已警伯鐸羅宗徒。當夜必背。又知諸徒因懼主伏同背。而恐或失天堂之處。慰之曰。勿恐。爾

輩天堂之處已定。我將去以備。又云汝于將來可居吾今所居。蓋主身即在地。其靈恒見天主。恒享眞福。若聖人在天然。汝輩已識予適彼去。且已識厥道。多默曰。徒槩弗識師奚去。奚識道乎。耶穌曰。予道路也。眞實也。常生也。于因其無窮之功。因爲諸德之表。天堂正道也。因其全知不能自欺。因其全善不能欺人。眞實也。因天堂諸聖人。皆視其天主之性。以享眞福。常生也。欲之聖父依予克之。言。吾眞路也。人人可率爾得知繇。可賴吾功以立功。予。則知予父。未幾當知焉。未幾。即聖神降臨之時。蓋聖神

降後。大開宗徒之明悟。使洞達聖父之奧情。爾輩已見予父。言吾于聖父同體。父與吾之妙同一。爾若見我。于見父無異 斐理伯曰。主允弟視聖父。弟願滿矣足矣。主曰。憐哉爾迷予。已居爾間久爾猶弗知予。斐理伯人見予。見予父同一。奚云。允視聖父。曾未信予在父而父在予乎。予言匪出乎予。父居予內。躬行予行。汝曾未信予在乎父。而父在乎予。倘弗信予言。宜予行是信。確于汝

云人實信予必行奇行擬予之行等奇猶愈奇予適將詣聖父故也蓋云實信之人或行奇行于吾同等或較吾更奇皆係于吾吾今詣聖父在彼同父與人斯能爾賴予名而禱聖父予悉允爾禱

箴

汝心勿悠勿惶或曰人在世因有肉軀正若惡田農夫就勤時時耘耔惡草時萌人心惡田也邪情惡草也自然發萌人奚能使止哉門徒之心發惶懼之情主責之何曰不責有情勸禁情惡情倏萌在彼禁之在吾彼生時吾

怠而許時長。以至侵靈。攻心取勝。乃可責之怠也。達未聖王曰。倏然發怒。可怒也。以怒得罪。可責也。奧斯定聖人解曰聖王弗求弗怒。特求止之以理。倏然發怒。無罪也。止乃有功。

聖盎博削喻曰。人心若海。邪情。風濤也。天理。三老也。風濤鼓舟。三老役寐。不免舟沉。人萌邪情時。可寐可寤耶。若車御。御不受嚙絡之悍馬。羈鬆則陷。拘束則安。

聖尼色曰。欲人無邪情。若人欲飛走者入海。水族者居于地。何欲乎。邪情忽弗發難也。始發速禁得也。發繇乎性。禁繇乎德。奈何。愛惡。喜愁。四情。在心若熱。冷。

濕乾四液在身覺一偏盛將發攻害急召良醫忌口服劑若任發無務禁止痢人也邪情神疾也天理良醫也遏抑弗許縱肆妙劑也不服而任發害靈愚哉或問天理何聖奧斯定答曰本性之光也人人各備便之知惡而避知善而循天主成造物時禽獸係本性之勢各受一奇以別于他類以就其所養以避其所傷或具毛羽或備爪甲或猛力或輕快等人雖皆無主賜天理以異于禽人從人也悖逆禽也

聖賢恒舉多譬解其用其職曰天理靈鏡也炤美炤醜人莫能勿視大光也藏靈內若燭藏之籠風發而不能滅也麗心若目麗天黑雲不能奪其光也在靈

若指南之針。直指正道。人依萬不能差也。守靈若犬守室。主入熙熙。賊進祈祈。而不能自安。性光。靈魂之犬也。行善樂心。行惡刺心。達未聖王。謝天主曰。謝主厚恩。賜臣性光。明指正道。人履其踪。不能差謬。

汝信天主乎。兼可信予。主預告徒。在世心受多苦。必當惡人之仇。虐王之酷。以至致命。門徒聞言。必殊悒悒。若卒恐敵。不敢前向。主將二兵固靈。信一。望一。今將畧提信兵。聖祭利解上文曰。信德。首冑。胸鎧。手牌。是也。魔鬼。惡人之利器。竟不能透過。人信主能並知其愛。心勵弗懼仇害。達未聖王謂主曰。主恒庇臣。怯之何哉。世王師旅。就近攻臣。臣必弗憚。毅然挺身。實信固心

故也。葆祿聖徒又曰。僕愛主至甚。世上苦患。飢裸。危險。致命之凶。皆不能奪滅僕愛。若有信德。何必畏憚。毅哉信德之勇焉。古聖依信大勝酷王之虐。被擊以石而不屈。被凌刷而不退。被慘死而不辭也。奇矣。信在。善人就被困攻。或生或死。常勝也。奇哉其勇焉。

伯鐸羅宗徒。勸我等曰。吾弟。魔鬼猛獅也。恒巡伺隙可進吞人。披此信德之周鎧。乃不至受害。葆祿聖徒。繼其言曰。魔鬼。弓手也。恒發火箭射心。必挽信牌。火箭皆滅。聖喜臘解曰。魔鬼之箭。衆也。各感各箭。信之一牌。焉能搪抵。答曰。可貴信德之公能。盡視形藥。槩有二等。私一。公一。私者。獨對一病。其能則止。公者。弗

剛于一。得瘳多病。德之類。縣然。愛攻惡謙攻傲。潔攻淫。等。信德。公藥也。公兵也。渾身甲鎧也。魔箭雖衆。信德獨一。全護心。使皆空發焉。因盎博削聖人。誦美信德。嘆曰。富矣信德。普地之富。擬信皆之也。勇矣信德。普地之勇。擬信皆弱也。信德。奇藥也。普地之藥。莫及其奇。信德。利兵也。諸仇之兵。不及其利。

于父宮內多處。聖奧斯定解曰。天堂之宮勤行善。宮廣濶。無慮無處。處高低。無慮無處。無處稱功。可念祿。聖徒之言。慰勉門弟曰。星雖各光。其光有異。天堂聖人亦然。大聖大光。中聖中光。下聖下光。光對其聖。各有本光。各安其光。而無慕他聖之光。

主舉上文若第一利兵。勉勵弟望。聖賢恒云。望有三等。善人之一。惡人之二。世人之三。善人行善。而望主報。惡人行惡而望主釋。世人事世。而望世酬。第一實望也。第二妄望也。第三虛望也。今將畧解各望之態。

實望罷勵善人忻然行善。毅然挺身。而逐世苦。經記每瑟古教聖人。幼時美甚。君女立之繼嗣。當時教人多苦。每瑟謝朝。棄輕榮光。投苦者。于之同苦。葆祿聖徒指故曰。棄樂選苦。輕國之富。重世之乏。遠國臣。近主善民。望天主眞報故也。

聖達瑪責解曰。望德之大能也。人無勞苦雖微。心冷。瞻落。手垂。而怯行工。人有大若在前。輕身。而不敢頓避焉。視麋鹿乎。麋鹿過海。往尋牧地。過際弗見美地。

弟聞地氣。方敢入海。善人之像。在世慕天眞報。雖弗能視。信德其聞司也。信在望德自隨。望在。敢過世之苦海。望旣過。則迨天堂樂岸也。

主曾規衆勸曰。可肩吾軛。吾軛輕且飴也。聖額我畧問曰。主軛。守誡也。克邪欲也。受難爲義也。皆重而苦。主謂之輕飴何故。答曰。主軛。重苦也。但人思報則變而爲輕飴。農夫軛牛。先備柔枕。架軛其上。牛背不覺其硬也。望報。柔枕也。無望苦勞皆難。有望皆易也。

葆祿聖徒。懋罷弟心曰。苦難之時。堅心以恐。望旣堅則喜。視農夫乎。稼時多苦。望穡多喜。商客過海多險。望利而喜。兵旅敵冦多危。望祿而喜。善人難

時望報何獨不喜。解曰。善人若樹。苦難時。乾燥之時也。不務灌溉。樹木則枯。灌溉則茂。善人苦時。無念來報。靈槁難當。思之則勵。苦至而志不屈也。奇矣。望德苦難之盜賊也。賊竊人物。使人弗有。望德竊苦。使人就苦。視之若無。謂苦之賊故也。又見第三卷封齋前身三主日。又第四卷封齋後第二主日。

罪人之望何。若伯古聖答曰。妄望也。若蜘蛛之網也。若木植硫曠之地。根無濕氣。匪能長成。天主甚惡之望也。惡人縱肆。猶望祈主。主允之乎。其祈之聲。猥聲也。天主塞耳。而叱其聲。萬祈而必萬負。

經又答曰。罪人。禍人也。妄望天主也。惜大。其望正若楊柳輕絲。風發飛而不見。

若水浮漚。波起而滅。若烟騰空。僅登而散。若一宿之客。晨起嗣程。東主速恶。而不知何人也。天主責其望曰。爾望。偽望也。任意行恶。乃望吾慈來求。無可諾之求哉。就使聖人代求。不聽其求。不容爾望。反罰爾罪也。聖伯爾納解曰。罪人之望。無德也。罪也。其望無減其恶。反加其恶。天主甚恶。而罰之故。

世人望世。望謂之虛何。經答曰。今世。佯僞也。可望之乎。人恃而負。不必異矣。宜咄其痴。世。脆薄荻葭。持之以杖。必刺其手。人恃世。禍人也。望而不得。遂也。其望若草生于乾燥之地。不能生長。未幾則枯。奈何。望世。望于空虛也。望于全無也。醜哉人望世之產。心內妊勞。勞成產罪焉。猶一云。人事世。望得事報。先爲多勞。若

婦妊胚。後槩多非若婦之產。可醜之望哉。皆聖經之言。第十二卷雅各伯宗徒瞻禮已見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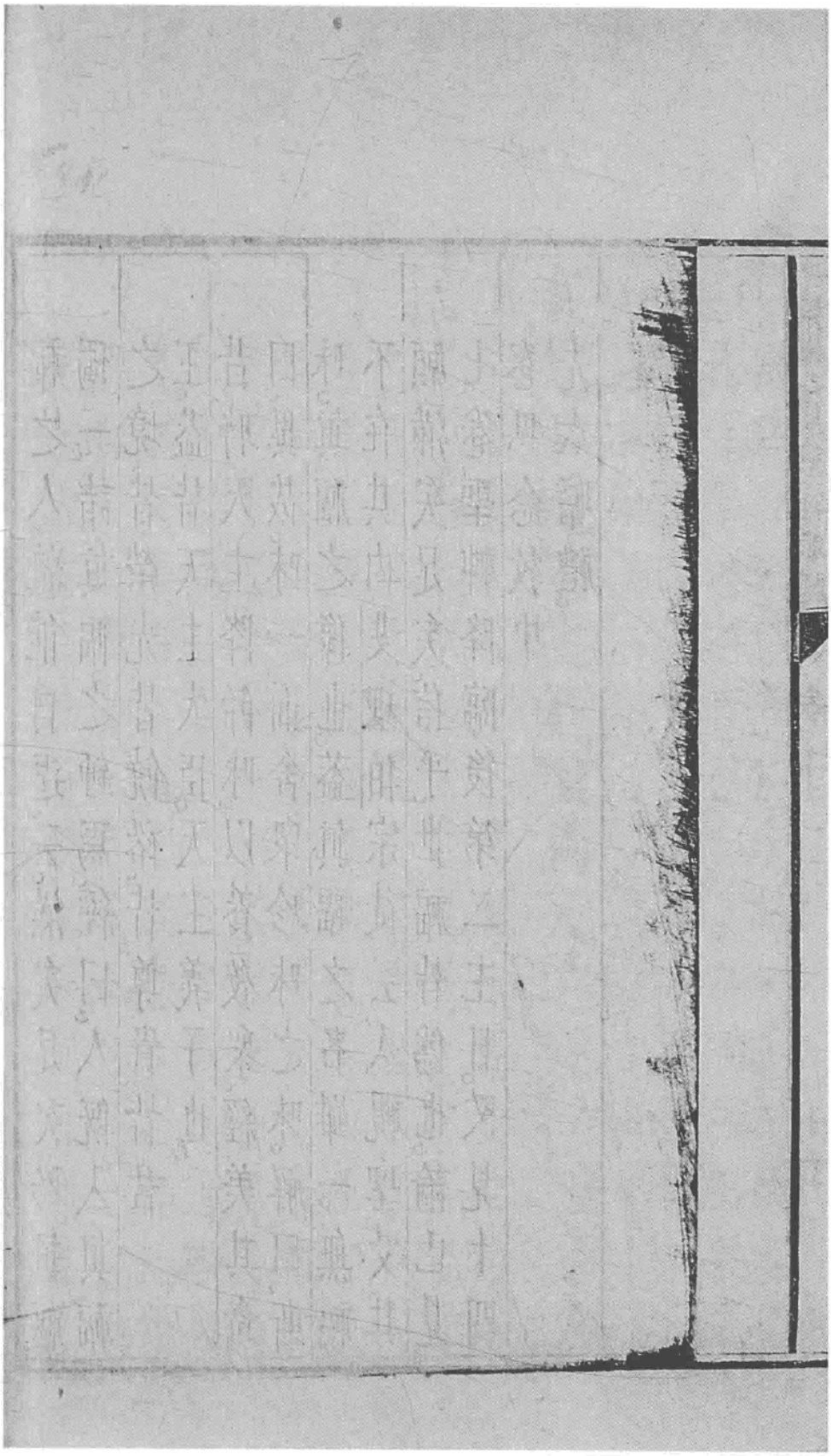
主允弟視聖父。弟願滿矣足矣。

人靈所願滿足也。惟不知滿足何在。覓于地。而實在天。能得之乎。達未聖王。世貴大王也。世富。帑實也。視已若乏。謂天主曰。臣靈飢餒。若人腹枵。至覩主面。饜也。飲也。主牧。臣。如牧牧羊。牧所天堂也。入彼滿足。竟無所欠缺。噫。世之榮。擊愚人之目。仰而美。云。眞福者哉。臣云。吾主之良民。獨享眞福。益天堂眞福。諸眞福之聚也。世之僞福。散分于人。一有財。一有子。一有能。一有勢。奚有諸福駢臻。而滙于一家者耶。故世

福之人。孰能自逞。云。滿矣足矣。乃眞福獨一。諸眞福之鍾焉。經曰。人既入眞福之境。皆榮光。皆饒裕。皆尊貴。皆君王。蓋皆天主大臣。天主義子也。

昔時天主降飴味。以養教衆。經美其奇曰。異哉。味一而含衆珍味之味。解曰。斯味。眞福之像也。蓋眞福之名雖一。無福不在其內。斐理伯宗徒云。人視聖父。其願滿矣足矣。信乎。世福皆僞也。論已見七卷聖神降臨後第二主日。又見十四卷思念教中

先人瞻禮。



聖巴爾多祿茂宗徒瞻禮。

經。

維時耶穌登山。通夜默道。天曙呼諸徒。選十二。名之亞玻斯多羅。譯言遣使者。今所謂宗徒者是也。西滿也。主命厥後稱伯鐸羅。即諸宗徒之首。原名曰西滿。主召之時改名。命稱伯伯鐸羅。譯言石也。蓋主預定立爲聖會聖殿之基。諸德肋其兄也。雅各伯也。若翰也。斐理伯也。巴爾多祿茂也。瑪竇也。多默也。雅各伯亞爾

弗阿也。西滿伊名曰責落德也。責落德斯乃本地之名。猶云某郡某人。如達雅各伯也。付主者茹答也。

厥後下山止平地諸徒。且衆自如德亞國名及日路撒冷國都及居海濱之人。及弟落及西多二府之名。偕從耶穌因聆厥訓。因愈身病。因驅惡神。葢厥德達布于外。病者撫而立瘥。

箴。

通夜默道。或疑曰。吾主明知衆徒之中。可選可棄。先自暮達旦不斷神工。何。聖益博削答曰。示吾于興工之先。可祈可禱求主福工。否。不得成工也。人知短小。似過而不及。似精而拙。可恃之乎。經記。若蘇聖將。領師往征敵國。人迂而以巧言棼心。可誅而宥。經解迷故曰。易信甘言。恃智罔先問主。迷故也。達未聖王。聖智兼全。遇事難決。謂侍臣曰。且待欲迨聖堂問主求決。聖智者若是。吾輩乃不如乎。

天曙喚徒選十二。主將選宗徒。多晷默道。後托之理人靈之職。可識或國王。或國大臣。當何勤選理民之仕。有宗室。朋友。私圖。倘無才識。竟勿負

任。勿致敗民。兼敗本靈。經記。古教衆人。欲立人理民。天主警先知聖人曰。勿依私意。我指何人可立當任。聖額我畧解曰。稀知理民者之士。得尋之易。尋得之難。久尋猶不必。可祈天主賜指。若問。天主之指何耶。天曰。虛心祈主。詰問何人也。何德也。何智也。熟閑否。閱歷否。清廉否。幸得乃任。斯謂天主自指。不必等待他指也。

有聞聖人之規。異曰。煩哉嚴哉。師規。如是何人得荷理民之任。聖人曰。理人急事也。衆技之首技也。責備精覈。理平嚴乎。且亦何煩。其要歸之德智耳。德。理民靈。引法從德。智。理民身。使民避害就利使各安分。莫慕分外。使皆和睦親愛。乃

民內外皆全也。設仕有智無德。則知善而固弗行。即害民神。更害本靈。吾主所云。僕知主命。而固不行。可罰之重。是也。有德無智。盲人也。弗識引已。焉識引人。人與已恒亂也。吾主所云。盲者引盲者。舉足偕陷。是矣。

尼責聖人解理民者之智曰。設有異獸。首獅。額龍。肩虎。腹狼。肱狸。股熊。手罷。足牛。各肢各性。依性可治。須備大智。乃得馴伏。得使衆肢互相和睦。不至相害也。

庶民衆人。皆成一身。若異性獸。而成一獸。各人各意各情。彼猛斯善。彼抗斯順。彼奸斯貞。等情大異。可見同一甚難。理治之仕。欲使安平。無大智何得哉。盍法智醫。人病不一。人性不等。宜依人病性調劑。病發于熱。攻之以冷。發于冷。攻之

以熱發于饕禁食發于虛命補另視病人之年依齡備藥又審天氣何如七政之位何如等無智焉得如是理民者醫士也民之邪情其病也當視人情時勢以正非有大智能乎

聖人繼而嘆曰迷哉現時之迷到處易遇托民之人不思齒齡不審經習常見有人本務業田偶遇合遽升理民卒世牧牛托之牧人於戲人貴及重自超物上乃賤其貴乃輕其重迷矣謬矣

又繼曰可法軍藝有定律有次序先爲徒卒熟後爲騎後爲副將後率一枝後至統領六師也設未諳軍法未知伍行托之領衆敗師近矣推諭可知何須勤

選理民之仕。

經記。古王夢見巨人異像。金首。銀胸、銅腹。鉄腿。土足。解曰。國人之像也。金、銀、銅、鉄。貴賤不一。國人高卑有等。理民者。金首也。比之金何。曰。將托負任。先當試之若金。純乎雜乎。後依或純或雜。或任或棄。

史記亞勒山帝王將逝。無嗣繼位。國臣問王遜誰以禪。答曰。至德至智者是也。史嘆曰。善王善答。善王公心。弗云。帝室之胄。得幸之臣。勳世之家。斯皆私心也。惟云。善理庶衆之臣。曰立以理。善哉王答。善哉公心焉。

古今聖人亦然。經記。每瑟教衆之總戎也。將下憑伊得立繼位。時有子孫。及同

族之盛。謂天主曰。主于斯衆之中。選一得德。得才得智。得能。能理斯衆。聖熱落且解且勸曰。每瑟將謝位。祈主而禪。示將選理民之仕。不可視親。獨可視德。金銀。幣帛。田產。任貽乎親。而庶民且托乎德。嗟夫。可醜今時醜態。常見大人爲身家之計。槩任或購。或親或友。而有德有智。能堪其任之士。尚自首在田。悲夫。

天曙呼諸徒選十二

或問。從主門徒。數衆曰。欲古新一教。彼此相似也。古教宗祖共有十二。皆爲形父。生衆乎世。十二宗德盛。焉獨選其十二。徒。聖教者之宗祖也。神父也。生人諸天也。

經內十二宗徒之像不一。皆明顯其貴其職。今提其四。第一。古時天主初立司教之首。命備寶珍十二。嵌飾表衣。解曰。最高至尊教皇。吾主也。其美服。聖會也。十二宗徒。寶珍也。寶珍飾衣。宗徒聖會之飾也。

第二。古教衆人。久居異國。天主命徙。入福地。大江阻隔。無計可進。天主大開水中。潤路。教衆步過。若履平陸。主命于江中。取石十二。于將來爲步過奇迹之證。解曰。十二盤石。宗徒之像也。主選而取于今世之江。爲聖教眞証。爲聖會美宮之基。

第三。又教衆行際。地遙野曠。力乏口乾。幸遇美地。清水泉十二。暫止充力解渴。

解曰。十二泉。宗徒之像也。衍聖教之前人多迷謬。若困于荒途。靈性無力。無善潤內。靈乾可知。宗徒泉也。聖教清水也。人得領靈潤。而渴止也。

第四。撒落滿古王。創立聖殿。門前鑄銅大池。司祭者既湔。乃入奉祭。又鑄銅牛十二。三向望東。三西。三北。三南。而負銅池。聖殿。天堂像也。大池。聖洗之像也。十二銅牛。宗徒之像也。廣遊大地四際。付人聖洗湔靈。得入天堂也。

伯鐸羅諳德肋。云　問。十二宗徒。皆貧朴不便。若使位高。學廣。富足者人。人人易伏。易化易從也。主之意何。曰。是天主奧意也。主曾規衆。並提聖教微奧。心憐于世哲者不明。而此朴宗徒明達。仰誦聖

父曰。伏敬聖父之深意。選世卑。而棄世哲。斯聖父深意也。葆祿聖徒。解聖父深意。先嘆其微曰。高哉。藏哉。密哉。天主無窮上智之庫。孰能指其意也。其意之路漠然無迹也。

雖然。依聖經。及聖人之解。畧提三故以答。第一。葆祿聖徒曰。天主選世弱。意恥世强。使人勿恃其力。勿揚其能。獨揚天主之能焉。聖盎博削解曰。天主將行奇異。槩用朴質之人。一以施本能本知。令人明知奇異。繇于彼。榮光可歸于彼。一以易致世人之信。蓋人愈朴。愈不知裝飾所証。而愈可信其証。試。主生時始顯于世。欲人皆信其生。選朴質牧童爲証。欲人實信聖教之眞。選朴質宗徒爲証。

可信其証眞乎否乎。

第二。聖盎博制答曰。聖教。靈性之教也。靈性所尚。眞實也。主以眞實得伏人靈。何必用世勢。不用便也。用多不便也。使選國王。國人從教。而不知所從。乃人欺曰。以嚴恐嚇無以眞伏人焉。使選博哲。庶人無對。緘口結舌。蒙然受教。而不知所受。乃人譏曰。以巧網人。無以眞化人焉。使選豐富。平人慕利。貪羨入教。而不知何入。乃人誚曰。以賄餌人。無以眞引人焉。宗徒世位于吾富皆無。能伏世人。則知聖教眞實。

第三。聖奧斯定又答曰。吾主欲施本能也。以尊化卑。以哲化朴。以富化貧。何兄

其奇。人人皆能。而不足爲奇。以漁化主。以扑化哲。以貧化富。天主之能也。奇夫。使多人多國輕棄同乳所乳之教。而飴心受從大逆世情之道。無有全能者之能。孰能哉。天主之言。即行也。試。厥始無質料成物。主命物出于無。言出口而物遂顯。而天主大顯本能。然也。主命眞教始行。命漸以進。命廣而滿八垓。但命而效自著。葢宗徒依命遊地。地衆聆之數無數焉。人聞聖教斯奇。猶疑吾主之能。固心弗信。迷人也哉。

聖瑪竇宗徒兼聖史瞻禮。

經。

聖瑪竇第九篇。

維時一人名瑪竇。坐征稅所。耶穌適過。目之曰。從予。即起而從。時具宴款耶穌。征稅及罪人貫魚繼至。耶穌諸門徒偕席。司教者竊視。謂徒曰。汝師同征稅同罪人並席。理乎。皆仇人嫉妬婉譏之詞。蓋言。君子小人。道異業殊。如水如火。不能並立。汝師褻邇惡人。同交同席。同惡何疑。耶穌聆曰。人無恙病不必

召醫。病者則召。主深責伪人之迷。蓋言。吾無罪人。無有神病之醫也。爾輩視爾如斯者知已病求藥。吾近而治。可譏乎。盍思經詞。盍達厥旨。經內天主云。吾尚仁。弗尚祭。或疑。祭。天主美儀也。人奉。天主宜享。經云。弗尚何。解有二。一。人祭而無仁。其祭無益。且天主弗尚。無祭有仁。其仁有利。且天主亦尚其仁。二。奥斯定聖人曰。經意較擬仁德于祭。示吾天主何尚。猶云。吾尚祭也。惟愈尚仁也。吾主引經。責伪不法主心。而不尚仁德。若言。吾近罪人。同交同席。引之改非。皆仁也。天主重而尚之。爾輩乃誣吾以罪。良不達聖經之意。良不體天主仁心。

予匪降召義者。

惟降召罪者焉。或疑曰。天主降世以救普世。來召罪人以改。召義者以進。改者受赦。進者受賞。今云。匪降召義者何。其解有四。一。基所益博及多聖人曰。主責仇人自視若義。而實無義。猶云。吾來召衆。但必衆知其病。近吾求醫。爾輩庶爾若義。若無神病。不近不求。反遠而仇。吾來無益爾輩。若弗來召爾者然。二。多瑪聖人曰。主降召衆。是也。惟以救以召罪人引改。第一急意也。主今獨提罪人之召。且置召義者之意。猶云。吾來召人以改。義者無有所改。因第一吾來之意。不爲爲救召彼。

二。論吾本性本力。普人皆罪人也。人義盡繇于主之功。猶云。論人之力。無一有義。皆

罪人矣。吾來以召罪人耳。必來召衆。若人世無有義人。何能來召義者哉。四。奥斯定多瑪等聖曰。設元祖弗方主命。而子孫恒存初受本性之清純。天主不降爲人。奈何。元祖及吾輩。皆罪人也。因主降而伸救。主云。吾來召罪人故也。

箴。

目之。 瑪竇原不知吾主。若叛逆臣。但吾主欲其降伏以歸。而爲忠臣。將二武士以攻。目一。言一。主之目。利兵也。若翰宗徒。神目見主在天。曰。目射異光。解曰。吾主之目。若太陽之射。太陽射地富地。五穀長熟。五金生成。山之寶。海之主。皆太陽射者之工也。夫主目憐射人心。何如富哉。有惡必改。有善必進。心迷投光。忘

懦勉勵。靈性所畜寶德。皆吾主憐視之工也。經曰。人衍多多非。靈性多乏。後變多善多富。皆天主憐視之恩也。蓋欲憐視。必開明悟。必携而引履正道也。

若伯古聖。謂主曰。主之目。肉之目乎。主之視人之視乎。解曰。聖人揚主目之强。憐視之恩。猶云。肉目。弱目也。人視。虛視也。主之目及視甚異。目有力能動人心。使改宿惑。視。恩視也。視入靈性。諸善同入。實乎虛乎。

試。瑪竇宗徒。主視以惡人爲之聖人。以俗人爲之宗徒。以征賦爲之聖史。主目之强信矣。昔異教憐輩。嗤欺瑪竇宗徒曰。痴人哉。異方生人過戶。而不識何人。命之棄世。棄家。棄財。棄僚友。彼不問何人耶。何報耶。蒙速起面隨。痴哉。熱落

聖人闢之曰。異教迷人之詞。良不識主也。良不識尊貴面目之能也。良可恕其迷也。主也外視。而達人之內。磁石能引鉄。琥珀能吸芥。造物之主。不能引吸人心。使之棄世。而從之乎。

從予。即起而從。主言其第二利兵也。若翰宗徒。既云。主目射光。又繼曰。利劍出口。解曰。口劍。主言之能也。劍透堅割硬。主言透心。使人割滯。以便遵命。禄禄聖徒。揚主言曰。主聲。活聲也。厲聲也。透聲也。劍透外身。主聲透內。透靈之體。透靈骨靈髓也。天主謂若伯古聖曰。吾聲霹靂也。傲人聆驚。身顫心慄。抑志伏傲也。

逆未聖王。廣述主言之能。曰。其聲之能奇異也。大變四行也。命地吐穀。以養人禽而吐。命海翻攪而翻。命風倏起而起。命火霹靂大烱而烱。斯皆大能也。惟形物之變也。主聲之能。愈顯于神物之變。發聲命敎充滿匝地。地人大變。國主。世家。巨富。明儒。多伏而變。皆主聲之能也。

經謂主。喻曰。主言。羅網也。絲條也。謂之網何。曰。網罟羅禽。主言羅人。禽既入羅不能脫走。主召人而要定從。無不伏而從也。謂之條何。曰。條縛物。主言縛靈。欲繫帶心。心無不隨也。

古賢設寓言曰。上古有謳者。清響絕唱。精巧撫琴。飛走者聞聲。弗自禁相續而

從。賢解曰。謳人。上古豪傑也。以言能伏人心。當時無有文字。無禮儀。無君王。無法律。無城郭。人皆散野若禽。豪傑訓定而伏。使同居。立君制律。以禽變之爲人。皆吾主之像也。世人前逆理如禽。後變順理如人。試瑪竇宗徒。呼之命從。即起而從。主言之能信乎。

經內多喻解主言之能曰。主言。神光也。入靈昭靈。使棄暗投明。主言。火炬也。引人。使履正道毋錯履。主言。靈糧也。補益靈性之力。使得典。得嗣。得終諸德之工。主言。神劑也。能瘳靈性之疾。使得安全。主言。神火也。能融靈性者之滓。使煉若金。如是之喻。

衆多難罄。

聖賢解經。異問曰。主言多妙多奇多能。奚有人聆。其靈多暗多錯多跌多劣多病多滓者哉。答曰。人之怠。其故也。不先備靈。不去靈阻。靈受主言。而弗受其益。何足異乎。

經擬主言若善種。善種播地。能生多穎。設農者怠而安。弗鋤弗灌弗耘。則惡草叢生。善種被壓。弗萌弗長。弗至成實。種之辜乎。抑農之辜乎。

又擬曰。主言若太陽。時擊人戶。欲進焰室。設吾闔門閉戶。而室仍暗。太陽之辜耶。抑吾之辜耶。推此二擬。則知人聆吾主多言。而猶少獲其利。則辜皆歸于吾矣。因聖人解右經。勸吾曰。主聲厲甚。恒喚世人。須師瑪竇宗徒。速領聖命而從。

基所聖人曰。世人皆天主之僕。視順僕乎。卒世事主。念主忘已。主命受命。命難不辭。厲責吞聲。加笞而恐。多事多苦之報何耶。饔餼餵養命。徑布蓋體是也。於戲。可報。僕聽吾命。毫髮莫逆。天主命吾。冥然弗聆。悍然多逆。無理甚矣。無義甚矣。於戲。吾主之命何耶。輕也。易也。飴也。吾事之勞。薄也。輶也。暫也。吾事之報。洪也。厚也。永也。於戲。吾主命吾。利益歸吾。弗歸于已。吾從爲善。不加主福。吾逆爲惡。不減其福。於戲。吾皆靈物也。盍師無靈者哉。天主命海。勿泛勿過定域。海若含靈從命。命日月代光。如命互相出入。命四時更遞。時刻相繼。靈明之人。可不從命哉。

時具宴款耶穌。瑪竇宗徒設筵邀主。主不辭而赴何。熱落聖人答曰示吾筵。或置或赴。恒可謀人之神利。主受形食養身。授神味養人靈。聖基所曰可美吾主愛人之情。多計以化。遇人慕訓。不怠而引。遇人得非。毅然正責。遇人設席請赴。不辭同席。皆化人之計也。蓋知各時各務。皆利以利人靈。第八卷聖神降臨後第十六主日已有本論。

罪人貫魚繼至耶穌諸門徒偕席。瑪竇宗徒。既改宿愆。不忍獨享主恩。急邀知交來聆主訓同改。良朋之效也。人人幸遇可愛可近。弗懼受害。惟惡友毒氣也。速當遠也。聖額我畧曰。人交惡人。痴愚也。痴然授

心。愚然受惡。未交以前心信。交後心曲也。惡友擬魔。愈惡人見魔鬼。可離百里。見惡友可離千里。何也。答曰。設魔敵吾而負。乃借惡朋之舌。吾溺情。不覺其害而順。遠千里可乎。寧斫腐肢。以全百肢。更宜遠惡友。以全本靈。因盜博削聖人曰。爾友有非。引之以改。改之留之。逆之。之棄之。十一卷諸天神瞻禮有本論。

聖西滿聖達陡二位宗徒瞻禮。

經。聖若翰第十五篇。

維時耶穌謂門徒曰。彼命乎汝。惟相愛耳。世主仇及異目殺害惡汝。當知先惡予。汝宗徒者惡人也。倘爲世人。世必愛汝。視之若其物。爾輩非世人。予簡拔出于世。世惡汝者故也。言。惡人視爲同類同情。汝既皆善人。與彼甚異。惡汝謀害何怪。宜憶予言。夙謂汝曰。僕弗先厥主。世人既已迫予。異日

必亦迫汝。凡已遵予言者。必遵汝之語。予二三子來日爲予必遭多逆。但汝逆皆繇于世不知遣予聖父焉。令予弗降。弗親諭人。則人靡辜。今也其辜靡有託。故也。人惡予。兼惡予父。使予在時。弗行多奇。從來匪人先行。世罪差可原。茲既見多奇。猶憎予。猶憎予父。經曰。無故憎予。厥言茲有驗焉。

箴。

命汝相愛。吾主在世。恒勸門徒互相親愛將逝。再三叮嚀。比父將子。以養子身。愛人之德。主遺囑分產于子。先書遺產是也。遺留于人。以養人靈。靈有則健則活。無則餒則死。基所聖人廣述其要曰。愛德在心。地變而爲天堂焉。無在地變而爲地獄焉。使人相愛。國王何勦法度。國臣何斷訟詞。士師何加刑誅。諸善入心。諸惡無隙可進。葆祐聖徒曰。愛人之人。忍人煩數。憐人患難。濟人空乏人善。心忻。人惡。心憂。無逆上。無傲下。無忌等。和睦于衆。其量甚廣。無一不容也。

地變而爲天堂信乎。使人無愛。爭。惡。偷。奸。殺。戰。等惡連絡齊至。地變而爲地獄信乎。

聖人又繼曰。吾主云。愛人之德。吾真徒之號也。蓋主徒之位。雖包諸善。但愛人之德。明指其爲。徒也。比之國王。服錦裳朝衣朝冠。猶不知何人也。國臣亦得服之。使服袞衣黻冕。亦必猜疑待問。必是國王。而統享通國諸福諸富也。然人行多奇。多異聖迹。猶弗爲吾主真徒之效。蓋惡人賴主亦多常行。惟有愛人之德。不必他問。不必疑貳。蓋愛人真徒之準號也。愛德。使人得躋真徒高位。既登諸德諸超性之善。自然畢隨也。

昔賢規弟曰。吾弟愛人。主即愛汝。天主從始至今。多法以致人相親。厥始親造一男一女。意欲世人皆受生于人。皆出于一宗。因固其親。後禁同姓同族之嫁

聚。命結于異氏。以延人愛。使易廣于異姓。又。生地之時。不欲一地各全備捄人之需。某地產某。某地亦然。地人無奈。遷本地所產。互市貿易。乃素無相知之人。始知結親。而和愛焉。又。欲人無渙散。引之築城立邑。建侯以御。定律以羈。選仕以制。創造百藝以通衆用。乃從王相屢爲氓。相繼而習愛焉。

巴西畧聖人解斯天主之法。曰。一國之律。一府之制。先會人身。後結其心。恒見異國。異府。異俗。異音之人。既集一國一府。其俗其音則一。其心亦一。其身之衆特一心同具也。

徠禄聖徒勸門弟互愛喻曰。統論世人。一身耳。分論。各各一肢也。可師一軀之

48

敢一樂悉樂。一痛悉痛。一行悉助。損益公共。吾弟宜不似耶。師肢可師吾亦可吾也。猶吾視人。所欲與聚。吾樂其樂。痛其痛。人喜同喜。悲同悲。吾心猶炤面之鏡。視人之狀。吾心即應。而體其狀焉。基所聖人解曰。聖徒弗慮人勢。弗拘親疏遐邇之人。特思人皆爲人。同共人性。同寓一宇。同享一地。一天覆蓋。一日炤光。聖徒思一同之衆。愛衆猶已之一。廣哉其愛。弗求私利。恒謀公益。愚者教之。迷者引之。固者警之。善者進之。仆者起之。立者勗之。怠者策之。憂者慰之。多計何歟。視已若普人之母。視人若出胎之嬰。多法若乳以養其靈。天主之法賢師示畢。向弟曰。聖徒切依天主之法吾弟必法聖徒。不必怠心。法之乃樂天

士之心。宜思普地之美麗。可愉琴瑟。各人各絃也。掌樂之師。愛德也。無之。琴瑟不和。天主塞耳。惡聆其音。有之。諧和。傾耳樂天主心。若奏大成。

弟曰。愛人之妙。其要其益明矣。但愛藏于心。難知其實是實非。請示何效以知。

答曰。經云。誰人懷火而裳衣弗燬耶。夫愛火也。藏于內。弗著于外。未之有也。必多破孔以顯。伸手以捄人乏。一破孔也。額我畧聖人曰。矜行試愛。若鏐試金。人乏之。吾憐而濟。實愛之效也。乏之。而吾忍弗濟。虛愛之效也。若翰宗徒謂弟曰。見昆仲之窮。心弗痛。手弗捄。虛愛哉。吾弟。實愛弗係于舌。特係于行也。以口言美揚人行。勿汙其名。一孔之驗也。伯爾納聖人曰。和睦于衆。弗相抵觸。禁口弗啓

以傷其心。眞愛之效也。葢經曰。口出甘餌之語。心則愛人。而致人愛。刺諷之言。遠心愛。而招人仇。宜禁哉。第七卷聖神降臨後第十二主日有本論。

世惡汝。當知先惡己。

勵勗門徒之詞。言。汝勉心弱。吾先受苦。先行難路。爾輩依迹而從。伯爾納聖人解曰。吾主。吾之首也。吾皆爲肢。首在世飲辛。去世飲飴。肢在世忌辛。後欲飲飴。何理乎。何得乎。吾主在世。共有二職。啓世之蒙。如善師者一。引吾敵魔如勇帥者一。善師規弟。當先行規。不然。門弟且棄其規。而笑其師也。

主曾教衆。責伽曰。彼也。爲民之師。命民守誡。而彼犯誡。善師者哉。聖熟落解曰。

主深責當時。兼今世之惡師。當今二時。有多命大而不行小。命重而不行輕。彼也此也可比之師。在家先豐筵飽飫。後入學堂。多排規條。勸弟齋素。可嗤其條焉。

吾主異甚。前行後教。前受多苦。當优之後。後勸門徒受當。聖史所云。主前與行後與教人。是也。又云。主之行及言俱强也。解曰。言本口氣而已。至輕至弱。以行爲仗。行輕及弱。則言無靠。令出師口。令人弟耳。焉得動心。若藤靠藤。彼此同謝同倒。行强。則扶弱言。若藤靠木。聆者忻聆。而取益也。聖史曰。主行言俱强。故也。聖額我畧又解曰。人爲人師。以言教弟本急職也。以行教弟。愈急職也。前行開

心。後言通心。行言皆備。實師也。獨務口言。師之幻影也。先自荷任。後命弟荷。任卽重辛。門弟甘荷。視之輕飾。吾主者善師也。先列其苦。勉徒之心。宗徒視表。甘心當苦。

主勇帥也。有危挺身。一步不退。吾皆兵旅也。可退可隨哉。史記。昔名將徃征冦地。時天亢炎難行。地勢巉巖難上。道路崎嶇難進。冦兵兇猛難當。將前多言勗勵。後自行引師。衆隨如一。一合敗冦。而取大勝。吾輩之職。攻天而已。當路之冦魔鬼也。伐人也。世難也。惡情也。吾主。吾帥也。前勝魔鬼。恐伐之辱。酷死之苦。便知吾輩何如。伯鐸羅宗徒。吾友。主前受苦爲吾。遺留形迹于世。當依而隨。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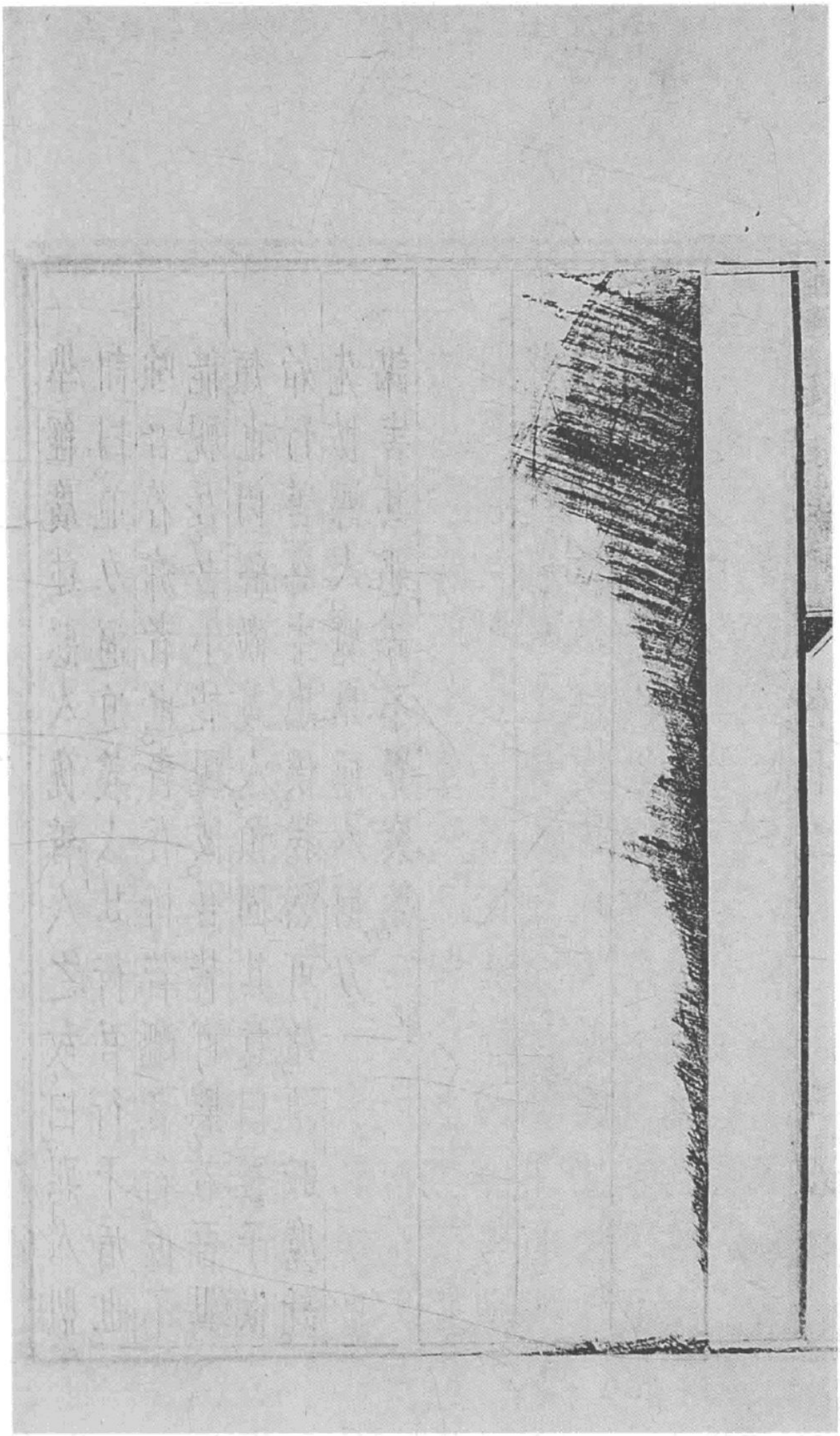
念主若。斯念若鑑。蓋身益靈。使弗驚世若。

經記。教衆出惡人之國。而之福地。行際一望曠野。無道可進。主遣天神。布雲先衆引路。衆弗視神。望雲而從。解曰。皆主及吾正像也。吾皆過世曠野。意至天堂福地。先聖之踪影。一則稀矣。一則幾泯矣。後繼者。奈何槩差正路。天神降引。吾主之像也。神居雲內弗現。衆望雲而從。吾主降世引人。其人性若雲也。內藏天主之性。既降恒行吾輩之前。前受萬彙之苦。以至受死。因指天堂正路焉。賢解像曰。於戲。彼衆信神。神止衆止。神行衆行。神左衆左。神右衆右。望神居動。一盡依。吾輩盡信天主耶。盡從踪跡耶。吾主迷若。五口迷于樂。彼之天堂。吾往地獄。

固哉迷哉。

汝倘爲世人。世必愛汝。皆慰門徒之詞。言相親愛。視之若同類同性。異類性物。互相搏噬。試獅合獅敵象。虎合虎殺狼。水合水滅火。世物皆然。豈獨世人不然耶。世人惡汝可喜。葢不似世人也。主曾謂門徒。指其仇惡讐之故。曰。吾若大光。入世照世。人皆棄光投冥。其行皆醜。故也。善人行善愛光。喜人視善。而美其行。惡人行惡。忌人視惡。而叱其醜。聖奧斯定舉譬曰。惡人。若瞶人也。不當明處。居暗則安。又北曰。美禽若鳳。晝飛。不忌日光。不忌人目。以施其美。醜獸夜出。忌光忌人。以匿本醜。

聖經廣述惡人仇善人之故。曰。惡人盟訓曰。並力逼迫義人。其行吾行矛盾也。嗤吾若獅者也。責吾行若醜者行。彼不能視吾。吾不能視彼。吾皆可惡。若吾異類也。因經勸義人。預固其意曰。吾子欲始行善。爲主忠僕。毅然可始。預避魔計。先防惡人。魔鬼惡人同力謀害。其惡謀不覺突至。



聖瑪弟亞宗徒瞻禮

經。

聖瑪竇第十一篇。

述所行奇。主知門徒。巳明達聖教奧理。甚喜謝天主聖父。曰。予揚聖父如命。並行多奇。以致人信。既歸維時耶穌主遣門徒。廣遊本國布教。門徒天地眞主。蓋閉乎斯於世之哲者。斯字。指教幽奧道理。哲。指本國司教之衆。又指巳往之儒彼者。因如因傲固心。不信主。不信三位一體之奧義。以此天主弗炤其心。俾信當信之端。以救本靈。而開開世之小者。小者。門徒也。皆勢卑賤。性質淳。心謙遜。謂小者故。父欲如是悉

繇于父無測之意。于父畀于萬物柄。主解降世之故。召引人得昇天。其故也。斯約包三奇。茲解第一。即有能召引世人。猶云。召引衆人。大能也。大權也。無能權。即欲召引人乎聽從。吾父授吾萬有之柄。聽吾欲召歆引。北自當奉命而從。無人知子。指已惟父者知之。無人知父。惟子者知之。子欲示人。人則得知。解第二奇。猶云。人依本性之能。不能知聖父。不能知聖子。必要超性之光。天主默啓其靈。吾權不止理人外身。亦能理人之內。欲示人知吾聖父。人即得知。苦難者。即外受于世上之苦楚。荷任者。即內若于罪之重任。俱來邇于。于

解第二奇。猶二云。人有權而弗肯用。虛
[illegible]權也。吾既受權。能用也。欲用也。因召
[illegible]地任苦之人。爾伏項承予軛。軛。聖教諸
[illegible]其苦輕其任。誡也。軛拘
束牛。禁勿恣遊。聖誡繫
人。禁勿縱弛。謂軛者故。法予。予性良善。心
謙遜。解有二。一。人須聽命近吾。若弟受業。
法吾善吾謙。奧斯定聖人解曰。吾主
全備奇能。厥始造成天地萬物。在世行多
奇異。今弗命人效其能。惟命師其善謙。明
示二德之要。二。主意若云。吾實世師。召人
爲弟。吾本性至良善。本心謙遜。吾弟不必
驚吾也。爾神乃康。予軛飴矣。予任輕矣。聖基所解
曰。主命雖苦。並調于飴。正若良醫。藥劑
峻苦。病人難服。和之以飴。服之則易。

箴。

開乎斯於世之哲者。而開世之小者。或問天主意。何不開世哲之明悟。使得信從聖教。曰。其心之傲故也。傲惡入心。窒路。滿胸聖教無門可入。無所可住。主曾責伐曰。爾輩何能受教乎。各各自滿。竟皆猶譽。猶云。人入吾教。當屈其意信吾。爾皆自用信已。能進之乎。聖額我畧解曰。斯主之言。明顯謙德之能。教規深奧。若寶藏庫。而戶穩鍵。謙德其匙也。又。明顯傲惡入心冥心。不容天主神光焉。

經設喻曰。天主聖子設筵。遣使速客。命高呼曰。小孩也。無知者也。來矣近矣。吾

筵已備。天主主智。吾主也。豐筵。聖教也。小孩。無知者。謙人也。謙者易信。傲者難伏。聖教容彼棄斯。聖奧斯定曰。主降親口布教。若富人設豐筵。各規各味。皆珍饈。多言請邀本國仇人。奈何。傲惡敗味嫌珍味如餲。不屑赴筵。彼棄主教。天堂棄彼。

父欲如是悉繇于父意。聖奧斯定。且解且勸曰。吾主。上文警戒吾輩。勿問天主。何福某人。何苦某人。某人同聆何逆。吾主已解其故曰。悉繇于父無測之意。其意無測。汝何妄欲測哉。虛欲也。危欲也。汝欲無差勿察。聖額我略又曰。天主至義也。行而吾莫達其意。可伏不必猜貳。至義

之工。必並至義也。

達未聖王謂天主曰。主、至義也。主意淵乎其淵。皆無底海也。解曰。聖王前提主義。後提深意。示人其意必有義。有義則善也。則聖也。嗟夫。主之深意無底無垠海也。吾明悟若朽爛之舟。欲度不免裂沉也。經云。物勝汝力。勿妄審究。天主深意。巨光也。汝目。蝙目也。欲對視。必盲也。主又曰。吾意汝意懸絕。互離若天于地。皆是也。

天主曾呼一先知。命入陶肆。而視其工。陶匠時旋成一器。偶破壞。急取壞泥。再成他器。天主謂先知曰。吾若陶匠。汝皆若泥。陶人隨意作甌作罐。泥順受形。靡

問何故。吾如意或福或苦。汝可安順。不必好問吾意。禦聖徒解上喻。深嘆曰。高矣天主上智。其意弗測。其路無迹。陶人先作細器。後作粗器。泥皆同一。器具貴賤不一。倘問。何故彼貴斯賤。吾曰。陶人之意也。問者聞之即已。不復再問。然也。天主理人。理之如意。可敬聖意。不可問何意耶。何故耶。

宗徒曾問吾主曰。國人久屬異王。久苦酷政。主今啟乎。或待他時乎。主責之曰。迂問哉。世之時刻。在聖父之手。知不知今時來時。于汝何關。聖神已將降臨。可備以接。何必問世之勢。主責門徒。並規吾輩。當務修靈。伏敬主意。不必究天主何意。

苦難者。荷任者。云云。伏項承予軛。云云上

句明示惡人善人皆負本軛軛名同一。云云二

軛勢甚異。惡人之軛重幸。善人之軛輕

館。

惡人之軛何。聖基所答曰。惡人之罪也。

世物至重。擬較罪重。皆輕也。物重鞠躬。

使伏于地。罪重曲靈。使至于地獄。經內

天主責惡人曰。背吾降虐王。其軛。鉄軛

也。汝荷而無其憐。可憐汝迷汝愚焉。虐

王。魔鬼也。鉄軛。罪也。魔樂人負罪任。又

謀加惡增重。安

憐以輕任乎。

遂未聖王深思宿非曰。重矣吾罪之重。

皆若重任。靈荷而曲。使不能起首也。與

斯定聖人解曰。聖王比罪薪梱。以解其重。惡。聖王罪稀。猶嘆其重。惡人時刻樵罪薪。時刻加重。猶不覺其重。迷矣愚矣。

善人之軛何。曰。天主教也。天主誡也。倘爾納聖人問曰。聖教多重多苦。謂之輕飴何。答曰。

槩有四故。

一。吾主神佑是也。聖教名軛。弗偶名也。軛。無一牛之任。必駕耦以負。教軛。兩人之軛也。人一主二。因經指善人曰。一肩事主也。賢異而問。守教事主。一肩僅足。

善人烏獻獨一。答曰。善人伏一。吾主伏一。有二何必多哉。蓋人殺然始行。主即伸手扶之。重任則變爲輕矣。

奥斯定聖人。未進敎前。且視其聖。心喜欲進。且視其難。心驚而退。久猶豫不決。終定而進。謂主曰。主善御哉。善御駕輒傳以油。使柔易負。吾主神佑。吾油也。前視主輒若重多硬。今視若輕若柔。主昔曰。吾輒猶餘。主言眞實也。

一。習慣是也。色溺加曰。牛不習負輒。伏之則難而退縮。過時伏。順而近。農始行農工。手足柔軟難行。旣習胼胝之勞。不覺未耜之苦。兵旅皆然。他技皆然。習守聖敎豈獨不然。

經記。達未幼時以牧爲職。寇兵突至侵邊。達未欲出應戰。王命躬擐甲冑。如命披戴。覺不便。對王曰。重也長也。臣不習慣。一步不能進。卸而棄之。解嘆曰。

達於斯答。異教之答也。來聆聖教之規。嘆難忌若曰。善矣聖矣。惟重而長。多誡多規。其重也。拘束終身。其長也。即棄不欲進試。伯爾納聖人曰。無進無試。視之若重。吾不爲異。失心不欲進試。吾則異之。蓋人既久居暗。倏出視光。當之難也。既久閑遊。無習勞苦。倏始行工。當之亦難。既習視光行工。昔難今易焉。三。望報是也。與斯定聖人曰。異教之人。聞主斯言異疑。曰。主軛。其教也。其誠也。克已也。忌世之樂。抱世之苦。伏諸身欲。强奉靈命。羈舌封口。緊閉外司。弗許自適。勿害于一。恐恕人害。斯軛斯任。節輕耶。辛重耶。聖人答曰。且置吾主眞實之證。獨以理決汝之疑。夫人欲解飴辛之味。必當預嚐其味。否。何能哉。

汝或非教中人。靡嗜其餌。特嗜克已等苦之餌。獨知其一。弗知其二。詎能作證。必問越歷之人。而恃其證。斯葆祿聖徒也。慰門弟曰。聖教之苦。須臾輕易之苦也。其報永久隆重之報也。可信汝無嗜之證哉。可信大聖人已嗜之證哉。其證若眞。汝聞主言。不必異疑。葢當暫且輕之苦。以享永且重之報。謂之餌。謂之輕信乎。盍思世人。病者望身痊。忌藥苦。兵卒念賞。弗辭敵危。商賈慕利。弗懼浪險。嗟夫。其痊暫。其賞薄。其利微。尚因愛而視之如重。視苦危險如輕。汝愛後世之隆報。乃主軛則餌。主任則輕。葢以苦之爲餌。以重之爲輕。愛德之本能也。

四。吾主及先聖人之表。是也。

第一第三第四卷已有本論。

聖經直解

卷之十三之十四

14. Volum:
Tom: 8. Ed. Quanges.
Dominicf
III. 1215
inv. 8

耶穌會

後學 陽瑪諾 譯

孟儒望

同會 費奇規 訂

賈宜睦

值會 艾儒畧 准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聖經直解第十三卷

泰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聖人瞻禮

聖人之理

中士問曰。各國首務立善教也。善教首務正人內外。致之成聖。是也。因各國有本國之聖人。請示極西所謂聖人何妙何聖。得登聖人之高稱。答曰。西方人登聖位。難矣。嚴矣。必全備諸德。諸德必卓立常德之上。至于極隆。又。其在時概行多奇。多異聖迹。明顯其聖。可識其聖。難然在時。人亦不敢稱聖。必俟之逝世。即逝

後人猶不敢任臆與之聖稱必待教皇細察詳究多有見証果其德甚隆備在世行何聖迹口口皆符教皇乃籍名于聖人之冊衆始尊之爲聖繪其像立聖殿求其祐蓋明知其定在天堂而爲天主聖臣也可識其嚴加欽敬畧得酬恩余解瞻禮聖人之理將提四端聖人之貴一護保世人二法其德三勉吾望四

其貴聖人在天天皆天主之孝子也忠臣也良友也天國國王也禦祿聖徒嘆其貴曰聖人居世世忝與同居熱落聖人解曰統合普地之貴擬一聖人之貴無足貴也世蒙聖人居世蒙其非宜殆夫聖人在世至貴可見在天何貴第七卷

聖神降臨後。第二主日已有本論。

護保世人。聖人之本務也。聖賢稱爲人之中人。當備二端。爲國君幸臣。大得其寵一。愛憐托已之人二。恃幸寵敢求。因愛憐欲求。聖人皆天主幸臣也。天主異寵。不敢求乎。皆吾人之類也。視人若同族之親。吾之苦險甚悲。不欲求乎。

聖伯爾納曰。吾皆可喜而喜。有天朝多臣。恒爲主保。聖人在時。指引度世之苦海。在天代求。救得登岸。在時引吾立功。在天求主報功。聖人在天富盛。不求爲已。恒求爲人。可喜爲彼之眞福。可喜爲吾之神利。

聖基所又曰。榮光聖人。爲彼賜世天主恒情也。讀聖經。洊得多証以証。爲亞把

郎古聖。賜其侄勿燼。爲達味聖王。賜嗣喬弗敗。爲葆祿聖徒。賜同行莫沉。爲德望聖人。賜禦祿以主之仇爲主之徒。大哉聖人之益。天主爲彼寬恕惡人。實爲罪人之城。四方包圍。禦罰不進。聖人在天若星。星恒降澤豐地。聖人恒求。使主福世。

聖額我畧勸曰。吾友在時。勿怠恒求聖人。賜護保審判之時。可效世人。有事於士師之前。勤尋知愛。代已進言。吾友。異日必至吾主座前。聽斷終身之行。今求聖人智也。怠而不求愚也。史記。昔有婦。勤祈聖人。一日加勤。倏現二聖。若旅過戶。善婦急呼家婢濟之。聖人曰。吾至貴也。盛富也。不必爾濟。吾特來濟汝。汝今

求吾審判時當盡力救汝。言畢不見。

法其德。伯爾納聖人問曰。天主歷代默動多人。勸書先聖之德何。答曰。欲吾人得法之也。聖人之德。吾鏡。吾表。諸德之和味也。飲食雖珍。不得其宜。則餲而難咽。德皆珍味也。奈何。靈味多敗難行。先聖之德。和調其難。人乃思。勉勵以法。奇矣。聖人卽已久離世。吾念其德。視之若在。其軀已死。而使吾靈復活。其德如利兵。吾法而用之。易敵以勝諸仇也。

古教時。天主命教皇礪光金粃。鍥先聖之名。將入聖殿奉祭。懸額頸項間。恒視。聖額我畧曰。主欲先聖前。胸次以愛。目前以法。奇矣。聖人天星

也。恒炤吾靈。指之諸德。某指仁愛。某指謙讓。某指忍耐。等。噫。多光多星炤吾指路。可行勿差。可走無蹴。可飛無息。吾乃若盲多錯。若跛多蹶。若駑不進。報哉。聖哉所深戒怠人曰。迷哉。人皆揚美聖人。而無顧聖人之聖。人不法聖人。不必揚聖人。重聖人。而實輕人聖。何理耶。聖人前行聖行。後成聖人。可知法聖人之聖。首善也。揚美聖人。次善也。勉吾望。聖而公會。立諸聖之瞻禮。聖熱溶解。故曰。獨致命之聖。雖每日得瞻五千。周年不盡其數。況他聖之衆耶。若翰宗徒。神目得見聖人之衆。曰。前視古教聖人。其數十四萬也。後視新教聖人。其數無數也。吾知彼皆在世。先行聖行。後

得昇天。可勉心懈。可法其德。可望得同聖同昇也。

基所聖人。最勵吾望曰。天路峻澁。上之爲難。行之不易。多聖在前。剗峻平澁。奚失望哉。聖人在時。人類若吾。負軀若吾。有情若吾。天路幾塞。勉勵而通。彼先吾輩。大開通塞。可望而隨乎。可失望而退乎。

奥斯定聖人。未進聖教前。久疑進止。私想曰。弗進。弗救吾靈。進而弗守。吾靈無益。進而守至難。如之何。進否之間。神月倏見孩童。稚女多聖。聞聲曰。斯皆在世。守誡受苦。汝失望。不敢守受哉。聖人猛省。勉勵心弱。不日成大聖焉。

或問曰。聖人之聖。皆歸乎已。法之益。皆歸乎我。倘有善法以法請示。曰。恒誦其

書。習玩其行。實善法之善法也。弗識聖人何爲。能法之乎。習覽習玩。則知其德。嗜其味。收其益矣。

聖賢廣述其益。曰。聖人之行實。吾人之明鑒也。炤之者。得見魔之詭計。諸德之姸。諸惡之媸。人玩聖人之書。明司受光。愛司受熱。記司受喜。又。靈性之食飲也。未誦靈弱。無能進前。誦後生力。醒起。而耻不隨之。又。德之招。尤之驅。世之輕。天之重。是也。奇哉。諸等皆爲神兵器械之庫。人誦時。猶披甲荷戈之武士。赴場敵仇。而勝之易。倘不誦。空身之兵卒耳。敗北何疑。

又喻曰。孩童新進發蒙。所其要有二。一。看古名法帖。或模或對。二。求勤師。時勉

其進。時責其退。吾輩始入德學。如蒙童然。聖人行實。其法帖也。其嚴師也。進。則引之。退。則責之。迷。則指之。劣則厲之。怠。則策之。冷。則熱之。

史記。西方曾有二臣。大獲王寵。爵高祿重。偶讀盍當聖人行實。心切慕效。共矢辭榮。入聖人之會。一心效法聖人。是時奧斯定聖人。未曾入教。方慕其入。復懼其難。遷延時日。而弗能勇決。一則問二士之奮。一則讀盍當行實。指書深嘆。謂友曰。吾友曾讀此一冊乎。曾聞此二士之變乎。奈何。彼皆質鄙。猶能毅然騰上。而搶天國。吾胸羅今古。而蒙然瞽然日趨于下。未幾必至地獄焉。既而長嘆曰。嗚呼。吾友耻從先吾者乎。抑耻不從從者乎。言畢決意入教。獲成名聖。繇此觀之

聖人行實之書。宜讀乎。宜釋乎。

諸聖人之瞻禮。

聖瑪竇第五篇。

經。

維時耶穌視衆齊從登山。既坐門徒就。主示曰。神貧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良善者。乃眞福。爲其將得安土。泣涕者。乃眞福。爲其將受寬慰。嗜義如饑渴者。乃眞福。爲其將得飽飫。哀矜者。乃眞福。爲其將蒙

哀矜。心淨者。乃眞福。爲其將得見天主。和睦者。乃眞福。爲其將謂天主之子。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爾倘爲予被咒辱殘害妄誣。乃眞福者。受苦時可喜悅。既迨天國必承隆報。

聖與斯定解右經曰。右經明示世。廣眞福之殊。廣福在外。眞福在內。廣福。富爵樂安。是也。眞福。貧乏之苦難。是也。聖人復經文曰。吾友可重內眞。可輕外廣。遇苦可喜。蓋遇眞福也。

古時匏瓠聖人。依天主命。刻制奇木造櫃。藏收寶物幾品。櫃木極貴。內品甚珍。後將粗皮。蓋包其外。豫備天變。勿致櫃敗。貴櫃善人也。其貴內貴也。內藏右入端入珍。其外恒有貧苦。若堅粗皮。得包內珍。預防世變。弗致其壞也。

史記。昔有極名繪師。曰亞伯。繪女像。極盡其美。命弟摹法。弟筆不及。多加寶珍。以娛人目。師視而嗤叱之曰。不能畫美。畫富耳。吾主及今世之像。吾主巧精繪師。止務畫美人內。右入端靈美也。斯像眞實。智者視之必重也。今世描弟也。務畫人外。弗顧人內。富厚。世爵。逸樂。皆外珍外美。斯像僞幻。止娛愚痴之目。智者視之必輕矣。

解又曰吾主降世。因指天堂高路。示吾人漸登得入。右經登梯也。入端。入級也。欲上可依。其外靡有他梯。後勸曰。吾友勗志。各各競先。勿慮其落。梯級皆穩。勿厭其長。其高天國。勿輕其質。其級皆珍。勿恐差路。主先引導。其迹深印于各級萬世不能泯。余今依經次序。將釋八級之槩。

箴。

神貧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斯第一級也。解斯級可知。貧有三等。身貧者一。貧神者二。神貧者三。第一。原無善無惡。第二。恒惡。第三恒善。

身貧者何。曰。窮乏之貧也。斯貧。原無善無惡。善惡皆繫于人。貧人憤憚。靡忍其貧。怨主恨已。貧變爲惡。心忍謝主。安然度生。貧變爲善。若伯古聖。示貧人善用其貧。彼原富盛。一日冠至罄捲。夙甚富夕甚乏。無詈冠。無怨主。平心曰。吾宿財皆天主之賜。主與主奪。稱謝天主。

貧人弗知身貧之善。因弗知謝主恩。知富惡。則知貧善。聖基所曰。富人恒懼盜賊。恒懼身害。賊謀刦財。先謀害命。寧獨懼盜賊。且懼高我之謀。嫉我之怨。同侶之誣。同室之貪。子孫企望夙死。得享其富。多懼之中。安乎。經所云。富人集財。而致其害。是也。第三卷第二主日。

又第四卷第一主日已有本論。

貧人者大異。正若人居高山望海。聽視嚮動而笑其猛。平安度生弗慮心害。就在盜賊之間。安居穩寐。古諺有云。貧旅偶過賊藪。高聲謳歌。無可懼是也。

聖賢勸貧人曰。汝爲貧勿色憂。勿心失望。勿謀人財。勿屈行醜。蓋經曰。貧人之苦。其陶也爛精爾靈。當貧之火。則純。因貧行穢。有滓而益增滓。何益哉。

良聖人問曰。天主何意恒有貧人。世財皆在主手。若分于富。盍分于貧。使彼此得均也。答曰。欲報貧富。其故也。貧恐有報。富濟有報。經曰。貧苦之恐終不至辜負。富人忻心而濟。天主甚愛其濟。解曰。聖經何云忻心。答曰。示富人何必行濟之工。以致其功。蓋人濟貧而心不忻。但濟以免貧數。其濟救貧。而不樂主心。可

望報

或問忻心之報何。達未聖王答曰。人乎

慰必主天曰。人

貧苦。實眞福者人也。凶時之時。而年飢年日。凶時者。何吉也。

慰其苦。使凶爲吉時。審判之時是也。人救貧飢。

之時。審判之時。主念宿濟厚酬當日濟人

已不飢。經云。飢歲他人赧面求施。贍色贍而人

有足有餘。他人飢色而餒。贍面潤色而人

飽。又。審判之末時。主念宿濟厚酬當日濟人

惡人之凶日也。仁人之吉日也。

報。猶多見鉄腸之人。不濟而加罵詈人求慰

言觸貧嗟夫。貧人近戶。哀聲求慰其咒厲知

彼乃又倍其苦。比人受傷。投醫求劑苦醫

持刀而加其傷。比人陷落丁穽。人見不

援。反嗤其痴。怪責其

失。天主何如罰焉。

貧神者何。曰。罪人也。罪惡入靈。盡敗靈德。罪人謂貧神者故。惜夫。罪人不念其貧。時刻加惡。而加其貧。第三卷封齋前第一主日已有本論。

神貧者何。曰。輕棄財利爲主。安居于貧意欲割心世阻。因法主貧。而全從事是也。右經云。神貧者。乃眞福。斯貧也。斯德修道者之德也。其益難罄。其報難測。

耶穌會規內。有一曰。會上可愛神貧。若子愛母。猶云。神貧之德。乃修士之母。自生多益。若其子然。神貧之德。輕人之身令易行諸德之路。世財重任也。桎梏也。夫人或負重任。或受綁繫。焉得速行。神貧棄任。解繫。靈身甚輕。行速若馳。倘爾納聖人曰。神貧之德。靈性之翼也。奇哉其翼。靈不必習倦。一飛即至于天。汝信

主言哉。蓋云。神貧者已得天國。負福之六端。吾主許報曰。某德將得天國。至于神貧曰。已得天國。其飛速矣。其報厚矣。

宗徒問主曰。弟皆棄財從師。將何報。主曰。汝之報厚且隆。來日吾降判世。汝輩同降。皆坐高座。同吾判人。聖賢解曰。主謂門徒。而許審世之位。惟神貧之士。勤敏于精。日精其精。皆在主許內。皆同判世焉。

昔古教人始入福地。天主分地于衆。各支孤得有定分。但于衆中。選一支曰。某支可理聖殿。會祭禮儀。不必受地之分。吾將其分。而顧其需也。解曰。選支。神貧之像也。棄財無分于地。天堂其分也。幸哉神貧之交易。易世于主。易地于天。幸

哉智
哉。

良善者乃眞福。爲其將得安土。良善。第二神梯之級也。神貧在心。良善次繼。可謂神貧之長子。今將畧提其貴。其勇。其益。其報。其貴。良善。吾主本德也。主曾勸衆曰。可師吾之良善。古新二經。頻列主德。至于良善曰。主。良善羊羔也。蓋云。他獸或具利爪。銳角。長牙。硬嘴。毒氣。當兵。以敵仇獸。其間倘無此兵。必備善毫輕身。以避身害。惟羊羔皆無。剪絨而不吼。致之死地而不逆吾主良善也。經借羊羔以比主貴至甚。可見良善之貴。比之國主。所用器皿裳服。皆貴也。弗貴弗用。吾主卒身良善。時刻不輟其工。貴哉。

其勇。佛鐸羅宗徒。舉主良善曰。受咒多般。勿復以咒。受苦多類。弗憤以懲。噫。以良善之勇。勝魔之勇。而贖世罪焉。奧斯定聖人解曰。主。善羊羔也。魔。兇猛獅也。魔肆心兇。主獻心忍。以忍破魔之兇。致命之衆。法主良善。而並法其勝。可知良善之勇。

主遣宗徒四遊布教。曰。人皆如狼。汝可如羊。乃伏人伏魔也。聖基所深異曰。異哉主命。異哉敵仇之計。世人敵冦。以猛敵猛。以勇勝勇。主以良善命徒對猛勇。異哉。答曰。欲示良善之勇。蓋徒如命隻身。若羊突入狼羣。而獲大勝。當時良善如是。今時必然如是。良善忿怒二人。或有時互爭。怒人目眦。口訶。手挺。乃良善

者恐耐其兵。世目視彼若勇若勝。視此若劣若負。天主大美其勇。大揚其勝。勇哉良善之勇。

其益。思忿懥之損。便知良善之益。忿懥在心。暴風也。弗許心平。良善之心。恬海也。風騰空中。不下鼓浪。海晏不動。忿人之忿。厲咒厲言。若風亂飄于空。不入良善之心。不使失平靜也。

基所聖人曰。怒人在世。何利耶。不利于已。何利耶。于已恒辛。于人恒苦。何利耶。寧居于毒獸。弗宜居于怒人。毒獸既馴。恒存馴性。怒人既息。怒性再萌。不知自止。何利耶。良善之性。峻山之頂。不動之天。無雲之晝。可愛哉良善之

德。

吾主甚愛。勤顧良善之人。其第二益。聖基所曰。吾主爲良善牧人。良善人其羊也。怒人。豺狼也。主牧之乎。逆未聖王所云。天主視吾良善。若牧牧吾者。是也。其報。右經曰。其將得安土。或問。安土何曰。聖人之解有三。一伯爾納良等聖人曰。安土。軀身也。肉軀猶逆馬。邪情恒發。人卽盡計難伏。良善伏怒一情。主賜其制伏等情。使心不動若居穩地。

一。基所等聖人曰。安土。普天下也。怒人不和寸衆。皆抵之不容同居。若逆于地之外。何人莫愛良善焉。善者。因相肖而愛。惡者。因不復而愛。海內皆爲兄弟。到

處皆其安土也。

三。熱落等聖人曰。安土。天堂也。因靜謂安。因爲聖人之居謂土。三解皆奇。以報良善之德。第一安內。第二安外。第三共安內外。美矣。良善之安。

泣涕者。乃眞福。爲其將受寬慰。或問曰。涕泣之故不一。人喪考妣而哭。失財而哭。受刑而哭。受辱而哭。斯皆在眞福內否。曰。否。恩情之淚。貪財之淚。自愛之淚。復讐之淚。皆本性之淚。焉得眞福。超性之報。聖賢解上文皆云。人或泣本身之過。或泣他人之罪。斯眞福人也。泣本身之醜。眞惡也。泣他人之尤。眞愛也。涕泣皆眞。獨眞福眞報。得對其眞。良聖人曰。或涕泣自罪。

或人非。眞福者之淚也。葢淚
湔本靈。靈既淨得享眞福。
或疑曰。罪垢在靈。涕泣在身。安得通內
洗靈。經答曰。目。靈性之門也。門啓。靈內
得視。目開而哭。靈痛自顯。淚流于外。則
爲內痛眞証。靈覔眞痛。天主則釋。則湔
宿垢。不必少疑。葢謂罪人曰。隨
時痛哭往非。隨時悉釋其非。
聖賢廣述涕泣之能。曰。聖而公會神藥
之肆也。眞痛乃神劑。能療諸等靈病。罪
人入肆服劑。入時靈淨。入時
靈病。出時靈瘳。入時靈穢。出時靈
時眞禍者。出時眞福者也。奇矣其能。世
藥雖神。一對一病。痛哭一劑。衆神病之
劑也。罪人可忌其
苦耶。可愛其益耶。

繼曰。人重藥草之汁。因得明目。輕病餘心。痛淚之汁。其力其能。大勝萬藥之汁。他汁雖珍。弗能自滅地獄猛烈一星。眞痛一滴。息撲地獄之焰。又曰。痛哭攻敵天堂固城。突門而入。至主座前聽判。毅然弗懼。仇魔多訴。多呈多計。列排宿非。終不能得計。痛哭自地迨天。惡神不能截路。天神不能闔門。安入安求。求萬萬不得負一。天主視人痛哭。塗抹罰案。立釋其罪。

額我畧聖人大異罪人不哭往失。曰。已矣乎罪人之愚。已矣乎罪人之迷。不思所招。其愚也。不念所失。其迷也。不思宿時無善。斯時有惡。不念已失眞福之宜。已招地獄眞苦。不思不念其不哭之故也。可哭而嗤。痴人之嗤哉。經責其嗤曰。

愚人恣肆大笑。智人僅敢微笑。罪而泣智人也。罪而笑愚人也。

奧斯定聖人。喟然嘆曰。醜哉世人之態。受罰爲罪。獨哭罪罰。弗哭其罪。落累多哭。落罪弗哭。子死慟哭。靈死弗哭。世物皆兒虛戲。視之若實。愛之若重。大哭其失。失靈實失也。重失也。視若虛輕。愚矣迷矣。弗淚爲靈。而淚爲身。可淚斯淚也。主慰涕泣者曰。將受寬慰。其報也。寬慰今世後世之眞樂是也。

或聞罪人在世有樂。心疑曰。慝在人內靈性之獄卒。刺心利劍。齕腸毒龍。靈目黑烟。是也。罪人奚能樂乎。曰。聖人舉上喻。解罪人之害。而不涕其害。涕者人甚異。痛哭者得釋。靈安心平內淨。靈目復明。前乃天主之仇。惡鬼之奴。後登天主

義子之位。樂甚不亦宜乎。罪人前哭後喜。思往非而基所聖人曰。罪人前哭後喜。其靈若空中之境。陰雲哭。念現釋而喜。其靈若空中之境。陰雲布合。沛然雨下。天屢日不開。既收既晴空中愈清。太陽愈光。人心愈舒。夫罪在靈。靈陰若雲密布空中。既哭既淚。靈清心舒。內外皆樂。不涕其過。若天不雨。時惟暗黑。焉得安樂。經云。惟哭之人得知真樂。他人莫知。伯爾納聖人解曰。人靈若樹。目淚灌溉。令生美實。聖寵之味。釋罪之恩。靈性之安。心之真樂。其實也。罪人不涕。靈木枯槁。美實不生。奚得知痛哭之樂。經曰。不嚐真樂。不知何樂。獨嚐之知之。故也。

達未聖王。痛哭往非日。吾樂正對吾苦。解曰。天主與哭人。若二商交易。售者出貨。市者出值。貨多值厚。貨寡值薄。主執權衡稱人痛哭。依痛賜樂。但今世之樂暫也不定也。人在世時。不幸再落。再失心樂。宿憂再至。後世之慰。愈真愈實。悠久安慰。涕泣之人。既入天堂。謂主曰。在世哭泣。今樂饒靈。永不受侵。謝主斯大變易。

若翰宗徒。神目曾見天堂真樂。倏聞聲曰。斯天主之朝宮也。聖臣既入。天主親口安慰。親手拭淚。竟不能再哭。其哭已去。永不復至。斯皆涕泣之報。痛哭之益。

右經謂之真福者故。第一卷吾主聖誕前第一主日。又第二卷三王來朝後第

主日已有本論。

嗜義如饑渴者乃眞福。爲其將飽飫。嗜義如飢渴之聚也。人尋諸德。弗可若人飽飫。食飲雖肯。亦則不甘而棄。惟勤業者。如飢渴而覓飲食。一曰。義。公義。卽萬德功分賞之德也。一曰。義。私義。卽依理斷獄。依解諸德之聚。或問。慕德而心勤業以得。比腹空求飲食者何。曰。故有三。一。世人之苦勞。皆爲得便飲食。商賈梯航。農夫胼胝。百工勤動。皆腹飢渴之故也。古賢曰。至矣人腹之知。甚矣其智。諸技之師。諸難之夷。諸侗之明。人腹也。無

腹。人皆問。皆勿顧禮。皆異類也。有腹而空。必生多計。以實其空。人靈飢渴于德。自勤計以充。即有百阻重難。視之輕易。其飢渴之故也。

二。飢渴者。易爲食飲。味餉咽之如珍。苦亦如飴。史記。古帝出于遊畋。有目逐射失道。從臣到處不遇。帝飢渴入庄。庄戶進糲數餅。濁泉一餅。帝盡食飲。嘆曰。飴哉其飴。朝之肥甘不及也。人覓異品。以加食味。而孰知飢渴。乃衆食上品上調乎。善人飢渴于德。何德而無味。

賢解右經曰。嗜義如飢渴者。何難不易。何苦不飴。勞至挺身。患至先迓。仇辱安恐。魔攻毅敵。但隨遇行德之機。隨行恐失。惟圖充解飢渴焉。惜夫。惡人。饜人也。

德味絕珍。棄之若淡。經指善惡者曰。腹饜視蜜如辛。腹餒視辛如蜜。斯之謂也

二。人飢且渴。弗至充解不止。善之飢渴終身之飢渴也。善人在世。不可暫止。而罷善工。於戲。善人就勤行德。槩有多齡。不慊于心。焉得充解飢渴耶。逆天其德完全。飢渴乃止。其工亦罷。達未聖王謂主曰。臣在世恒飢。入主眞福。乃飽乃飫也。

第二解曰。義。私德名義是也。斷訟以理。依功給賞。各合于義。而爲居上治民者之德也。但鰥。寡。孤。獨之人。槩飢渴斯義也。四者望上者伸義。若人極飢甚渴。理事之臣。或畏貴勢。或貪富賂。固意虧枉。弗顧煢困飢渴也。

經內天主恒責諸仕者曰。噫。吾民者之仕。皆失吾信。皆盜賊之倡。皆望富者之賄。寡婦。鰥孤。煢乏之。時有訟事。號求依義裁制。而無顧其義。吾明顧之。可寬恕乎。可嚴誅乎。解曰。斯爲在位者戒也。天主授位。命斷以理。爲高者失義。爲卑者失義。何時中義乎。天主明視汝賕。明聆孤求。明罰汝咎也。

哀矜者乃眞福。爲其將蒙哀矜。救乏人患。哀矜之本職也。之患有二。身一靈一。哀矜有形神之別。形者救身。神者救靈。人在世勤行。逝世天主厚酬。不辜其勤。

聖賢依主上文。廣述形矜之益。基所聖人。勸本郡友曰。吾友逝時。吾主嚴

座聽判。若犯人赴士師之公署。異矣。世仕貪受獄貨。則謂贓官。則貶本職。吾主不同醜也。欲罪人進賂。弗懼贓名。弗恐辱職。奇矣。欲受罪人之賂。繇于至仁之清名。而大榮光其職。蓋主盛富。罔所需賂。惟授之貧乏。乃主親受之耳。吾友盍思雅各宗徒語云。弗哀矜弗施于貧。審判時。弗受哀矜。哀矜之德。舉起天主審判。解曰。宗徒斯譬。因解哀矜之重。猶云。審判之時。天主較擬人之善惡。若客執銓衡稱貨。將判嚴。置之一盤。將人行。置之一盤。設人幸有矜行。其價至重。其盤則重而垂。嚴判之盤。則輔而昂。哀矜者得免審判之嚴而受哀矜之審判。大哉哀矜人之幸。

哀矜之德。宜備二奇。以成其奇。一。富人于濟時。宜先送財。使先往備善所。愚夫。多有卒世安享其富。弗念貧苦。死至莫能延命同留。莫能携之同去。乃寫遺書。命散幾金于貧。死後散金。善美也。生時躬散。愈美也。生時躬施。憐心之效也。逝後命施。無何者之意也。

可法雅各古聖。經記。胎兄謀害。聖弟離鄉。久遊于外。歸時恐兄不良。不敢入城。謂妻曰。心生善計。先送金帛賂心。吾隨以入。兄憾必止。喜色接我也。基所聖人解曰。神矣雅各神策。焉是偶然。經書其策。豫示吾輩法則。先賙貧人。彼受而授天主。天主親受。異日再授于吾。可知吾救貧時。少救其身。多救吾靈。吾友納從

吾言先濟先救。後求天主。吾友。貧之皆良醫也。其手大能。伸手受濟。手帶玉劑得瘳靈

寬各病。

第二奇。濟不必遲延。而待空乏哀聲久祈。與斯定聖人曰。濟先窮乏之聲。美濟也。後隨其聲。弗全也。嗟夫。空乏弱息。大聲也。飢色。大聲也。裸體。大聲也。各患。各口也。各苦。各聲也。奚必久待口聲。若輸宗徒曰。富人視孤獨之苦。情不動。心不恤。鋼腸之人哉。奚愛主愛人者哉。解曰宗徒勸富人。示行善濟。蓋目視昆仲之患。手必從目以濟。不必待祈也。

富人可師若伯古聖。自已揚美其濟曰哀矜之德。同我出于母腹。同生同長。若

同乳昆仲。饔飧既具。急請孤獨同食。心不恐瘝寡之目久望吾手。速速伸手厚濟。斯吾本心恒情也。

神哀矜者何。曰。濟救罪人之靈。是也。聖賢恒云。神形二濟。雖皆美而易。但靈身較擬。大不相若。形神之濟之功。大不相侔。主曾規徒曰。身之食飲。焉得比靈。彼賤斯貴。

顧我畧聖人。解其易曰。設使有人心惻意救之人。或深嘆曰。家資不足。行不能若意。吾對曰。之米充飢。是也。之帛煖體。是也。之舌能勸惡人。否也。送舌救靈。則救而濟也。人身卑也。屬死也。不免過時而逝。人濟。獨延其死。弗悠其生。人靈貴

矣。不屬死矣。人濟。使免神死。永得神生。形濟美焉。神濟愈美焉。又愈易焉。

基所聖人又曰。易矣漁乎人靈。不必入海當洶浪危。風猛之險。居室安坐。得漁多人。勸家屬使改。而漁其靈。勉朋行善。而漁其靈。若厭而云。多設羅網。不漁得一。胡必空費多工耶。吾云。勿厭善工。家人朋友今日固心。翌日改心。設怙終不改。汝功不空。必全也。

斯箴前卷有本論。

心淨者。乃眞福。爲其將得見天主。上文示正心。以求靈淨。世人急務潔身整外。善人急務潔心飾內。繇是可知惡善之類。吾可急有賢規弟曰。二三子可思。各爲繪工。畫美像。悅主目。勿師世之繪工。畫人像獨

急外形。弗顧其內。師之者。假德之輩也。止務畫外。惟重人目。而輕心內。經內天主責之云。吾民拙繪工也。太緊畫口。以口近我。而揚吾名。太緩畫心。以心離我。而逆吾命。太緊畫外容。齋素面枯腹空。靈容醜甚。仇妬娼。偷盜。實滿其心。若塚壙外堊而餙。內骯而醜。誠拙繪工焉。吾弟可效人性。夫性將成人體。與工于心。人心首一肢也。巴西聖人曰。人之百體若宮。人心若址。址既定。立宮易矣。立德之宮。吾弟急務也。先務淨心。心淨德淨。心濁德濁。不可謂天主麗宮。可謂穢神穢櫪也。

經記。主仇多勤外淨。食時亟沐浴盥手。亟洗器皿不顧淨心。猶異主徒希用斯

淨。主嘆其迷。責之曰。濁矣汝淨。心濁身淨。何淨耶。曾不知眞濁眞淨。皆繇于心。偷盜。奸私。惡念。醜行。犯理之語。繇心出而眞汚人。身潔手淨。外淨也。何與于靈哉。瞽者也。迷者也。外。首瀏內。次及于外。人心善惡之源。源清。流清。源濁。流濁。心意善。外行皆善。意惡。行惡。試。人厚濟貧之。意獵人譽。以得仁聞。濟者空虛也。禍禍聖徒曰。使我無眞意眞愛。而空囊以救人之。吾囊空也。吾靈兼空也。蓋吾濟無功也。奧斯定聖人所云。濟時可先淨心後濟。天主先視人心。後視人施。是也。

聖人多述淨心之妙。曰。淨心。天主御座也。天堂也。聖殿也。明鏡也。尼色聖人曰。

鏡無定像。隨形自現。淨濁定心之像。淨則天主明鏡也。天主對炤。而印其容。其與天神恒對。而不知厭也。美哉幸哉淨心之美幸焉。濁。則魔鬼昏鏡也。魔鬼對炤。而印醜形。天主天神閉目翻面。不欲直視。醜哉禍哉濁心之醜禍焉。

和睦者。乃眞福。爲其將謂天主之子。他德各有本師。乃世上萬物。皆可爲和睦之師。四大也。性雖甚悖。而時時相合相助。以便存物。弗合且助。萬物已久滅矣。無靈禽族。孰不和同彙。人。靈物也。備有多師。乃相合者希。愚哉。今解上文可知和睦之德。其包三端。貴一。要一。類一。其貴。和睦之工。吾主本職也。降世本意也。本工也。從來天地矛盾。人皆背逆。天

主震怒欲懲。吾主乃降解釋使合。經曰。主降報世以天主于人和睦之福音。將寶死寶血。代筆代墨勾抹夙仇之書。使天于地復合。實爲和睦之首主。和睦之首王也。主貴和睦。以爲本貴。其貴明矣。

其要。吾和睦于人。天主和睦于吾。吾否。天主于罪人定而不移之約也。經曰。罪人不和其仇謀復。必遭天主之復。欲主合汝。前合汝仇。汝人也。汝彼同等同類。心固弗欲同合。心迷不釋。猶欲求主合釋。無義之求。犯理之合釋也。

主曾勸衆和睦。設喻曰。有僕欠王金億萬。僚友欠彼數星。王憐其苦。盡赦。乃固

21

弗赦僚友薄債。國主震怒。急呼衛兵。命繫投獄。待還宿逋繼釋。主解喻曰。爾輩不眞心免人之辱。眞心釋尤。眞心和睦。天主弗免弗釋。弗和睦于汝也。

其類。和睦之類。約有三。和睦天于主。和睦于已。和睦于人。是也。和睦天主何。良聖人答曰。愛主所愛。惡主所惡。視命而從。視禁而止。以心爲心。以意爲意。是也。此之二人。心意同一。乃胥和睦也。

一是一非。心意互逆。能和睦哉。

和睦于已何。曰。身屬靈。靈屬主。是也。此之國人。庶民屬仕。仕者屬帝。國內太平。下逆中。中逆上。國亂並起。

古新二經。恒美善人之太平。曰。人愛主教。眞心恒遵。其靈平安樂逸。天路踧踧

走也。跑也。飛也。弗慮蹴跌也。人入主教寬路。太平廣滿其靈。若江泛濫廣沃近地。惜平罪人之靈。正若亂動沸海。夙夕不寧。盜博制聖人解曰。經解善人之靈。安之太平。惡人之不寧。福哉善人之靈。安岸也。禍哉罪人之靈。亂海也。善人居高安坐。遠望世亂而嗤。惡人之心。居巨浪暴風之內。平安否乎。

基所聖人。又喻曰。善人之靈。若幽閑之地。恒清淨。恒寧息。惡人之靈。市朝爭也。鬬之鬧市售之鬧。來往之譁。齊集其處。多慮。多愁。多煩。疊起。惡人之心。奚得安息耶。罪人。若輪也。善人。若軸也。輪無恒旋。輪軸恒停。德善。靈性之輒也。惡人無德善。朝暮弗息。何異。經指之所云。不仁之靈。時刻斡旋。不得寧靜。是之謂也。

22

和睦他人者何。曰。心口行之。合也。惡其惡。而愛其善。心合也。阻其退。而勵其進。口合也。人資不及。廣救勸補。行合也。

葆祿聖徒曰。人皆可盡心。以求和睦。或問。聖徒何云以盡心以得求和睦。弗云求和睦之難。異哉。多有和睦。曰。聖徒示吾和睦之難。異哉。多有敗心之人。以藥爲毒。以恩爲仇。善人心愛。口揚行恩。勤求和睦。終弗得也。如主于仇。主恩愈隆。仇仇愈甚。終不得和睦主求而終不得。剛吾哉。求和在我。得之在人。聖徒特責吾勤求和睦之故。

和睦人之報。天主義子者也。報正對和睦之德。經曰。天主和睦之主也。和睦之人。肖主若子肖父。主愛其肖。而謂之子。

顧我畧聖人嘆曰。榮光和睦之報。和人

即爲天主之子。否。即爲魔鬼之奴。吾友愛從和睦。惡遠怨仇。已有別論。

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已得天上國。斯神梯第八級。極高極近天也。不必勞步。不必再上。一步入天。而享眞福斯眞福第八端何。聖賢皆曰。緊致命者之眞福也。

或問。致命之彙多矣。强賊致命。逆臣致命。煽惑民庶致命。烈女致命。爲守聖教致命。爲衍聖教致命。爲致命。是皆眞福者乎。伯鐸羅宗徒答曰。吾友受窘難時。勿受如殺人。如奪財。等惡類。斯若無功無榮。虛辱之苦也。受苦爲主。爲守主教。汝苦有功。有榮光也。奧斯定聖人解曰。致命之爲。分人之苦。試主受難時。盜賊同受苦

難同一。苦故大異。吾友視人受苦。勿遽定福而云。眞福人哉。前審苦故。爲德美苦也。爲惡醜苦也。因主弗云。人受窘難乃眞福。而加爲義。有主言。奚必再問再疑。

依主言。則知首三等之人。皆眞禍也。其罪罰其命。使不得其死也。次三等者。眞福也。蓋或爲衍主教。或爲守聖教。或爲各德致人之累。皆在第八眞福之內。

善人在世。所當窘難不一。正若舟居海內。暴風四面攻鼓。何時得息。四面之風人不避而受其害。邪情盡然。漸入樂性。

何曰。第一。內邪情也。斯風如南風。性涼人蒙不覺。大敗靈覓也。基所聖人曰。醜哉邪情。難避其敵。柔入阿哄若友。而實

兇仇也。人視友之外貌。不覺仇之內質。免害希矣。吾友勿謂。獨有虐王之窘難。諸邪情皆虐王也。虐王欲奪信德。邪情欲奪他德。二者之害同一。爾之勤。得免其害。必當不異也。

第二風。惡人之窘難也。斯風如北風。性冷凍身。無衣煖體難堪。惡仇亂謀。若冷風然。善人不煖靈心以愛。則亦謀計報復。靈必受其害矣。

葆祿聖徒。勵勉門弟毅然當惡輩之累。且警豫備以當。以已爲表曰。吾也內外恒苦。內心懼惡人未至之窘而苦。外身當已至之窘而苦。吾弟勿異吾苦之多。善人在世。若居惡人之中。必居困憊之內。時時無聊也。因經逆告善人曰。吾子

欲進德路。可先備心固志。惡黨逼迫阻進。毅然可前。勿墮志而退焉。

第三風。魔鬼之窘難也。斯風如東風。性燥。發時木枯花謝草萎。透內敗根。使莫能生長也。魔誘善人。敗心德。壞靈美。阻其進。其本意也。右卷常有本論。

第四風。虐王酷吏之窘難也。斯風如西風。性濕。發時潤物。虐王酷吏。毒殺善人。大益致命之靈。古新二經。古新聖賢。一口廣揚致命之高位隆福。而實不詳其位其福也。

經嘆曰。爲義致命。眞福也。似死而實延命于無窮。人視之若死。主視之若生。惡人窘迫善人。致之死地。俱盲人耳。世之末日。啓蒙開目。見其眞福。長嘆曰。前日

彼人比吾甚異彼也在世吾視其生若
狂之生視其死若辱之死乃今其生眞
福也其死榮光也皆天主義子皆受天
堂大分彼智者哉吾狂者哉今痛莫及
悔且遲也祭彼聖人曰寶矣福矣致命
之死其價重矣背出暫死之值今市無
窮之生在世有事虐吏前逝世有事天
主前虐吏審信斷死罪而殺天主審罪
盡釋盡免罪罰其
審寬矣其釋幸矣
經記古教衆人往福地時紅海當路天
主命開衆皆步過忻然繕程聖而公會
解曰致命聖人之像也紅海其寶死貴
血也過而無碍即得進天堂福地也
望天定報定固諸致命之志使以忍以
樂致命經美其望曰天主緊守致命之

靈。穩持手內虐王之刑。獨苦外身。不能透內害靈。美哉其望。望身既終。靈即入常生之境。其苦暫矣。輔矣。希矣。其苦之酧。永矣。重矣。衆矣。解目。巧奇致命之計。以暫死免永死。以暫苦免永苦。出苦微價。市福厚寶。其死。衆罪之死。衆善之生。衆危之終。衆安之始。天堂正路。眞福之質。是也。巧奇交易。右經主勸教友曰。受「苦之時。可喜悅。既迨天國必受隆報故也。聖會聖事七迹第一迹已有本論。

聖若翰保弟斯大誕日之瞻禮。

經 聖路加第一篇。

依撒伯爾聖若翰母名。孕期既至產子。隣親聞受天主特錫來慶第八日將行割損禮義。當時割損之禮猶存。國男皆行。主降後革除。命世代用聖洗。今或仍用。大方主令。共議嬰名。欲稱匝加厥父名。母咈曰。若翰其定名。是名天主預立。命天神告其父。又聖神默啟依撒聖妻。因夫妻皆知而弗許改移。若翰譯言。受聖寵。受主憐。名義正對若翰聖孩。明指其奇。謂聖寵之故

有三。一。若輸從母腹廣受聖寵。終身無失。反恒勤以加焉。二。其聖寵大勝先知之聖寵。三。聖人中首布聖寵聖教。首引人認主。聖寵之義。謂主憐者故亦有三。天主速爲釋其原罪。而發憐心于彼一。賜年老胎荒得產隆德之子。大發憐心于親二。世人迷昏弗知吾主。主賜若輸出世若耀巨光。引人知主。大發憐心于世三。衆曰。爾族無一若稱。擬決厥父舉手目攝。問子之名何。父請布日蠟。書曰若輸厥定名。匝加之妻從來荒胎。主命天神。告夫果當有子。夫思老憊妻荒。心貳弗信。主窒其耳。結其舌。使莫聽語。罰弗信之罪。子生其罰猶存。因親等俱舉手目攝。指孩深意。布日蠟者。國人

常用薄板。上加蠟層。用鉄錐銘字。以便爲記。斯板名布日蠟。匝加明達衆心。而不能言。請板而銘于名。

衆畏厥父口立齡。舌立伸。興丕讚主恩。隣者悉驚。奇異倏流。速溢隣境。聞者曰。斯嬰來日將爲誰。奇矣斯孩。天主親手之工焉。時聖神廣滿匝加靈心。賜克知克言將來多奇。曰。本國眞主天主。膺承殊福。躬降以視以贖厥民。

箴。

27

斯嬰來日將爲誰。衆視若翰聖嬰之多奇。互問。斯何孩耶。衆問無一答應。可知人口不及。須必聖神之舌。乃得對也。

基所聖人長嘆曰。余將述若翰聖人之奇。緘口結舌焉。啓口解舌焉。余也。視其奇降志。若人將入新道。無跡得依。蓋先聖人。無一可比。惟視其功立望。其父前瘖。一書其名即解舌。巨聲美揚其奇。余盍望並解吾舌耶。其奇就迢遞道路。右經畧夷。蓋曰。斯嬰天主親手之工焉。器其貴賤精粗。係下工手精拙。若翰乃天主精手之工。何必他問聖賢廣述多異。聊舉其畧。

第一。多聖揚美其奇。至今不絕。昔有名將。聲望大震。名史專書其行。帝王嘆曰。

幸哉某將。幸得某史。下筆滿冊。使英名萬代不磨。幸哉若翰聖人。自古迄今。歷代有大聖人名史。書述厥奇。世存名存。世沒而名必不同沒。必存于無窮也。至于其史。皆貴皆聖。無可或疑。彼証。第一。古教前知聖人也。蓋云。若翰天主聲音。天主聖使。天主所遣天神也。第二。天神也。蓋云。天主大臣。自母胎得滿聖寵也。第三。四位聖史也。蓋云。吾主之真證明炬廣炤冥世也。第四吾主親口也。蓋云。先知聖人無一越若翰。非空虛若蘆葦。非嬌柔若宮臣。實若天神也。第五。後來聖賢也。其數無數。其美無罄。而不及罄其美也。可信多證也哉。

第二。二親之真貴。世貴從親及于子。但斯貴弗真。僅可謂真貴之影。天主不重。

聖人者輕之。眞貴在靈。親靈愈善。其貴愈光。其子愈貴。盎博削聖人曰。人帶貴于人。靈帶貴于德。噫。惡人雖履至尊。而王四海。天主前亦小人耳。善人雖居至微。而爲窮丐。實大人也。

納西瑚聖人曰。貴等有三。一。各人本性之貴。斯者鈞在各人。蓋皆于天主相肖者也。二。世貴也。斯非內貴。外襲而取之係乎軀血。于虛名爵。其眞何在。三。德善之貴也。乃眞貴也。斯若翰二親之貴也。經指之曰。天主慕愛其義郡人皆重其德無非可指。可知其貴。可知若翰聖子之貴。奇矣。其聖大踰親聖。其貴大踰親貴而大榮光其親之貴

第三。其生超性之力。聖迹之生也。又邁而弱。母嫗而荒。因隣親及國人。聞知其生。甚奇少測其聖也。其生稍似于主。而引世人易信主生。基所落聖人曰。當時世人。神目久瞶。難以直視童女得產之光。先視荒老之產。乃易視易信聖母之產。二產雖固爲不等。每各奇異。世人奇荒老之產。天神奇童身之產。彼胎荒之賜也。斯淨潔之賞也。

第四。天神降。告聖母。降告嬰孩之父。一神也。基所落聖人。大美斯奇曰。奇矣。主欲榮光若翰聖生。欲兩告同等。但欲若翰尤勝。試。神示聖母室內。示孩父于聖殿。示聖母于尊常之日。示孩父于瞻禮之日。吾思遣使之尊。聖殿之貴。禮日之

29

重。則得識嬰生之奇。

第五。居胎之時。主洗原罪。滿靈聖寵。善人逝世入天。僅獲聖人之名。若翰入世之前。即有大聖之稱。斯奇畧似聖母之奇。聖母弗落。若翰落而即起。聖母太陽也。恒光無影。若翰太陰也。暫晦而即受炤也。

第六。從母腹遂有明司之用。知主而拜。受恩而謝。又始善行。日加善功。

第七。聖母躬榮其生。生時抱懷襁褓。聖孩口不能講。靈知聖母。而心感激也。

第八。天主親立其名。人父立子之名。槩多差謬。名哲而愚。名善而惡。名富而貧。天主立名于人。正對其人。若翰。天主聖寵也。可識聖寵滿實其靈。天

第九。平生極聖。爲瑪聖人曰。自母胎主定其聖。一受聖寵。恒存不失。額我畧聖人曰。他致命卒世之罪。若翰聖死無罪。卒世無過。飲食極少至粗。蓑罪盡無。衣駱駝之皮。僅以蓋體。不能避寒暑。愛體之罪盡無。自幼遯世。夙夕體道。妄言妄思之罪盡無。吾思其平生之行。弗敢輕云其有微非。聖神自胎實滿其靈。奚有空虛得容過失。

熱落聖人又曰。若翰聖人之聖。人吾不詳其萬一。出胎入山林。于嗜世之前棄世。忻視主美惡視世醜。形容恒弱。靈性恒强。而時刻加其强焉。奇異其聖。未生之前。大聖也。多功之後。尤爲至聖也。其生。天神之生也。身居山林。靈遊于天。天

主其樂也。天神其朋也。他聖人難法其聖。他聖之聖較擬其聖。幾于無聖。比之白衣對雪。白衣弗顯其白。

第十。其乃先知之聖。又大過于先知之聖也。其父謂之曰。奇矣吾嬰。汝至高之先知者也。主曾規衆。指其職曰。若翰天上之神。聖父之使。先知之先知者冠也。額我畧聖人解曰。他先知聖人。出世之後。年及幾期。主賜先知之恩。獨若翰特異。在母胎時。即得先知之恩。奇矣。他先知聖人以神目得視吾主。而示人其將臨。若翰以肉目得視。以指得指。示人其已降臨。大過衆先知者信乎。

第十一。終身潔淨童身。基所落聖人曰。若翰淨潔之鏡。淨潔之師。淨潔之表。是

也。熟落聖人問曰。爲何幼時離親棄戚。出城入山林。忌味甘飴。卸柔衣被皮服。答曰。弗欲微損其淨故也。噫。世樂者淨潔之甚也。人居樂中不酖。百分僅一。苦已潔身之劑也。人居苦內而落。亦百分僅一也。

第十二。致命者聖人也。聖基所落曰。爲義失命。以享眞命。何云失命。宜云換命。換暫于永。換地于天。換朽于固。幸哉若翰聖人之換。

第十三。聖會之聖師也。或異曰。若翰自幼入山林。有何庠序肆業。得爲衆師。倘爾納聖人答曰。山林曠野。其學較。聖神其師資是也。聖神在天。天神之師也。在地。若翰聖人之師也。內師默炤。何必外師。

或異曰。聖神善師是也。惟庠序者卓犖人才之聚也。曠野山林。獸類之區。寧謂學阻。聖人謂之助者何。曰。世師貴徒之聚。議論之藪。問難之喧。聖神愛靜。山林靜處也。奈何。世人槩有多病。近之易染。離之易全。色擾加戒友曰。友向問善修善法。余白。離人入林。首法也。淨人入衆。不覺出淨。吾也深入室內。以求心淨。尋之以勞。存之以勤。出室交人。未久速失。友勿欺已。勿輕人衆。衆者似友。而實德仇。惜夫。吾交于人。初惡其惡。越日弗怪。越月少染。越年銘心。終愛其惡。弗羞同行可遐可邇。

聖人廣迷山。林多便以致人聖。方濟聖人。規會弟曰。互交相論。人之常情。人交

于人。易戾其其情。而效其交于主。同談倘慕若翰聖巴西畧聖人甘于住內。易已。奈何。人欲。熾。如海也。無無觸自馴。觸風也。觸也。人。矣。馴矣。邪情坦夷。隱士迅伯爾納聖人其交甚矣。其其靈居高。世明鏡也。明視

情。而法其惡。交于主。易正精。人居山林。莫能交人。獨同論。可識其精。吾弟人之聖。宜效其隱。心。不散乎外。不遊乎地。解世繫。而遊乎天忘世寄如火也。去薪自泯。加薪則風自靜。風發則沸。如犬也。之則猛。世物。吾欲之薪也。愛遯世隱居。邪情泯矣。靜既止。正情自至。德路飛。無阻。無蹴。無仆焉。

曰。難詳哉隱士之幸。其樂樂純也。其交天主天神也。埃不及。不至垢心。其靈性德姸惡媸。明達天福之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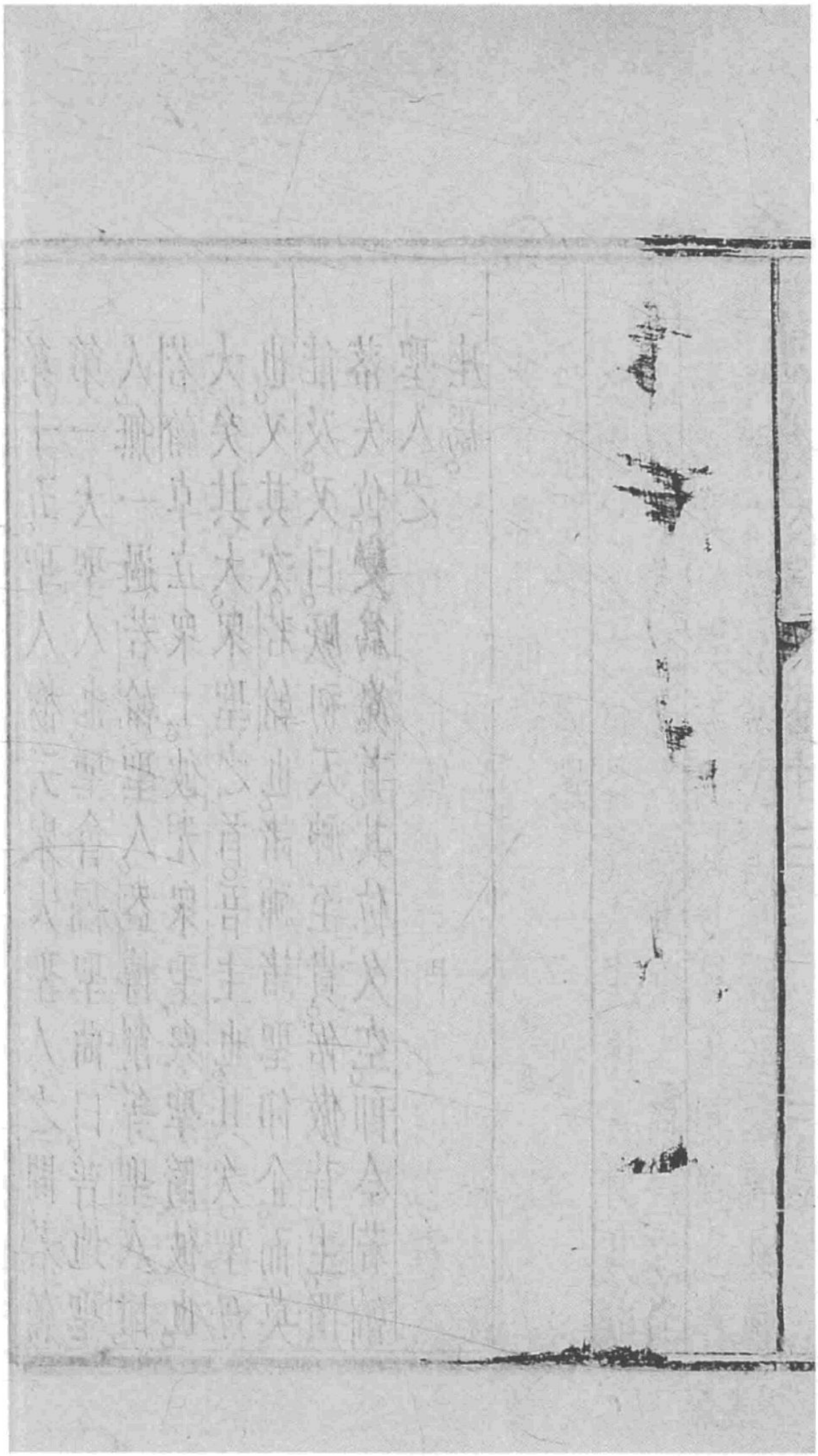
世福之廣。異哉隱士之高知。聖神其師。天神其同學之閑。是也。異矣。曠野之石。山林之木。深谷之溪。走飛之蟲。晝之光。夜之冥。天之星。皆若天主明書。使其知日進。其學日廣。異哉其學其知焉。

依聖人上論。可識隱居之美。可解上異。葢目。耳。口。三司。靈性三門也。開之靈泓。闔之靈淨。若翰自幼入林。三司之門穩閉。可識其淨。汝異其聖。可異汝異。吾主聖誕前第一主日又有論。

第十四。依右三奇。聖人曰。若翰聖人在天。共服三冕。童身之一。致命之一。大師之一。三冕之解

見第十四卷。

第十五。聖人概云。衆大聖人之間。若翰第一大聖人也。聖會編聖曲日。普地聖人。無一過若翰聖人。盎博削等聖人曰。若翰卓立衆上。彼光衆聖。衆聖隨彼也。大矣其大。衆聖之首。吾主也。其次。聖母也。又其次。若翰也。諸神諸聖仰企。而莫能及。又曰。厥初天神至貴。倨傲背主。隕落失位。變爲魔首。其位久空。即今若翰聖人之座焉。



聖斯德望首先致命者瞻禮。

路加聖史曰。天主聖寵實滿斯德聖靈。聖神安息其心。因時布教而不倦。伐人難視隆德。難聆聖言。執石而擊。聖人幾亡。跽祈天主憐伐之迷。而釋其罪焉。聖良曰。斯德聖人。因爲致命者之首。多可美。因祈爲伐。多可法。彼也。當時爲宗徒從之弟。今時爲吾儕之師。因位在宗徒之後。因死在致命之先。可美哉。彼也。爲伐跽禱。首師吾主。首立愛伐之表。可法哉。吾友勿云。惡于愛。若水于火。水滅火而惡滅愛。吾曰。火巨不滅也。汝愛甚烈。遇伐之惡。則發而焰。弗至于冷。矧致滅哉。吾友。勿思伐惡。可思汝罪。因爲主伐而屬其惡。汝以惡復惡。主以罰復伐。汝

免而愛。主乃宥釋。而立愛汝也。斯德聖人。能愛仇人。汝云不能。宜云不肯。汝不肯怨人。而望天主肯怨。無理之肯。妄望之望。

經。聖瑪竇第二十三篇。

維時耶穌語衆。暨司教首者曰。予遣先知講道解經。命衆聖來勸。汝輩執或殺。或釘。或笞。或驅强頻徙地。噫。厥義血。自義亞伯爾。迨匝加利亞巴剌加子。俱歸汝。以罰汝罪。是罪并及國人。義血。即聖人爲義被殺之血也。亞伯爾。亞黨元

祖次子也。彼善兄惡。兄妬其善而殺之。而加。古教司教聖人也。當時惡王理事。國人槩法。背主而向土神。匝加諫王責人。王怒命人執石而擊。

或疑曰。先罪人之罪。何與于主伽。主云。俱歸汝者何。基聖人解曰。先罪人之惡。雖于主伽無與。但主伽的知先人殺滅義人。的識其罰。乃弗戒而殺吾主。并殺多聖。其罪之重。百倍先罪人之重。其罰之嚴。百倍先罪人之嚴。可謂先惡之罪。先惡之罰。皆歸于彼。

京京重呼京城。以顯悲心。而痛將至之罰。用戒國人。使知其迷。恒殺前知。恒擊遣使聖人。嗟。于屢召城人。欲覆若雞伏子。爾固且迷屢逆。緣爾宮將空

虛。宮。有二解。一。聖殿也。天主降前安息聖殿。若皇安宮。天神護衛。若武士護衛御座。降生後常諭衆。主諭愈至。主仇愈妬。天主神皆離。聖殿空虛也。天主警戒昔人。曰。至今是堂供吾祭吾聖堂也。今後將棄將毀拆焉。史記。毀拆之前。城人倏聞空中天神之聲。互告云。可去也。可速離聖殿也。

二。宮。郡城也。蓋人之本所。私家也。民之本城。共家也。仇殺吾主。殺先知聖人。天主甚惡是城。容敵兵來攻圮城。居人半殍半虜。而地空虛。吾主預視聖殿郡城之毀。預戒人如是。

予語爾曰。今弗克見予。異日汝輩指予而云。係天主名來者。不享榮福。是日復

見予。解有二。一。基所等聖人曰。主戒若二云吾日後受死。日後升天。爾皆未幾必死。而下地獄。至吾復降判世。弗得見吾。是日視吾榮光嚴威。必云。依天主名來者。丕享榮福。奈何。今冀欲信從。是日則認。則伏。則揚。皆不及也。晚矣。

二。熱落等聖人曰。主言若云。吾今寬恕汝輩不悔不信之罪。待悛而信。而眞心稱吾曰。依天主名來者。丕享榮福。汝倘如是。乃得見吾。得享眞福。

箴。

予屢召城人。欲覆若雞伏子。爾固且迷屢逆。經內天主恒異罪人之迷。其異雖衆。上文畧提其三。第一。大異本國無理之甚。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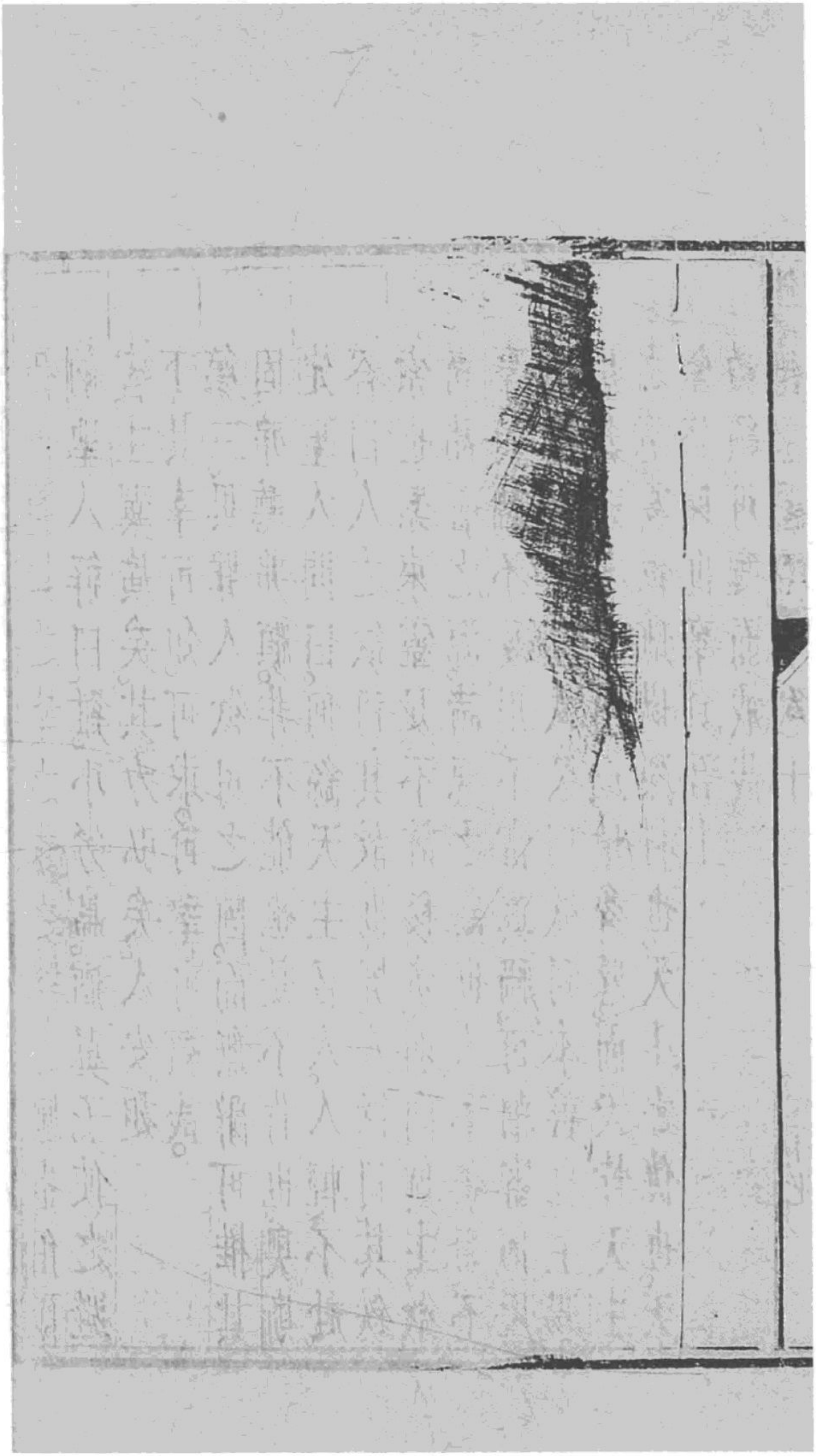
屢召而輕。多求而逆。曾謂先知聖人曰。屢召國人。徒費多計。以至于倦。試。天主降前。多降先知者以召。代代不絕。降生之後。躬來首召。次命宗徒代已而召。其召皆空。徙曰。吾吾主之使也。代主求人改心。得相和睦。和睦者希。斯德望聖人又責之曰。固心人哉。皆法汝祖之固。彼夙塞耳。莫聆主召。汝今亦然。正爲聾父之聾種。

當時主特異國人。今時罪人何異。天主恒呼恒召。罪人弗聽弗應。已有本論。

第二異召人以伏羽下。若雞覆子。得免魔害。人猶不至也。主喻若云。魔若猛鷙人若雞雛。母不覆。難脫鷹爪。吾弗翼人。奚免魔害。逆未聖王謂主曰。主幸欲覆

臣而翼。臣之幸。之求。之望。之願也。伯爾納聖人解曰。雖。小劣鳥。猶翼子。使之避宮。主翼廣矣。其力弘矣。人安翹下。其幸可知。可求。可望。可願哉。

第三。異罪人欲司之固。而無辭可椎其固。弗聽弗順。非不能也。是不肯也。奧斯定聖人問曰。何緣天主召人。人輕不赴。答曰。人之欲司。其鈌欲司。其故也。罪人索也。緊束靈足。不許移步。而向真主。欲司。諸善之源。諸惡之緣也。人不善用。不享真福。不妄用。不當真禍。可細審何用哉。伯爾納聖人又曰。欲司本善也。主賜以集多善。人用以積多惡。而大悖天主之意。妄欲。地獄烈料也。天主之仇也。天堂盜賊也。辜負吾主功績。可醜而戒哉。



聖勞楞佐致命之瞻禮

經

聖若翰第十二篇。

維時耶穌語門徒曰。麥粒匪播匪死獨孤存。倘播倘死則結多實。主借麥種解其死廣益。言麥粒弗掩弗爛而死。不能生實。爛死。則生苗結實。而爲豐稔。吾不死爲人。獨一在天。若死。昇天之衆。不勝其數。但主于麥粒有異。麥粒先落地。後爛而死。主降世之時。落地也。受苦之時。受死也。入塚之時。被埋也。惟聖屍弗爛也。主謂聖父曰。謝父厚錫。賜吾知復活眞路。不許吾尸得朽。是也。愛命者失命。言人在世。或偏愛其身。順從其

欲。或因懼身死背反聖教。後世必落地獄。永失常生眞命。在世而惡厭命。乃存以享萬劫生命。事予者宜從予。從法也。猶云。人慕吾教。而爲吾弟。當法吾行。而履吾迹。逝時則居予現攸居。若云。吾身在世。吾靈恒睹吾父尊容。恒享眞福。若在天堂然。有人從吾法死。去世必若吾然。吾弟不必微疑。在天予父必榮光從予者焉。

箴。

麥粒匪播匪死獨孤存。倘播倘死。則結多

實。上文舉主仇之劣且愚。吾主之强且智也。主仇殺主。意欲埋名革教。而名愈光。教愈廣也。其劣信乎。又仇黨大會公議曰。奈何。吾計皆空。力務國人憎忮斯人。而反舉國愛從。可急下手。得備不虞也。古聖先知。預記其謀云。主之仇。曾謀害也。主而曰。毒其食而殺之。其名深銘于地正可急削除。使人弗復記也。其愚信乎。于沃壤。而不欲其生長也。若農夫。播善種于沃壤。而不欲其生長也。愚哉。主仇惡計。焉能阻天主善計。吾主若粒也。主死被埋。入塚甚聖粒也。主之死。萬民之生也。主死被埋。入塚甚聖粒也。主復活若顯。使世同復活也。經記。天主若輸宗徒。曾見天堂聖人曰。能指前父。同聖子胥約曰。爾倘欲死爲人。吾主之神子。孰能廣爾苗裔。其麗不億。兆兆亦不啻。吾主之約。聖父如約。吾主之神子。孰能計盡數。若輸宗徒。曾見天堂聖人曰。能指前

視十四萬四千古教聖人。後視新教之衆。吾弗數其數。蓋無人得數也。斯皆吾主一粒之實也。

古時經內天主預備多像。以証斯眞。第一。稱各古聖也。其兄恨姊謀殺。稱各執杖渡江。徙地避害。踰時盛富而歸。將渡江。曰。幸哉吾幸。向仗斯杖。隻身渡江。今歸而隨從者衆矣。財賄盛矣。吾主干仇。同族同國。皆若見仇。仇者忮嫉。主仗聖架聖杖。飾然渡苦死之江。渡後富盛。隨從者衆也。

第二。若瑟亦古聖人也。父視其良善。淨貞。諸德。親愛日切。因兄十人甚惡之。圖湮美名。售人爲奴。既入異國。大獲王幸。王降勅令衆伏敬從命。兄皆來而並伏

敬之。正切吾主之像。聖父隆愛主德。視之若子。仇視若仇。市而殺之。不幾復活。而主普地。伏敬從教者衆。終也沒世之期。判世之日。仇視榮光嚴威。皆跽而伏敬。晚矣。

第三。每瑟亦古聖人也。經記。教衆被虜。苦虐王酷政。主命每瑟往救。每瑟持杖入國。恃杖之能。伏王解虜。徒過紅海。率衆入福地。世人原皆如被虜。皆屬虐魔之酷。計力莫脫。聖父甚憐世苦。命主來救。主恃聖架伏魔之猛。過死苦海。引人得入天堂福地。

從之數難罄焉。

十曾示衆以其死之益曰。吾倘被舉。而登架上。引人皆登。解曰。主登聖架。正若

磁石也。磁石引鐵使從而上。主死而引人從信。使入天堂也。

基所聖人深嘆曰。主于世王特殊。世王在時。其榮大著。王終榮終。無遺餘迹。主終而榮不終。反始大著。死前從信者希。死後從信者甚衆。論世之位。國王也。大臣也。顯士也。論世之勢。豪俊也。名儒也。盛富也。論齒之殊。老成也。壯盛也。幼男童女也。吾主非爲天主。奚能爲哉。又。預示吾衆。告其死之益。非爲天主。奚得知哉。

事予者宜從予。

皆懋黽之言。蓋云。吾主。爾僕。吾盡善主之職。爾當極善僕之本分。善僕。得主命則順。視踪則隨。道夷安心而進。道澁忍心不退。望

主動靜而依。爾輩宜取法焉。

或問。主欲吾從以肖以似。喻自喻吾于麥粒何。喻似不似。曰。眞切喻也。蓋種之粒。于發生之粒。皆相似。其大。其小。其色。彼此同一。若不同則不肖。而爲空稗。吾主收入天堂之廩耶。或投于地獄烈火耶。葆禄禄聖徒曰。聖父所選人。欲肖似吾主。如弟肖其兄。蓋吾主長子也。選者次子也。

逝世則居于現彼居。右箴勸善僕隨從而法。今許隨從之報。猶云。主人赴京。僕從同行。必同赴京。主往天堂。人從同行。必到天堂不必少疑。經曰。善人逝時。主慰曰。忻喜善忠僕役。在時善理吾業。今來受善忠之報。入吾天

堂眞樂。有諸卷恒有多論。
又第十四卷另有本論。

聖諸嬰孩致命者瞻禮。

經。

維時若瑟寐時。天神告曰。起携嬰。暨厥母。偕往日多。異教國名。離本國干五百里。居彼俟予再示。阨落得本國虐王名。將覓嬰以殺。若瑟速起。携嬰暨母。往而居。待阨落得亡。解曰。可知聖母及聖若瑟甚貧。路有一月之迢。不備路費。不治行李。不托家資于親。夜領天神之告。即夜典程。可知其貧。可責世人。將起數日之程。束裝竟月不止。羞哉。是往蓋符先

知言代聖父曰。予子往日多國。予命復來。經未詳主居異地幾時。因聖賢阨落得既之論不一。槩云居五年之期。覺已被三王攸紿。事見第九卷。三王來朝瞻禮。怒甚。依三王見星時。急下令。命卒廣行白冷及厥隣喬。盡殺凡二週以下嬰孩。意在殺主。惟不知其生何時。其居何處。命殺多孩。計殺吾主于多衆之中。或問。阨落何欲殺主。曰。阨落當時御衆。性好高。貪戀尊位。國人槩厭。企望救世者來。以王本國。又知天神于主聖聖誕本日。明示吾主是王。又牧童三聖。異國三王。回加及依撒二聖夫婦。西默完聖人。亞納聖

發。皆亦然。斯多聖之言。漸流國內。阨落懼主異日必陟王位。欲固國基。而備將來不虞。因謀殺之于孩時。恐待主長。欲阻而不及也。

爾時日勒米逆知之言有驗。蓋云。喊聲連天。悲哭弗絕。臘客啼泣厥子。弗容吊慰。蓋悉已亡。

臘客。上古聖婦之名。亡後夫備葬。置屍于自冷。緣先知聖人。借名以稱自冷。及其隣地。

箴。

天神告曰。起。携嬰暨厥母。偕往日多。

基所聖人。且異且解曰。異矣天神之告。前告若瑟曰。將生之嬰。來救萬民。使避魔害。今告

43

曰。携之速行。以救其命。以避身害。彼此之告。反矣殊矣。聖人答曰。二告之異。示吾天主何待善人。第一告大樂若瑟聖人之靈。第二大憂其心。天主弗欲善人恒樂。亦弗欲恒苦。恒樂。重地輕天。念已忘主。恒苦。力乏心息。易落而溺也。主欲推志策怠。時樂時苦。乃抑其過。引其不及。使弗至失中。善矣深矣天主之意。

經內善王曰。吾生若織布之經。聖人解曰。經在機杼。有經有緯。有直有橫。善人之生亦然。順時。經之直也。逆時。緯之橫也。紝皆經直。弗紝皆緯橫。弗紝也。善人之生或恒順。或恒逆。難成其生。餘苦互兼。乃成。餘者使進。苦者使退也。禍福或順或逆。皆利善人。是也。

善人比之精巧三老。風順而行。風逆而行。常直其路以至登岸。比之良樂之師。閒高以下。溝以濁。而成盈耳全樂。因善人。或遇順。或遇逆。匡成其生。恒謝天主焉。

携嬰孩暨厥母。偕往日多。或疑問曰。主之能若全。能滅惡王易甚。乃欲當奔程之苦何。曰。故有三。第一。欲立忍德之表。示人以忍受辱。寬恕仇害。不必復仇也。使滅惡王。則人將曰。主仇仇也。復仇也。而以爲可仇可復。遂廢忍德。而失其酬矣。經記。主仇曾謀加害執石以擊。主避弗復。奧斯定聖人解曰。主命地開而吞。何難哉。惟宜顯忍。弗宜顯能。欲人法忍。不欲法能。蓋法忍則易

44

法能終不及也。

第二。吾主預定受難之期。受難之處。不欲改移。期三十三歲也。處本國都邑也。定期不至。定處不便。之異國之故也。基所落聖人曰。吾主之奔。非爲懼王。惟爲待時。非爲免死。惟爲待期。蓋主之死。繇于愛。弗繇于他。吾主預定時處。惡王能違。而虛主計者哉。

若翰宗徒。曾見空中婦女。懷妊而產一子。傍有毒龍窺產。呀嚬以吞。婦女速馳。不遂龍計。賢解曰。布經之正像也。婦女聖母也。美產吾主也。毒龍。阨落虐王也。計殺吾主而不遂。聖母抱主。速入異國。惡王不得加害焉。

第三。利益日多主獨本國。知認眞主。從導聖教。其餘甚迷。惟日多迷愈甚也。到處多廟。多刹。多庵。多觀。基所聖人異問曰。多處之內供養何物。答曰。國人弗羞禮拜。吾實羞說稱以稱國人。稱之無合剏稱之靈人耶。拜魔。拜靈之禽。猶不及下等國。另且拜走獸拜天。拜神。皆如天草木。行時僅飛鳥。拜水族。拜獸乎。遇世物而無不拜。人乎。獸乎。吾主入時。國人始畧啓蒙。而覺其迷。經內先知聖人預曰。主騎輕雲入日多。入時國中像。隕仆而碎。聖賢槩解曰。先知之言。主入國時背有驗。輕雲。或主人性也。彼若白雲。遮蓋天主之性。或聖母也。其無輕重之異而若輕雲抱懷吾主。借

入是國入時國入是國。大福國地。使異像皆仆而敗。

聖人又繼曰。主勤智農夫。地田磽瘠荒日將產多聖。若蕪不利于耕。先壅肥耘耜。竢異日收獲大穡。奇哉日多奇變。主未入之前。正若地獄。既入之後正若天堂也。今日人入斯地。處處時時多遇大聖。或羣自修。或獨若修。皆可謂天上聖人。地上天神也。皆務沒名。而名光明若星也。奇矣。各聖。各星也。衆星飾天。是聖飾國。擬較古今二時。舊日多歿也。新日多復活也。幸哉其變。可知吾主有天主之能。否奚能爲斯變哉。

盡殺凡二週以下嬰孩。或異曰。吾主何許惡王酷殺許多無

辜之孩弗遏其惡意以救孩命聖賢答曰其故有二一主欲其生之名迅流國內國外嬰孩之死大舌也使人速知吾主之生多孩爲死而無不聞也或問殺故或答曰虐王欲亂殺新生本國之眞主其故也則聖人曰愚哉阨落之愚拙計哉欲埋主生令人勿知因殺多嬰而實大助主之意何國何人勿聆其虐而問其故乃共知吾主之新生乎

二因大利益嬰孩主欲同生之孩皆受昇天之恩與斯定聖人曰異矣虐王之虐惡也亦善虐也害已而惡益孩而善異矣其愛大不如其惡愛嬰獨得利其身惡之而大利其靈愛之陟之世爵惡之引之昇天幸哉虐王之惡

次異曰。是孩。皆無知事。無知主。無知教。死而無知何死。焉謂致命者哉。曰。皆致命者也。不認主以口。認以血。血當舌也。虐王殺之爲主。彼皆亦死爲主。皆爲致命者故。聖會謂主曰。聖孩之口。訥訥弗言。其死稱揚主名。因皆致命也。祭彼盎聖人曰。奇矣致命之嬰孩。弗能敵仇。而能勝仇。弗能執兵。而能執晃。無舌。無言無認。其血。其舌也。其死。其言也。其忍。其認也。諸聖人亦皆云然。

聖經直解第十三卷終。

聖經直解第十四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聖灰禮儀瞻禮。

聖灰禮儀之禮。

封齋首日。聖會立聖灰禮儀。深警教人勿虛封齋聖時。葢聖灰爲靈性之聖劑。能療各心之病。

經記。厥始元祖方命。其靈即萌多病。天主欲醫。謂之曰。可記爲人也。爲灰也。昨日出于灰。翌日必歸于灰。天主以灰醫其神病。命念其始及終之微。以便伏傲

17

柳志。而痛其罪。聖會之意。遵體天主之意。因今日借天主之劑。天主之言。用灰點額而云。友憶汝始終之微。皆灰而已。天主以灰造成人身。身未幾且歸灰也。嗟。時時固可思念吾微。封齋時愈可思念也。是時吾主受死。吾當思念吾死。是時吾主至謙。吾當思吾輩之微。以壓傲氣。是時吾主多苦多憂多淚。以拆吾罪。吾必痛哭吾失。以求釋洗。今日之灰。心悔像也。古時罪人眞心悔非。或播灰坐上。或撒頂上。以顯心痛。以動天主之心。庶垂憐垂宥焉。昔有名城惡甚。天主欲討。前命先知以告。君聞深痛。播灰而跽主憫其苦。鑒其悔。宥其罪。而免其罰。聖灰謂之聖劑信乎。聖灰禮儀。引人恒念死期。但後卷推思聖敎先人瞻禮。具有

本論。茲始末提。

經

聖瑪竇第六篇。

維時耶穌語門徒曰。汝齋時勿師僞人渠齋而愆容。弗豫色。以顯厥齋。予語汝。已受厥報。蓋云。齋而不圖悅主心。謀娛人目。而獵其譽。人目且譽其報矣。其齋虛。虛譽正對。以報。果不可望天主實報。汝齋時。以美液潤首類面。主借喻于當時本國之風。國人或遇大禮之日。或聞大樂之音。取美液傅首。以顯忻心。主若云。齋日喜色樂面而隱齋苦。勿許人知。齋藏內。汝

48

父天主明視報汝。吾主既勸門徒行善時避忌人目。又繼勸以善用世財。示富人不可私用。可普救貧人。曰。汝勿藏汝賄。勿窖諸地。在地鏽敗。如金銀等。蠹齮。如五穀幣帛等。賊奪。如寶貝珍物等。藏窖于天。無鏽無蠹無賊處。汝財何在汝心同在。言人有財可濟窮乏。可托貧手。輸之于天。乃爲穩當。勿慮時變也。且其心不黐于地。同財上升。而享天國眞富。

箴。

齋時勿師僞人。額我畧聖人解曰。恒舉多規。勸吾友細心察惡。以避

主罰。今讀右經。聆主之言。且將細心察善。以避人目。勿使友善大變爲惡。以實爲虛。以眞爲僞。葢行而爲譽。勞苦也。無報也。可知僞人之不幸。

主曾誨衆曰。濟貧之時。汝左勿知汝右之濟。與斯定聖人解曰。左手。妄意也。右手。善意也。主言若云。行善之際。不必左意。以敗善行。惟右意使行皆善也。

靈性之目其意也。肉目明睫。分別萬物。若蒙而昏。物皆同然。靈性之意。有正善。行皆正。意否。皆否。可戒人目耶。

或問。主借目以喻靈意何。曰。衆肢之中。獨目至純。弗容微塵。人意。全可純。妄意。善行之垢也。大汚善行。主惡是善。矧希之哉。矧受之哉。

聖人多喻曰。靈意。皆行之母也。善意善母善養其子。不善之意。若母生子。而殺。憐哉是母。當產之苦。無受苦益。憐哉偽人。行善而苦。其苦無報。今苦之報。來苦也。以苦市苦。

堪憐其愚。

基所聖人曰。人目。善行之賊也。罄刼靈富一空。無留神財之迹。人目。餡毒也。假朋實伪也。可戒乎。巴西理斯各者。毒蛇也。不必近人以傷。不必齕人以殺。以目酖人。因人甚戒其目。勿敢至前。不戒而進。愛其死者。愚人也。人目。巴西理之目也。毒人善行。

可忌也哉。

聖人深責行善于人之前。希視以譽。繼曰。汝愚人哉。欲目視汝之善。欲美譽。有

大主之目。有衆天神之目。皆視而譽。焉慕數人之目哉。若云。並欲人目人譽。吾曰。需待時宜。天主不負汝欲。審判末日。時宜也。當日天主稱揚汝善。于萬民之前。衆人明視而譽。姑忍需延。必不負望。勿若嗤客。有重寶珍。可待時得沽萬金。乃貪目前微值。速售而窮。汝德行。寶珍也。正對天堂之價。待時必得厚值。若迷不待。圖人目微價。汝靈則窮。愚哉。勿若愚傭。得僦工富者。能厚償焉。乃獻工于貧人。無力能酬。天主。富主也。行善爲彼必得隆報。人目。窮主也。能報乎。行善爲彼。不必妄望天主之報。噫。汝迷。多苦以娛人目。欲人視。已視也。欲人譽。已譽也。弗欲天欲人報。已報也。弗欲天主眞報。必無其報也。

主曾對衆列其佌之罪。至于僞善喻曰。汝皆若塚。外飾而內臭骴。喻切繪僞人之狀。視其德外形。姸矣美矣。其內媸矣惡矣。其外得欺人短視。其內焉欺天主明目。意欲欺人。其欺寃竟歸已。

猶爾納聖人謂之曰。可醜汝意。可憐汝心。欲也。不欲也。二欲互爭。終弗和平。何時安哉。汝欲似善。弗欲爲善。欲爲惡。弗欲似惡。夫爲善較擬似善。更美也。爲惡較擬似惡。更醜也。汝奚棄大美。而擇小美。奚擇大惡。而棄小惡。可叱汝擇焉。

或問奧斯定聖人。僞善者何。答曰。優人也。似是實非。非王非富。似王似富。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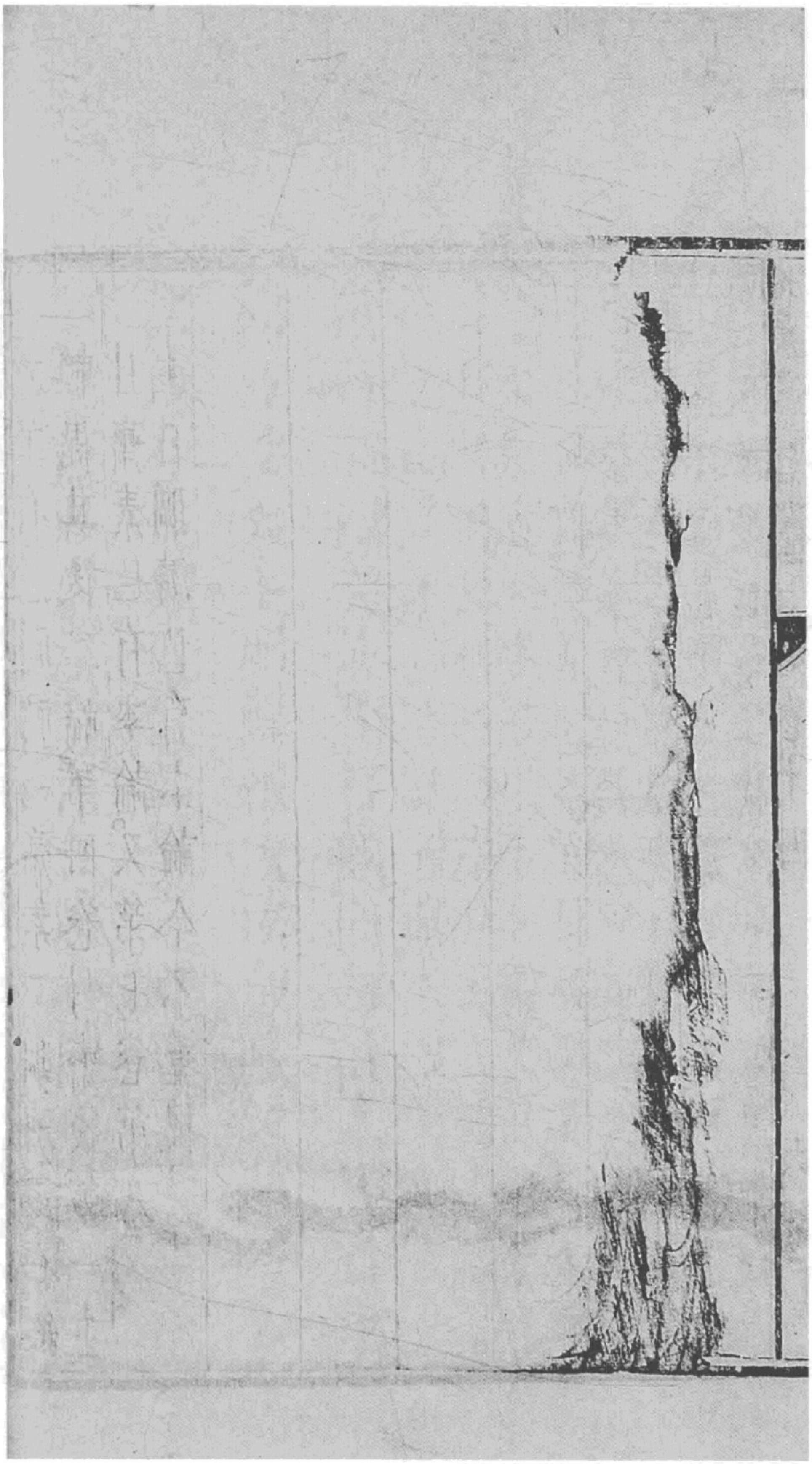
王也富也。內形賤貧也。過咎戲罷卸外形。而顯本實。偽人似善而非。必有定日天主顯露其鬼臉。明指其偽于萬民之前。奚弗爲優人乎。吾友罔異。吾云偽人有鬼臉。蓋偽人魔鬼之獼猴也。葆祿聖徒曰。魔借天神之光。以便欺人。偽人恒借眞德之光。得惑人目。嗟夫。魔鬼恒黑其光特暫。未幾則散。而本黑復歸也。偽人焉能久飾其偽。或窺伺燕居。無人視處。或閒察言行。不待時必漏多隙。以顯心偽。諺云。事出勉强。不能長久。是也。

若伯古聖。解其久喻曰。偽人之善。若芿遇旱。冬槁夏枯。無時不枯。焉望得茂。偽人之工且望。若蛛之網。解曰。苦哉蛛之苦。夙夕牽絲。罄空五內。以羅小蟲。頃刻

之風敗壞多苦。蛛網莫能煖體。蛛視之若實。而實假衣也。微風倏發。蛛網同飛。噫。僞人之善。蛛網也。以僞善爲衣蓋靈可知其善。可知其衣。可知其久。其善若實。而實假善也。靈奚得煖耶。奚得久存耶。噫。晝夜多苦。其苦何爲。微民微譽也。民譽。飛風也。譽出人口而散。僞人之工。倚口之譽。必借飛而散。苦虛矣。工虛矣。

汝齋時。以美液潤首類面。勿許人知。齋藏內。汝父天主明視報汝。汝勿藏汝賄。勿窖諸地。在地鏽敗蠹齮。賊奪。藏窖于天無鏽無蠹無賊處。汝財何在。汝心同在。依聖經言。補罪

之工有三。祈禱一。齋素一。賙濟二。右經輕提其後二端。第四卷封齋後第一主日齋素已有本論。又第七卷第八主日賙濟已有本論。今不重提。



推思聖教先人瞻禮。

聖教先人瞻禮之理。

今日瞻禮。引教友實信多端。蓋聖而公會立聖教先人瞻禮。勸我加勤以助。須信人人各有靈魂。各靈恒存不滅。後世有天堂以賞。地獄以罰。煉處以補也。教友倘勿急于行。獨恃其信。信不及。其恃必負也。

所謂靈魂。西土原文曰亞尼瑪。謂生活之原。天主賦畀。爲無形之靈體。全在一身。全在各肢。蓋全爲純神。而莫能裂碎在活身固活。離死身亦活。永無滅息。若運舟舵師。居舟亦活。離舟亦活。靈魂既離本軀。便赴吾主嚴臺聽判。以受在世所

爲善惡之賞罰。

善者在世。倘全補其缺。則沒後直詣天堂受報。衆福諸吉皆全。竟無匱乏。何待吾救。吾反遠睇而待其救也。

惡者在世莫悛悔。莫改夙愆。則歿後直下地獄受罰。斯既溺極苦之海。無法助救。焉可求主寬宥之哉。

二者之間。有在世而犯。在世而痛。畧償夙債。然償未及。死後方適煉罪處。以苦消滓。其苦長短輕重。準應其罪大小多寡。罪既煉盡。便昇天受報。惟苦煉時。教人能助。或齋素。或誦經。或濟貧等。意償其債。補其缺。則脫斯苦而昇天堂也。緣

聖會哀矜其苦。立今日之瞻禮。吾等當同心加勤。以申恤救之誼焉。

人救之有二益。其靈之一。已靈之一。論其。憐哉其苦。正若窮人負債。士師命囚。金償方釋。若無良友憐苦代補。何時出乎。蓋齋素。賙濟。苦已。念經等工。其銀也。奉主爲彼。則助其乏之。而還其債。焉可吝嗇不救耶。

論已。彼出後。而入天國。弗忘吾濟。而百倍以償。恒求吾主大補吾缺。可知吾濟救。弗謂空濟。實謂之貸。吾貸以青蚨。彼還我以兼金。幸矣吾救。幸矣吾貸。

聖賢廣述煉所之苦。曰。多年今世之苦。不及煉罪一刻之苦。今世極苦虐王酷刑。較彼之苦。皆繪苦也。若無刑之刑也。囚勸衆人。勿待至彼以補其罪。補于在

時。乃智人也。葢煉罪所有二。一在今世。一在後世。今世之煉。痛悔也。涕泣也。倒爾納聖人曰。煉罪之苦。擬今世之苦。若百擬一。吾友能補以一。何必待補以百。

經。聖若翰。第五篇。

維時耶穌語衆曰。確于爾云。有時死者聆天主子之音。命穌而穌。是時已至。葢言。吾今在世。命死者復活。彼聽聖父本有生活。與子指吾命。而即復活。已。

同有生活。聖父于無始之始生其聖子。與之本性本生。因偕同性同生。而實乃其生之繇。主言如是猶云。吾若本有生活。能命死者復活何異。因子降

世成人。父畀判世權。聖父賜吾主判世之權。因爲降世爲人。聖人曰。斯自然之理也。斯理之理有三。一。以人審人。理也。葢被判者人。當視行判之容。以便聽斷。審判日獨善人能視吾主天主之性。惡者弗能。惟其人之性。善惡者皆視焉。二。惡人昔判吾主。無辜而受判若罪。末日降臨判世。理也。三。聖父授主行判之能。以旌其謙之甚。葢在世以謙屬人。後日乃于萬民之前大顯榮光也。爾勿異予言。定有定時。末世之時。瘞者聆天主子之聲。葢云。勿異吾云。在世能命死者復活。而如命復活。吾能弗止乎斯。末時之時。且能命萬民復活。而皆如命彼能大也。奇也。斯愈大愈奇。汝輩異彼。何必異斯。或疑曰。瘞人

之屍。枯骸也。何得聆吾主之聲。曰。聆字之意。從順也。弗逆也。主命之甦而甦。其甦之速。若原生。若以耳聆聲也。經揚吾主之能曰。無物得逆其命。呼星而顯。命海而平。命風而息。

善者復活以享嘗生。惡者復活以受永苦。

右經。衆瞻禮之末經也。緣兼包四末急緊之理。四末已有本論。因今依右經獨提其畧。

四末之公論。 極西耶穌會士嘆瑪諾譯

曾有修士規勸門弟。設喻以狀四末。曰。嘗有繪士。畫駟乘人。二服馬之一。荒而羸。一白黑雜色。二驂之一。純白而馴。一純黑而悍。御人坐後執勒視馬而正車道也。門弟聞而弗解。曰。喻何謂。答曰。善人之像也。四末之狀也。車輿人身也。乘人人。人靈也。四馬。四末也。馬荒而羸。死候也。蓋臨終之際。人皆相似。白黑雜色之馬。審判也。蓋靈審判之時。禍福未決。弗知或昇而白。或落而黑。經所云。人人在世。來事未定。後世乃決。是也。純白而馴。天堂也。靈性在彼。恒光恒依天主聖意。細微莫逆也。純黑而悍。地獄也。人靈在彼。恒黑恒恨。而逆主意。御人。思念也。四

末之念。靈性之勒也。引之直路。禁其恣肆。勿出規矩之外。因經警人目。將行世務。先思四末。爲之繩準。

汝務之宮。難于傾頹也。

世人度生。若客渡海。欲正其路。測視東西南北四面而正。不爾路迷。弗識何往。倏然舟溺。無法能救。一人之生。其海也。四末。其四向也。可念其眞。可測其狀。否奚正路耶。

奚免溺耶。

聖經異人迷曰。人皆無知無智者也。恒念四末之勢。未時喜矣。望矣。其喜眞喜無物能奪。其望實望。終不至負也。解曰。人有猛仇。不預儆備。無知無智者也。預備以應。知智者也。人弗思四末以備。則無知無智甚矣。

死候四末之第一

有時死者聆天主子之音。死候一大端。雖其小端難罄。今畧提其五。思益之一。定至之二。莫定之期三。速至之四。何備之五。其益。輕世財第一念死之益也。若伯古聖謂已日。昨日赤身出私母之胎。翌日赤身入塚公母之胎。基所聖人解曰。生時富人視財若强。死時始覺其劣。蓋弗能脫主于死之手。弗能同去以給。目前死牽其主。而莫能救。劣哉其財焉。可知有財者。不可謂富人。可謂人夢富也。可謂優人。登臺扮富人脚色。死至罷戲而顯其貧。可恃乎可輕乎。

色搦加曰。死造富人之家。叩戶使出。謂之云。出矣隨吾。出隨勿携所聚資財。携入世所帶而已。赤身入世。赤身出世。人思其死。烏愛其富。於戲。富人在時安度其生。正若客舟。順風渡海。倏然到岸。卸載而空。死候。富人之岸也。死至必遺其富。留之他人。而彼虛空也。

經慰乏人曰。勿慕富者之贏。勿貪其光。其富莫能同行。光莫能隨也。其死疾至。其富莫能同行。光莫能隨也。可憐其富。可惜其光。皆爲其路之阻。使蹴使仆。使落地獄。使獨帶藏積之苦。聚裒歛之罪而已。奧斯定聖人長嘆曰。凶矣富人。以富行惡。死至帶惡。而遺其富人恒念其死。盍思已死。盍思富勢。思之則輕。蓋視已若已死也。視富若已

無也。

伏抑其傲。第二念死之益也。巴西畧聖人謂傲者曰。請深思念傲人之終。請以念入塚。即反土勤尋。必不遇也。僅遇臭灰。問曰。昨日某傲者入茲。何在何去。灰必答曰。不在矣。已去矣。吾弗知何往也。在時特異于人。貴以已爲貴。高以已爲高。賤卑之人。皆弗敢近。既入斯塚。高貴卑賤同等。安然雜居。不分謙傲焉。先傲者。昨日如是。現傲者。翌日如是。汝必未幾如是。何傲乎。

與斯定聖人曰。人原弗死。傲之得罪屬死。其死。其傲之罪也。天主罰傲以死。欲人思罰而謙。人念其死。緊窒傲路。大開謙道焉。醫家曰。蝮虺。毒蟲也。酖人毒延

身腫。速令致死。獨有神法以救。執蝮燒燼。以灰傅腫。毒止腫消。酖人免死也。蝮虺傲氣也。入心腫心。傲人念身既死。未幾歸灰。傲氣自抑。而免殺靈也。

其定。生死相應。有生必有死。斯理明矣。人目恒擊。何必猜疑。何必口舌之贅。何必易信長生之謬。而難信定死之眞。經曰。人視其生。弗視其死。無益也。蓋水恒流。至海乃止。人生恒流。至死乃息。人生道路也。入世與程。居世繼程。死至訖程。旅人恒行。弗停弗退。必到定處。人生恒行。恒近于死。奚不死乎。聖人曰。人欲其生。不欲其死。若人欲行。不欲到處。愚者哉。

色欄加曰。吾生。道路也。道所止。吾死也。夫道潤也。迢也。谷世萬民。可知其潤始

于世始。終于世終。可知其迢。示何。吾居其中。先我者衆也。後我者亦衆也。在後者推促。不能停步。在先者牽引。不能不隨。可知。吾也。衆入世者人也。皆入以出也。

奧斯定聖人。甚異有人疑定死之端目。斯世之事。槩有未定。因人以斷。槩有多疑。獨死定也。莫疑也。試之人父生子。必疑異目善乎。惡乎。富乎。貧乎。强乎。弱乎。無人疑問。汝子死乎。否乎。蓋其死已定。無疑可決也。

賢曰。曾有郵人云。某府某人已死。聞者異弗信。賢責之曰。汝異某死。吾異汝異。汝聞蠟近火而化。異乎。聞薪入竈而燼。異乎。聞影過。烱散。漚破。異乎。人。屬死之

信

物也。今聞死弗信論曰。人弗知其死之期。而異。可異汝異。其莫定之期。經論曰。人弗知其死之期。在世時若鳥魚。貪餌不覺吞鈎而死。今世之樂。人餌也。死時。其鈎也。弗思其死。死倏至。不覺而亡也。經警人曰。寤矣勿寐。夫死若盜。伺主寐。刼其財。可醒乎可睡乎。

或問。天主不示人以其死之時何。聖人皆曰。欲人恒備也。死者若佞。時時謀害。人不知來時而寐。愚哉。經比之守烟營卒。登臺夜守。寇來。一時也。其守望諸時刻也。不知何更寇來。諸更防守。死來之日。一日也。人不知何日。可待以終身之諸日。

主曾規徒設喻曰。有家主。暮夜出戶。呼僕十人曰。守戶勿寐。而待吾歸。僕五。智人也。餘五。愚人也。智者受命。備燈備油。愚者備燈。而忘備油。未幾油乏燈滅。出門以市。既出市。人大呼曰。家主已至。智者出迓。偕主入室。主命門闔勿啓。愚者歸。大呼急叩。主謂之曰。遲矣。痴矣。吾不知痴人也。不許開戶也。解曰。家主。吾主也。十僕。世人也。家主歸時。死時也。人不知死時何至。智者恒待。至時出迓。同主入天。愚者弗備。不覺忽至。至後欲備。晚矣。

盍博削聖人。文答曰。主欲利人。因隱死時。人知則怠。則延其改。弗知則驚。則備以迓。知之無益。驚之小益。備之大益。吾輩不必慕知。必慕不知也。

其速。經戒衆人。示生之促。多喻曰。人出母胎。其生若花。其短若冬日也。人壽之長。僅一尺耳。冬夜僅一更耳。飛氣也。幻影也。虛夢也。早生晚萎花也。蜘蛛之網也。輕烟也。黎明之光也。江水之流然也。

或問。比之江者何。曰。其故有三。濺流一。恒流不住一。恒進不洑一。人生急流。急至死海。頃刻不停也。人止而寐。生寤而行。異矣。人生之勢。其始。其中。其終。皆相繼。彼者一過。此者即嗣。焉得轉焉。試。嬰過幼至。莫得反嬰。幼過童至。而幼弗反。凡生之勢皆然。故比江流。

達未聖王謂友臣曰。某昨日入朝。今日出朝。促良可惜。與斯定聖人解曰。聖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之言。明解吾生之促。奈何。百年之久。短暫之暫也。吾生若置郵。速跑于死。人出母胎。若出于塚。死入地塚。二塚相近。一出彼即入此。道勢甚邇。道上弗停。必未久而至。

基所聖人又比曰。人生。鳥巢也。鳥夏壘草結構。望備久居。冬至而敗。其望悉負人之冬。其死也。未久必至也。人生猶玻璃之脆。譬猶不及。玻璃弗落。弗損。人生奚必待落。目風而壞。乏食而壞。過食而壞。安得悉罄吾死之故。多死而弗知其故。或隱几欲寐而死。安席斷氣而死。多驚而死。可恃生乎。死。多愁。多忻。多驚而死。可恃生乎。色搦加深嘆曰。噫。人生之異態。人在時時時時加生。時時減生焉。時時進長。時時

退消焉。時時享生。不全享一日之生。葢時時時分生于死。各有其分焉。因雅各伯宗徒。責人妄恃其生。曰。爾生何物乎。登空速散地烟。是也。奚謀大業。奚營遠計若手握生死之柄。愚哉。盍思生死。全在主手。憑意裁制。早斷則夭。遲斷則壽。第三卷封齋前第三主日已有本論。

其備。主戒衆人曰。備矣以迓爾死。以有善終。或聞主言問曰。倘有善法。以有善終。請示。曰。善生上法也。人善其生。必善其死。其外更無善法。色搦加曰。吾也。日日備以迓終。日日尤生之日。視之若終。而備吾生乎路也。實訓哉。

額我畧聖人。依其言。而演其旨曰。人將起程。依路邇遐。畧糧多寡。設路甚近。預

備厚資。侈人也。路迢而曠。怠備束棨。痴人也。噫。世人槩侈。槩痴。生之路。短乎其短。離塚咫尺而已。一生莫及備需。可知其侈。死之路。遠乎其遠。奚云咫尺。備費無幾。可知其痴。

主曾規衆。喻曰。家主將起程。呼僕數人。畀之多金。曰。姑受吾財。善營增息。吾歸以勤怠爲賞罰。解曰天主賜人生時。意欲其行善備死。勤者善死。而主賞勤。怠者惡死。而主罰怠。蓋人善生。而並善死。十之十也。惡生而有善死。萬之一也。善人之生及死。若農稼穡。望穡忘稼苦。若旅人之行。忘跋履之程。而望安歇之處。人善其生。以樂受死。視死若收穡之時。若安歇之所也。幸

哉善人之
善終焉。
天主廣延人生。以備于死。人槩曠費。死
至弗備。而欲善死。理乎。經記。天主洪水
前。預告世人。告後猶延罰百年。甚所聖
人異問曰。罰懸一期。弗降淪沒惡人。天
主何意。答曰。以免授罰也。欲人善生。得
脫凶死。得享善終也。迷乎世人。不改惡
生。罰降而皆惡死。禦祿聖徒。警人曰。生
時宜勤修行善。勿忽生時。生時藏惡于
心。弁藏天主義怒。死時天主發帑出怒
凶哉汝死焉。生時藏善。弁藏天主聖寵
死時天主發帑出
報。幸哉汝死焉。

審判四末之第二。

因子降世成人。父畀判世權。

聖賢恒云。世終若巨室貴人將終。先多病多苦。似使者預至報死。世界將終。多兆前出以告。並告人同終焉。其使不一。吾主預示門徒之衆。兼示世人。令其預備。弗得推托不知。余今約數其槩。一。多有偽先知者出世。僭主名號。以便欺人。

二。世王不和。此謀吞彼。彼謀吞此。相戰互侵。普地之亂。無刻得止。

三。異教大行。惡人蜂起。奸偽滋多。時時處處擒殺聖教聖人。

四。吾主勅敵一人出世。其惡。其虐。其害。難罄。盡力滅燼聖教。及從教聖人。嗟。右

前三兆。至若至急。甚迫聖會。斯惡人之兆。論數第四。論虐第一也。經指聖會目。正若堅舶也。從起涉今世之海。以至泊天國之岸。逆風四面鼓拍。夙夕弗寧。初鼓之主伪。東風也。繼者虐王。西風也。後繼異端。南風也。末來吾主勅敵。北風也。彼也。困急鼓擊。聖會聖舶。與斯定聖人目。前伪或以力伏人。或以賄市心。或以言誑民。主之勅敵惡人。力也。賄也。言也。全備也。其害可知。主指其害曰。自天主開闢以來。諸世之窘。不及當時之窘遠矣。

五。惡人既死。落地獄。世罟安寧。聖教福音。流傳遠近。多人信從。又。吾主本國教。聖經所云。末時主伪之繼嗣。皆信以伪之後裔。猛聖其迷。深痛夙非。而入聖

享眞福。是也。

六。人兆既畢。天兆乃起。四元行。大變驚人。地荒連震。海浪厲閧。沸溢出境。空中諸域。時顯多異。天失序。時速時遲。日月薄食。大歛其光。人弗得相見。

七。吾主受苦聖架。懸于空中。人皆明視其作之料。其顯之故。已見第八卷聖神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

多兆之後。世人猶迷。弗信世終之將至。而其終倏至焉。主警宗徒曰。末日若盜賊也。人弗知其至而至。正若洪水之時人皆應酌。男女婚媾。洪水忽來。淹沒大盡。正若古時。婬人售市。郊外植木。城內監造。倏火降燒人。燼城。主預警人。炳然

如是。爾時人猶滿地面。經曰。火先吾主。弗醒。異矣迷矣。

八。巨火從空降世。或問。火多之用何。篤瑪主隨而降判世。

聖人曰。用有四。一。燒滅飛潛動植。五金珍寶等物。斯皆天主爲人而生。人已將終。物失其用。何存之哉。二。燒苦惡人。始罰其罪。三。善人有滓未淨。火煉以備得入天堂也。倘有潔淨聖人。無渣滓可煉。火雖燒身。弗覺其苦。四。以淨四元行。蓋今日四元行。便人之用多雜不純。又人罪臭惡。多穢其純。火降以淨。

人既燒死。主命天神。降行復活之工。工有四奇。聚屍之灰一。列擺百肢二。形質既具。靈入三。携人至審判之所四。第二。第三。天主之能也。第一。第四。天神之工。

也。但善惡之身不同。天神之工亦異。善人之身。自有輕快之恩。自至判所。天神陪之同行。惡人軀重難動。必藉天神扶携。

或聞復活大奇。心疑致問曰。人屍或瘞而朽。或燒而燼。或獸鳥噬啄。焉得復活。基所聖人答曰。人弗知主聲之能。心疑弗信。主之命。皆行也。命出口而效自顯也。主末日之聲。大能之聲也。命死者活塚啓噴灰。海開吡咤。地獄吐靈。皆全主命。復活之工。論人之能。難甚。論主之能焉難哉。天主原于全無命出人屍。依命即出。而從難命。百變之後。屍尚在世。命之復活。愈更易也。信彼難。弗信斯易。理乎。

另有天主之言。聖人之解不必疑貳。經內若倘古聖曰。吾信吾主復活。而享常生。吾末日必當復活。而親目必視吾主。

史記。異端讀經。至復活之奇異。曰。難矣信斯句焉。宜刪免人多疑。額我畧聖人明闢之。使理盡屬無言可應。乃伏乃信露手拈皮。倏發大聲曰。信矣信矣難信復活之端。吾信過時竟卸斯皮。異目再取復活。信矣弗敢再疑。

與斯定聖人。又斥之曰。汝云。吾不知人屍既朽既燼既過萬變。何繇得出復活。吾云。天主明知。萬變弗迷其知。汝從汝不知弗信。宜從天主之知而信。主知全。其知。盍信其能。

也。主能全也。汝信

又問。復活後衆身之態如何。曰。聖人懸云。復活之時。復活之後。無孩童老壯之殊。皆若吾主復活之年。葆禄聖徒曰。審判之時。吾皆出塚。以迓吾主。各軀如吾主復活之時。奧斯定聖人解曰。天主之工。全也。孩童因不及。莫全人也。老邁因過。莫全人也。因復活之時。無幼無老也又。莫有黑白之別黑人復活皆白。又。在世或盲。或瘖。或體不仁。等。復活之時。百體相稱。無餘無虧。皆全成也。

又問復活之時。畫乎夜乎。基所聖人曰。其時夜時也。鴎瑪聖人曰。約五更之時。即吾主復活之時。吾亦復活也。

又問。審判之處何。曰。阿理瓦山。即吾主昇天之山。判處也。但山窄狹。弗容衆人。

岬有廣谷。名若撒法谷。譯言審判之谷。人皆屯聚于茲。以便聽判。吾主昇天之時。天神謂徒曰。吾主自茲昇天離世。末日再降茲判世。經內主所云。異日大集萬民。命之迨若撒法谷。親判世之曲直。是也。

萬民既集。諸天大開。多神列出。各捧吾主受難之具。主隨漸臨。至乎空中近地乃止。善人甚喜。火速以迓。惡人痛哭。泥地。弗敢仰視。主乘彩雲。諸神諸聖翼衛主大施天主之威。

惡人之逼。審判之嚴。筆舌不詳。審判既訖。賞罰既定。主喜色向右。謂善者曰。從開闢時。天國已備。爲爾眞福之友。來矣昇矣。以享無窮眞福。後怒目向左。謂惡

者曰。從開闢時。地獄已備。爲爾眞禍之
仇。離矣下矣。以受無窮眞禍。言竟地面
大開。吞翕惡人。復合而永弗啓。吾主始
昇聖人偕升。天神各持樂器。並奏凱音
喜甚而入天堂焉。斯審判之畧也。余
今依聖經之言。聖人之解。將演其音。
古新二經。廣述末日之異態。曰。異矣末
日。甚喜甚憂之日也。善者之喜。惡者之
憂。皆至甚。無可加也。可慶善人之大幸
其善之報已至也。可醜惡人之大禍。其
醜之酹
無已也。

善人之幸。主謂門徒曰。末日既至。翹首
而喜。爾福之日也。是此日也。顧我畧聖人
解曰。主命善人擡首仰天者何。答曰。命
仰而見眞福之處。蓋已已將入而享也。

善人日誦主經。日求曰。爾國臨格。可知何慕末日也。蓋禍聖徒勸弟曰。守節行仁。末日則喜。甚望主降判世。是日同見汝福完全。以後莫有所望。無所缺也。猶各伯宗徒。慰善者曰。視農夫哉。冬時多苦以稼。以忍望穡。夏時多斫。蓋歛早遲之麥。吾友若農。在時冬也。行善而苦。可望末日之夏。是日汝眞福之穡也。可知善人何慕其至。何喜既至。

至于惡人禍。末日之驚且苦。皆爲驚苦惡人。古經恒舉多名。以名末日。各皆不祥也。曰。末日至苦之日。之患。之辛。之迫。天主義怒之日也。是日天主躬臨挫傲之銳。顯懲世罪也。是日火降。地廣若窑。罪人若薪。其根盡燼。再莫能復萌也。

是日天主本日也。

或疑曰。世日皆天主之日。獨末日謂天主之日何。曰。夫世之日。固乃天主之日。但主借于人。善用行善。惡人反用行惡奢費若本爲自己之日。經曰。世之日。罪人之日也。罪人在世。恒樂應酬無息。恣肆無節。主若弗視。若非其日。判日其日也。是日詳審。嚴討惡人。謂主日之故。

經狀主嚴。借譬曰。正若猛將。披掛甲冑。執持戰具。出敵冦兵。主之兵何。經繼曰。公義至直。無曲之判。其鎧也。夫義。若鎧掩蓋主心。是日無求無賂能曲其判。又。灼知惡人之罪。其冑也。噫矣。惡人之醜行。是日莫能遁過以掩。又。公平之審。不過以

剛。不及以柔。其牌也。夫牌全護人身。使兵雖利。不及害身。是日主雖嚴訊惡人。皆視公平之問。莫能誣其不公義。但俱伏。而從其問。又。義怒之極其鎗其劍也。經曰。主劍。一刃之劍也。一刃討一刃討身。甚哉末日罪人甚禍也。其禍雖衆而甚。皆起于至褻。蓋惡人在世。幽獨所行醜行。胸中所蘊惡謀。所藏惡念。昭然發露萬民之前。皆明見之焉。禍禍聖徒曰。主降臨時。明炤人內。心所藏蓄。炳炳發現。善者受揚。惡者受貶。盎色爾聖人解曰。太陽漸升。既中頂。物長物短。皆光無影。主臨若太陽。使人長短皆光。大小無隱焉。蓋哉惡人之蓋。聖賢解惡人之褻。審判之嚴。曰。世官之判。吾主之判。其嚴其態懸絕。官之判。獨一罪

人之判也。獨一罪之判也。罪人入堂聽審。首告者一也。被告者一也。作證者幾希也。吾主當日。審判萬民之罪。吾主法曹也。親見之證也。曾謂罪人曰。吾將作判。吾將作證。蓋炳然目視汝惡。汝猶弗畏吾威。汝醜皆在吾前也。奧斯定聖人解曰。末日不必問證。主今躬視。而爲見證。是日躬判。而爲法曹。惡人焉得藏匿其惡。

又何必問證。罪人自首自認。而其天理乃厲證也。若輸宗徒曰。曾見高座。主坐而將行審判之工。命開多書。依書判人。解曰。各書。各人天理也。其外不必他書。不必人出告訐。罪人之天理明證也。明書也。首告也。被告也。獄卒也。

又。萬民皆視其惡。而爲之證。而加其報。巴西畧聖人。深嘆罪人之報。曰。今日惡人之醜行。皆藏諸心。若衣蓋身。是日主命卸衣。强露心醜于萬民之前。惡人諱乎。飾乎。辭乎。報羞滿面頰首。莫敢出言。於戲今世之始。天主細察其行。而皆美甚。一則降福而福之。一則大顯本光也。今世之終。細察罪人之行。而槩醜穢。降禍而禍之也。

多加其報也。

或問。倘有善法。得免當日之報。請示。曰。聖教定有神法。罪人若善用之。罪雖多甚醜。當日人即明視。不慮其報焉。神法雖一。其工有三。痛一。告一。補一。其詳已見第一卷吾主聖誕前第一主日。

人既落于罪。乃告。乃補。而起。比人痛。乃告。乃補。而起。比人有布粗衣。偶破壞。以金綿釘補。報前破耶。喜現補耶。人落。怙終莫悛。其衣破縷。裸體顯身萬民之前。報哉。伯爾納聖人勸罪人曰。在時嚴審汝靈。縫裂釘破。末日吾主必釋。必美縫釘罪人宜先自審。後到主前聽判。弗宜前到聽判。後受擬罪也。吾友。汝靈若薄脆舟渡海。難免裂破而沉。可勤以悔窒縫以告肩倉。過今世之海。則安到末日之岸。解經聖賢皆曰。痛。告。補三工。皆今世之工也。末日之工。皆無益。經曰。可乘時宜。祈求天主。末日非宜時也。是日罪人不敢近天主也。噫。經曰。是日太陽。大陰。諸星有兆。而皆妖兆也。解問曰。夫天之兆。應符何哉。答曰。太陽。吾主也。太陰。聖母

70

也。天星。諸神聖也。是日無憫惻之光。無憐惡人。是日。無憐之日也。惟直判之日也。因聖人警吾曰。在世之時。可求吾主。聖母神聖。末日則遲。而不及。基所聖人曰。人有官訟。莫待斷案之時。以解仇怒。前或賂其心。或尋先容。求進言而救本命。吾友可法焉。在世祈求。行善賙濟。則賂主心。仗聖母聖人。末日即苦求。無一得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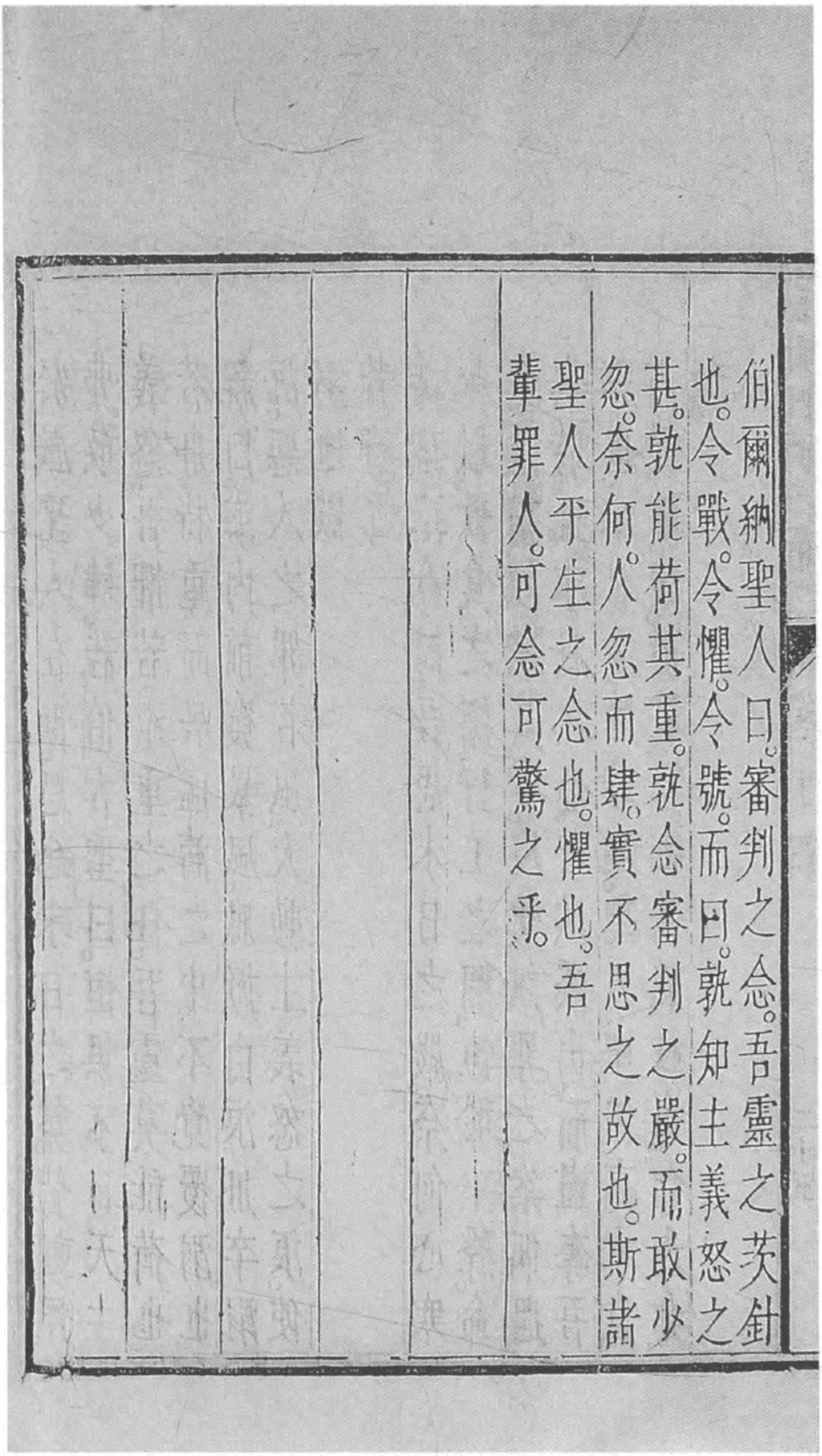
逮末聖王曰。吾已明戒惡人。勿恃其位。勿倚其能。以橫肆弛。明警而云。定有判日。是日。惡人望東望救。而望盡負。望西亦然。望山望陵亦然。天主定罰惡人。孰敢近阻。解曰。東。吾主也。西。聖母也。山陵。神聖也。是日不可望其救也。

於戲聖人在世。思念末日之勢。皆顫慄。弗敢少肆。若伯古聖曰。恒惧末日天主義怒。吾懼若至重之仕。吾靈莫能荷也。若舟特重而居猛濤之中。不覺覆溺也。

解曰。海内前發暴風。風掀白浪。舟卒溺沉。惡人之罪若風。大動主義怒之浪。使溺地獄

若海也。

熱落聖人曰。吾思末日之嚴。奈何心寒身戰。飲食之際。行工之間。恒聆主聲。命逮座前。以聽其審。以受訊罪之案。偶遇樂時。此末日之念。若賊倏出。而盡奪吾樂也。末日主降若飈。聖人堅固高木也。而動。而摇。而戰。吾細荻脆枝也。何之如哉。



俾爾納聖人曰。審判之念。吾靈之茨針也。令戰。令懼。令號。而曰。孰知主義怒之甚。孰能荷其重。孰念審判之嚴。而敢少忽。奈何人忽而肆。實不思之故也。斯諸聖人乎生之念也。懼也。吾輩罪人。可念可驚之乎。

天堂四末之第三。

善者復活以享常生。額我畧聖人曰。不嗜其味。奚解其味。天堂眞福。嗜者能解。不嗜者莫能焉。葢世上無譬得詳其奇。世福卽宏。世樂卽隆。不肖萬一。皆僞福樂焉世之樂實苦。貴者實卑。富者實乏。得解眞福者乎。

葆祿聖徒曾見眞福宏海。主賜僅嗜一滴。長嘆曰。天堂快樂孰能言乎。人莫能解天主豫備之報。以報其愛者之功。奇矣。其樂人目未視。人耳未聞。人心未忖也。解曰眞福旣非耳目所經。思念所及人强欲解。猶盲之別色也。猶蠡之測溟渤也。

主曾變貌山上。令徒畧睹眞福微影。倒鐸羅宗徒渾忘身境。悉輕世樂。謂主曰。不下斯山宜恒居而享斯樂宜乎。與斯定聖人深嘆解曰。噫嘻。眞福極廣無際之海也。宗徒惟飲一滴。其靈如醉忘已。忘世。棄嫌下土諸味。設深入海。任意得飲。其言如何耶。其忘已忘世如何耶。奇矣妙矣。眞福一擊聖人之目。世上之美皆醜。豈得與之彷彿哉。

聖賢曰。解天主之奇。二道也。加一。棄一。加奇而曰。其善。其能。其知。其智。等妙。皆至極。無可復尚。棄惡而曰。無肉軀。無劣弱。無差謬。等。二道雖美。棄道更切也。眞福亦然。曰。聖人恒享多美。多福多奇。內舒泰。外寧靜。皆不及。宜云。不死也。不倦

也。不病也。不飢渴。不晝夜遞更。不寒暑迭變。不愁哀痛哭之苦。種種災禍皆相離遜乃畧

得解其福。

經雖屢解眞福之妙。特舉其槩。引吾測其奇。曰。天堂。佳奇美麗之景致也。蓋云夫景致愉目樂心。人煩勞。心鬱。氣結。入景心立舒暢而忘前苦也。聖人既入天堂眞福。神形安樂。目愉。心泰。已過之苦。再不復侵其靈。此之美景者故也。

經又曰。天堂。火天也。夫火約合二奇熱一光一。聖人之火。其愛也。天主。他聖。其薪也。其愛之火。恒焰恒純。竟無微烟也。首愛。天主。若孝子親愛仁父。又更切也。見奇則喜。見意則愛。所見惡則惡。有命則從。毫髮不違。固不肯違。

又不能違也。

難釋聖人之互相親愛。視福相慶。以彼之福爲福。以彼之樂爲樂。額我畧聖人月。至矣奇矣其愛。昆仲之愛不及遠矣。各聖共其福于衆。衆共其福于各。各聖自享衆聖之福。躬弗受他聖之福。而心樂若受。可知其樂。可知其愛。

至論天堂之光。聖賢曰。太陽之光。若爝火之小光也。彼光無影。恒晝無夜。太陽難擬若翰宗徒曰。異矣其光。天主本光。其光也。吾主之郎體。其炤也。奚需日月之光。經曰。聖人之軀。既入福境。各發大光。各勝太陽七倍。聖人無數。各輝如是。難擬天國之光。

經又曰。天堂。太平之居也。善人在世。佋衆攻心。恒亂其平。夫佋槩歸于三。世俗一。魔鬼一。邪情一。既進太平之域。泰矣其平。世物離遠。焉得上至以攻。無一搖意眩心也。魔鬼原出福城。再莫能復入也。七情悉正。弗得微斜。無物得攖得引雲。性已定于善。永永莫能更易。神形太平。衆和主意。彼此無異。諸聖之身多也。諸聖之心一也。孰能奪其平耶。與斯定聖人曰奇矣。聖人之太平。外有合。內無逆。平哉。經內天主曰。與日吾民安亨。諸福。安坐太平之內。吾其天主也。彼皆吾民。皆吾鍾愛之子也。

經又曰。天堂。活人之地也。蓋云。今世。死人之域。似活而實死也。元祖方主命之

前主警之以罰。曰。勿犯吾命。犯必當日即死。顧我畧聖人解曰。元祖既犯猶居世九餘期之期。奚云。當日即死。答曰。當日始起死。繼生繼死。其九百歲之生。其九百歲之死也。奈何。人在世恒苦恒勞。謂之恒死信乎。既迨天國。恒安寧。恒靜息。而實乃活人。天堂謂活人之地。故也。

經又曰。天堂。諸樂之境也。世之樂。弗得全。一樂之內。多缺多苦。謂之樂乎。聖人之樂全矣純矣。無苦參雜其內。得減其樂也。聖人之樂。蘇于內。而達于外。內樂靈魂之樂也。其明悟既見天主尊體。諸聖之美。既洞達萬物之理。萬國之音。愜然飫足。無慕于外。奇矣。世上聰睿。擬天堂孩童。至愚至鈍也。其愛欲。熾烈如火。

恒愛天主。恒愛諸聖。斯靈性之樂也。

夫聖人之樂有等。其多寡。深淺。輕重。巨細。皆係在世所行之善工。蓋眞福必因準對其功。功德愈宏。主愈寬聖人之容。功厚。容大福隆。功薄。容窄福少。因所受切稱其容。因各充滿。其小福之聖。弗慕大聖人之福。皆安其分也。比之孩童及壯年。其飲食多寡有異。彼不如此。此不欺彼皆飽而安。比之巨室豐父。有長幼二子。其衣短長寬窄不同。各稱其體。各安其衣。比之大小二器。所容。斛斗不均各既盛貯。無有所冀。聖人皆然。

聖人之靈。內既滿。其福大溢于外。大福外形。形福之數雖難計。其大有四。謂之

四奇謂之四形體之恩光明一。莫能受傷二。輕迅三。透實四。

光明。主語門徒曰。義人迨聖父之國。身耀發光。太陽不麗。葆祿聖徒解光異曰。聖人之光。一若太陽一若太陰。一若星辰。與斯定聖人解曰。光。對聖人之功。功上。其光如日。功中如月。功下。如星。各功有殊。各光有異。

莫能受傷。斯恩如海。兼包多恩如沉。大流。大沃聖人之身。百體强固。莫能損敗。莫能飢渴。入火不燒。入海不溺。無憂無邪情動內。無寒熱攻外等。世患盡無終不能屬死于無窮焉。與斯定聖人日。元祖未罪之前。其位高貴。比聖人之位低也賤也。元祖能不死。聖人不能死也。

葆祿聖徒曰。聖人之遺體。入塚形重。有

屬爛腐。出塚乃神軀也。謂之神軀者何曰。論本性之態。肉軀也。論其奇妙。幾近天神也。世物莫能傷諸神。莫能傷聖人之軀。謂之神軀者故。

輕迅。經曰。輕快矣。聖人之身。揷翅翬翬如鳳也。習而不倦也。經借鳳凰解聖人之疾。惟喻猶不及。伯爾納聖人曰。其疾豈獨鳳哉。豈必揷翼哉。其疾若明悟也。明悟在地。未幾達天。聖人之身。如天神也。頃刻之內。自天至地。自東徂西。無物得阻其快。

透實。透實者何。曰。于實同處。透天。透山透石。而不必開路是也。試之吾主。復活之時。莫啓墓石。而聖軀出墓。復活之後。頻顯門徒。而弗開牖戶。盎色爾聖人曰

天神莫阻也。房闔而進。扃鍵而透。聖人之身。任意進透。而無物能阻也。

聖人形福不止乎斯。五司另有本樂。盈色爾聖人曰。聖人形體。多種奇樂。各司各樂。若小成。湊合而集大成。目視吾主之奇體。聖母德容。他聖之休光。耳聆諸聖之徽音。異馨芬馥而永不散。珍味適口。隨欲隨應。聖人復嘆曰。難釋斯味之味。吾解而云。聖人恒飫。汝云。則厭也。吾云。恒貪。汝云。則飢也。奇矣。聖人無厭無飢。恒嗜恒欲再嗜。竟莫至厭焉。

或問。聖人在天。明達普地之語音。對曰。時用何語。曰。槩用吾主本國之語。厥始元祖用也。世人洪水前用也。吾主在時用他用也。雖然。聖人不羈于一。任意得用

國之語。

又問。經舉眞福美處或謂聖人之城。或謂天主之宮。或謂茂盛之景。弗知經借譬喻解天堂之奇。或實有城宮美景。曰。論理實有城宮美景。夫宮高下不等。美麗有異。得別聖人之功。夫景佳甚。便愉目樂心。天宮至光。其料極奇寶珍。今世之寶。雖美雖精。比之皆粗頑也。

若翰宗徒。神目曾見眞福。廣述其態曰。天神携吾置之高山。謂曰。視乎天主聖府。斯天主聖處也。兼聖人之居也。主聖偕居若君臣居朝內。聖人既入諸福之境。其幸至甚。其福全滿。竟無福得尚也。天神講訖。吾仰見城。貴矣其珍。城墻高

固而方。門十有二。其三向南。其三向北。東西亦然。各門各珍。城內宮室市朝。皆百煉精金。奇矣其清。皆透光明若至清水晶也。另見大江。汀右汀左多樹。難解其茂其奇。其實無絕。其葉無凋。而能醫各等之病。皆宗徒之詞也。彼也親見美城。美宮。美江。美樹。又。古教先知聖人。其言亦然。奚必致疑。而云皆右形神之奇福。或大或小。諸聖之公福也。其外有一等之奇樂。謂之三冕旒。天主特備以旌三等之聖。致命者一。童身者一。太師者一。其貴其色有異。第一極貴而紅。致命者之冕旒也。其次身之冕旒也。又次而白。童次而綠。太師之冕旒也

或問。何獨有三。篤瑪聖人答曰。聖人在世。敵勝其仇。夫冕旒。敵勝之報也。仇約

有三。世一。身一。魔一。致命者勝世。即世之虐王暴臣。童身者勝身。即身之邪情穢樂。太師者勝魔。即魔之惡教隱謀。夫勝有三。其報亦三。

終問。三冕旒之料何。其飾靈耶。或飾身耶。篤瑪聖人又答曰。皆靈性異樂也。蓋聖人恒念其勝。恒亨異樂。正若猛將。念向勝伏仇之勇。心始大忻。惟其報不止于內喜。國王特賜表異。因旌其功。因寵異之于衆。故也。天主賜三等之聖。首戴異光。手持美枝。以別于衆。使他聖且美其勇。且重其勝焉。

右箴槩經言也。今將提聖人之詞。畧足眞福之論。祭彼盎聖人曰。純情無雜。聖人之忻。永悠聖人之生。恒生而不老。恒立而不倦。恒無飲食而不飢渴。恒享諸

福無慮得失。其生其福。皆無窮也。嗟夫。一人之生。兼包多死。幼死而童。童始生。童死而壯。始生。耄既至。乃人人全死。無生始生。人戀愛多死之生。而無慕無死之生。迷乎。

奧斯定聖人問。聖人之樂何。答曰。經一言兼包其樂。而云。聖之太平。其樂也。經言甚約。其意甚廣。明別世人聖人之樂。世人幸有金玉則樂。有從役之衆則樂。有宮殿厚產則樂。有豐筵美衣則樂。聖人之樂。太平也。奇矣。天主之太平也。其樂也。明見尊體。大享太平。大享至樂。世人之金。無玉也。其玉。無殿也。其殿。無產也。其產。無衣食也。奈何。多需以爲其樂。天主。諸需諸樂之聚也。獨一。聖之全樂

也。其金玉也。其宮殿也。其田產也。既至明見。無他所需也。天主。聖人無影之光。無變之樂。無厭之飽。無死之生。無病之壯。諸善之源。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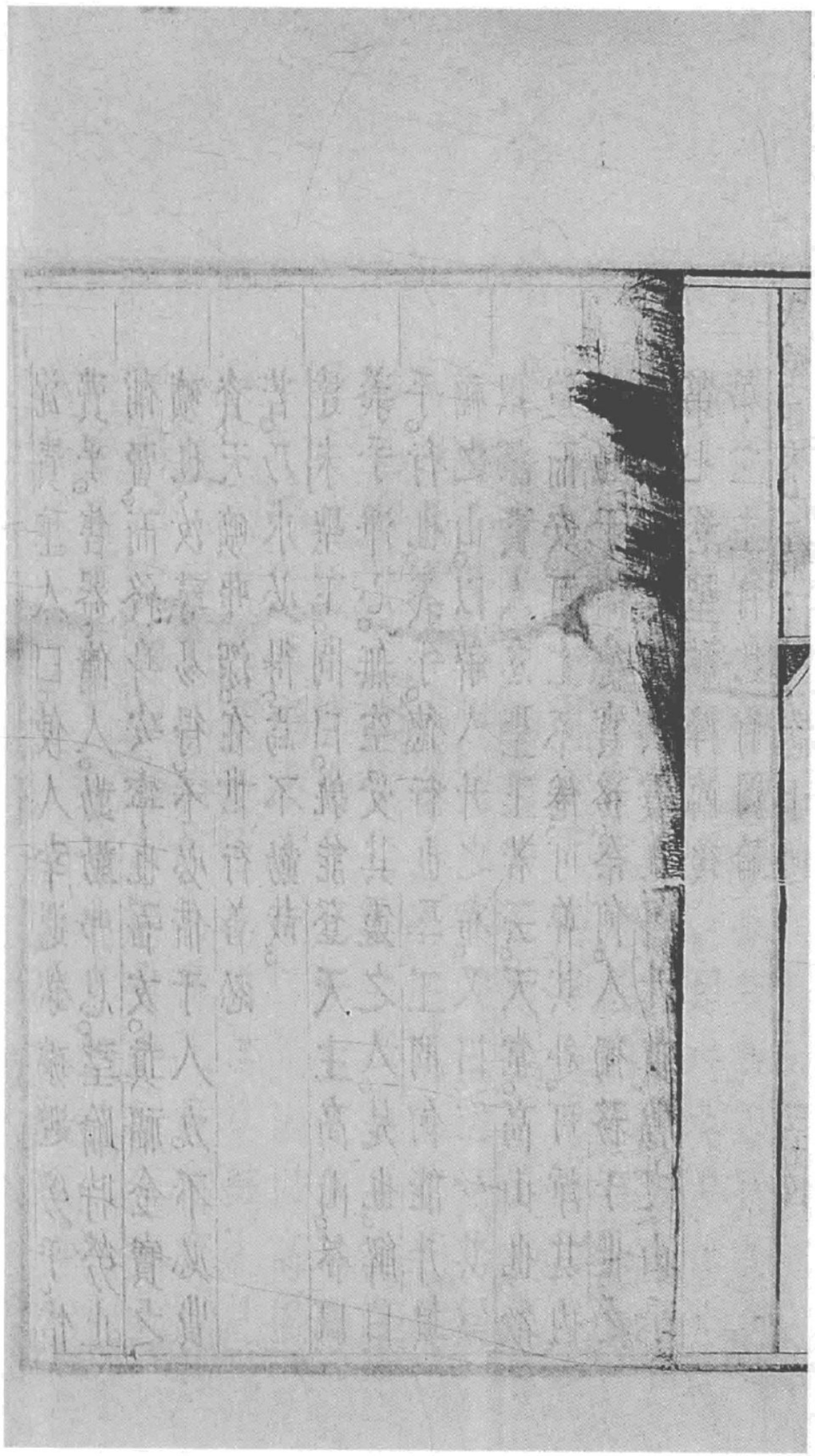
基所聖人曰。舉皇帝小福。畧測聖人大福。設一人統握普地。而王萬民。而享太平。而藏地之金玉。海之珍寶。人皆仰慕稱福而云。福矣樂矣。無可尚矣。吾云。多有可傷。至小天堂。聖人。過之萬倍。譬猶不及也。皇帝也。初陟皇帝位樂甚。過時樂消。死至全滅。聖人也。皆天堂之帝也。其樂至極。無時得消。無死得滅。獨其樂眞樂也。皇帝之樂。其小微影也。聖人既解天堂奇美。多言策勵吾怠。勸行善。輕世之勞。得有眞福一分。

徒曰。今世之苦。暫輕也。其報。永重也。奥斯定聖人解曰。大哉真福之美。重哉其值。人即當得萬年之苦。以市真福之一日。價不對萬一。寛哉天主之寛。人出小苦以市。天主則售。人猶弗出。而憎其貴痴哉。倘問要出何物以市。吾曰。不必出金。蓋金獨富人有。世之苦。其值也。倘問要出幾何。吾曰。無盡之福。無盡之苦。得對其值。寛哉天主之寛。弗欲萬年之苦。百千之苦。在世數年之期。暫矣。何不勵哉。何弗讀聖經之言。主曰。天國固高。獨强者得奪得搶也。吾友。盍思盜賊之計。欲奪人財。何伺時官。何待人寐。何窺空隙。何窺竟夜以奪輕物。吾謀登天國。竟日穩寐。愚矣赧矣。

泥責聖人曰。使人幸遇銀礦。避勞乎。惜費乎。售器。傭人。勤勤弗息。望踰時勞止補費。而終身安寧也。吾友。眞福金寶之礦也。汝尋易得。不必借于人力。不必費資。天礦弗深。在世行善忍苦。乃求必得。焉不勤哉。

逆末聖王。問曰。孰能登天主高山。答曰義手淨心。無空受其靈之人。是也。解曰。義手。德行也。聖王問何能升眞福之山。以解人升之希。又曰。空受其靈以深責人怠。聖王若云。天堂。高山也。欲治而安。可上不倦。可善其外。可淨其內。可勤于諸德實務。奈何。人獨務于世之空務。則空受其靈也。得升眞福之山乎。

第七卷聖神降臨後第二主日已有別論



地獄四末之第四。

惡者復活以受永苦。

天堂地獄之能。無古能詳。彼諸福之聚。此諸禍之集也。格物者曰。美對于醜。美者之美醜者之醜。愈顯愈發也。右箴畧提天國之美。今將畧舉地獄之醜。使敎友畧測其異。解永苦之苦。可解多疑。令人得信得驚。信而驚得免。不然必墮既墮乃信。信無益也

疑之第一。地獄何在。曰。依聖經之言。聖人之解。地心其所也。其故有三。一。聖人皆天主之子。其貴最高。其福之所。最高也。惡人皆惡鬼之奴。其苦之所。最下。卽地之心也。二。國內有大罪叛臣。國主屏逐投諸四裔。惡者。逆賊也。流

竄于地心。理也。三。惡人在世。懷地于心。去世地懷于心。罰其偏愛。理乎。

第二。惡人之苦何。曰。皆歸于二。失一。覺一。失苦罰內。覺苦罰外。蓋惡人犯時。背主向物。因背主。失主而苦。因向物。受物之苦。

失苦在靈。而乃極甚。惡人思念已失天主無盡之福。無比之美。而永弗覩。兼失諸神聖之交。苦憂痕悴。至甚無聊。斯苦有等。眞禍之罪。愈衆愈重。愈遠失福之繇。而其苦愈深。

覺苦。次苦也。其狀不一。而皆難堪。第一。火也。經警惡人曰。地獄已備。其火新已集。天主義怒。若風恒吹。其火永弗滅。蓋色爾聖人解火力曰。異矣其烈。今世之火

若畫。彼者眞實火也。世火雖大。傾水則湮。彼者迥然不同。就磬大海。弗熄其熾。天主曾賜聖女。得視地獄之火。復醒嘆曰。今世之苦。無若也。人弗知而假爲苦。迷矣。人厭世苦。忌之若辛。弗嘗地獄之苦。設往嘗一滴而歸。必愛今世之苦。貪之如飴。

聖人又曰。夫火。焞烟無光。其光微耿。是眞禍者人。得視虛刑。以加其苦。弗減其苦。經所云。地獄永死之影。幽暗冥黑之所。是也。

夫火之力不等。天主依人之罪。或鬆或緊其力。使罰因罪額。我器聖人曰。天主若人執持衡盤既平。弗加多刑。因地獄之火雖一。依

人之罪多寡輕重。其能有異。有聞疑曰。火同燒異。難信也。聖人喻曰。視太陽乎。並曝二人。人性不同。曝因有異。稟厚易忍。稟薄難忍。彼受害輕。此受害重。地獄之火。體一烈異。何必猜疑。

第二。凍寒也。若伯古聖曰。熱寒迭苦惡人。時入烈火。時溺凍湖。苦無時了也。主曰。地獄。涕泣切齒之所也。解曰。涕泣爲火。切齒爲寒。

第三。各等蚓龍毒獸甚蟲。恒嚙惡人之身。恒飢不至飽厭。經曰。其蟲不能死也。毒蟲。其罪之報也。惡蟲苦嚙其肉。苦甚而冀終也。巴西畧聖人解曰。地獄毒蟲。皆恒吃。皆不知飽。世人難解惡人愈難忍其苦之痛。盍色爾聖人又

曰。地獄第三苦。無屬死之獸蟲也。多龍多蛇嚇人以形。驚人以吹。痛人以嚙。比曰遊火內。若魚浮海大哉惡人之不幸。內蟲嚙心。外蟲嚙身。內外二蟲無了。其眞禍得了乎。

右苦之外。另有多苦。口飢渴至極。鼻聞臭穢難當。目視眞禍之醜形。耳聆慘哭之咨嗟。又恒覩惡鬼之猛厲。夫魔。地獄之卒也。掌戮時加酷刑。力不至乏倦。心不知慈愍。眞禍者狠甚。欲復而無力。恒增懊忮。恚懟天主。妬忌聖人。醜已而已。吁矣乎。是至極多苦狀有時得盡。惡人畧恐。畧慰其望。色翻加曰。有終之苦。雖重得恐。其終之念。大輕其重。基所聖人之友。偶逢逆時大苦。聖人慰曰。今世之

苦暫也。有息有終。苦輕當得。苦重致死乃終。苦攻人性。苦重必勝。性屈而死。大不幸眞禍之性。不屬于死。其苦雖重。攻也弗勝也。因其攻無盡也。萬年之後始。億兆之後乃始。異哉地獄之苦。恒有多始。弗有一終。異矣。

聖人又繼曰。懇祈吾友。深思倘有刑官。問罪罰人。燒之火內。以百年爲期。人聞其斷大驚。人從其斷如何之驚。嗟矣。百年之期。之千。之萬。之億。之兆。擬無盡之期。俄頃之期也。吾友。設使細米貯實天地間之空。每兆年鳥來啄。取一粒而去。過兆復來。復啄一粒。何時得盡啄耶。地獄之人。有望啄盡其苦亦盡。大減其苦。蓋斯幾無望之望。斯幾無期之期。終有其終。地獄之苦。無望也。無期也。無終也。

經解其苦之悠曰。懇求亟滅。而不可滅。願死亟至。而不至也。額我畧聖人解曰。惡人之生。擬較萬死。更醜更凶。盍求盍願死乎。設尋而得。願而至。則大忻大幸也。異矣。其死無死。其活死也。其終恒死也。異矣。惡人在世。甚惡其死。甚驚死至。而死速至。在彼甚欲得死。甚慕得至。而永不至。以受無窮之苦。强受無窮之生。死生也。在彼其死活死也。恒死而弗得盡死也。

經又喻曰。農夫伐木。木既傾。莫能再起。伯爾納聖人解曰。農夫。天主也。樹木。吾人也。伐時。死時也。惡人死時。既墮地獄。再莫能復出。蓋主之斷。萬莫能改移焉。

人每可警。在世未倒之前。可念何倒倒後終莫能復起也。欲知樹木何傾。視枝視實何向何重。便知何傾。人之枝。其念也。人之實。其行也。念惡行醜。必倒地獄而其倒永也。

謹矣戒矣。

經終喻曰。死。禍之牧也。蓋云。惡者。若牛若馬地獄之廣。若曠野。萬若之狀。若芻牧。飼者。永死也。牛馬吃芻。獨吃葉榦食莫及根。根存再萌。牛馬再食。萌食遞更。不至于止。眞禍者然。恒食至苦。而莫能盡食。既食此苦。彼苦復萌。何時止乎。

吾主警徒曰。地獄之火。其性若鹽。鹹眞禍之軀。解曰。夫鹽存肉。使之弗爛。地獄之火。眞禍之鹽也。

燒之苦之存之。

古賢欲警嗇人。設寓言曰。有吝人心腸不憐。既亡下地獄。罰應其吝。鷹立胷上剖裂心腸。抓啄無已。異矣。鷹僅吃盡。心腸又萌。鷹始再吃。如是千無窮也。解經曰。眞哉實哉賢之寓言。彼謂之寓。吾謂之實。永禍之身。入水而溺若死。未幾再浮。以得再溺。再苦也。

或疑曰。惡人在世。有時行惡。亦有時而止。再行再止。死至竟止。因少年之罪。加永遠難堪之苦。何義。曰。至公至合理之義也。其故有四。

一。罪無窮之惡也。試人辱庶人。辱輕易宥。辱仕則重難釋。辱君難解其重。難獲其赦。蓋依受辱之貴賤。辱有輕重。而罰可相對。天主尊貴。無窮也。吾罪其辱也。

85

有無窮之罰。義乎理乎。

二。人負宿逋。官司禁獄。待還方釋。莫償則留。惡人負逋者也。地獄監禁也。功勞善功。其贖鍰也。天主待償以釋。惡人在彼。悉無聖寵。永無功善之立。于無窮不償。于無窮不出。義也。

三。盜賊頃刻間。刼人貨財。依國法律。執而殺之。蓋殺無窮之罰也。世法爲暫時之罪。加以永罰。而人勿異。弗爲不義。弗爲反理。天主罪人之罪。而加無窮之罰義理宜焉。

四。罪人終身執迷。冥然不改。至死弗悛明顯愛惡之心。設使得永其生。則永不

攻。惡心。反意。自包萬刼。當萬刼之戮。豈不宜乎。

聖人既述地獄之苦。大異人迷。不留心思。顧我畧聖人曰。人戀今世之樂。不念後世之苦。蓋以斯念刺心。而參其樂。愚哉。未幾失樂。而墮于苦。智人恒念。恒思世樂。得免嗜後苦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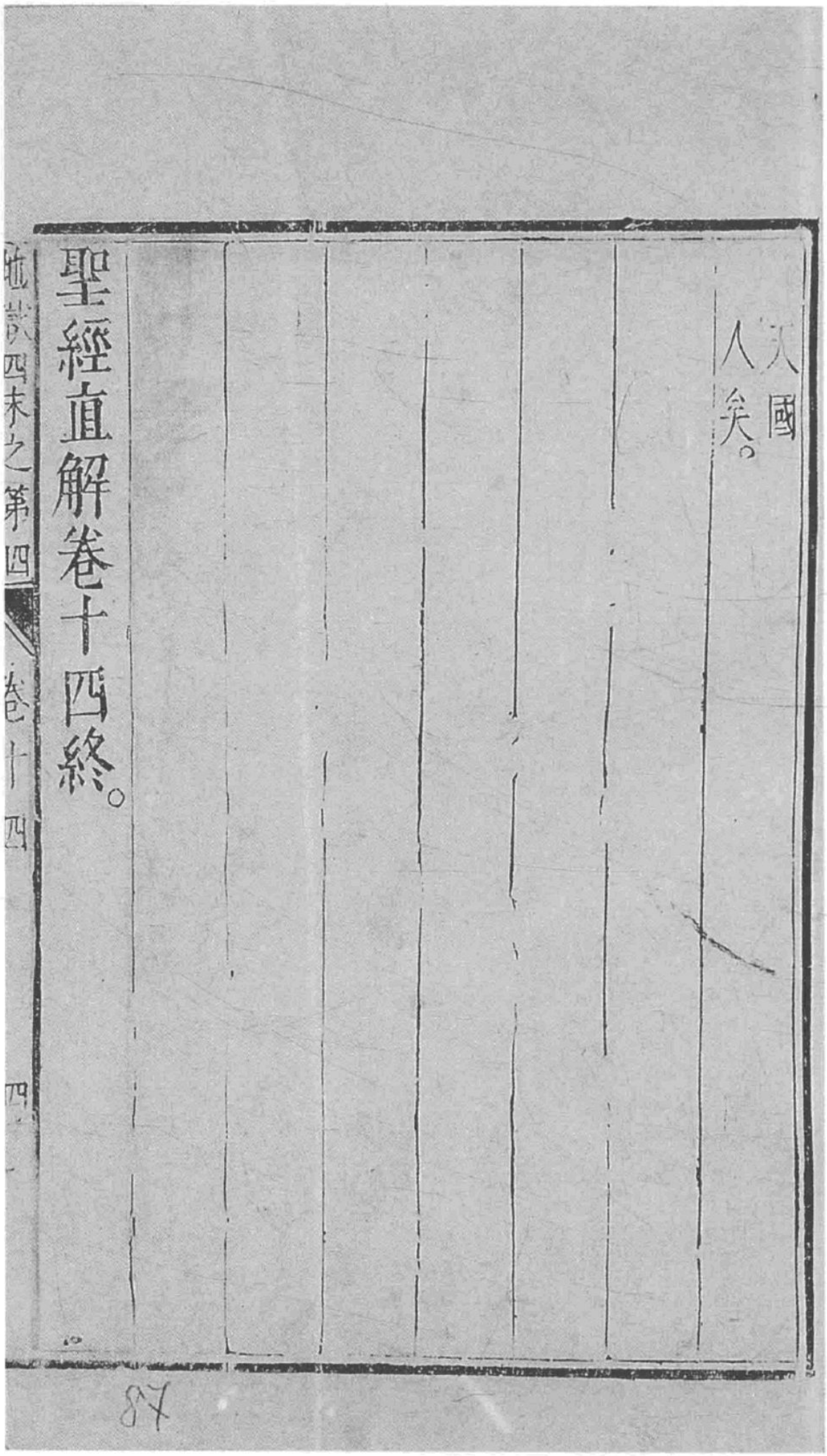
熱落聖人曰。吾也。賤棄世樂。絕人入林。多年岩穴。吾室也。猛獸毒龍。吾朋也。多苦何哉。特懼地獄更苦之故也。

祭利落聖人曰。吾也。恒念恒畏地獄可驚之處。其苦無已。其火無光。其蟲無飽。盍驚乎。盍思乎。人驚。特謹。弗驚。失謹。思。自制。弗思。自弛。

伯爾納聖人。曾勉一人苦已。得補夙罪。人嘆曰。苦哉師言也。聖人亦嘆曰。痛哉汝言也。汝思今世之暫苦。盍思後世之永苦。以暫免永。以輕贖重。可喜其易。汝嘆其難。吾嘆汝嘆。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基所聖人曰。世人緊慕今世之樂。奈何。弗念其暫。莫驚地獄之苦。奈何。弗念其永。使人得延世樂。得享多期。較以無盡之時。其久瞬息之頃。猶不及也。卒世之樂。若一磬之寐耳。肆今之樂。而招地獄之苦。若人因一磬之寐。不辭當終身之苦。愚人哉。吾友思念地獄永苦。飲食之際。諸務之間。交遊之中。恒討論焉。巨哉衆哉斯念之利。汝習而不倦。遇事弗憂遇時弗樂。去世弗墮。弗嘗地獄之苦。眞



人國人矣。

聖經直解卷十四終。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七卷（卷一）

〔意〕高一志述

提要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七卷，意大利高一志述。明崇禎二年（1629）杭州超性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6。

本書為天主教聖書類著作。其撰述時間，據卷前高氏自序題『崇禎己巳孟秋』，可知即在崇禎二年。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謂撰於高氏謫居澳門之時，未知何據。據李奭學教授《黃金傳說：高一志譯述〈天主聖教聖人行實〉再探》，本書應是自十三世紀多明我會會士亞可伯所著《聖傳金庫》節譯而來。全書七卷，共收錄七十四位天主教聖人之傳記。其中卷一為伯多祿、安德肋等十四位宗徒，卷二為額我略、盎博羅削等十二位司教，卷三為若翰、斯德望等十二位致命聖人，卷四為多明我、方濟各等六位顯修聖人，卷五為保祿、安當等六位隱修聖人，卷六為嘉大利納、亞嘉大等十二位童身聖女，卷七為福禮濟大、彼理日大等十二位守節聖婦。高氏認為，通過這些聖人傳記的譯述，可以起到『丕揚天主之全能神智』、『闡明聖人之隱德奇功』、『證驗當遵之正道矩範』的作用，從而推動天主教的在華傳播，故在研究天主教中國傳教史方面頗具價值。此外，本書作為天主教聖人傳記的首次大規模中文翻譯，在翻譯史上引人矚目，李奭學教授指出：『明代《天主聖教聖人行實》的完成，乃歷代歐洲聖傳傳記的中譯史上的劃時代大事。』

本書開本27釐米×16.9釐米，版框高21釐米，寬14.7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卷前有明崇禎二年高一志《聖人行實自序》，並有牌記題『武林超性堂崇禎二年刻』。各卷卷端均題『同會郭居靜、陽瑪諾、費樂德訂』，卷一、卷三末題『武林天主聖教超性堂新刻』，卷二、卷四末題『武林天主超性堂新刻』，卷五末題『武林天主聖教超性堂新刻』，卷六末題『崇禎二年武林天主聖教超性堂新刻』。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藏全本一部，其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25，亦為崇禎二年杭州超性堂刻本。另有多部殘本，如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49.12者，為卷五本篤、伯耳納篤二人之傳；BORGIA CINESE 349.13為卷四方濟各、諳多尼阿與卷六嘉辣；BORGIA CINESE 349.14為卷四依納爵、方濟各沙勿略；BORGIA CINESE 349.15為卷四多明我、篤瑪斯，卷三白多祿，卷六嘉大利納瑟納；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6.5為卷六則濟理亞、卷七意撒伯耳、卷六其里斯弟納。以上各殘本版式、行款與杭州超性堂本皆同，而細節略有差異，如BORGIA CINESE 349.14之卷四末即題『崇禎二年武林天主超性堂新刻』，與上述全本卷末所題均不同。由此可見，該書於明末杭州超性堂可能不止一次刊刻。而目前傳世者，亦以超性堂所刻居多，如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所著錄者，與蘇州圖書館所藏、入選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者，皆為此本。此外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著錄崇禎四年（1631）三山景教堂刻本，僅有一、四卷；又崇禎五年（1632）福建景教堂刻本，僅有第六卷。《西班牙圖書館中國古籍書志》載皇家歷史學院圖書館藏一本，其版式、行款

亦與超性堂本無異，而卷前牌記改題『三山景教堂崇禎二年刻』，其提要曰：『本書除卷六係由閩景教堂重刻於崇禎五年外，其餘各卷均為三山景教堂重刻於崇禎四年。』當與古郎氏所述為一本。費賴之謂該書於崇禎二年初刻於絳州，其本今則未見。（謝輝）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宗徒

卷一

15.l Volum.is
Tom: 1. Vitae Sancto=
rum selectae p Pren
Alphonsum Vagnoni

III 816
vol. 1.

IHS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有七聖人

宗徒第一

司教第二

致命第三

顯修第四

隱修第五

童身第六

守節第七

武林超性堂

崇禎二年刻

卷

耶穌會士高一志述

聖人行實自序

古者載記聖人生平勲績垂之後世其益有三其一則丕揚天主之全能神智其一則闡明聖人之隱德奇功其一則證驗當遵之正道矩範三者皆實學要領世事大宗也

聖人作寶傳序

所謂丕揚天主聖人生時所立名跡先舉十二宗徒其始不越細民質朴無能一蒙天主選擇代行聖道遂為殊智異能不煩習學精識文義徧曉方音通達四遠辨服博學之士使置舊學而歸正道是非天主不

測之能何自致之又觀修士其
初即志于精修絶財以居窮約
絶色以寶貞潔絶意以從長命
三者以為修基其所創善業非
庸衆可幾也避陽遯目攻私剷
跡役身勞神其恒功也以順為
苦以逆為祥厭安甘辛視生如

聖人行實節序

死而始死反若始生乃成功之効

哉而已惡知有德又惡知有前功

人世視之如神如聖無不敬

仰若其視已如敵如仇每攻克

之夫夫也懸遠世俗超越人力

非托上主全能庸可得耶至若

委身致命及修全童貞之女凡

值道義窘難非特弗逃弗遁尚自趨躍公庭明證其道無所畏懼且為義為道或辱于名或損于身或匱于財或詘于位或流徙遠方或至殘死刑下則以為奇遇大幸非第智勇果敢之士獨建是功即耄耋之衰童幼之

弱室女之稚世世建立奇勳者
不鮮是志是力不因上主垂祐
孰能得之故曰聖人名跡丕揚
天主全能神智者也
所謂闡明聖人者聖人生時切
務隱身晦跡韜功埋名惟天主
大道是宣人世頹俗是正以至

竭力劇神德雖冠絕群衆之上
謙退自處群衆之下是故至公
天主于其生前或死後多端揚
其芳蹟著其功能播其美譽又
令明史紀錄行實為萬世表法
也
所謂證驗正道者由上兩端推

聖人作寶偈

之自生民始惑于邪岐迷于取
捨志向彌下德修彌廢惡蹟彌
累彌深孰樹之軌儀可望其有
特操乎况世愈降情愈偽教愈
繁道愈遠各立奇言多用文飾
以遂其私計襲取徵信竟使正
道混淆安從擇取倘得援引倡

率啓彼述塗者孰不感激鼓舞
忻忻樂從乎故聖人所修善業
所遺明訓所顯奇蹟皆人世所
當遵之正經也
末學菲陋早志奮修并期裨益
同志敢取聖人行實擇其尤著
者譯敘成帙言之不文趣易通

聖人作賢作哲
耳惟同志者勿鄙夷置之
崇禎巳巳孟秋
耶穌會士高一志述

天主聖教聖人行實 凡七卷

耶穌會 後學 高一志 述
郭居靜
同會 陽瑪諾 訂
費樂德

十四位宗徒聖人行實卷一目錄 見十三張
一 伯多祿 見一張 二 安德肋 見十張
三 若望 見十九張 四 長雅哥伯 見二十五張

五　斐理伯　見三十張
六　次雅歌伯　見三十三張
七　多默　見二十六張
八　把耳多祿茂　見四十張
九　瑪竇　見四十五張
十　西滿　見四十九張
十一　達陡　見四十九張
十二　瑪窕亞　見五十三張
十三　保祿　見五十五張
十四　巴兒納伯　見六十三張

十四位宗徒聖人行實卷之一

聖教中。親炙耶穌。及聖母之事跡者。無切乎耶穌在世立教之時所擇十二位宗徒。及耶穌升天之後宗徒所請合志協力廣宣聖教。而與同列者。若保祿。及巴兒納伯兩位聖人。今依次敘述當冠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七卷之首。

伯多祿宗徒行實第一

伯多祿宗徒行實第一

伯多祿宗徒之長也。耶穌居世常錫以異寵。及將升

天日盡畀以大教之權初名西滿如德亞國百雜意郡人與父若望兄安德肋俱業漁以生一日忽聞兄言天主降生始行教化即往謁耶穌親目其所聞聖德耶穌一見呼其名曰爾向稱西滿若望之子茲後可改稱責法責法大西譯曰伯多祿中國譯曰石蓋天主將大任是人必先以相稱之名表之也

伯多祿甫蒙耶穌靈照猶未定心仍辭去越數日耶穌遊海濱見兄弟二人捕魚召之曰爾輩且隨我

我必使爾以後漁乎人。兄弟領命。即棄業辭家。拜耶穌爲主爲師。耶穌美其意每寵愛之。伯多祿最感不敢怠忽。以師之言。師之行。厚益其躬。而進於道德。諸凡耶穌設教施惠顯靈之事。伯多祿皆親炙焉。

時。耶穌令聞丕著。士民羣從之海濱。耶穌登伯多祿漁船。談道懌衆畢。令伯多祿放船布網。魚衆不勝取。伯多祿始覺耶穌異能。益深信服。登岸行。伯多祿立問曰。吾輩方棄家絕世。惟爾是從。是侍。何以

酬此望乎。曰。爾輩既棄家絕世。而惟從我。必將百倍受其所棄之資。且將得償天上常生之恩矣。

時伯多祿妻已死。獨妻母存。病寒熱。伯多祿請耶穌一往救之。耶穌允許。進榻前命病退去。倏然平復無遺恙。耶穌往他方敷教。一日謂衆徒曰。庶人謂我何。衆對曰。世人之論甚多。且殊。又問曰。爾等云何。伯多祿對曰。爾乃正爲幹利斯多天主之親子。耶穌曰。爾幸甚。天上父示爾者。吾將於爾石上立聖教之基。又托爾天門之權矣。

自是耶穌愈加寵愛。伯多祿愈加敬慕。耶穌嘗說教中深義。衆所未聞。門人或疑。或怪。有他適者。耶穌問見在者曰。爾等亦欲流散乎。伯多祿對曰。吾等將何往乎。惟爾吾主闡發天言。使聞者常樂不厭耳。可知伯多祿於聖門中。篤信耶穌。無可比擬。

一日。耶穌欲濟小海。遣門人先渡。忽遭暴風。耶穌來救。門人初大咤。迨聞耶穌聲。伯多祿應聲赴海趨就之。心稍動。便溺。急呼耶穌。耶穌提之登舟。風浪遂息。獲至工岸。

此後耶穌欲顯其光以堅衆徒之信即引伯多祿若望雅哥伯三位登大博爾高山發奇異光門人不克當昏然而仆惟伯多祿恍惚之間猶未失志即求耶穌定居此山然耶穌率之避安樂甘苦難常訓常勸俾其明知聖教修士之器非苦不成故先以天上之福欲引之後以躬被之難詳陳之

自是伯多祿凡難不敢辭至耶穌將受難日豫誨諸弟談將來苦辱伯多祿慨然以致力委命自許耶穌曰此夜雞未鳴爾將三不識我也伯多祿止恃

切情殊未服。時耶穌將被惡黨拘困。先率門人於謙德。乃鞠躬行役濯諸宗徒足。伯多祿固辭。終聽主命。仍面領聖體聖血之禮。感重恩。佩深教。中夜耶穌自迎惡黨被拘受辱。衆徒皆散。惡黨既拘束耶穌引入公庭。伯多祿憂慘隨之。惡黨或問。爾是耶穌之徒否。伯多祿愕然誓不識耶穌者三。聞鷄鳴。乃蒙耶穌光照。猛醒痛悔。

從是。伯多祿自責自懲。終身不忘。每夜至鷄鳴時。輒垂淚發嘆。卧不帖席。迨耶穌復活後。每顧伯多祿

常懸其憂訓以將來事。一日寵之會席。口授要旨。伯多祿心受之。

耶穌既昇天。伯多祿應繼主教之職。即集聖徒請命天主。以瑪弟亞補如大惡徒之缺。至天主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降臨。乃以神火煽熾諸聖徒之心。使其布教四方。不辭窮困。不戀身命也。伯多祿大蒙天恩。不勝聖火之燔灼。便出談道。初日便化服三千餘人。繼者益衆。恒訓恒進。不使懈惰。或闢異端。而釋疑滯。或剖經奥而質正理。或施靈惠逐魔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祛病勵弱抑强且懲邪褒正歸化者不下數萬又皆同心同志可愛可敬者也

其間有夫婦一家盡賣資產來獻欲公之衆人第未盡克己私留少分不免懷欺聖人先知之欲其明露乃夫婦執迷終於隱藏不二三晨夫婦盡死非命聖人憐嘆而埰之因警戒衆友勿私己勿欺天主也

一日伯多祿同宗徒若望朝拜天主入聖堂遇一蹷人求聖人施捨伯多祿視之曰我無金銀顧所有

者則施與爾。乃呼耶穌聖號。令起走。病人起走伏地叩謝闡揚天恩。衆民傳聞爭來觀之。二聖實知自德不堪乘機告衆曰。爾等見此病人愈。何必奇美我輩至以爲異哉。此惟我耶穌聖名之能。宜感謝之敬望之。於我何與。衆既仰服耶穌之全功。益欽聖人之謙德焉。由是懷魔感疾。目盲耳聾瘖痺癱瘓及諸癈疾者。舁至街市以俟伯多祿聖人一過被其影。無弗遂愈者。因是聖化大行。諸門弟伏伯多祿聖力。和協無礙。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古教之徒大懷嫉妬嚴阻聖化伯多祿立志不屈面對曰吾儕向所聞及所見實事安能不言天主之命與人之命二者既不得兼則寧捨此從彼也求幾惡黨拘虐諸聖徒乃聖徒切念耶穌以受苦爲樂受辱爲榮聖化愈盛

時伯多祿聞撒馬里亞名郡已信大教未聞其精義乃親往與諸信人陳細論代求天主降賜斯彼利多三多洪恩事竣還協路撒冷自思廣布聖教終須從近始乃先歷如德亞本國循及近邦隨地勸

善懲惡除疾祛魔施惠禱福人人感動改俗歸正矣。

嘗至里大府城一人癱八年餘命之起即起又至若伯小府遇大德寡婦達彼答病死未久教中被其澤者會聚哀矜述彼功德代求聖人冀使復活聖人許之即懇祈天主勿虛良民實望達彼答竟復活仍於世間施恩布惠視昔有加焉

年餘聖人還協路撒冷與諸宗徒會議分方而往并定所當持教規諸宗徒乃先共具紀錄天主事情

十二要端使從教者明知而堅信之即所謂亞坡斯多羅性薄羅也既定因天主所指方所各向赴之雖萬死不辭若伯多祿所遊多國曰潘篤曰加辣濟亞曰彼弟尼亞曰厄日多曰亞西亞等左右諸邦五載布教以言以身朝夕勞神又於衆中擇其誠德高才者使持權代爲掌教而姑以其神能神智通共之。

再至闇弟阿紀亞名郡亦久聞聖教者聖人喜其俗美即定居立座乃及鄰方凡七載所冒苦楚所化

士民未易殫述史稱普天下惟此郡於道大有功有名無可比者諸從教之人由是立基利斯當尊號也既復回協路撒冷一則面廸教下之人一則面拜聖母求訓

當是時聖教彌宣從者彌衆獨惡黨忌嫉日深謀阻未得乃誣告於朝假借國權抑而害之時如德亞國王厄樂德曾爲惡黨殺宗徒雅哥伯茲又聞伯多祿正爲聖化總領便拘囚將加重戮諸聖徒朝夕祈求天主拯祐勿長惡黨之志搖正教之基天

主允許遣一天神破獄出之伯多祿如夢既出遂醒謝慰諸門弟避之闇弟阿記亞府

時聞羅瑪乃西國王都又諸異端所聚欲往捄之乃率數賢同行隨處乘便設教仗主庇信從日衆比至羅瑪爲耶穌降生後四十四載格老弟阿本朝二年聖人晤同志之友先詳述耶穌聖跡以堅慰衆心次察京中事勢因才分職不使紛淆布置略定即擇數賢徒散往四方付以大權使主教事故古今聖賢追論聖化大原無不歸功於聖伯多祿

無不認識羅瑪獨爲聖化之首神恩之泉焉。適羅瑪亂不安其居暫歸協路撒冷諸聖徒方在患難中也蓋如德亞人原從天主古教教中有古禮如割損等事及祭祀用犧牲等儀近蒙耶穌新改未能實信遽舍舊習反欲强耶穌教衆同之彼此議辯不決伯多祿聚諸名士深究與旨乃絕古教事宜得無搖惑。

俄有異端甚惡者曰西滿以魔術衡行天下忽至羅瑪朝野宗之至以天主之禮享之此聖人屢逢屢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闢隨在驅逐者。茲復肆毒大都。聖人不勝憤。促往

羅瑪聖門諸弟述西滿之妖誕。或曰。不知作何語。

書何符。忽然狂風暴雨迅雷大作。或毒蛇異獸憑

凌肆害。或令石木之像自能運動。或赤足履焰。或

駕魔飛空。或變石成餅。或不闢門而通達無礙。且

毀破徙犴。解釋桎梏。使罪人脫走。由是大小尊敬

以爲神異。伯多祿聞此輒往。與辯未服。乃約曰。吾

明陳道理。汝不通。吾明攻汝邪。汝不反。則柰何哉。

今試取死屍至此。汝能令其復活。足證汝教爲眞。

民宜從汝不然而我令復活則我所傳之教獨正民應歸我矣西滿乍聞躊躇難應又恐受辱遂許之衆果以屍來聚觀之西滿當先用呪呼魔至令屍復活諸魔趨命効力左右提振屍則微動而已伯多祿兢兢業業叩首祈求天主於此急時顯其神能證我聖教脫愚民於異端之惑祈語未訖死者神魂復轉身中起立行動無恙焉觀者猶未信或拊摩試之或問答探之然後盡人感悅頌服真教西滿負慚而退未幾又揚言於衆曰爾等既棄

我從野老我當於某日升天降多苗苦困爾等聖人聞之即與門弟致齋虔禱倍功以防邪計至期西滿集衆登高駕魔而升果然騰入雲中衆訝以爲大神且呼且讚伯多祿痛愚民蔽於幻網即祈天上大父降祐勿使狂志得遂妄事得行乃蒙天主允許命諸魔捨之魔即捨去而西滿失據如迅雷下地折其足竒哉殆哉狂者欲假其所無之翼而飛乃失其所有之足而跛於以示夫妄圖分外者即遭分外之戮兼復失其分內也西滿悶絕復

甦令其黨舁出城外傷重次日死於是都人翕然奇異天主之聖力焉或讚美聖徒之功德焉

又或有哀矜西滿者誹怨聖人者國王素寵西滿聞之不勝恤不勝恨欲代爲復讐但聞聖人爲衆所戴姑俟之當是時都中有大家女矢守童身王荒淫知是女貞好欲致之百計不得既不勝淫慾之熾又不甘見拒之耻即誣以大罪將重刑之究其故因知受教於伯多祿故定志潔修以此愈忿聖人令捕囚之教友或豫報聖人懇其潛避聖人不

從必欲爲道委命衆强之益切益以聖教根基未深未固衆人孤弱乃使之無父可恃無主可依也聖人感憫諸友之涕泣暫避城外出城忽見耶穌入城恭問曰吾主何往耶穌曰我往復被釘十字架上伯多祿即爽然明達耶穌聖旨默然遂回聚諸門弟告之曰主命不可違也至於斯時斯地則迎難致命以証聖教之實吾所甚宜亦所甚願矣次勸其固操美業益吾聖教根於苦非苦不可成就何須望勝而憚敵哉言畢謹辭諸友惡役突至

拘送之獄。

時聖保祿已先在獄中。不期而會。正爲可喜。相與協志從獄中傳道施神恩療疾病。脫患祛魔。凡求教求濟之人。無不滿志者。其獄卒兄弟恒聆聖訓。又恒觀其靈行其德。光亦皆醒悟歸正。凡九月餘。惡官枉法擬死依國制先毒加笞杖。然後驅之城外。以服終刑。出門二聖各相慰勸。欣然相別。赴受難之處。保祿別有紀。

伯多祿則地名金山。望視刑具。不勝快喜。叩地感謝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曰小役蒙主賜十字架何以當之惟望我主於此迫切加祐勿使墜志耳言訖自就架下更求役卒倒釘之云往日吾主耶穌立釘今小役敢與之等乎役者如言欣然勸慰諸友畢以神以目以足向天依彼十字架如階梯直登天上也時天主降世後六十九年夏至後七日按長曆爲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己巳居位三十五載後來柄教聖賢未有若斯久者

聖人死門弟非特不懼不散益堅大志明見耶穌神

能及其教之篤實不辭致命矣聖人遺骸門人謹收依俗用香液殮且誦經言瘞之淨地所謂瓦弟加諾是也

從此諸被化者始圖二聖之像傳於天下使衆人常念其功法其德若羅瑪京都幸蒙二聖設教致命迄今常爲教化之首至後哥斯當定氏爲王始建寶殿欽崇之使四方來朝享祭祈求恩福也自是諸西王侯士庶時時赴京親謁聖墓

安德肋宗徒行實第二

安德肋者伯多祿親兄也家世漁人而仁心爲質不慮財貨惟憂道德聽善言見正行莫不稱爲師而力效法之是時若翰大聖隱居苦修相機勸民安德肋聞風趨拜多感神德且習聞正學目覩靈事因決志受業

日同行聖若翰仰望耶穌經過謂弟子曰是乃天主聖子降生此世以救萬民之罪者安德肋聞之遂携一友從耶穌求教耶穌止步問曰汝意云何

安德肋對曰吾主之寓何在耶穌引至寓談竟曰幸達天主降生正旨歸告其兄弟曰經典所載天主降生者吾已遇不可不歸依也即率之造見從是兄弟遊於聖門聖人既蒙天主洪恩未嘗私受先推及其至親共之矣。

既蒙聖寵尚服故業漁於海濱一日耶穌見之招之從此棄俗從命終身侍側也時耶穌聖名四達遠人觀光有不得自通者以安德肋恒侍求先容未有不通至耶穌欲造顯聖事或陳設深訓無不攜

安德肋爲證。其功於聖門可知矣。

耶穌升天後。宗徒議分化天下。安德肋至細弟亞國。因遍得辣齊亞。與其左右鄰國。終至厄肋齊亞名邦。隨處顯設靈奇。廣施恩德。以信言實行化服百千萬人。俾其去邪就正。嘗至各陵多名郡。值一老人。雖已在教。猶未克其私。迎聖人告曰。吾欲絕棄生前之染。豫防身後之患。柰習於邪。後七十餘年。未能遂改。如何。安德肋憐之。先齋數日。祈禱主祐。然後令老者齋戒自責。六月之後。漸忘舊習。日進

於道終幸升天。

後移赴他方。遇一年幼者。來求振拔聖人問何患對曰。小人不幸遇無行之母。誘我於不潔。拒之不禁慚忿誣告於官。如我欲汚之者。至陷我大難也。雖然我寧死刑下。定不泄母氏之非。聖人嘉其意懠之。然後同往公庭。代訴之官。初未信。欲加其子上刑。當此危急。聖人感切祈求天主降賜聖祐。白其是非。頃之地震天鳴。轟雷橫掣。官失色墮座。衆亦神駭膽落。昏暈若絕。而彼讐母正受誣告之戮。

死不復生矣以是聖人感謝主恩仍求賜救諸人天主允許即令仆者復起因是聖教之能德愈彰從者愈盛

安德肋乃出遊罷大臘大府府中士民已奉天主聖教有太守厄日亞者新任知民之從教者三分有二即設嚴柰凡行教者罪無赦聖人甚傷之徑入公府直諫曰爾居民上柄權以判民事柰何自恃不思天上猶有審判爾事之嚴主勿畏敬之乎官曰吾聞爾闢土神明教毀其祠燼其像火其書而

國主所禁之異道爾乃傳之乎安德肋先辯士神之虛誕次陳天主生天地萬物之正義并其降生救世慈旨蓋謂耶穌欲出萬民於陷溺乃不避諸難苦甚至甘冒有罪之重刑而釘於十字架也倘使天主無是慈情無是苦行則生民之罪何由可贖以免地獄之永患登天堂之永福乎即此十字架中有大味涵焉大德藏焉惟智者能知芹愚者可測也太守笑之曰如斯迂論明智之士其誰爾信汝今亟從吾令改爾狂志不然請受爾所讚十

字之患也聖人再明耶穌乃萬物之主宜敬邪神異端左道宜斥且曰若爾所指十字之患吾願之久矣。

太守一時無以置喙姑拘囚之士民彌感聖人之德。彌憎太守之虐幾欲强脫聖人於獄中聖人切禁苦諭勿亂法勿以讐情報復無道蓋吾聖教但以堅忍積德累功是耶穌所躬行而吾輩當效者衆心始定惟祈太守悔悟乃太守次日復召見聖人曰爾狂志曾變否答曰背邪向正理也背正向邪

安敢從令。吾固謂捨耶穌聖教而欲見世圖真功。來世圖真福必無所由。又何變易之有。我死不悔。太守曰。愚民被汝蠱惑若汝復爲之解予則縱汝。倘終然不悟恣狂不返不免上刑誰則汝救聖人責之曰當死之子。逮今吾與爾以理爲辯。卽望爾以人心從人理何反傲頑不變至欲陷我於惡可乎。爾勿妄冀吾戀性命惜若難而背吾主也斯命原借之於主或遲或速未免還之得爲正道死於非刑是則將增吾功而倍爾罪何懼何忌之有。

太守聞言大怒。令壯役七名。迭用杖索。毒被四體流血盈庭。聖人不爲屈。談笑自若。且勸勉衆民不止太守愈怒。令造立一巨十字架。生縛聖人架上蓋以此緩刑甚苦之也。既行。衆民感傷相謂曰。斯人者德聖而惠普。中立不倚。何罪至此乎。相率遮道聖人忘已危急。樂且不勝。更勸民勿止吾步。勿阻吾福。躍然前往。及望見十字架。乃俯叩仰頌曰。亞物聖十字架。向者以爲犯罪之凶具。絕可畏者。自受吾主聖肢而染其血。反爲至寶。至尊絕可愛也。

吾素願爾隨處覓爾茲大幸遭爾何慶如之語畢疾趨就焉自褫衣裳兵役不念其高年盛德恣意慢虐纏縛架上然後立架懸空笑諷良久士民觀聖人空中苦懸深爲哀痛且哭且號或稱其功或述其恩或奇其事皆感謝慘傷之惟聖人獨知其福最安其分雖累日長懸猶上謝主下慰民章教勸善萬民旋繞而聽已信者愈堅未信者皆服太守見聖人久懸大衆不散恐亂作仍欲因之役者奉命往舉手解縛手蹇痿痺於是聖人恐脫

於架而失大功。即呼告耶穌曰。至慈聖主吾雖不才。仗庇聖德。望勿使生脫於此架也。乃爾既爲吾主吾師。吾平生所戴所事者。至於此時。祈賜吾神不久居於斯下地。而失幸晤可矣。言訖忽見異光從天臨照圍繞。聖人安居其中。俄頃之間。靈魂從光中上昇天國。

時有賢婦瑪詩米辣者。向受聖人之教。欲表其敬厚。欽聖屍瘞於新塚。太守怒欲罪之。士民復亂乃止。而鬼魔已投其懷。殘剖摧擾。朝夜不寧。以死衆視

之以爲天主至靈至公不使惡官久稽其應報矣。從是聖化益開從化益多且篤聖人之墓每至其受難日必出香油多少不等可療諸疾病其多少即兆年之豐荒以是顯其神功聖德

數百載後聖教廣宣有闔國王感念聖澤圖致尊崇乃移聖屍於京都移時邪魔惶懼喧豗震天似不願聖屍來者是後居民所蒙恩德未易殫述又數百年復徙至意大里亞國迄今謹藏於亞瑪兒非名府一如當時墓中恒出香油用濟世人

若望宗徒行實第三

若望如德亞國人。其宗尊且賢。以貧故。借其兄雅哥伯漁於海濱。時耶穌廣宣教化。忽見聖人修綱。愛之招以爲徒。若望幸蒙聖召。便棄業辭親。決志從游。

既從耶穌。賜之寵異。每呼爲雷子。豫表其發明聖道通達四方也。若望愈以日所聞之聖訓。時所觀之聖德。精修之道。以大進。時若望賢母恃子之寵。告耶穌曰。吾主既寵吾子。敢乞賜吾於主上國置之

26

左右何慶如之耶穌曰茲爾儕所求未明其勢也又問若望兄弟曰若爾等能迎受我將來所受苦難而甘之乎對曰能耶穌曰雖心志既立將甘我之苦第天上國非我所予也吾上父豫寵者固可望之顧天上尊可安坐而希倖獲耶

若望深服主教愈精聖修凡造靈事若望必所目擊凡施神訓若望必所耳聞至耶穌將往受難豫發惡徒害己之謀衆徒驚訝無言獨若望恃愛請曰誰將悞害吾主耶穌乃私目如大以將來之難詳

告之但不使漏洩恐衆害之也於是若望矢志忠孝生死相依頃刻不離因此耶穌被釘十字架臨終時忽視聖母瑪利亞同若望侍側即謂聖母曰汝子在彼又謂若望曰汝母在此從是若望事聖母如生母焉耶穌既死若望懸望極切至復生日一聞聖音不勝欣喜奔趨墓上幸見所遺殮帛遂傳報於衆聖徒焉

日出海捕漁耶穌隱命之得大魚一百五十四若望首悟爲吾主神功衆亦悟登岸得瞻聖顏後耶

27

蘇具席坐授要旨於聖伯多祿。伯多祿指若望問將來事。耶穌責之曰。倘我欲存之。俟我再降。亦曷與汝事哉。遂傳言謂若望將不死云。

至耶穌升天後數日。若望便同伯多祿朝禮天主有呼耶穌聖名救跛者使行之事。於是聖教之能大顯。獨司古教者私忌聖人。嚴設禁約。不使稱耶穌名。然聖人惟天主正命是從。惡黨日益怒恨。乃先囚後笞。再三禁諭。聖人則爲耶穌深幸受辱。曾不少屈。名聞灑瑪里亞名府信服者多。諸宗徒便欲

借成丕功。於是議推若望偕伯多祿往二聖以言以行勉勵同道之士使之領受斯彼利多三多神恩。事定。二聖遂順途布教而歸。終至恊路撒冷本府。仍持教化。奉事聖母。以所親炙之神教聖德利益躬修。

時衆聖徒議分教天下。若望則往亞西亞中厄弗所名郡。實行足以踐其誠言。奇事足以驗其正教。居數載。屬邑咸化。第厄弗所宗城也。異端深錮未易悛改。故惡黨造言訟聖人於官。官果深信異端。乃

拘聖人如重犯解羅瑪宗郡時國王多彌濟亞諸又幼習左道性更好虐多行不仁方嚴禁都門之行教者適聖人解至王親審之聖人辯白是非嗚攻邪說引述靈事釋破諸疑王頗奇之然蒙昧已久不易開發乃恣其惡性烹油沸鼎投聖人其中聖人欣然釋衣赤身入鼎仗耶穌神力略不見傷左右刑役反被燒死王愈奇之遂驅於罷德未遠島。

島民野甚不知倫義以掠殺爲事聖人隨才訓誨竟

率之於道聖人又蒙天主大開明智顯示諸將來之變因筆之以垂將來迄今千數百餘載賢人傳士註者多解者少也當時羅瑪都中前虐王以民叛死後人反其政令無辜被逐者得返其業聖人聞之欲還顧所化士民以相慰勉雖島民涕泣攀留依依與安頓教事竟歸厄弗所舊郡郡民迎接如父母復生

聖人依然執業勸人勤修聞異端邪說惑民即始誌錄天主降生救世深旨及在世所遺聖跡非特障

當日之邪流乃表章聖道至今灼然不凌夷於疑亂者此書力也

史記厄弗所有一從教者初甚富以他故業日落負債甚多無法可脫輒求死脫之覓巫者爲置毒依畫十字服之不死疑巫者未盡力乃令更置毒液如前畫十字服之仍不死於是恨巫巫亦自怪究其故知十字神能能解散諸毒巫始感服聖教便屏魔術而投若望聖人之門聖人問其故召服毒者至善言慰之令採野草一束畫十字命化爲黃

金予之曰。以此酬債。餘者自贍。

他日。遊近郡化一年幼者聰穎非凡。蓋教中英器也。聖人行時。託於本郡司教者。橫遭惡友引誘爲非。甚至野外行刼。數年後。聖人復至其地聞之。不勝痛切。即乘馬野外索之。方與數寇並驅。遠見聖人疾馳避焉。聖人追呼曰。兒勿走避。老父。汝罪雖重且勿失志。勿憚其罰。我雖朽腐亦可代負甘贖之。奈何逃我。其人聞言感聖人殷慈。下馬伏地。垂首涕泣悔恨悲傷。聖人痛哭援其手。令起慰安之。徐

勸之。令矢志改圖。可望天主赦宥。自是引入城從容訓諭復其本心焉。

若望聖人切愛天主。推愛世人。常樂人之樂。憂人之憂。愚昧者啓廸不厭。弱行者優容不怒。雖甚濟惡。但矢心遷改必援之勵之。唯左道輩。則嚴闢之。蓋云惡類之毒螫非逮爾躬必辱爾名也。聖人凡遇其門弟必講相愛之情。每勸以相恤相恕。或厭其朝夕是言。槩無他論。問之聖人曰。勿怪。此耶穌尊命。成聖之功。千萬惟是備焉。諸善功。非據仁德。必

虛而不實何足爲美哉是故聖經云仁愛之德獨爲聖教之終聖命之全也

聖人年德並高甚冀升天上面主聖容耶穌鑒而許之乃豫示終期聖人會諸門弟勸諭已訖引之登山令作大坎始辭門弟更以教語丁寧勿怠勿忽語畢欣然入坎異光倏至圍繞其身即時神魂自出升天大享聖德之榮報矣壽九十有三時耶穌升天後六十八年按長曆爲漢和帝永元十三年辛丑其生前死後有靈事焉爲其所造有道跡焉

爲其所遺有衆民焉爲其所化悉廣且大不易條舉。

長雅哥伯宗徒行實第四

聖門宗徒有兩雅哥伯以入門先後序之斯則長也

雅哥伯如德亞國人也與若望同胞爲耶穌親屬

耶穌始行道即召其昆弟爲宗徒雅哥伯遂偕其

弟辭親絕世因蒙耶穌寵異雅哥伯不負慈恩自

克自勵

至耶穌升天後始順主命傳道於本國都協路撒冷

循至撒瑪里亞名郡士民響應惡黨嫉之遂適意

西巴你亞文邦初立教即化高士七人訓誨既久

分遣巡遊界內百邑行道勸衆而聖人則之撒剌
卧雜名府久之信從者寡聖人憂之聖母瑪利亞
在如德亞國相去甚遠乃默識聖人之憂遂托神
力忽顯於聖人前釋憂致懌懌畢囑聖人創建聖
堂於此地以來存聖恩云吾知此地將來必欽仰
吾子耶穌及母氏也言訖不見聖人感激如獲復
生遂創聖堂致敬聖母繼而倍功窮力以廣聖教
賴耶穌及聖母洪祐不日信從者衆矣
又數年領主命返如德亞國臨行聚教中人告之曰

吾在斯久未忍相別今乃天主命我歸不得不順我有遺言惟爾等無忘夫我來此非我志天主命也吾又久居此宜闡大教亦非我能乃耶穌及聖母祐也吾得遇爾等多見信從亦非吾力所致乃主寵而擇爾吾今更無他言惟欲爾等深感主恩以精修之功圖報萬一倘爾等願冀全功則必以愛天主之心推及於人以其所幸受之教益善之利之蓋仁人忽得異寶必弗藏之筐篋掩之地中若然者非特不仁亦不智矣天主聖教至寶也倘

懷之在巳。不施於物。得罪不淺。言畢。衆徒感泣送之登舟。

聖人遂還。如德亞國。會晤諸同門。及耶穌聖母。仍復談道勸民。國人久習舊教。偏執不服。反欲害之。託一最惡人。厄兒未日溺者。此人以邪術深得衆心。先遣一徒。非肋多。使明攻聖人以魔計窮之。非肋多潛入聖人之堂。察其言行。欲乘隙陷之。乃聖人所言所行無不超絕世俗。人力合乎天理。非肋多如深寐忽醒。不覺跪叩聖人足下。盡告其過。懇入

聖門聖人鑒其心即收而訓之厄兒末日瀚愈怒急圖雪恥乃令魔拘縛非肋多於他處非肋多果寸步不能移聖人知之付所恒用悅與之非肋多方入手諸魔頓散非肋多復歸厄兒末日瀚更憤復令魔并縛聖人及非肋多來如前致力不能效聖人反令魔拘厄兒末日瀚魔不能逆命牽至前聖人令非肋多稱耶穌名號釋其索魔遂遠退厄兒末日瀚明見聖人異能即信服聖教盡棄魔術猶恐爲魔所攻祈聖人神力護之聖人賜之一杖

厄兒未日溺既恃主恩即取諸呪魔書當衆焚之蓋凡轉心圖改者非特欲明避罪惡尚宜塞諸罪之微端不然改遷之功將日墮罪惡之積將日重矣況邪書之害恒擊吾目使吾嗜之不離因之誘動於邪不滅其跡非害我必害他人也

厄兒未日溺既歸聖教國人見其計不遂反大益於聖人不勝忿更議他策時恊路撒冷爲國都有多兵防守惡黨賄令毀辱聖人聖人不顧如舊設教益反覆証述天主降世濟人之仁旨惡黨不堪遂

拘聖人恣意詈撻然後聞之國君國君厄樂德迷於政不待明審即如惡讐之意坐聖人死聖人往受刑途遇病瘘痺者乞哀聖人諦視稱耶穌聖名便令起病人聞聲遂起舉手措足如常人惡黨相視默然中有若西亞者見聖人神能捫胸醒悟伏歸聖化惡黨怒而奏聞亦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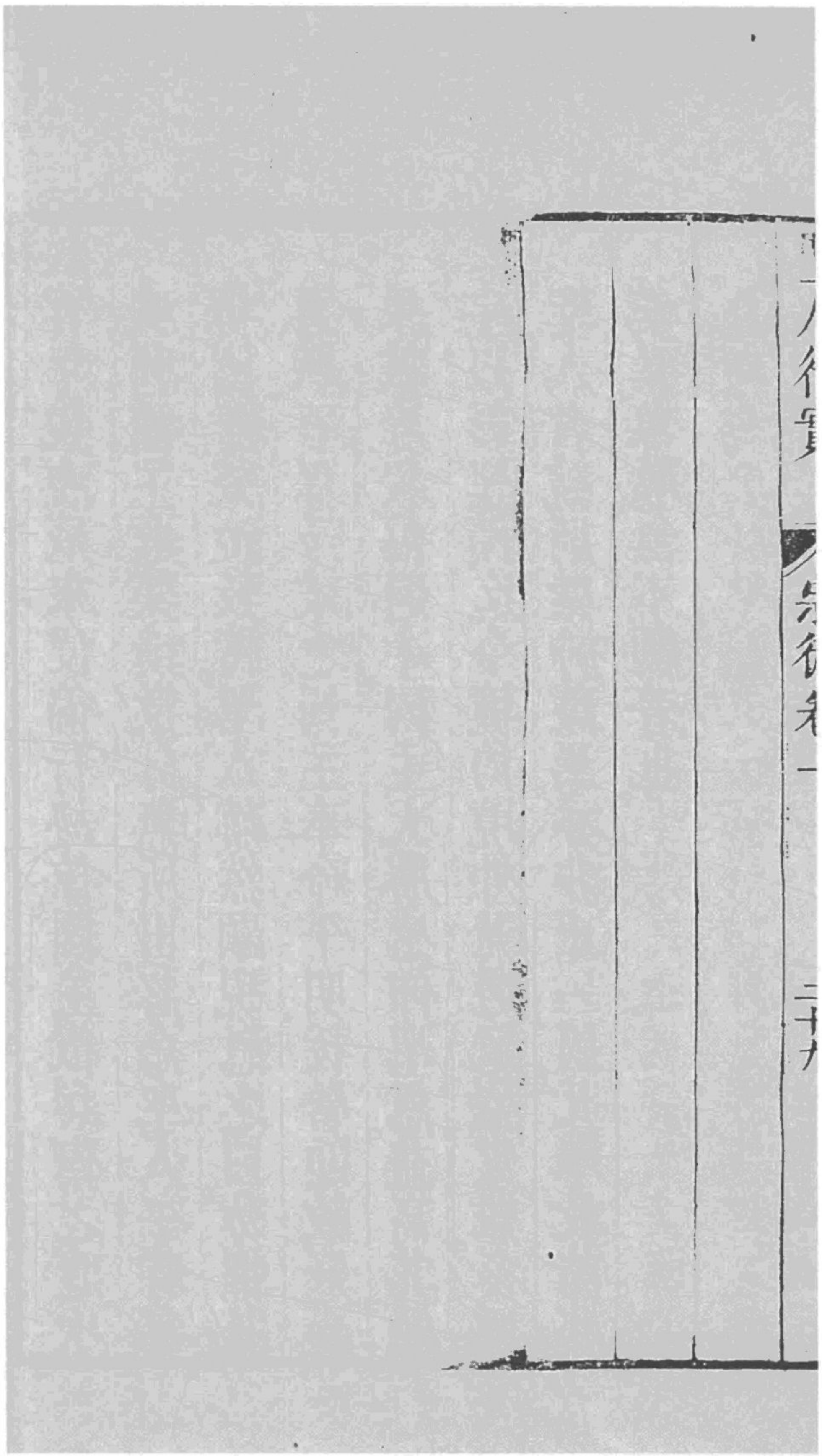
聖人臨刑洒然自得卓然自立不辯黑白不萌報復不生怨尤欣欣爲道委命立教中首重之功享天上無窮之福報矣門人遵天主命恭殮聖軀送至

意西巴你亞故國涉海登岸即就案地造新墓塟之時耶穌升天後十一年按長曆爲漢光武建武十一年甲辰後經喪亂聖墓遂湮沒無知者

約五百載後天主欲顯聖人之碩功賜澤下民乃深夜發異光照其墓若此者累日民衆或見或聞始徧聚而祝祭朝禮不數年移於工波斯得辣府後國土感其神恩建大殿移奉聖軀使衆民瞻拜以求福祐從是意西巴你亞諸國奉聖人爲恩主水旱瘟疫寇患未嘗不禱祈而獲其振拔也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數百年後海寇來侵徧行刼掠國王徵兵禦之造次失利國王收集潰散計無所出忽念聖人平時每捄國難號泣致禱聖人赫然顯現慰之曰勿懼且再戰吾保汝破之國王奉命平明拔營迎敵寇兵果披靡殺傷過半國王大勝感仰聖恩益高其殿宇以彰聖蹟迄今境內境外凡遇寇盜災難多呼聖人名號則蒙神護焉亦非止一國凡奉教諸邦篤信尊敬無不顯著也



斐理伯宗徒行實第五

斐理伯如德亞國人幼承親訓讀書學道蔚然有賢聖之望斐理伯內既成學始出就賢師習古經典因獲知天主將降生救世之深意多思望之多稱嘆之

日適聞人言近有神聖者豫知來事洞曉衷藏爲民捍患祛病逐魔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斐理伯感慕便往拜謁幸逢耶穌收羅聖徒遂師事之自是立志精修便以勸人遇故人納大者即引進聖門

37

耶穌一見曰。斯忠直無僞人也。納大惶恐對曰。吾主何以識我乎。耶穌曰。斐理伯未召汝。汝棲遲其樹下。此時吾已鑒汝矣。納大聞言驚服。因識耶穌大異於古今諸聖人矣。於是日益勤修。耶穌愈寵而教之。

一日衆從耶穌於野外。以承聖業。近百千人。追隨數日乏食。耶穌惻然不忍。且欲借以試斐理伯。問曰衆隨我不食三日矣。更枵腹歸。幾爲餓殍也。對曰欲市食二百金尚不足供。柰何耶穌令衆席地。列

坐取一人所賫麵五餅小鮮二尾以神能分散於衆克然有餘斐理伯深悟聖師之惻隱及其神力無所不至

他日有遠方數人聞風來歸求見耶穌領教祈斐理伯先容斐理伯遂與安德肋引見之親受大業因是知其有功聖門匪淺鮮者

三年後耶穌受難復活升天諸聖徒依其神命各適一方斐理伯往亞西亞上國之界正如太陽普照布福萬民所至闢邪逐魔除患安民民心既信遍

毀魔室立天主聖堂以便行禮而定善民所歸之福地又擇賢弟子數人任之諸方使代督教務聖人周流巡歷二十餘年然後入[非利日亞]鄰邦至其都聞宗殿中有怪蛇愚民敬之如神祭祀祈福聖人憫焉乃造殿中伏懇天主允許令妖蛇自裂死座下衆民視之憬然乃頌聖人異能第有惡黨失妖蛇之利大怒且圖報復齊心殫力害之以重罪數端誣告聖人於府府官闇而且惑拘聖人囚之次日廷審即以暗殺妖蛇案其罪令全服終刑

役者先以棘杖笞之繼以鉄釘釘之十字架終拋石殺之也聖人以苦難爲真福不惟愉然感謝天主尚求赦害巳者之罪於時天響地震山崩谷塡室屋相擊撞傾毀震壓惡衆役者方立十字架旁橫肆譏侮忽墮坎穴大衆心寒股栗幾於巔仆是足顯證天主大能并聖教爲真矣

聖人門弟相喜相賀因以相勸必欲脫聖師於十字架焉然聖人定於成功反懇天主早收其神終死是間無失此機天主允許於是絜神解軀殼之纏

飛明天之上億萬年長享無窮眞樂矣於是天寂地寧氛亂悉絕百姓亦稍安無恐焉門第依禮厚葬之時天主降生後五十四年按長曆爲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甲寅後來未知何因司教令徙聖屍於羅瑪至今尊之衆宗徒公殿中也

次雅歌伯宗徒行實第六

次雅歌伯亦如德亞國人也。於耶穌爲中表。古史曰聖人從母胎時。即賦有聖德。幸去原罪之汚染。創精修之美基。自幼志於高潔。視聽言動。凜凜兢兢。若其克己之嚴。使口體不得少縱。僅存其所必需而已。爲己爲人。跽叩天主。不間晝夜。額膝重趼。遠近賢愚。無不戴仰之爲正表。欲親炙其體光。沾其神澤也。聖人顏貌彷彿耶穌。晤拜之者。儼若晤拜耶穌焉。

迨諸聖徒將散四方。先議立聖雅歌伯權司本都教化登位以後。聖徒之在都門者。凡遇公事有疑未決必就議於聖人。請其確肯。在外者不遠千里。示皆如是。至士民恒瞻聖模。時聆真訓。日沐神恩。從信者不期而衆矣。

惟古教之徒愈加讐忌。同謀害之。陽施陰設。千百其計。然大江之流。豈能障塞乎。讐黨技窮。知不可强圖。姑以順誘。時有大堂爲聚衆談道之處。惡黨請聖人於此議事。既畢。古教官亞納諾。故爲好言曰。

吾師爲士民仰戴。古今聖賢無可比者。第吾斯教
即天主最初賜諭。令民持守。曾有可疑者乎。又觀
斯殿。亦古明君所建立。以事上主也。邇來士民惑
於新至之妖說。浸尋四散。大殿之禮儀。忽廢將不
復興。凡懷天主者觀之。無不痛心。吾欲救之無力
可施。惟吾師既慕天主萬物之上。當於斯殿之中
存想此事。宏施鬼力。一相濟助。免公患而應民望
焉。蓋吾師得民久矣。苟賜諭無不從者。

聖人聞言畢。姑且應之。期於某日復會。期至諸司古

教者畢來推聖人高坐衆司教者左右聽講又故爲好言諭衆人傾聽神言勿忽次設問曰衆在斯特仰神師明示所當避之邪及當從之正愚民迷於新立之說漸誤大教敢問彼民所稱耶穌者乃何人而耶穌所立之教爲何教聖人曰耶穌乃天主親子現在天主罷德肋之右坐日後從彼而來審判萬民仍隨各所造之善惡必行賞罰之義勿疑也

言訖讋言黨聲若震雷諠言曰仁義之君子亦若是乎

何乃顛誑敢陷吾衆於大謬哉須臾之間狂譟不已遂有持石擊聖人者衆益唐突逼迫從高坐推墮於堂聖人傷損雖深猶泰然不失正容惟恤讐人之昏蒙而祈祝天主曰吾主吾大慈主請鑒之請勿罪之斯一切人實緣不識致其然耳惡黨聞之轉加讐惡如欲滅猛火而溉之油愈增烈也衆視聖人仆地氣尚未絕復持石擊之或執木棒毆之聖人受苦至是終不動心略無音聲默然含忍禱祈天主堅其心志增其力量不使屈於患難又

求赦宥其讐人之罪也。祈畢。通身傷損。四面流血。安然瞑目而逝。靈魂受其盛德之報。升天上國矣。時耶穌升天後三十餘年。按長曆爲漢明帝永平六年以後也。聖人既死。門弟殮其聖屍。瘞於大殿之側。後數百載遷於羅瑪

多默宗徒行實第七

多默宗徒行實第七

多默如德亞國人也自守薄業養親盡孝耶穌見其正直無僞選爲宗徒聖人既從耶穌事忠篤克己崇德至爲勤勵迨耶穌將受難時諸徒各懷恐懼勸請暫避耶穌必欲往就以成大事獨多默立志高實勸衆徒爲義同死勿離聖師勿生畏志衆徒從之俱行

及耶穌受難復活身發異光俯慰衆徒時多默不幸他出未及目接及歸衆告之多默皇皇未信曰吾

非目擊其兩手中釘傷并入吾手於其胷必不信若言矣又八日耶穌復如前臨慰諸徒因詣多默曰爾來視吾手以爾手探吾胷傷勿懷疑貳多默謹凛奉命便視之探之更復受主恩內照大呼曰吾主吾天主奚勝福籍也於是耶穌藹然責之曰汝視我方信不若其不待視而信者乃真福也嗚呼耶穌一時許此聖徒疑其復活之大故者謂何蓋以一人一時之疑預釋諸後來之疑以一人探其身傷永爲萬世可憑可信之證耳故有聖賢解

之日多默猜疑之弱較他易信之强利吾聖教尤甚以一人之蹶爲後來之鑒也葢曰聖門高第稍遇難處猶惑而有失孰敢自恃迄保其全功乎第論多默之疑雖其一時昏溺然復以振立之速信認之篤大足補之彼特視耶穌人像特探耶穌人形而人像人形之中藏有天主之性則信認而欽崇之也

此後耶穌昇天聖徒分方傳教多默則往南北印度諸國又過黑人廣士日久歸化遂循小西洋海濱

徑造加辣米納今稱馬里布耳是也大郡居之闡教勸人朝暮不息更以霸奇事跡闢邪驅魔振救人禍患不久從化者千萬人是時聖人欲建大殿會衆民行瞻祭之禮民爭盡分効力有巨木擬作梁百千人舁之加以象力不能動聖人出一言命之自移置其處又殿中礱石爲十字架上有刻字豫指後來之事云日後凡海水至斯石便有白面人從遠方來復新我所傳之道果千百載後有海水泛溢至石便有白面人從大

西國航海數萬里。入其境而宣揚天主聖教也。當其時聖道大行門下弟子日衆聖人即分命遍遣之代行教化。嘗偕數弟子周流西海及於中華後從陸路歸。自是往來門人接踵數百年不絕。故中華至今多存聖教舊跡。名曰十字教。蓋自耶穌爲民受苦被釘十字架聖徒遂以十字架爲尊。延至中華爲新教名號也。惜乎後學失傳或漫入佛家或畧識天主而誤入異門或絕一切教法而流蕩無所歸向。哀哉哀哉。

當聖多默在瑪里布耳時國王撒加未聞風宾禮之講解既明遂從聖教百官萬民皆悅而歸之弟左道之徒因之失勢謀殺聖人適聖人謝冗於城外靜處獨修默道補養神力惡輩知之逢湧而至槍矢棒石交下即時仆地聖人恬不之怪若無傷者正色仰天而卒時耶穌升天後四十二年按長曆爲漢明帝末平十八年乙亥門弟聞知奔趨痛哭各述神功各稱聖德終殯聖屍於其所立之聖殿而高瘞之以聖人生前所携杖死時被傷之槍及

所流血一瞿并收墓中以存聖蹟迄今存焉

彼時瑪里布耳之徒衆確守聖人所貽教規凡一千五百餘載雖經國亂未嘗棄置至今九十年前大西國士航海至其國國人益復習熟其教得安享太平之益也又其地曾取聖名以爲郡名多蒙聖福每年於聖人瞻禮前三日諸人聚會殿上必見臺上石十字架從白色變黃黃變黑黑變青青復變白多變之間又常見有血漣漣流至足染其所收血瞿之帨也倘不然者是年必有國患故聖人

46

令聞愈以四達。凡教中教外士民。無不恭趨祈禱。亦未有不獲靈應者。

又彼方土俗。一則多生蠅虫。一則恒缺甘水。惟聖人之瞻禮日。則蠅虫盡滅。甘水皆足。蓋天主以此顯聖人卓越之功德也。

又。聖人當時墓前常懸燈晝夜燃照。膏不益。火不滅。又記彼殺聖人之惡黨。其子孫雖强引之。終未能入聖人之殿。沾其恩澤。是知天主懲罰惡類。無止期矣。

把耳多祿茂宗徒行實第八

古聖事蹟未能全傳於世學者憂之幸獲其未盡亡者烏得不重視之亟傳之把耳多祿茂宗徒所陳神訓所造奇事十失七八茲述其略可類推焉

聖徒乃如德亞國人也務微業爲生即志於道學忽遇耶穌行道蒙選入宗徒高等遂矢志絕俗精修至耶穌升天後宗徒四散行教把耳多祿茂往亞西亞之地入里加阿爾亞大國設教闢邪每以靈異之跡證之信從者無數再過北印度諸國後徙

亞兒默你亞上國因定居其都都中有大廟中設魔像能豫言將來之事或顯揭人心隱謀或以陰術致人病而復爲治療或以形聲駭人故作妖怪妄爲加福捍災種種竊弄靈奇愚民信敬之其國被魔蔽惑已數百年未克解悟聖人入其都魔像弗言弗動矣人皆疑怪焉魔徒之首不得其故乃詢鄰郡他魔知爲把耳多祿茂聖徒來故也惡首又問是人何在何服何容從何可遇而討究之魔像答曰是人鬚髮白面大目隆準卷鬚中身服素

色甘餘年而未損每朝夕下跪百次瞻禮天主其聲如鐘其色愉悅不煩習學而通方言天神之衆恒左右之遠近高下無所不徹即我今啓口彼當知之倘汝圖相遇非其所許恐不可得

惡徒聞言即遍覔聖人三日竟不得聖人曾遇病者被魔困悴憫而逐之聲聞愈遠國王博肋滿有公主患疾無方可愈其母令往拜士神誓願禱祈不惟弗愈魔反投其腹而擾之使自殘并殘人物國王計窮聞聖人逐魔靈跡即請入朝聖人赴命不

118

煩微力命魔去而疾者愈王目擊其奇効甚感之乃備隆禮遣官致謝不遇而歸王方不自安至日入朝門已閉聖人乃在王前王大驚聖人執其手而慰之復訓之曰吾至是國非爲幣帛寶玉惟是勸善濟衆揚正闢邪耳辱賜儀物於我何與因述天主最初造成天地化生人物之實跡及中古降生受難贖罪救民之慈旨并明正教之當遵邪神之當讐又欲堅王之志乃約王某日當衆前令鬼魔自露自認言訖忽不見國王惝恍如夢終夜反

側待旦。即令國衆於其日畢聚其寺中。至期國王偕臣民畢至。聖人亦至。衆相顧駭訝。不知所以。聖人於是登寺堂。命衆人靜俟。次對寺中魔像命自言其所繇來。使衆共知。魔鬼像不獲已托發聲曰。吾來此無正意。惟圖惑亂民心用詭術令尊我若我非民真主。亦非真主忠臣。乃向來真主所棄罰爲戮於地獄者之鬼魔也。吾又告爾衆。向汝所聞之耶穌。彼非世人。乃天主親子。至其降孕生死實爲贖脫民罪。非其犯罪而受難與死也。升

天之時遣徒布教訓治天下萬民若斯人也者指聖

把耳多祿茂正爲宗徒之一不可不聽其言而遵奉之

魔鬼言畢欻皆皇悚不能佇立稍定轉覺從前差謬

被魔欺誑非徒枉費神魂肉身之力且冒罪惡極

重也相與傾魔座廢魔像踐魔身毀拆破碎成灰

燼矣當毀拆時忽見一人短且黑從魔像腹中出

其面巨長目黃色火熛逆發頤生雜髭鼻起黑焰

腰帶火鏁耳目所未嘗絕可畏惡衆視之膽悸體

戰聖人即命之奔遯壙野不許行人間魔遂散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有聲如雷不復見矣。從是國主及諸臣民皆絕邪歸正勤領聖訓終受聖水潔其神身滌其俗累而入於聖門乃以魔寺改爲天主聖堂也國都既化屬郡十有二城亦皆效法爭修各邀聖人幸炙神教聖人周流其處正猶太陽撤霧揚光以施生氣飾美萬物凡遇病者愈之憂者慰之弱者扶之愚者誨之戾者和之難者捍之衆民共沐其澤無不仰戴愛之爲家國父母也。

聖人欲使教化神功永存不墜又選門下賢弟子隨處立之代司教化督率衆心焉然道行雖洋溢如是而邪魔恒爲聖人所驅辱不勝忿恨遂復撓亂惡黨之心使圖謀聖人而報其讐彼惡徒見其道衰落廟寺毀壞黨類離散絕其財源無所容立已懷憂疾更爲鬼魔所鼓皆會盟期約合力以害聖人以酒共辱共恨顧因國王既從聖教知不可與言有國弟亞斯的亞日者出封大郡幼習異說未聞正旨惡徒就而訴之駕言異教復設詭端多生

惡咎以誣告聖人國弟嗔怒異常遂遣役拘縶聖人見之嚴審其原來之意及問何故闢其先祖所遺教而立異門以惑衆民至使民自毀寺像也聖人多方開諭莫解國弟之迷且爲惡徒鼓激抱恨倍前乃不待理申命役刑之役領命先執鐵杖毒撻繼乃漸剝一身之皮骨肉俱露流血成池然聖人未失愉色未變正容惟訓弟子勸衆民勿畏一時之苦以保永年之福也言訖專心祈求天主祐其終難俯俟聖命役

51

遂斬之時耶穌升天後六十六年按長曆爲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

門第數日痛哭葬以聖人之禮國王與其衆臣設奠庶民若喪父母傷慟不息若其讐黨及諸刑役一月之內皆爲鬼魔所憑困患而死衆愈感而服認天主之至靈至公矣朝聖墓祈聖澤者愈多惡黨不勝忿妬又取聖屍藏以鉛棺投之深海將沉滅其跡天主全能援救自海浪中飄至意大里亞名邦利巴里海島奉教士民幸接而殯之

瑪竇宗徒行實第九

瑪竇者如德亞國加納府人也。幼嘗務學。長而爲國聚歛鄉人惡之。一日偶在門。耶穌過而目之曰。汝且從我。瑪竇一聞聖聲。便置俗務從入聖門。此見天主降世慈旨。正在拯人陷溺提之改圖。凡以虔心投主乞赦者。未嘗棄也。故吾人蒙天主命招。勿迕勿遲。至論耶穌化人之神無可比擬。瑪竇聚歛攘財。朝夕寢食於斯。無他謀者。一聞聖命。遂辭厚積。赤身從師。甘心居約。向者忘已忘本。逞私恣慾。

隨照速化。不惟自恨自責。且指引親戚黨里於正道焉。

瑪竇既承耶穌神訓。因率其宗族鄉黨拜而受業。耶穌升天後。聖人八載之間遊遍如德亞及厄日多鄰郡邑。每闡真訓。每造靈跡。而歸化之衆百千萬億矣。嘗念耶穌降世生死事情。未有紀錄。懼將來之無稽。乃始誌其所親見耶穌之事。親聞耶穌之言。垂於後世。是以其功有裨於世道。非特一二國受之。普天之下咸享其益。恒傳其名也。

八載之後。至厄弟阿彼亞初入納打伯大郡。逢一賢內宦。原信從聖教者。主於其家。同心協力以勸衆未久聞城中有二巫。襲托魔術。逆道害民。聖人感而恤之。先聚大小士民。以善言安慰提醒。使望天主聖祐。次約面會攻之。及會當衆剖別黑白。辯其爲邪。二巫詞窮。仍用呪召魔。使其造引蝮蛇。以驚愚民而害聖人。聖人弟笑叱之。獨向空畫十字。逐之曠野。勿許傷人。民見蝮蛇伏聽聖語而去。盡服聖教。割絕諸邪矣。

當時國王名厄日玻者。止一世子病已死。王計無所出。召彼二巫命呪生之。巫殫力盡術。弗可得。王悟其誣。乃請聖人救之。聖人入宮。稽首切求天主降福大能。令世子之魂轉身復活。庶乎衆感天恩而歸化也。天主允聖人意。令世子復活。無異平時。國王及諸朝臣。親視此奇事。皆感佩讚謝無已。國王自思天主大恩。無可爲報。即誓從聖教。且率彼衆臣。即日踐言。不少遲滯。

時宮中有一公主名曰意。非日你亞。尚潔居靜。有賢

淑之稱。今忽聞聖教遂與其父王同歸聖門。又蒙天主默牖。矢心不染世俗。永守身貞。公主一倡宮中童女數人。及世家女約二百人。亦從之遯世絜修也。

於是天主聖教大通。萬民鼓舞進善守法。聖人於其間。拮据提撕。日無寧息。至二十三載之後。聖教已略創基業。奈國之仁王壽終。世子稚弱。皇叔興兒大各廢而奪之。既即位。輒欲娶意非日你亞公主爲配。悅其色。亦藉以固其所擅之國權也。知公主

係聖人教下非聖人命不可於是延聖人而告而懇之聖人姑置不言第令公主及諸朝臣會大殿中然後從高座約論其大旨曰夫婚姻者雖爲世中要倫然其所冐劬勞黷亂之若未易可述而此生民常蹈之尚未能覺之也若貞絜之節甚邇天神超絕塵世內寧外安光輝昭著而恒自得雖身居下地神已享天上之樂矣公主聞言不勝喜籍貞志愈堅求謝皇叔所求皇叔恨聖人甚命誅之聖人方登天主殿行祭天主之禮賊役突入殿中

挺槍刺之聖人不急身苦無失儀容惟仰天祈謝天主仆地而卒時耶穌升天後五十八年按長曆爲漢和帝永元三年辛卯

後聖人靈跡漸次流通沿及海外其聖軀在意大里亞名國之撒肋諾大郡至今存焉恒施神澤使民懷慕拱戴之聖人既歿國賊計公主已失所據可乘機挑動令人以婚娶意達之公主不從於是使役聚薪圍公主之宮而焚之方舉火衆見聖瑪竇空中撲滅從是天主始誅國賊遍體發穢瘡不勝

其苦竟自盡葢天主雖慈仁優容俟人之改圖既已怙終肆惡則以至公嚴罰加等施之用補其大僇之遲焉可不戒哉

西滿及達陡二位宗徒行實第十與第十一

西滿達陡二位同胞兄弟如德亞國加納府人也聖母之親戚故少而聞道並拜耶穌爲師耶穌選爲宗徒積德立功劇神克職竟躋聖域

耶穌升天後二聖領命同至一方後復思廣之於是西滿右入厄日多國達陡左入默所波大國數載間勸化千萬衆每舉高第以代掌教規而後適他境二聖不期而會於伯兒西亞名國其國近印度深習邪說故中多見異像能與人應答以致愚民

尊敬二聖始至諸像遂不言不動不與人事衆且疑且怪莫能解也

時有一將受命討賊欲豫知將來勝負親祭魔像禱求之終無一語遍詣數像皆如是鬱鬱欲歸俄有一像言曰汝何多慮煩此褻瀆耶今有耶穌宗徒二位曰西滿曰達陡行道於此故吾輩不能言無以應若也將軍聞之遣使遍訪幸遇二聖來會將軍賓接禮畢以魔像先默後言事告之并乞指示出師利害二聖隨借將軍至像前命魔以言釋將

軍之疑。魔弗克辭命。因其邪徒答曰。出征凶。彼此多死亡。數歲亂。二聖微笑。將軍方惶懼。見聖人笑。再問故。聖人曰。將軍勿懼。次日辰時。敵國命使求和。罷師且歸。侵地矣。邪徒沮之曰。是言迂濶。豈可信。且非我族類。無事來此。恐爲敵間。內應。將軍擬議良久。廼羈留諸惡徒。與二聖人。俟事驗賞罰之。次日辰刻。敵使果來。求和。和畢。將軍厚贈二聖。將斬邪徒。二聖辭所贈。復爲邪徒求赦於將軍曰。吾輩來此。欲善衆民於生。何忍坐視多命爲我死耶。

57

將軍聞言從命釋諸人可知吾聖教必不以惡言惡行復加惡人乃惟以順受逆以德報讐已耳。將軍既赦邪徒益重二聖復命日邀與同行欲薦之。二聖遂入都未久忽遇二竟巫是聖瑪竇居印度時所逐也至此又遇二聖遂匿不見然邪惡豈堪久匿仍以魔幻惑民且陰圖二聖當是時都中常見蟒蛇逼處肆毒二聖知爲魔幻廼先乞天主降祐以除公患次令蟒蛇無害他人反害其人欲令警悟悔改其惡也蟒蛇承命反齧邪巫巫卒不悔。

仍恨詛二聖而去。國君聞二聖至。便請入朝。承教聞道言。見靈事。君臣皆服從。領聖水。流傳都中。士民隨君正表。多棄舊邪。而投明教焉。

適有貴家女。染不絜而成胎。親戚恥恨逼吐其姦人名。女羞澁未對。魔乘隙迷之。令妄指聖人弟子某。親戚怒。即拘某送於官。聖人隨往。令携所產嬰兒於公堂。聖人對衆問嬰兒曰。吾托耶穌聖名命汝言。吾斯門弟是汝親父否。兒對曰。斯貞士非吾父。親戚遂求聖人令兒復言其父。聖人辭因誨之曰。

善人忽遭非義之患因救援之乃仁人之事吾輩不可不爲若發人之私而漏其隱惡是不可之甚者則何與於我哉衆人聞言歎服益敬聖人而奉其教矣

於是聖人往刷米爾大郡又逢向者所逐二巫二巫讐聖人愈甚謀聖人愈切因遍播謗言曰此二人距闢士神廢寺毀像滅俗惑衆爲害莫可當惡黨聞之恐害及其躬會議速滅二聖便遣數惡人縛一聖至惡黨詈而責之引見魔像使拜之聖人不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拜反祈王賜顯聖威露彼邪詭倏然天響地震諸
像毀裂像中奔出黑魔聲響駭人讐衆見之不勝
辱更益恨肆其毒毆二聖瞬息畢命於時白日青
天倏作狂風黑雲震雷石砲連墜敗毀鬼寺惡黨
二巫俱被壓覆國君朝臣知天主罰戮惡徒以爲
聖教之祥驗益持守堅固廣勸衆人乃奉二聖屍
葬於新建之殿以表聖德後遷羅馬宗都迄今全
存

瑪弟亞宗徒行實第十二

夫天主降世原欲親振生民率之正道初選十二宗徒以代廣其教中有如大意斯加者原蒙耶穌收入宗徒後與惡黨相約賄賣耶穌耶穌因以行其受難救世慈旨如大自醒負罪之重失志失望竟自縊死耶穌升天後諸宗徒議補其缺以充十二之數良久於七十二位中選二人一曰若色一曰瑪弟亞衆率之堂上告天主曰吾主既自明徹諸人之隱微無可少匿伏乞賜顯此二人者孰可補

如大之缺也天主即顯聖旨允瑪第亞。

從是瑪第亞益感激天主弘恩矢志高上自新自勵。

乃傳宣聖教由近及遠自如德亞國諸邑延至厄

抵阿彼亞國其間所冒苦辛所捄人命所施神恩

所造聖績并所化民衆古史未聞悉載也惟云聖

德已極聖道已成俄值惡人之計爲義而甘死于

難中耳。

吁昔耶穌明達將來諸情而嘗勸聖門人曰世人或

恨我者因我鳴攻其惡顯証其僞故也夫以我爲

主爲師尚未免遭惡人之害況爾儕爲役爲徒者乎聖保祿亦云凡圖行善而從耶穌聖教者無不冒惡人之害也金非火不煉玉非石不美道德非苦不成然則聖賢多值於危難多窘於居貧不可疑其所以然之故而淆天主之明鑒蓋今所晦藏之善惡異路終必將顯著而各受其報也故聖瑪弟亞安死於惡人之手其神魂自登於天享無盡之榮福而肉體則門人謹瘞之後徙羅瑪宗都

保祿宗徒行實第十三

保祿如德亞國達爾西郡人也其父亦高賢幸生是子謹於教育幼則使其習於道於文學稍長令往協路撒冷國都從賢師加瑪禮受業數載積學凡天主聖教經典聖賢書藉無不通曉

是時都內都外耶穌聖教方行而賢人君子率厭庶民易古以新補缺以實而保祿則習古規者彼未嘗細審古今之異同尚固執舊學欲滅耶穌聖教凡遇耶穌聖徒及從教者不論男女老幼賢愚必

恨而圖害。不使寧息。不使匿藏。甚至請詔移文。出城巡方。率兵衆持凶器。以討聖門。而拘戮之。

行近大麻斯各府城。倏有異光圍照。保祿眩瞑。仆地不能動作。又聞光中有大聲呼之曰。掃祿先名掃祿後名保祿何故乃圖害我。保祿初聞異音不勝戰慄。已而問之曰。主爾爲誰。答曰。我是耶穌。汝所圖害者。蓋耶穌慈愛其門下諸弟子。如子。又如身。所以視彼患爲己患也。保祿大驚。始自悟其無道。惶恐對曰。吾主命我何爲乎。耶穌答曰。且進城。自有指

引爾者保祿初起瞀瞀如瞽不識何在不能自立其從者亦聞聲而未見人乃携持保祿入城三日三夜弗視天光弗食地味惟居深靜自思自議進修之功耳

當時府中有高德之士名亞納你亞耶穌示之曰汝往其所索訪保祿而與之入教亞納你亞對曰吾主向聞此人多害聖門即今尚持公文來此城以討聖賢如何耶穌曰我先已化之將以爲寶器傳吾名於普天之下也亞納你亞領命即往入其室

呼其名曰掃祿爾途中幸見之耶穌今遣我來顧爾引爾入聖教并領斯彼利多三多之神恩言畢保祿之目若披雲霧倏然開張且起遂受聖水入聖教也

未幾幸蒙王牖融通大道之全即出而講論化民濟衆不欲藏其所得之天寶焉時大麻斯各府中有如德亞國人以千計每七日一會談道論學保祿往與其會便憑據經典明證天主已降生於世已顯於本國中弘敷大道廣貽靈跡萬不可疑鄉人

皆訝曰。斯人也攻是教者。奈何反爲稱述。驗其眞耶。保祿更堅持神訓辯析奧旨。諸人莫敵無可奈何。益加妬恨謀殺聖人。幸門第知之。藏之竹籠。縋城而去。

遂還協露撒冷。面諾聖徒。聖徒第知其往日害教之惡。謝絕之適。聖門有巴兒納伯者知之。引見焉。始協力宣教。幸入宗徒之列。如德亞人怪其先後異心。又恨怒圖滅之。聖人門第又知之。以告。遂往達爾西本郡。聖人居郡數月。仍行神化。故聖巴兒納

伯來訪計議公務。並出他界。而赴闇弟阿幾亞名郡。往來數載化人千萬。既而踰山渡海。循至知伯肋大島。

島中有左道兇徒。名罷留者。向以魔術蠱衆并惑其官。因之益肆。官僉聞聖人大名。求晤請教。聖人即明揭聖教要端。按以實理。驗以靈跡。其官且心信焉。而罷留則恐聖人妨已。設疑阻之。聖人乃嚴責曰。理義之賊。邪魔之徒。亂道背法至今而猶不欲止哉。天主嚴罰將及爾首。盲爾雙目不覩光矣。言

未訖[redacted]之雙目。遂盲。不能行立。其官奇聖教之能聽從聖人。數日領訓。篤信堅志。且服其宗族從屬。然後行。

循至利斯弟府城。道遇一人生而蹩者。霑人爲之乞於通衢。聖人過之。見其眞心傾耳聽所教言。即呼而命之立且行。病人聞命遂立且行。如無疾者。衆駭異。謂天神下來。且以神禮欲祭之。聖人曰。我人類與爾同性同體。何用欽仰。惟吾天主是兆民之大父母。所當崇敬以祭以謝者。

是時有惡讐者從外鄉來。嫉妬善民之被化歸依。卽生謗論煽惑衆心。竟欲逐之。從是勸戒諸友固守正規辭而他行。夜夢一大人。似邀之瑪責篤國。聖人從之。卽入斐里不府。遇一婦人。向懷魔洩人之私。豫說隱事。多所利於其主人。見聖人。乃指謂衆曰。斯非俗人。乃天主之徒。來開人障塞。而諭以正道者也。聖人憐之。命魔去。無害此婦人。魔去。婦若再生重感恩於天主。衆皆驚頌聖德。惟婦之主人。頓失其利。乃以公愛之福。爲一己之患焉。因而毀

虐聖人。强縶送官告曰。此人播其異教。煽惑愚民。而敗古禮不可容。官未審虛實。造次笞之。又令監禁。至夜地震獄門自開。桎梏自脫。獄卒初覺恐犯者皆逃出。遽欲自盡。聖人知之。大呼曰。毋自傷。吾衆固在。役聞而然火照之。果然。深以爲感。即禮聖人於堂。叩拜懇祈。指引正道。聖人亦乘機對衆闡教。引入聖門。官聞之。遂釋聖人。隨其所往。

遂適多亞得郡。邑人久聞大教名。濟濟受業。偶一夜聖人講道。衆方傾聽。獨一幼童深睡。自高樓隕

下昏絕而死衆不勝痛恤聖人懷抱良久呼耶穌聖號令神魂復其身幼童遂復活無恙并無傷痕衆益大服

聖人所造靈跡不待身親即發其所用巾帨所服鞶帶能愈無數病疾拯無數患難祛無數妖魔自天主祐之人力非所及也至其游行地方方上所嘗艱苦苦中所持恐怯恐時所立高志所存謙德難以盡知知難盡言蓋自如德亞國而出所經國都不啻數百所化人數不下十萬隨處多遭邪黨讐

計爲道爲義受笞者五綑杖者三石傷者一囚禁放流幾番又覆舟三次沉浮浪中一晝夜陸行多遇寇賊攘奪若夫饑渴寒暑露宿席地受苦受辱諸情直常事不足道也

獨如德亞國人與聖人爲鄉敵不能相容每圖陷之竟連結細民亂相唐突拘送於官誣以多端無妄冀加重戮官審其無罪即欲釋脫而惡黨苦証官弱不能斷欲姑屈從又以聖人不服改讞於朝將解聖人赴京未出獄耶穌深夜顯身降獄而慰之

曰保祿勿驚勿屈苦難汝但赴羅瑪總都則有証吾教者矣

於是聖人乘船渡地中海不數日狂風驟至舟入失措獨聖人持望慰衆數日後飄至島角舟已散壞然其中之靈性者幸皆登岸不損一人也島民憫衆人涉水之苦延之入燃火御寒聖人偶握薪一束投之傳火有毒蛇出薪中嚙聖手衆或疑聖人兇惡無在可容令至此也聖人投蛇於火安然無傷且此日以後島中諸蛇悉無毒不能害人以永

存聖德之驗焉衆人見之卽釋前疑且以爲天神而稱仰之流遍四方其地主因厚款聖人聖人聞地主之父久患風疾親往一顧以神能痊之於是諸方病者接踵來歸哀求痊愈聖人無不允諾無不安慰之

既而偕諸友易舟至意大里亞名國入羅瑪大都時西國王搠落氏恃强怙勢多行不仁大爲先王玷辱天下畏之聖人初入都門謁官官未暇究其事覊之候旨聖友知其至輒聚會相賀聖人慇懃接

衆朝暮設教凡二載得放出都門循遊意大里亞數郡復造弗良濟亞名邦又過意西巴你亞諸國隨處立教神德化民八年有餘然後還都顧門下諸弟與之相慰且以奉天主聖命肇立聖教基業於大都也適宗徒聖伯多祿亦從如德亞國來遂同志協力以廣聖教

未幾搠落宗王聞聖教大行凡奉聖教者皆背邪道異端絕分外邪色處常則相愛相容遇變則相濟相恤正如同胞昆弟也以其漸生疑慮而欲圖之

且王素習淫令見婦女多被聖化反心歸正不得復恣其慾遂挾私恨捕二聖人二聖被拘不屈心志不廢職業朝夕陳誨凡禁中禁外之人勸引不倦從教者不可勝數其間司獄兄弟二人常聞聖人正言觀聖人靈行俱服聖化竟爲道甘死刑下法官承王命令役卒依國律先行笞杖後出城外斬之行間有役卒三人感而歸化行至城外四十餘里將行刑聖人跪伏於地先謝天主所賜生平大恩次祈天主福祐教友不使畏懼世間苦楚終求

天主赦宥讐人之罪。使其反已而歸正道也。祈畢。自收衣領。安心愉色。掌戮行刑。聖首落地。三躍。每躍所至。即見清泉湧發。如是三泉連湧。至今不涸。蓋天主以是顯聖人之功德於萬世也。

古史又誌。聖人被斬時。無血。惟有清乳出流以示神魂之潔。終無染汚。雖受此無道。其道德絕無損也。

時年六十有八。在耶穌降生後。六十九年。按長曆爲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已巳。門弟厚斂聖屍。迄今四方士民。朝拜其墓。祈福禳祲。得如願者無數

巴兒納伯宗徒行實第十四

巴兒納伯西海名島知伯肋人也其親自如德亞國緣事至此娶妻生聖人勤於教育幼年即聰穎明睿好學至孝因遣往協路撒冷國都從大賢師加瑪禮受學因與保祿同門乃爲後來結契之端矣

巴兒納伯受學時廉智異常弟長和友未嘗浮遊嬉笑獨居靜修夙夜時敏嘗讀古經典從是多務神課多濟世人屢登宗殿叩謝天主勤訪精進者數載積成大學厚有令聞

當是時耶穌廣行聖教方入協路撒冷都門巴兒納伯隨衆出迎初覩聖容聽聖言即深感動而從之一日耶穌論精修之法云凡志於精進者雖有萬術不若貿其田產資業而施之窮乏者也人所積世財皆當損壞惟所積道德之眞實不壞人何愚於擇守乎巴兒納伯幸聞聖言遂還鄉貿其豐業大半以施濟窮乏逮耶穌升天後又盡貿之宗徒因此久試其學之敦篤德之眞實容入於同門之列矣

聖人愈蒙天主寵愛愈圖竭力非特加功內繕尤願廣施仁愛啓廸人類因思故友保祿可共行道即與詳辯聖教爲眞爲正保祿習於古教固執不服幸耶穌親提入教久之巴兒納伯始引睹宗徒也衆宗徒既容聖巴兒納伯爲同門即議令往諸弟阿名郡聖人承命便出遊鄰國諸界至厄日多大邦又居立山都邑隨處施訓以身立表更屢以靈奇之事證之服化者不可勝數

越數年歸諸弟阿顧其門弟略相慰勸又出大兒西

郡邑訪保祿聖徒幸遇之亡何並歸諸弟阿居朞年從信者日精日衆非諸鄰郡可比後二聖同赴協路撒冷會諸宗徒定議教中大事既畢二聖又相別各赴一方

聖巴兒納伯航海至知伯肋本鄉以所得正道導其鄉人後適意大里亞國首入羅瑪京都面晤聖門諸友次往米郎名郡居業七年復反知伯肋顧其先所教諸弟是時如德亞國人多行賈此島聖人圖益之以大道勤勤會晤忠言勸之未幾信者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衆而聖人令聞達於遠方如德亞國人怒其本地之民服行耶穌聖教即議結惡黨密遣同人往投聖人居處而虐害之賊方至聖人已豫知之乃對門弟明諭其將來之患曰小子吾命終之期近矣謀害我者從遠方至矣但其邪計深藏正恐漏泄雖然我久識之不敢辭避以負我天主之命所慮者惟是小子及門中諸賢友耳是以豫示爾等爾等勿懼常懷天主洪恩常圖所以謝報之者終勿忘也吾知小子日後必有患難且惡徒將攻聖教

以圖滅絕雖鬼魔讐黨連盟合力以殘害性命然此中之貞志實德不能少奪亦不能流溺乃何慮何怯之有倘或陡值不虞一時窘逼至志弱而畏苦者則須記向所聞受世苦不過暫頃而將來之賞甚永久焉語畢門弟皆痛涕不已聖人又慰之良久然後祭祀天主禱祈福祐內外

於是語一門弟曰今日乃我終日我死之後爾等勿葬我但往會保祿與之合志行道勿忘也言訖辭往一所談道惡黨驟至拘係之毒毆之徐徐令傷

竟以亂石擊死又投其屍於火令不得受瘞埋之禮也乃天神下降徙薪滅火不令聖屍微損於是門弟爭至依土俗禮謹殮而瘞之善地焉

從是善人多感聖人之神靈凡遭共患或染時疾被魔擾值凶年遇賊寇種種艱苦皆登禮其墳懇乞聖祐悉如其願後緣其地多遭敵兵人衆漸散聖墓泯跡至數百年後聖人自顯示於司教者使親至其山掘之司教者如命果幸遇焉時君屢聞聖人之功德及其靈驗即建寶殿收之令四方瞻拜

垂聖跡於萬世也。由是可知。天主於諸聖賢非特厚其神魂享無量之榮福。即其軀殼亦重祐之使人敬奉不已焉。

聖人行實宗徒卷一終

武林　天主聖教超性堂新刻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